帝恋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 Chapter_4
- Chapter_5
- Chapter_6

Chapter_1

帝恋　作者：凌望忧

火云皇宫 御花园

幽静的湖泊边，一位柔美的少女躺在软塌上静静的看着天空，而身后少年的目光锁定在她身上，“夫人，午膳您又没吃，就这样呆呆的看着天，真不明白有什么好看的？”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懊恼的说，夫人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一直在美美的发呆，也不知她到底在想些什么？更可气的是哥哥，还放任夫人这种坏习惯，夫人不吃，他也不吃，有没有搞错，他们是人也，怎么可以这样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她再也忍不住了，一定要好好说说夫人。

“我不想吃，你放那儿吧！”少女看都没看眼前的人，还是看着天空发呆。

“您已经三天没好好吃饭了，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

“月舞，我真的不想吃，”没什么感情的话语中有一丝不快，少年敏锐的感到她情绪上的波动。

“月舞，夫人想要沐浴，你回去准备吧！”少年示意妹妹回去，别再说了。

“如枫，可是。”

“月舞，”月枫加重了语气。

月舞不甘心的看了看夫人和哥哥，又没劝说成功，夫人真不是普通的任性，她那冰冷的哥哥对夫人也真不是普通的宠爱，她有点嫉妒夫人呢！

少女忽然笑了，古代的人真不是普通的罗嗦，只是感冒，没有食欲罢了，可是月舞却小题大做，不仅成天在自己身边唠叨，还要请御医来，她真的希望月舞能像她哥哥如枫那样惜字如金。

御花园安静的令人昏昏欲谁，就在如枫准备回静心宫拿薄毯时，不远处一群人走了过来，向来冷酷的他有一丝不悦。

“是谁说御花园不准进来？我可是皇上最宠爱的锦妃，”高傲的声音打破了难得的宁静。

“锦妃娘娘，您别进去了，抗了旨奴才可担待不起。”小圆子紧张的说，月枫大人可是得罪不起的，可是眼前的锦妃也不是省油的灯，可怜自己只能两边受苦，外加挨耳光了！

“谁下的旨？小圆子，不是不准人进来吗？那两个人不是人吗？你竟敢欺骗我，”锦妃看见一个白衣少年冷冷的看着自己，还有一个少女悠闲的站了起来，这个女孩是什么人？未施宫妆的她美的令人嫉妒，连自己都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宫里何时有这样的美人？

小圆子一看少女看向他们，想跪下行礼时，被少女示意免了，“锦妃娘娘？你就是夜夜陪王伴嫁的锦妃？”少女柔美的嗓音宛如天籁，令人陶醉！

“是，我就是锦妃，你是谁？见过本娘娘还不下跪。”锦妃的忧患意识还是很强的，如果被皇上发现宫内还有如此可人儿，自己的好日子也就过到头了，她一定要解决这个隐患！

“美是美，可是心机太深，太过自信，傲慢过了头，破坏了你完美的形象，啧啧！他的眼光好象越来越差了，”完全没理会美人的叫嚣，自顾自的发表评论，惹的锦妃脸红一阵白一阵。

“好大的胆子，敢辱骂我，来人，给我掌嘴！”锦妃气的浑身发抖。

可等了半天，也没人上前执行这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锦妃也不管他们为什么不执行自己的命令，她已经被眼前的少女不屑的态度给惹火了，亲自动起了手，可是举起的手还没到少女的脸上，就被人拦下了，是那个白衣少年，俊秀的他挡在了少女的身前，“放手，大胆奴才，敢违抗我的命令。”

“奴才不敢，只是这个命令奴才不会执行。请你不要在无理取闹了，伤了她，奴才可担待不起，”如枫恭敬的说，放开了锦妃，可是他的神情却没有那么顺从。

“你，小圆子，这个贱人是谁？”锦妃瞪了一眼小圆子。

“娘娘，她是？”小圆子看了看少女，又看了看锦妃。

“我这个皇后还真是失败呢？进宫已经三个月的锦妃竟然不认识本宫，难道本宫已经被人遗忘了吗？”少女轻笑，看着有些呆呆的锦妃和侍女们。

“见了本宫，还不下跪，”话锋一转，她冷冷的说。真是愚蠢，眼前这个女人竟然可以成为那个人的爱妃。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心不甘情不愿的行了礼，原来她就是传说中的冷宫皇后，今日一见还真令人吃惊呢？没想到她如此的年轻。

“听说你进宫以来，皇上夜夜亲点你去‘琉璃宫’。”

“是，皇上对臣妾宠爱有加，温柔至极，所以臣妾的腹中已有龙钟。”她挑衅的看了看皇后，虽然你是皇后，可你却得不到皇上的宠爱，皇后这个位子又有何用！

“所以你就更加有恃无恐的在后宫中为所欲为了，锦妃，得宠是你个人的造化，别人中伤你或许是处于对你的嫉妒与羡慕。本宫也不会听信谗言，可是，你不该仗着皇上的宠爱和腹中的孩子去祸害别人，”皇后并没有让锦妃起来，即使她已有身孕。

“臣妾不明白皇后的意思。”

“云妃的事是你做的吧！”这一句话令锦妃有些慌张，她怎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不，不可能，她做的如此秘密，又怎会让他人知道。

“这怎么可能？她可是臣妾的亲姐姐，”

“与富贵和宠爱相比，亲情又算的上什么？今天少了一个云妃，明天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云妃出现，女人何其多，你算计的过来，除的完吗？如果想永远得到他，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了他，让他永远属于你。”皇后的话令在场的人呆住了。她的话还真是惊世骇俗。

“你，”锦妃复杂的看着她。

“你刚才说本宫是贱人，可真是大胆呢！来人，给本宫掌嘴！”柔美的声音在此刻听来是多么的令人慌张。

“不，你不能这么做，我是皇上的宠妃，”可惜，侍卫并不听她的，将她架到一旁，小圆子左右开弓掌起嘴来。

直到美颜被打的像猪头，已经看不清五官，凄厉的哭喊成了现在的破锣嗓子，小圆子的手也肿了起来，侍女们不忍心看下去为止，皇后才喊了停，她走到锦妃面前，“啧啧！真是可惜呢！原来的花容月貌成了钟无盐，不知今晚你去侍寝，皇上还会像以前那样宠爱你？真是值得期待呢，小圆子，今晚锦妃去‘琉璃宫’，你们可要好生伺候，让她美美的去见皇上，对了，将我的铜镜赏给锦妃吧！”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杀你？本宫何其善良，又怎会干出那样的蠢事，杀了你，皇上会心疼呢？”轻笑出声，心情真是愉快呢？

“皇上不会放过你的，”锦妃的眼神已经杀了皇后一千次了。

“很不甘心是吧！本宫也替你不甘呢，一个受宠的皇妃却受制于冷宫皇后，被打的像个猪头，这太没天理了是吧！我也替你喊冤呢！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是妃我是后呢？即使只是冷宫皇后。想杀我吗？那就使出你的媚功让皇上废了我，立你为后，不过这好象不太可能成为现实呢！”发现自己今天废话好象特别多的皇后皱了皱秀气的眉头，“小圆子，带锦主子回宫吧！”如枫挥了挥手。

“我是个恶毒的皇后吗？我对她好象太过分了。”皇后走了几步，忽然回头对如枫说。

“她对云妃的绝情注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他看着眼前的女孩，温柔的说。

“其实我并不想让她变成猪头的，”

“你只是想知道皇上看见她会是什么反应？对吗？”

“知我者如枫也！他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但他把你带到我身边却是他最正确的决定，”她对他甜甜的笑了，如枫被她看的不好意思

了，不自在的笑了笑！

据说‘琉璃宫’那夜可真是惊心动魄，皇上见鬼似的嚎叫让远在‘静心宫’刚入眠的皇后惊醒，知晓那噩梦般的声音是从’琉璃宫’传来的，皇后再也忍不住了，当场笑倒在床上，那时的她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后，而只是为恶作剧得逞而欢呼的小孩。

这一皇宫笑谈传遍了朝野上下，许多大臣都忍不住摇摇头，这就是当年皇上不惜以皇位相威胁而极力想娶的娃娃皇后的作为，太不成体统了！遥想当年，他们英明神武的皇上私自出宫，不，应该是微服私访，回宫后带来一个世间罕有的美娃娃，当众大臣惊叹于她的美丽，一心以为这个孩子应该是皇上留在民间的骨血时，他们那位伟大的皇上愉悦的宣布那个坐在大殿上的孩子即将成为火云国的皇后，一国之母，所有在场的人立刻石化，还有一元老级人物因为受不了打击晕了过去，至今还时常怀恋起他跌落的半颗牙！天呐！他们的皇上竟然有那个特殊癖好，还不惜违抗祖宗家法，立一个不满十五岁的而且还来历不明的孩子为一国之后，不，他们一定要阻止，当第一位大臣勇敢的跳出来，诉说厉害关系时，皇上平静的拒绝他的提议，其他大臣们看皇上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应时，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劝说着，开始皇上还很努力的在听，当大臣们越说越离谱的时候，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更加激动的情绪了，说了一句，谁要在多一句嘴，立刻杀无赦，鸭子塘般吵闹的大殿立刻鸦雀无声。皇上满意的看着大臣们畏惧的模样，‘谁在敢提反对意见就不要来见朕了或是朕退位，你们另谋明君！’说完抱起一旁看热闹多时的娃娃，潇洒的离去，留下面面相觑的大臣。沉默几秒后，一群人立刻抓紧时间努力寻找皇族中能够取代皇上的人，可是结果是残酷的，放眼天下，他们还真没发现还有谁能在身份上，才能上，气魄上，还有气质上比的过皇上，所以他们只能赞成第一个意见，可悲啊！让他们这群都能当皇后爷爷的人向个小毛孩子下跪，真是说不出的窝囊！所以他们决定跪天跪地跪皇上就是不跪皇后，可是当他们看见未来小皇后笑吟吟的看着自己时，一时英雄气

短，不小心的就跪了下去，这一跪就跪了四年，这四年里发生了许多的事情，皇上与皇后一直很恩爱，虽说皇上也宠信其他的妃子，可是皇后在后宫中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只是在半年前，皇上与皇后不知为何大吵一架，从此王不见后，后不理王，两人从此形同陌路，皇上的宠妃一个又一个，皇后这两个字不再被人提起，以至于后来进宫的妃子都不知道皇后是谁，只是知道皇后已经失宠，被关在冷宫中。没想到冬眠了半年的皇后一出静心宫，就做出让皇上难堪的事情。

偌大的宫殿中气氛冷凝，谁也不敢开口，怕一开口，就被皇上轰成炮灰，皇上那熊猫眼告示人们他昨夜是多么的情绪激动，以至失眠，阴沉的脸令一旁伺候多年的李公公都有些紧张，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有人忍不住了，“皇上，皇后昨天对锦妃娘娘私自用刑，让人不服。”众人好奇的看过去，是哪个不怕死的在这个时候开口，原来是锦妃的哥哥。

“传皇后到殿上回话。”北皇真一看了一眼那个开口说话的人。

众人都好奇皇上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在上早朝之前都有无聊人士下好了注，王与后的对决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没一会儿三个身影晃进了大家的眼帘，大家都贪婪的看着小皇后，连锦妃的哥哥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北皇真一静静的看着他的王后，半年没见她，她变的更美了，美的令人心痛！可当看见她不耐烦的看着自己的时候，北皇真一因见到她而雀跃的心在此刻又沉了下去，原来她并不想见自己呢，自始自终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唱独角吸，而她只是一时的好玩偶尔参与其中，想到这里北皇真一笑了，笑的好苦涩呢！

皇后行完礼后，并没有走上王座，“听说某人对本宫很不满呢？”看向众人，拜托！这些人不要那么白痴好不好，每次见到自己他们就像难民看见了鸡腿，两眼媲美猫眼，闪闪发光呢！

“恩，那个，臣。”某人看见美人问到自己，一时紧张把在家挑灯夜读背了八百遍的台词忘的一干二净，圆圆的脸憋的通红，乍一看还

以为是烤熟的猪头，跟她妹妹有的一比了。

“这位大人，你对本宫有何不满？”深呼吸，深呼吸。

“那个，臣妹因不知您是皇后而冒犯了您，您也不该如此戏弄她，让她现在生不如死，更何况她还怀有龙种。”某人拼了命的回忆，回忆，再回忆他的台词。

“照你这么说这倒是本宫的错了，本宫应该宽恕她的无礼，更应该与她和平相处罗！”他还真是天真！

“不，臣没有这个意思。我，我只是。”辞穷，不知该说什么。

“只是什么？本宫已经念在她怀有身孕的份上，没有将她逐出宫，已经是给她最大的恩典了，更何况，我还给了她机会让她伺候皇上，皇上变成这样，难道是本宫吓的吗？”她故做生气状。

“我，我，我不是这个意思，”众人同情的看着某人，不知死活的家伙，皇后可是狐狸转世，白的能说成黑的，活的能说成死的。

“好了，别吵了，童悠，你这次做的太过分了，她毕竟怀着朕的孩子，你这样做让她如何在宫内立足。”再也看不下去了，真一无奈的看着皇后。

“让她立不了足的可不是本宫，昨天也不知是谁凄厉的叫声吵的本宫睡不着，月舞，你知道那鬼嚎声从哪传来的吗？”

佩服呀！皇后的演技真是一绝，装傻的功夫无人能及！

“夫人，好象是”

“够了，童悠，看朕的笑话你很高兴，是吗？”咬牙切齿的说完这句话，他真想掐死她！

“皇上和本宫是夫妻，哪有妻看夫的笑话这一说呢！皇上真是错怪臣妾了，”生气了是吗？

“你，纳兰童悠，你以为朕不会废了你是吗？”他已经气的口不择言了，当他看到她狡诘的眼眸中有一丝窃喜时，心沉静了下来。她的目的是让他废了她。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离开自

己吗？不，他好不容易才得到她，就不会轻易的放开！

“废后与否全凭皇上一句话，我算的上什么？”王后？谁爱当给谁。

“传朕的旨意，锦妃仗着胗的宠信对皇后无礼，废除锦妃封号，贬为庶民，永生不得进皇城，”他慢慢的说着，然后很满意的看到她得意的脸瞬间充满恨意，一天一夜的郁闷之气此刻消失的无影无踪。

“你，”换她瞪着他了，只差一步了，该死的他这样一来，自己就更难出宫了。忘了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了，对手太弱玩的也没意思，好吧！现在反而很期待他到底能玩出什么新招出来？童悠的脸变的比翻书还快，“谢过皇上为臣妾做主，如没有什么事情，童悠告退。”

大臣们看的莫名其妙，两个人刚才你恨过来她恨过去的，他们不是瞎子，两个人的眼中的恨意是那么明显，甚至连废后的狠话都说出来了，到最后竟然以和平收场，到底谁赢了呢？好象是皇后吧！而且他们也更加明确了一项事实，皇后的地位从前，现在，甚至将来都不可能轻易被动摇！

自‘琉璃宫’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里，皇宫里出奇的平静，皇后回‘静心宫’继续她的冬眠，皇上照样宠着新进宫的妃子，两个人还是先前那个状态。童悠坐在秋千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晃着，真是无聊啊！阳光如此的灿烂，花儿如次芬芳，鸟儿的叫声如此的甜美，这可是外出游玩的好时机呢，而她却只能坐在秋千上浪费青春，唉，什么时候可钥纯赐饷娴拿谰澳兀?

“夫人，怎么了？”月舞担心的看着她，她已经不开心好几天了。

“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不八卦不行呀，要不然她就要成为火云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无聊而郁闷至死的皇后了。

“夫人，刚进宫的妃子之中，有一个特别受皇上的宠爱，后宫地位已经在你之下其她人之上了，有人已经预测她将取代你的皇后之位，”

“笑话，历届受宠之人哪个不都是在我之下其她人之上吗？说重点。”

“那女人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个极其温柔贤淑，重点是不擅嫉的人，在皇上面前从不搬弄是非，也不为家人邀功请赏！难得的女子呢！”月舞仔细的看着她，她一直都不了解眼前的人，无论皇上有多少宠妃，她都毫不在意，甚至莫不关心，好象这世上没什么事情能引起她过多的关注。

“难得？你可是很少夸人的，特别是女人，看来，我不去会会她，会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呢！”闲着也是闲着，出去透透气吧！

‘夏阁’

一阵悠扬的琴声透出主人的心情就像这夏日的阳光般灿烂，是啊，能不灿烂夺目吗？自她进宫以来深得皇上欢心，不到一个月就从才人晋升为贵妃，皇上看她惹人怜爱，封为‘怜妃’，想到皇上温柔的宠爱，怜妃秀美的脸泛出红晕，自第一眼看见他就被他儒雅的气质，风趣幽默的言谈，俊朗的面容所吸引，进而深深爱上了他。世人皆知她知书达理，温柔体贴，善良温顺，不嫉妒别的嫔妃，可又有谁知她的痛苦与隐忍，她怎么可能不去嫉妒，有哪个女人能容忍自己心爱的人宠信别的女人，可是她不能表现出来，皇上之所以宠爱她，就是因为他看中了自己平和，不善嫉妒的个性，自己能忍到什么时候呢？想到此，她轻叹了一声，手中的琴弦突然断了，鲜红刺眼的血让身旁的小玉惊呼出声，“娘娘，”

“我没事，”轻声安抚小玉，她真是爱惨了他呢！可他，爱自己吗？进宫以来，他和皇后的事她多多少少也听了一些，那个皇后在他的心中占重要地位吗？皇后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小玉，我让你打听的事有眉目了吗？”

“娘娘，我打听了，可是宫中的人对皇后的事都不愿意细说，但他们都很善意的告戒我，在宫里，就算得罪了皇上，也千万别得罪皇后，她有那么可怕吗？”小玉不太明白那些人提到皇后的眼神，闪亮的可怕！

“得罪皇上，也千万别得罪了皇后？他如此的放任她，可又不去找她，究竟意欲何为呢？”她猜不透他，心中的不安又加深了一分。

“你可以直接去问他。”软软的嗓音中稚气未脱，不知何时宫中的最耀眼的三人组闪亮登场。

怜妃抬起头，看向说话的人，楞住了，眼前的女子，竟然是她！那个被哥哥抛弃的小女孩！

童悠似笑非笑的看着怜妃，真是巧啊！在这里看见了‘故人’，是不是应该大笑三声来庆祝自己可以暂时不那么无所事事了？

“小悠，是你吗？”怜妃伸出颤抖的手抱住了她，应该是她！那个记忆中爱笑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算了，不想这么多了，终于找到她了，哥哥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自她离开后，哥哥才明白这辈子最爱的人是小悠，可是他醒悟的太迟了，小悠消失了。

“雪姐姐，我喘不过气来了。”她干嘛那么激动。

“对不起，小悠，我只是太高兴了，我们找了你很久了，哥哥是爱你的，当年只是迫不得已才那样做的。”她放开了小悠，急急的解释。她真的很希望小悠可以和哥哥在一起。

“找了我很久，我值得吗？”童悠轻笑，如果是真爱，她就不会待在这个地方了。

“哥哥是爱你的，更何况当年你是那么的喜欢他，”她不相信小悠会不再爱哥哥。

“是啊！我是那么的喜欢他，他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喜欢的人呢！”陷入回忆中的她喃喃自语，声音虽小，但还是让在场的人听见了，如枫复杂的看着她，她喜欢的人？

“你喜欢谁？”声音像从地狱传来的可怕，众人像从梦中惊醒一样，看向说话的人。

“皇上。”不知他什么时候来的。除了童悠，众人下跪行礼，可是真一无视他们的存在，走到他的王后面前，“那个男人是谁？”儒雅的风度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嫉妒让他快要疯了。

“皇上，”怜妃不解的看着两人。

“你知道你的话让朕有多心痛吗？为什么？为什么不说那个人是谁”，即使在盛怒之下他也舍不得伤她，她难道不知道自己有多爱她吗？

“请皇上听完我要说的话，”无奈的拉了拉他的衣袖，她可不想当众与他吵架，这样很丢脸呢！这个小小的动作让真一的火气稍稍降了下来，可仍然是杀气腾腾！

“雪姐姐，那个人与我已经没有关系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提他了。”

“不，哥哥那么的爱你，小悠，你忘了为了留住他，你自杀过的吗？”众人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的皇后做过这样激烈的事情吗？

“闭嘴，本宫的名字是你能叫的吗？”当年的蠢事如今又被重提，她当然颜面尽失。

“你，难道你是？”不，她拒绝去想那个可能性，这怎么可能呢？她还那么小。

“怜妃，本宫宽恕你的无礼，只是你不要再提起那个人，否则休怪我不念当年姐妹之情。”做了四年的皇后可不是白当的，关键时刻还能借身份让人闭嘴，怪不得有那么多人想要得到权势。

真一原本已经快要平复的情绪因怜妃的一句‘自杀’而又再度激动起来，她真的那么爱那个人，甚至不惜自杀！他拉过小悠，“全给朕滚下去，”众人皆四处逃难去也，不一会儿，只剩下对望中的两人。

“自杀？为什么？”看着她绝美的脸，天大的火气也会被灭掉，他真的会被她弄疯掉。

“‘一哭，二闹，三上吊，’我都做过了，”小悠走到石凳边，示意他也坐下来，语气平静的仿佛不是再说自己的事，

“为了他吗？”充满了酸意。

“他是个冰冷的人，但是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天生冰冷的人，为了复仇，他将自己折磨的像从地狱走来的修罗，颇有你刚才的风范。”说

自己的同时还不忘取笑他。

“你为什么离开他？”这才是重点。

“为了复仇，为了得到更大的权势和财富，他需要和一个女人成亲，在复仇面前，我算的上什么？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那个女人。你遇到我的那天是他新婚后的第二天。”云淡风清的叙述着过往。

“你恨他吗？”不敢说你还爱他吗？怕听到的是肯定。

“一想起他竟然为了复仇舍弃了我这个天下无双的美少女，我真的很不甘心呢！难道我的魅力如此的渺小吗？自尊心大伤呢？不过，在遇见你之后，我的自尊又很快恢复了。”

“为什么？”

“因为看见你的眼睛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存在，”

“如果不爱他为什么哭呢？”他记的她当时哭的很伤心呢？

“或许他是爱我的，复仇和我他都不愿失去，他要我成为他的妾，如果我成为他的妾，那个女人会放过我吗？到时还不把我整的凄惨无比自动滚出府不罢休，譬如早上请安让我一跪不起，她房里少了东西说是我偷的，在向他哭诉的时候正巧侍女从我房里搜出赃物，或是随便找个奴才说我和他有染，也还很巧的搜出一首据说是我写给他的情诗做为物证，”联想还真丰富。

“我想那个女人应该没那么坏吧！”真一真是佩服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想象力。

“就算没那么坏，我也不会做他的妾，可是离开了他，我到哪里去呢？我孤身一个人怎么行走江湖，更重要的是没钱。想到这里就忍不住哭了，很巧你来了。”为什么觉得那边花海里有人影在晃呢！

“那你为什么自杀？”

“为了证明我的魅力比那个女人大，在他们洞房花烛夜，我准备好了工具，一个够高的凳子，一条不够结实的白绫，站在凳子上等着人进来，不一会我就听到了脚步声，故意砸碎了茶杯，装做要上吊，”她真是佩服自己的聪明。花海里真的有人，她刚才清楚的看到了月舞。

“他没来吗？”真一开始有些同情那个人了。

“来了，新娘子独守空闺一夜。”而且还是衣裳尽褪，欲求不满的等了一夜，她不是瞎子，也不是三岁孩子，他以为自己没看见他衣裳不整，颈上的吻痕吗？还真是激烈呢！那刚抱过别人的手此刻又来碰她，真是恶心，她吐了，胆汁都吐了出来，眼角的泪也不知是吐的难受还是心痛才留下的，或许两者兼有吧！

“丫头，那女人会记得你一辈子呢？”那时她才多大，就有如此心计，以后自己可要小心了，这丫头记仇的功夫了得！

“所以你平时不要惹我，”多酷的宣告！

“今天很难得，你跟我说了那么多话！你不生我的气了，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没办法，谁让我先发现了你呢？”他走过去将她拥如怀中，真是幸福呀！只是一个小小的拥抱就让自己如此的满足。

“生气？怎么会呢？生气的对象不是你呀！你一直对我很好，其实我应该感谢你，这四年我惹的麻烦不计其数，都是你在替我收拾残局，我做过的坏事你怎会不知？你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纵我的任性，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她怎么会生皇上的气呢？惹自己生气的其实是他，那个不敢承认，不敢面对的太子大人！

“你知道我对你的好就够了，知道吗？如果他为了你真的跟我决裂，甚至不惜对我挥剑相向，我会放你走，可是当我看到他犹豫的神情，就明了他并不能给你幸福，他不配得到你，我不想你因为他而受伤，”如果他真的与自己决裂，自己真的会像刚才说的那样放她走吗？

“对不起，不该迁怒于你的。”

“我们和好吧！”两个人同时说道，楞了几秒，相视而笑！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And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 莫文蔚

月舞陶醉于主子美妙的歌声中，悠扬婉转，曲子透露了主子愉快的心情，虽听不懂歌词，但是很好听呢！

不远处的如枫倚在石柱上凝视着她，原来太子殿下也爱着她呢，那个温柔有余霸气不足的北皇月明何德何能可以得到她的爱呢？如果让那他知道了，他会提前行动吧！到时她还能像现在这样悠闲的坐在秋千上唱歌吗？

“夫人，你唱的很好听呢？再唱一遍好吗？”月舞央求道。

“好听，有下午的话好听吗？”她看的很真切，月舞躲在花海里，耳朵都快竖起来了。

“我，那个，皇上那么生气，我们是怕皇上伤了你才躲在那的。”赶紧乱掰一个理由。

“你都听见了？”冷冷的声音让月舞有些紧张。

“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听见，我发誓，真的，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听见。”发誓是发给别人看的，只要自己暗自否认应该没事吧！

“听见了又如何，又没有机会成为事实。算了，你下去吧！”她喃喃自语道。

秋夜的风已有丝丝凉意，她下意识的抱紧自己，直到一件薄被裹在身上，她抬起头看向来人，“夜深了，回宫吧！”如枫单膝跪下将她随风起舞的碎发拨到耳后。

“你想问什么？”为什么他的眼神如此悲伤？她情不自禁的伸出手蒙住了他的眼，不想看他的眼，直到多年以后回想起他的眼神，她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痛苦绝望？

“我不该问的，你也不会想说的。”拉下她冰冷的手，将她的手放入自己的手心里。

“你问吧！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事情。”手心传来的热度让她有些恍惚。

“怜妃的哥哥和太子，你更爱谁？”深埋心底的疑问终于说了出来，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说出来，原来他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在意。

“呵呵，还是没逃过你的眼睛，他们两个人我更爱谁呢？或许谁都不爱吧！我应该不爱那个人的吧！因为我并没有心碎，那个人说爱我呢，可是一转眼他就娶了别的女人，我应该是不爱他的吧！可是为什么我的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停不下来，为什么再看到他衣裳不整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感到四周一片冰冷，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为了复仇而抛弃我的男人，我又怎么会去爱呢？可是我的泪停不下来，为什么？”泪一滴一滴的落在了如枫的手背上。

“别说了，求你别说了。”如枫将她紧紧的抱在怀里。可小悠却陷入回忆中，并不理会他的请求，继续说着。

“月明很像他呢？可是两人的个性却有着天壤之别呢！一个冰冷，一个温柔，我时常将月明看成是他，月明的温柔让我感觉时间又回到了过去，我还没有成为火云的皇后，而他还没有成为别人的丈夫，我

一直沉浸在自己编制的梦幻中，不愿清醒，可是月明他不是白痴，他渐渐发现我将他当成另外一个人，他只是别人的影子，他发了疯似的砸了宫里能砸的东西，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残忍，将他当作别人，为什么在他爱上我后才发现自己只是别人的影子？我的无语令他崩溃了，他甩了我一记耳光，我楞住了，他却笑了，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男人的泪水，我知道自己伤了他的心，想上前叫他别笑了，却被他推开了，他说这辈子最恨的人是我，我很可恶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我变的像个疯子又笑又哭的，我不想他变成这样的，那个人以爱之名伤害了我，而我也以爱之名伤害了月明，我真的不想伤害他，真的不想。”

“这不是你的错，”如枫感到胸前一片湿意，真相如此的残忍，她应该爱的是怜妃的哥哥吧！可那个该死的男人却伤了她，如果是自己的话，一定不会伤，不，他在想些什么？她是他永远不能碰的禁忌呀！这辈子他注定只能在远处默默的看着她，因为她是属于他的主子的。

“我想补偿月明，我告诉他我愿意放弃后位，会努力的爱他，可是他在皇上面前迟疑和犹豫了，不久就他就有了温柔美丽的太子妃了，知道吗？他放弃的理由是因为他放不下太子之位，他放不下权势，可笑的我被两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人抛弃了。你说这样的人我该爱吗？值得爱吗？”她抬起头看着如枫。

“答案是不爱吗？”他惊讶于她的果断与决绝。

“有爱的理由吗？从此我不再相信别人口中的爱，这世上最爱的人是我自己，所以如枫你别爱上我，因为你的爱会伤害到我，而我决不会让一个能伤害到自己的人留在身边的。你的胸膛很温暖，我并不想失去呢。别爱我，好吗？”前一刻还很脆弱的她此刻又恢复到平日的冷漠。

“是，夫人。”如果因为他的爱会撕Φ剿□□□崤□Φ难ë挪蝗ゲ□□□墒撬挡话□湍懿话□寺穑克□焉钊胱约旱墓茄□□晌□约荷硖宓囊徊糠郑□绻

□幸惶焖□人□肟□蚴遣辉谛枰□□耍□□欢α嵩谒□□袄肟□飧鍪澜纾□蛭□□幌牖钤谝桓雒挥兴□□ 5.氖澜缋铩?font color='#EEFAEE'>的26337353b796

今夜的月亮真的很特别，散发出诡异的光，偌大的静心宫安静的令人窒息！简洁而又典雅的布局体现出主人不俗的品位，这里并没有奢华的装饰，宫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散发出清新的气息，平静而又香甜的呼吸声从靠近温泉边的软塌上传来，趴在软塌上入睡的她及腰的长发此刻如瀑布般的披散在她的周围，盖在身上的薄毯早已滑落到腰际，已鸩坏接□□淖饔茫□级□到□吹牧沽骨锓缍疾荒芫□阉□□□□暮艹痢Ｊ卦谝慌缘娜绶憧吭谖氯□叩氖飨拢□腹□咨茨□幼糯采系娜耍□徽笄锓绱倒□□咨此娣缙鹞瑁□氯□乃□浩鹚克苛颁簦□□醯乃□闷鹕肀叩慕Ｗ龊糜Φ械淖急福□桓鍪煜さ纳碛俺鱿衷谒□难矍埃□□懔艘幌拢□芸煊只指戳嗽□吹睦淠□纳袂椋□斑踹酰∪绶悖□憧烧媸蔷≈熬≈夷兀□□钜苟荚谝慌允睾睿□敉跻□□懒耍□欢α岽蟠笥猩湍亍！背芭□奶□纫缬谘员恚□尥蘖车纳倌晏粜频目醋盼羧盏幕锇椤?font color='#EEFAEE'>的35f4a8d465e6e1edc05f3d8ab658c551

“不劳你费心，请你小声一点，”不怎么搭理他，如枫冷冷的回答。

“放心，吵不醒她的，今夜就是地震，她都不会醒的。”他知道如枫再担心什么。

“你做了什么？冷瞳，”心中的不安让他烦躁起来。

“你该问你的宝贝妹妹，她会很明白的告诉你的。”冷瞳将躲在身后的月舞拽了出来。

“月舞，你做了什么？”月舞的神情在告诉自己这决不是一件好事。

“哥，我，”月舞真的不敢说，她知道如果哥哥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受不了的。

“说。”他不耐烦的重复着。

“说就说，今夜主子会来静心宫，我在夫人的汤里下了药。”豁出去了，横竖都是一死，晚说不如早说。

一阵沉默，三个人各怀心思，谁都不愿意开口说话，就这么僵持着，直到那个人的出现，月光下的少年生着一张使无数女人神魂颠倒的俊美绝伦的面容，相信女人见了他都会很没形象的扑上去的，但又会在下一秒钟被他身上散发出的冰冷的寒气给吓退的，柔和的月光洒落在他身上，俊美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邪魅的眼眸扫过三个人。

“王爷。”三人单膝跪下行礼。

少年径直走过三人，在经过如枫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毫无温度的声音令人心颤，“你守在外面。”

“是，王爷。”月舞看不清哥哥的脸，也听不出他的声音有何异常，但他握紧的右手泄露了他的情绪。

冷瞳的眼神不知是同情还是其他什么，反正月舞看不懂！

少年终于看见他朝思慕想的少女，原本冰冷的心在此刻渐渐融化，抱起她走向寝宫中央那张雪白的床，他轻轻的把她放在床上，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轻柔的抚着她的发，秀气的眉，惹人怜爱的唇，看着她娇艳欲滴的唇，邪气的眸银光一闪，淘气的捏紧了她的鼻，不能正常呼吸的她开启了唇，小巧的丁香舌下一秒钟就落入少年的口中，他汲取着她口中的甜蜜，缠绕着她的舌，无法呼吸的窒息感让睡梦中的童悠皱起眉，下意识的想推开压在身上的人，少年放开了她的唇，感受到她柔软温润的身子此刻正柔顺的贴着自己，看着因他的吻而更加艳丽的唇，酥胸正无力的起伏着，一股欲望的火焰在瞬间燃遍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今夜她是属于自己的，想到这点，他笑了，夜还漫长着呢！

寝宫传来的细碎的呻吟声和喘息声让月亮都害羞了，躲在云层里不敢出来了，听着让人心碎的声音，如枫无力的斜靠在宫外的柱子上，泪，从捂住脸的右手缝隙里滑下，而左手流下的血正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

和煦的阳光洒落在床上，地上凌乱的衣物让人浮想联翩，而童悠却毫无生气的趴睡在床上，美丽的长发散落到地上，雪白光洁的背满是青紫的吻痕，当月舞走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眼前的这一幕，她不禁羞红了脸，走上前想将她滑落到腰际的被子盖好，可是当她走到床边的时候，她呆住了，丝缎般凌乱的黑发映的脸色更为苍白，童悠睁着眼睛，眼神空洞的令人心痛，也不知她在想什么，更让月舞感到吃惊的是床单上早已干涸的血迹，她是处子？这怎么可能？备受皇上宠爱的她竟然是童贞皇后！感觉身边有人的童悠，在看清了来人后，扯着沙哑的嗓子无力的说："我要沐浴！"

感受到泉水的温暖后，她满足的叹了一口气，昨夜的一幕幕像潮水般涌来，睡梦中感到有人亲吻着自己，沉重的喘息声和火热的爱语，还有身上传来的疼痛让她很快明白了这不是梦，她试图推开那个人，可是却连睁开眼睛都很困难，眼泪沿着她美丽的脸一滴滴的滴向她的发和身下雪白的被褥，她痛苦的快要死了，天那！谁来救救她！可惜上天并没有听见她的祷告，她被要了一整夜！在昏过去之前，她极力想睁开眼，看清楚那个人，可是泪阻挡她看不清少年的脸！童悠失神的靠在池边，她该不该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昨夜的痛苦恐怕会成为她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噩梦了，为什么？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事？为什么？

沐浴后的童悠坐在镜前，月舞轻柔的梳着她的长发，不知过了多久，如枫出现在她的身后，看着镜中的两个人的神情，童悠没来由的笑了，她转过身，"是我太宠你们了吗？见了本宫为什么不跪下？"

"夫人，"月舞不知所措的看着她。但还是跪下行了礼。

"昨夜你在哪里？"她看着如枫，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

"醉月楼。"他面无表情的说着。

下一秒，在月舞的惊呼声中童悠狠狠的甩了他一记耳光，力量之大，连她的手都隐隐作痛。看着他嘴角渗出的血，她的心一闪而过的

痛，为什么在听到醉月楼后自己的反应这么强烈？是恨他的擅离职守还是因为他抱着别的女人？不，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有自己的人生，不可能一辈子守在她的身边，终有一天他会找到生命中重要的女人，自己有什么资格去管他抱没抱别的女人，是的，她之所以会反应强烈是因为他的擅离职守，如果他没有离开，自己就不会经历那痛苦的一夜。只是恨他有用吗？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她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算了，你下去吧！”挥了挥手，她暂时不想看见他。

月舞看着哥哥黯然离去，昨夜他在风中站了一夜，王爷还真是够狠呢！她可怜的哥哥呀！注定这辈子爱上永远得不到的女人。

“你今天看见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看见，夫人。”月舞赶紧摇头。

“昨夜，”童悠看着月舞，那目光令人心寒。

“昨夜与往常没什么差别，夫人睡的很香甜，我一直在旁边伺候着。”月舞接过话茬说着。

童悠看了她半天，想从她脸上看出些什么。她隐藏的很深呢！单纯可爱只是表象，她心机深沉的可怕，可是，如果她没有那么多的心机，自己也不会将她留在身边，希望她别把心机用在自己身上。

“我饿了，”

“我立刻去准备，夫人，你想吃什么，月舞做给你吃。”一跃而起，谄媚的说。

此时，宫外的太监进来报，怜妃来向皇后请安。

“怜妃见过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神情冷漠的皇后是当年那个成天都把笑容挂在嘴边的孩子吗？

“起来吧！赐座。”

“我知道时至今日在提起哥哥已经太可笑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成为皇后？”这几天她都彻夜未眠，疑惑，嫉妒，不甘充斥着她的心。

“这很重要吗？雪姐姐。”童悠冰冷的语气让小玉有些不解。

“是的，很重要。”因为我想知道皇上对你，究竟是爱还是恨？

“离开的那天，我遇见皇上，他说喜欢我，而我也没地方去，就跟他回宫了，”她满足她的好奇心。

“你爱他吗？”怜妃很想知道。

“如果爱就不可能忍受他宠着别的女人，你也就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你说，我爱他吗？”她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因为爱情智商已经成负值了。

“我，”她无话可说，皇上是爱童悠的吧！否则也不会因为哥哥而失去了往日的风度，而自己呢？付出的感情再也收不回来了。如果没有小悠的话，皇上会不会爱自己呢？

“你，不该怨我。”童悠站了起来，走过她的身边，说完就离开了。

冬天快来了吧！而自己的心情也如冬天般的寒冷，四年前离开他时也是这样的天气呢，自己蹲在河边哭着，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世界，曾受万般宠爱的她突然一夜之间变成无钱无权势身份不明的小孤女，原以为找到一个长期饭票，哪知是个不可依靠的薄情郎，离开他自己又怎么活下去，不离开，就要当他的妾，一想到这里她哭的更伤心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在耳边想起，“为什么这么伤心？再这么下去眼睛要哭瞎了。”

童悠泪眼朦胧中看到一个身穿华服的男子看着自己，“我哭我的，关你什么事。”心情郁闷的将怒火发泄到陌生人身上。也不管这个人好不好惹。

男子不怒反笑，这个可爱的小孩是个小辣椒呢！看着她泪眼涟涟，自己的心没来由的痛了，不会吧！难道自己（他）有特殊癖好？童悠真是太熟悉他眼中的光芒了，她可以很肯定他喜欢自己，自己怎么了？她还是个孩子呢！而且还是刚见面的孩子，他不自在的看向别处，想平复莫名的情绪，可是他的视线竟然舍不得从她身上离开，他

苦涩的笑了笑，他对她好象不只喜欢那么简单了，想让她别哭了，想将她抱在怀里不让她受到伤害，想宠着她，想让她对自己笑呢！身后的侍卫瞪大了眼睛，眨都不眨的看着主子和女孩，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了精彩的事，这次出宫真是大开眼界呀，他们的主子竟然破天荒的蹲下，拿出锦帕将女孩脸上的泪擦开，动作那个轻，眼神那个温柔呀！

童悠再也忍不住了，“大叔。”然后扑进早已等待多时的怀抱，又哭了起来，侍卫们听见她的声音差点没倒下，大叔？好吧！就凭主子三十四岁的高龄当女孩的爹都不为过，可是他们的主子并不想当她的大叔呢？看吧！主子的脸已经黑掉了，阴云密布，那个，离他远一点吧！

男子前一刻还柔情似水的神情因那两个字而变的阴沉，他有那么老吗？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大女儿都已经十八岁了，对于她来说，自己当她爹都可以，可是他并不想当她的大叔呀！该拿她怎么办呢？他已经舍不得让她离开了，如果就这么一辈子将她揽入怀中，该有多好呀！

“愿意跟我走吗？”他低下头，轻声说。如果她拒绝，他会舍得放她离开吗？

“去哪里？”童悠停止了哭泣，她能跟他走吗？可是自己又没地方去，他会把自己卖了吗？看着他华衣锦服和远处的侍卫，他应该不是那种人吧！

“火云的皇宫从此以后就是你的家，我要你成为我的皇后，”他会等她长大的。

“皇后？成为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人，”不会吧！眼前的大叔竟然是这个国家的最大BOSS，而他竟然要自己成为皇后。这个提议很不错，他也算是英俊迷人，可是让自己和一个只比她老爹小几岁的人结婚，在心理上还算过的去，可重要的是在生理上，她恐怕会很难接受的。

“我会等你长大，不会强迫你。”他许下承诺，希望她能随他进宫。

“我们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等有一天我遇见了想共度一生的人时，我希望你能放我离开，如果你答应了，我会随你回宫。”她讲好了入宫的条件。

没有想到她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北皇真一楞了，他会放她离开吗？看着她美丽的脸，耀眼的星眸，一想到未来的生活将会有她的存在，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就算他这辈子都不能得到她，可只要她能留在自己身边，那他宁愿忍受一辈子欲望的煎熬，不去碰她。

“我答应你！”

童悠笑了，上天对她不薄，被那个人抛弃，却何其幸运的成为一国之后！如果那个人知道了会是怎样的意外？她会回来的，她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势给予那个人一切，让他顺利的复仇，让他站在事业的颠峰处感叹世上的美好，让他得到一切后，然后再毫不留情的毁灭他，她要他生不如死，让他后悔抛弃她！

想到这里，童悠轻叹了一口气，时间过的还真是快呢？她已经十八岁了，宫里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厌恶，刚进宫的时候，那些妃子都不服自己呢！原本敌对的女人因为自己而联合起来，她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她赶出皇宫，她乐此不疲的与她们周旋其中，仗着皇上的宠爱戏弄折磨她们，从一开始对自己的不屑和轻蔑，到后来一见自己就畏畏缩缩，不敢言语，自己的恶名早已传遍朝野上下，妃子们的哭诉和大臣们的参奏都没有让自己的地位有一丝动摇。她成为宫中最不能得罪的人，没有人敢接近自己，当然她也乐得轻松，可是渐渐的，她有了离开这里的念头，并不是皇上对她不好，他一直宠着自己，她做过的坏事他都放任不管，而只要有威胁到自己的事，他这个皇帝可不是白当的，想伤害她的人的下场都是凄惨无比！

她被保护的很好，直到三年前的一天，她差点死在一个黑衣人的剑下，剑没入身体的感觉让她觉得周围寂静的可怕，她可以清楚的听

到自己的心跳声和喘息声，抓着她的人的眼神为什么充满了恨意，她得罪了他吗？身上传来的痛已经让她意识越来越弱，已不能多想了，自己离天堂应该不遥远了吧，因为她听见了远在天堂的妈妈的呼喊，难道自己就这样死掉了吗？不，她现在还不能死，她还有一件事没做，就算要死，也不该是现在。上天呀，求你了！

一阵冷风吹过，童悠抱紧自己，蹲了下来，虽然事情过了这么久，可每当她想起来还是忍不住的颤栗，生与死也只是一线间，当她醒来的时候，皇上激动的抱紧自己，嘴里喃喃自语，她的脸上冰冰的，泪水滑落，是他在哭吗？

那一剑刺的很深，虽然伤好了，可是腹部狰狞的伤痕再也消失不了了，它的存在时常提醒着她，她曾经与死神擦身而过！后来月舞和如枫出现了，他们是皇上精心挑选出来保护自己的。

她什么时候能离开皇宫，去过她想要的生活呢？只是离开，就必须放弃手中的权利，她舍得放弃吗？

“哥，”月舞将手中的外衣给他，哥哥已经站在这里很久了，往常的他看见夫人那个样子早就抱她回宫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做，任夫人在冷风中颤抖。

“你去吧！”如枫看了一眼妹妹，他并没有伸出手。

“哥，你怎么了？”月舞有些担心的看着他。她明白他的苦，可是又能怎样？世人皆以为他们兄妹是效忠皇上的，殊不知他们其实是王爷安排在夫人身边的人，夫人的一举一动都会透过他们传到王爷那里，没想到哥哥会爱上不该的人！她不希望自己唯一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呀！

“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我，而我现在又有什么资格去碰她。”刚才的一记耳光告诉自己她恨他，是呀，明明就在宫外，可他却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不能违抗王爷呀！他是主子！哥，你还不明白吗？他让你在外面守着，是让你明白夫人是属于他的，而你只是个奴才，别再爱

了，为了夫人，王爷已经失去了理智，他甚至要？”月舞意识到自己说多了，想收回已经来不及了。

“他要做什么？”如枫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没什么？”她躲闪着他的眼神。

“月舞，他要做什么？”如枫那紧张的模样让月舞实在是忍不住了，他难道不能为自己多想想吗？

“告诉了你，你能阻止的了吗？你连昨夜都不敢违抗？”天，她说了什么，他的脸瞬间煞白，眼睛死死的盯着自己，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现在朝中大臣有一半以上都发誓效忠王爷了，不服他的都被架空了权利，冷瞳正在想办法准备除去那些人，”算了，告诉他吧！对于夫人，王爷势在必得！

“那太子呢？他也？”

“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太子他是逃不过了。所以，哥，别在执迷不悟了，我不想看见你死，你可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如枫无语。

火云的邻国为了加强两国的盟友关系，派出了使者，希望两国能联姻，北皇真一欣然同意，将六公主定为和亲公主，今天是王子来迎接新娘的好日子，一向不参加各种宴会的童悠出人意料的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今天的她盛装打扮，一股帝国皇后的威严与气势折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真一满意的看着大家流口水的表现，她可真是他的骄傲呀！

宴会上歌舞升平，气氛欢快，处处洋溢着喜气，童悠有些后悔出席这场无聊的宴会，女眷们八卦的聊着是非，大臣们热情的看着舞姬们轻盈的舞步，心中一定在盘算着要哪一个美女好呢？真是无聊，她要回去了，拒绝了真一，她一个人走在后宫的小路上，却遇到了她很久没有看到的人。

两人默默的看着对方，“你过的好吗？”北皇月明打破了沉默。

“我没有理由过的不好。”似笑非笑的看着眼前俊秀的男人。他还会关心自己吗？这关心是出自真心的吗？哼，恐怕也只是见了自己想起当年而感到内疚了吧！

“那我就放心了，”月明苦笑，她还恨着自己呢？那是不是她对自己还有一点点感情呢？

“没事，我要回去了。”她没什么话跟他说。

童悠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被月明拉住了，童悠回头不解的看着他，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吗？

“我只是想跟你说会话。”他只是想好好看看她，只是她眼中的疏远他并不想见到。

“你想听什么？”她干脆退了几步，又回到原来的位置，看着他，他没放开她的手。

“你，恨我吗？”他慢慢的说出这几年来一直想问的话，明知答案，可是在心底，他仍希望她别恨自己。

“你希望我说什么？恨还是不恨？我怕你听了会失望。”他眼里的痛苦让她很不舒服，明明是他不要自己的，该表现出痛苦的人应该不是他吧！她这个被抛弃的人还没怎么样呢？

“我想听，”不管她说什么，他都要知道她究竟恨不恨自己？

“我已经没有恨的理由了，你，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在有任何意义了，”痛吗？比起当年，这又算的上什么！

他放开了她，笑了，那是比哭还难看的笑！原以为她恨着他，那他就会觉得她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这样他的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可如今她竟然说没有恨的理由，她连恨他都不屑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如果非要说的话，你只是和那个人长的很像呢！”她残忍吗？不，这是他应得的。

“不，我不是那个人的影子，不是，不是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为什么？”这句话戳到了他的痛处，他猛的拉过童悠，紧紧的抱着

她，仿佛要将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残忍？你知道什么叫残忍吗？当我兴冲冲的跑去跟皇上说，我找到了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希望他能成全我们，放我离开。站在一旁的你为什么不承认，为什么要否认？更可笑的是，没几天你就成亲了，你当我是什么？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吗？你知道皇上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我的吗？可怜，同情，呵呵，我被人可怜呢！我曾经离自由与幸福只差那么一步了，可就因为你的懦弱，你放不下的权利，我只得眼睁睁的看着机会溜走，而你现在却在怪我对你残忍，是你先放弃的，不是我。”她冰冷的说着，不去理会他的痛，他不值得。

“对不起，我，”他知道她的苦，可是事情并不是像她所想的那样的，她以为父皇会放她走吗？父皇真的会成全自己和她吗？她太天真了，他之所以否认，之所以娶了别的女人，完全是因为父皇拿母亲与族人的命来要挟自己啊！他不得不答应啊，她以为自己愿意吗？如果当时她回头看一眼自己，她就会明白自己有多爱她，可是她并没有回头，决绝的消失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如今，你已经有了温柔的妻子，还即将拥有可爱的孩子，你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你我之间早已是过眼云烟，我都能放开，你又有何放不开的呢？太子殿下，请你珍惜眼前的幸福！”她推开了他，冷静的说完。

“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吗？”他绝望的看着她。

“是的！”没有丝毫的犹豫。

就当两个人无语的看着对方的时候，七皇子月夜的声音打破了窒息的宁静。

“娘娘，太子哥哥，你们在这儿啊，四哥哥回来了，”七皇子高兴的说着，四哥哥从南部回来了，四哥哥从小就深受父皇赏识，他的睿智和冷静是自己最崇拜的，仅仅三年，原来混乱无序的南部在他铁血治理下，各行各业得到有序的发展，只是他也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从来不见他对任何人，任何事流露出一个人应有的感情。

“见过娘娘，太子！”四皇子看了一眼月明。

童悠有些吃惊的看眼前从天而降的少年，早就听闻火云国四皇子是个绝色美少年呢！火云的少女只要提到他没一个不尖叫的，至于已婚的也是面色绯红，想入非非，她对此从来都是嗤之以鼻，谁知道他长什么样，那些赞美之词也只是听说而已，相信那些女人都没有见过他本尊吧！不过，今日一见，人如其名，绝色呀！连身为女人的她都忍不住嫉妒上天的不公，他是自己见过的最耀眼的人呢，天界的神可能也不过如此吧，只是，那张超越性别的美丽脸上挂着一副极为不相称的冰冷和锐利的神情。

“太子，太子妃在找你，好象很着急。”四皇子冷冷的说。

北皇月明无奈的看了一眼童悠，“我知道了，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不知道。”□乃牡埽□鹪拼□媸降娜宋铮□□被示□鸥檬堑酃□募坛腥搜剑?font color='#EEFAEE'>的e1e32e235eee1f970470a3a6

“父皇招我回宫。”他看着童悠，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等你见过父皇后，来我这里，我为你接风。”他一直以这个弟弟为荣。

“谢太子。”虽然态度冷淡，可还算是恭敬的。

童悠似笑非笑的看着两个人，他们真是一天一地呢？一个温柔有余，一个冷漠过度，虽然四皇子长的不错，可是太冷漠了，俨然冰块一个，而且还是那种千年不化的冰。那些女孩子拼了命想要嫁给他，真是想不通，除了俊美的外表，他好象也没什么令人心动的地方。乍见到他的惊艳之情渐渐消退，好奇心也被抛道九霄云外了。

“娘娘，你要去哪里？”可爱的月夜拉住了想离开的童悠。

“我要回宫了，月夜，你想去吗？”她看出了他的渴望，她也很喜欢他呢！他很像自己在未来世界的弟弟呢！

“想去，娘娘，你让我去吗？”飞扬的神情突然又黯然了，娘娘不喜欢人去打扰她。

“跟我回去吧！我让月舞做好吃的，”她主动拉起他的手。

“真的吗？娘娘，那我要吃好多哦！你让月舞姐姐多做一点，”

“你是猪吗？”轻笑，爱吃的小猪月夜。

看着这一大一小相伴离去，月明突然开始嫉妒起月夜了，曾经小悠也像现在这样对他笑呢！而现在，唉！他是不该再想她了，抬头正好看到，四弟的目光追随着她，可眼中的冰冷更甚。

月舞看着夫人带回的月夜，他真的是皇子吗？那个，惨不忍睹的吃相真的很像几天没吃的难民，而夫人还满脸笑意，丝毫不介意。

“你几天没吃东西了。”看他吃的差不多了，她倒了一杯茶给他。

“嘿嘿！两天了。”月夜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说起来，还真是丢人，自己不好好念书，他严谨的母妃大人便罚他不准吃饭。他饿的快要啃人了。今天是六姐姐大喜的日子，他本来想到大殿上混点吃的，哪知半路上遇到了四哥，一时兴奋，忘了，听到娘娘说有好吃的，他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肚子已经瘪了。

“又没好好念书？”月夜出了名的不爱念书，皇上已经为他请了N多任的师傅了，而他们只有一个结果，全都因受不了月夜的捉弄而自动请辞，一致认为月夜是‘朽木不可雕也！’

“没劲呢！一看见夫子就头晕，”他就是讨厌书。

“我看是你见到书就犯晕，书就那么可怕吗？那你喜欢什么？”月夜很聪明，只是他不愿意去学他该学的东西。

“我想要成为四哥那样的人，一个眼神就可以让人胆战心惊，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么的尊贵，”月夜兴奋的说。

童悠很没形象的白了一眼正处于兴奋状态中的月夜，才小小年纪就要成为那种冷酷无情的人，偶像的力量可真大呀！

“你的四哥这么伟大吗？好吧！就算你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就凭你这么好的表现，你的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呢？”她把他从美好的幻想里拖了出来。

“我，”他楞住了。

“外表冷漠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天生冷漠，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感情，而另一种是因为怕受伤害而故意装酷，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这样谁都伤害不了他，可内心深处依然渴望有人去爱他。月夜，你并不是天生冷情的人，所以成不了前者；出身皇族的你有太多的优势，至尽为止也没什么可伤到你，所以你体会不出那种被伤害的感觉，也就没理由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就算装了几天冷酷，别人也会觉的你东施效颦，没有个性。月夜，崇拜别人本没有错，可是你不该盲目的认为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人，那样只会让你成为别人的影子，你愿意当别人的影子吗？”她不是故意泼他冷水，就月夜这种成天惹事的个性还想成为四皇子那样的人，还真是比登天还难呢！而且，她也不愿看到一个原本活泼的孩子整天挂着一张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表情。孩子就应该有个快乐的童年。

“不，我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影子，我想成为四哥那样的人就是因为想让别人记住我，我不要成为默默无闻的人。”他认真的说。

“并不是只有冷酷无情才会让人记住，你乐观的个性，灿烂的笑容，也很难忘呢！你是个可爱的孩子，不过，也是个任性的小孩，那么多的夫子被你赶走了，并不是因为讨厌念书吧！想引起你父皇的注意也不该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呀！”

“我，娘娘，”心事被看穿的他脸红了。父皇那么多的子女，谁知道他是哪根葱呀！他只能以任性，淘气，气走夫子的事来引起父皇的注意，那他可怜的母妃也可以见一见她一直念着的皇上了。

“想成为皇上引以为傲的儿子吗？”他也只是一个渴望父爱的孩子呀！另外也是孝顺的儿子，她听说了，每次皇上都会因为月夜的事，去兰妃那儿。他惹出这么多事情也是为了他母亲吧！

月夜点了点头，他真的很喜欢娘娘，宫里的人都说皇后是个不好相处的人，有时他那柔弱的母妃也会忍不住埋怨娘娘，可是他觉得娘娘是个善良的人，否则她也不会与自己讲这么多有意义的话了，她是真心对自己好的。

“好好念书，渊博的知识可以让你心胸开阔，明白事理，也会让你更加自信，”

“恩，我会好好念书的，谢谢你，娘娘。”月夜的心里已经有了新的目标了。

“七殿下，时间不早了，您该回去了。”月舞说，她有点吃惊呢！夫人很关心他。

“可是，我不想。娘娘。”他不想走，可怜的看着童悠。

“我这里随时欢迎你来，月夜，”她笑了笑。

看着侍女带走月夜后，月舞有些不解的问道：“夫人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那孩子只要好好调教，他日必会成为帝国的支柱，”

这几日只要月夜完成了他的‘任务’，就会跑到‘静心宫’缠着童悠陪他说话。月舞觉得夫人太纵容他了，所以月夜来的更勤了，几乎把这里当成了他第二个家了。

“娘娘，我觉得奇怪呢？”月夜趴在温泉边的假山上。

“怎么了？”童悠看着手里的书。

“你觉得四哥怎么样？”不是他八卦，自从四哥回来以后，宫里就更热闹了。人们谈论的最多的就是四哥。

“挺好的，”她没抬头，月夜也是个小八卦炉，还真没看出来。

“什么嘛！你怎么一点都不好奇？”害他下面早已准备好的话怎么说出来？

“好奇？这个词不适合我，我现在已不是云英未嫁的女子，也不是看见帅哥就流口水的花痴，更不是想要为女儿招女婿的丈母娘，对他没兴趣。”翻了一页，这本书还挺吸引人的。

“你是第一个对四哥不感兴趣的女子呢！”他很高兴的说，总算找到一个明智的人了，宫里的女人都要疯掉了，原因就是四哥那张俊俏的过分的脸。

“吃醋了，我可听说在四皇子回来以前，你在宫里可是很吃香呢！怎么，嫉妒你哥哥抢走了你的爱慕者了。”放下手中的书，她有趣的看着他涨红的脸。

“哪有？她们都说我可爱，都把我当弟弟疼，”她还真是有点说中了他的心思，看着四哥那么受欢迎，虽然崇拜他，可自己的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好了，月夜，以你目前的行情来看，成为大众情人的潜质还是有的，你四哥以冷酷无情闻名，那你为什么不能以你招牌式的微笑迷惑别人呢？让人沉醉在你太阳般温暖的笑容中，这样的你又有谁会防备呢！”在这个充满是非的皇宫中，善良仁慈只会自我毁灭。

“以所谓的仁慈之心，让那些人臣服于我，为我效忠。如果四哥的气质是寒冰，那我给人的感觉就要像是太阳般温暖，是吗？娘娘。”月夜此刻的眼眸如星子般耀眼。

“聪明的孩子，人终归是抵挡不了寒冷，而很自然的向太阳靠拢的。”她没看错他，一点就通，看来，过不了几年，他就要成为太阳般耀眼的人了吧！

“那娘娘就是太阳呢，总让我忍不住的跑到静心宫来，只是想跟你说会话，如果你不是娘娘而是姐姐该有多好啊！”一个疼爱他的姐姐呀！

“没有别人的时候，你就喊我姐姐吧！我不介意有你这样的弟弟。”

“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喊你姐姐吗？”立刻从假山上冲下来，半跪在童悠的身边，可怜兮兮的看着她，眼里充满了渴望，此刻的他就像一只向主人撒娇的吉娃娃，只差头上没冒出两只耳朵来了。惹的童悠一阵轻笑。

“傻月夜，我一直把你当弟弟看待！”别再这样看着自己了，他实在太可爱了。

“姐姐，”月夜感动的看着她，怎么办？好想哭哦！可如果哭了，是不是太丢脸了？

“知道自己现在像什么吗？”

“像什么？”好奇的问。

“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她不是故意嘲笑他的。

“姐姐，”他红了脸，再看看自己的形象，那个，确实是很像，不禁也笑了。

“答应姐姐，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你都要保持像现在这样灿烂的笑容，好吗？”不知为什么一看见他笑，她就可以暂时忘记周围的寒冷，沉醉在他温暖的笑容中，所以她并不想失去他的笑呢！

“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我都会保持这样的微笑，姐姐希望的，月夜一定会做到。”望着她的眼，他坚定的说。

童悠笑了，月夜见她笑了，将头枕在她的腿上，“月夜是真的喜欢姐姐啊！所以姐姐可千万别讨厌我，我会受不了的，那样就不会再笑了哦！”

她伸出手轻抚着他的发，闻言，手一怔，低下眼，趴在腿上的月夜偏过头，她只看见他白皙的侧脸，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阳光下，依靠在软塌上的少女和半跪在地上，头枕在少女腿上的孩子，如此温馨的画面却美丽的刺眼！

“她很宠七殿下，我从未见她对谁好过，七皇子是个例外。”站在不远处的月舞看着他们，很美的画面。

如枫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童悠，“你还在愧疚吗？”

“别再提起那件事情了，我不想再回忆了。”他看了一眼妹妹。

“如果当初被派来的不是你而是冷瞳，该有多好啊！”月舞喃喃自语。

此时，侍女来报，“娘娘，兰妃，来了，还有，还有，”激动的说不出话了。

“怎么了？”皱了皱眉，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让她慌成这样。

“四殿下也来了！”脸红了，天啊！他竟然与她说话，那个俊美如天神的四殿下，问自己话呢！

“什么？四哥也来了，”趴在童悠腿上的月夜诧异的看了看她。

“请他们进来吧！月夜，起来吧！你母亲不会想看到你这个样子的。”她拍了拍他的脸。

月夜无奈的站起来，心里有些埋怨起母亲，她来干嘛！

这是兰妃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着皇后，长长的及腰的发只是随意的用一根紫色的丝带束着，几缕顽皮的碎发从额角垂下，未褪稚气的脸如瓷玉般精致，她美的惊人，难怪皇上如此喜爱她。

“臣妾见过皇后娘娘，”她行了礼。

“起来吧！月夜去你母妃那吧，该回去了。”她怎会不知兰妃来的目的，月夜来这里的确是太频繁了，兰妃不高兴也在情理之中。

“娘娘，月夜走了，明天再来看你。”他依依不舍的道别。

看着月夜离去，童悠嘴边的笑容消失了，“不知四殿下来静心宫，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看着她美丽的眼眸中陌生的自己，他的心一阵刺痛，她真的不记的他了吗?

看见他冰冷的眼眸中的自己，她的心茫然了，为什么要用这么熟悉的眼神看着自己，仿佛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难道他们真的相识吗?

“I always think that I know everything

But you insist I know nothing

I always fight to add the very last word

at your fault

but you never hurt

I’m sorry so sorry

didn’t meant to

hurt you

I’ll borrow your sorrow,
don’t tell me
it’s through
I wish I can take back some things I said
I wish I can make
the things better
I wish I can take back some things I did
everyday I’m really sadden
I’m sorry so sorry
didn’t meant to
hurt you
I’ll borrow your sorrow
is my turn now to cry
never fear
all the years
say a pray
we can take on the hands of time and I I know we can make it
if we just stay together
and trust each other all just this one time
I’m sorry so sorry
didn’t meant to
hurt you
I’ll borrow your sorrow
don’t tell me it’s through
don’t tell me it’s through
said I’m sorry
I’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to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I’ll borrow

I’ll will borrow your sorry

is my turn now to

cry ”

-------I\\\\\\\\'m Sorry(英文版Unplugged）顺子

童悠唱着这首很符合现在心情的‘I\\\\\\\\'m Sorry’，对月明的伤害，她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那‘对不起’三个字，她怎么也说不出口，只能借这首歌唱出她此刻愧疚的心情。看着被太阳照耀的银光闪闪的湖面，坐在石阶上的她情不自禁的脱下鞋袜，将脚浸入湖水里，冰凉的感觉让她有些烦躁的心情沉静了下来，她想要更清澈冰凉的感觉，大胆的走向湖中央，直到碧蓝的湖水淹没了她的腰际，她捧起湖水，高高举起，任冰冷的水从指缝间流下，滴在她的发，她的脸上，然后又重新落入湖里，溅起朵朵水花，很有趣呢！银铃般的笑声打破了午后的寂静。

站在湖里的少女在阳光的照耀下是那么的美，那么的不真实，仿佛眨眼间就会消失在云间，他甚至不敢上前，北皇绝就这样静静的看着那个女孩。原本在树上闭目养神的他，难得享受着没人打扰的午休时间，可是不一会儿他就被她的歌声惊醒了，他睁开了眼，看见坐在石阶上的少女，虽然听不懂她在唱什么，可是他听的出歌声中的悲伤之意，谁会伤到她呢？如果是自己，他一定不会，等等，他在想什么呀！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正被眼前的女孩影响着，他不悦的皱了皱眉。可就在此时她却走进湖里，而自己的心也没来由的痛了，他毫不犹豫的跃下树，一心只想把她拉回来，就在他为她担心的时候，她却在湖水里嬉戏，飞溅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衬的她更加柔美动人，当她发出天籁般的笑声时，自己也想跟她一起笑呢！

“偷看别人是不好的行为哦！”童悠发现了湖边有人在看着她，啧啧！世上竟然还有如此美的人，真是人间极品呀！很想摸一下他的

脸，是不是如自己想象中的柔滑呢?

“上来吧！”北皇绝伸出了手，原本冰冷的心因她的笑颜而渐渐融化。

童悠被他抱上了岸，身上湿漉漉的衣裳让她皱起了眉头，光顾着玩了，真是难受！看出她的不悦，北皇绝并没有放下她，而是将她抱回了自己的寝宫。

梳洗完毕的她神清气爽的出现在北皇绝的面前，没想到这里竟然有秋千，她愉快的坐在上面，有一下没一下的晃着。他好象不太爱说话，回来的路上，他都不愿开口，“今天很谢谢你，”由她打破沉默好了。

“拿什么回报呢？”他递给她热茶，很想一直看到她的笑容。

“你想要什么？”看在他为自己服务的份上，她会准备一份大礼给他的。

“我要的你恐怕给不起。”他看着她，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原来她就是那个皇后，父皇喜欢的女孩，冷情的他把这世上的一切都看的很轻，没什么能引起自己过多的关注，甚至皇位，他也淡然视之，直到她的出现，她是他这辈子唯一想得到的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可是，她却属于另外一个人。

“为什么？”她很好奇，他究竟想要什么?

“算了，何必跟你要给不起的东西呢？你唱的歌很好听，可以为我唱吗？”他笑了，内心也做好了决定。不管多困难，不管要耍多少手段，不管自己最后背负着何等的罪名，她，纳兰童悠到最后一定会属于自己的。

“你应该常笑的，你一定不知道自己的笑容是多么的美！”冰冷的脸此刻笑的连百花都黯然失色，可见他的魅力有多大了。

“你愿意看见吗？”如若平常有人这样说，他早就杀了他的，可如今从她嘴里说出，他却很高兴呢！这是不是代表她有点喜欢自己呢，即使也只是喜欢他的笑容。

“当然，你喜欢我唱的歌吗？”对于美丽的事物，她都很喜欢。
“愿意为我唱吗？”
“荣幸之至。”她举起手中的茶杯，向他示意。
“有梦的白鸽 飞过最深爱的屋顶
有片羽毛飘在风里
暖和的南方 距离现在有几公里
抵达以前都是谜
一个人踏上 不能携带地图的旅行
开始太过好奇 忘了还有恐惧
然后路变曲折 夜变凌晨 到不了也回不去
坚持着 不听别人 甚至自己的怀疑
终于来到 宽得能狂奔的草地
有人夸我勇敢 一直都在微笑的我 忽然留下泪滴
总相信直觉 我越过原野
没到过的世界 都好想去发现
就相信直觉 不在乎多远
冬天的海边 让流星特别的美
你抬头看我一眼 有种愿望会实现 的感觉
白色的浮云 本来好像会是冷雨
原来隐藏一种觉醒
蓝色的晴空 被云扫过后更透明
我的勇气万里无云
一个人踏上 不能携带地图的旅行
开始太过好奇 忘了还有恐惧
然后路变曲折 夜变凌晨 到不了也回不去
坚持着 不听别人 甚至自己的怀疑
终于来到 宽得能狂奔的草地
有人夸我勇敢 一直都在微笑的我 忽然留下泪滴

总相信直觉 我越过原野
没到过的世界 都好想去发现
就相信直觉 不在乎多远
冬天的海边 让流星特别的美
你抬头看我一眼 看到心的最里面
总相信直觉 我越过原野
没到过的世界 都好想去发现
就相信直觉 不在乎多远
冬天的海边 让流星特别的美
你抬头看我一眼 有种愿望会实现 的感觉 ”

————《浮云》张韶涵

一曲终了，两人相视而笑，“唱的这么好，我有奖励的。”他走到她的面前。

“真的吗？”好奇的睁大眼睛，可接下来发生的让她更加吃惊。

俊美的少年单膝跪下，脱下她的鞋袜，拿出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环，将它套在她的脚踝处，紫色的水晶闪着神秘的光泽，让童悠迷惑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有一天你我再次相遇，我希望你能记得我。”他轻抚着她稚气的脸，温柔的说。

“如果我忘了你，怎么办？”

“这个水晶会让你想起我是谁的。在我们相遇的那天，我会要回我的水晶。”而她就是他的水晶呀！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北皇绝看着他朝思慕想的人，为什么要忘了他?

“你是来要回水晶的吗？”怎么会忘了他呢？三年前的偶遇，她知道了他是火云的四皇子，少女心中的神，大臣心中最中意的太子人选，他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出色，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离开繁华的京都，去那个混乱危险的南部，她听说了他的丰功伟绩，他的残忍无

情，记忆中的那个温柔的美少年与传说中冷酷的他怎么也不能想象是同一个人，如果没有脚上的水晶环，她甚至怀疑那年夏天的相遇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梦，那个神仙般的少年从来就没出现过。几日前，他回来了，看着他冰冷的神情，她迷惑了，他真的是三年前送她水晶的人吗?

“是的，我来要回属于我的水晶。”他笑了，她终究还是想起了他是谁。

“你该常笑的，”看着他的笑颜，她忍不住脱口而出。

“喜欢我的笑容吗？”他俯下身，俊美的脸离她也只有几公分，他甚至可以感受到她均匀香甜的呼吸声。

“没有人会不喜欢的，你的魅力可是无穷大的！”对于他的接近，她并没有太多的反应，这副美丽的外表下究竟藏着怎样的一颗心呢?他对自己是无害的吗?

“你好象并不为我着迷呢，”他当然看的出她对自己的无动于衷。

“为你着迷的不差我一个，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帅哥她看的多了，只不过眼前的这一个比较稀有罢了。

“如果说我是为了你才回来的，”他认真的说，想看穿她到底在想什么。

“你希望我说什么？”她把问题又踢给了他。

北皇绝无语，静静的看着她，三年的时间，她出落的更加美了，少时淘气的神情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她绝美飘逸，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曾经爱笑的她如今眉宇间浮现着淡淡的忧愁，他不想她为别人而忧伤呀！伸手抚平了她皱着的眉，将她拥入怀中，“你说我该常笑的，却忘了自己有多久没开心的笑了！”

“还有谁会在乎我的笑呢？”她轻笑出声。是啊，她有多久没开怀大笑了呢？失去了自由，还有什么值得好笑的呢！她被皇上以爱之名囚禁在这里，永远出不去了吗?

“笑不是为了别人，湖边那个笑的开心的女孩到哪去了？”那时的她开心的令人嫉妒。

“早就消失了，她已经没有笑的理由了，”推开他，他以为他是谁？救世主吗？管她笑不笑呢？

“那我会找到让她重展笑颜的理由。”

“是吗？那我到是很期待呢！”似笑非笑的看着眼前的北皇绝。他喜欢她是吗？可惜，她对无情的人没兴趣，她现在需要的是太阳，而不是冰山。

月夜的转变出乎所有人的想象，那个天天逃学，小错不断，大错连连，把宫里闹的鸡飞狗跳，三天两头被皇上拎到‘琉璃宫’训话的七皇子，如今正坐在书房，聚精会神的看着手中的书，刚进宫的夫子还觉得奇怪呢！进宫前，就听说七皇子是个难缠的人，可现在看来，与传闻中的不一样，眼前的皇子聪明，好学，看问题，论事理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小小年纪就如此实在不简单。

“夫子，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走了吗？”月夜有礼貌的说，夫子回魂罗！

“啊，七殿下，可以走了。”陷入沉思的夫子被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脸吓了一跳。

月夜离开书房，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他贪婪的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心情很好呢！因为马上就可以去‘静心宫’看姐姐了，正想迈出他的右脚时，被前面的人拦住了。

“二哥，你怎么在这里？”难得太子亲自来找他。

“月夜，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一向温和的月明有些不自然的说。

“什么事呀？二哥，”月夜奇怪的看着他，感觉他怪怪的。

“把这封信带给皇后，”他拿出了白色的信笺，递给了月夜。

“哦，”他没有问什么，接过信揣入自己的怀中。

“谢谢你，月夜。”月明朝他笑了。

“很乐意为你做事，二哥。”月夜回以更真诚的笑。

当月夜将信递给在湖边垂钓的童悠后，就坐在离她不远处的岩石上，虽然很好奇太子的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可理智告诉自己，姐姐不希望别人偷窥她的隐私！而且这也不像是他该做的事情。

姐姐手里的信飘然落下，她脸色惨白，一言不发，环抱住颤抖的身子，眼睛死死的盯着湖面，也不知她到底是在看湖水，还是透过湖水看某个人，总之，她吓到他了。他从没有看过她如此失态过。

“姐姐，你怎么了？”月夜摇晃着她，想让她跟自己说话。

童悠没理会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月夜急了，把她抱紧，“姐姐，你别吓我。你怎么了？姐姐，跟我说话呀！”

“我没什么，吓到你了吗？真对不起，”她缓缓的说。声音沙哑的厉害。

“你怎么了？”月夜担心的看着她的脸。

“我想回宫了，”她想站起来，可脚一软，她又跌坐在地上，她痛恨这种无力的感觉。

“我背你吧！”月夜看着狼狈的她，心里好舍不得。玉容惨淡的她，红了眼眶，她要哭了吗？

月夜背着童悠，一路上两人都没有开口说话，他知道姐姐哭了，她的泪滴在了他的脸上，回到静心宫后，月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说了月夜好一通，月夜也没反驳，如果他没有给她那封信，姐姐就不会变成这样了吧！

童悠支开了所有的人，她要好好静一静，好好想一想，当年月明的拒绝是为了保护族人和母亲，而始作俑者却是那个疼爱自己甚过一切的皇上，如果事情真的像月明信上写的那样，那她今后要如何面对皇上和月明，对于皇上，她有什么理由去恨他呢？她不是木头人，这四年来他对她的好，对她的痴心，自己一直都很清楚，当年的胁迫也只是为了留住她吧！而月明，为了族人放弃了她，与为了权利地位放弃她，又有何区别呢？尽管性质不一样，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她在他

心中并不是排第一位的，至少没有他的族人重要，三年前没有说出真相，为什么他不能守着秘密直到生命的尽头？现在告诉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和她又能怎样？旧情复燃吗？他和她终究回不到过去了呀！

“

‘静心宫’

沐浴后的童悠身穿一件米色的宽松长袍，跪坐在椅子上，头斜靠着窗棱边，望着窗外脑铝粒□□□錾瘛2恢□□硕嗑茫□□挠牡奶究谄□□□砜吹交噬险驹诰登埃□□戳硕嗑昧耍靠醇□□⑾肿约海□□α诵A?font color='#EEFAEE'>的a4f236保护版权！尊重作者！反对盗版！@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想什么呢？这么出神。”他走过去，拉过一旁的椅子坐下。

“想你什么时候能放我出去？”她看着他，他的脸瞬间变的惨白。

“为什么要这么想？”他想知道答案。

“还记得我与你说过的话了吗？‘如果有一天我找到想共度一生的人时，你答应放我离开，’”

“可是你要的那个人拒绝了你，他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

“他给不了我要的幸福？或许他根本没机会给？还是在你眼里，除了你，谁都不能给我幸福？”她平静的说着。

“你想说什么？”她的话令他有些慌乱，她知道什么了？

“我们别在兜圈子了，当年月明的拒绝是你指使的吧！什么不能因为我放弃太子之位，放弃权利！多高明的谎言呀，再加上你们天衣无缝的搭配，为此我深信不疑，现在想想我当时还真是有够天真，有够傻的。那时的我一定很可笑吧！”她苦涩的说。

“不，可笑的是我，为了留住你，什么卑鄙的手段都用上了，可到头来还是被你发现了，现在在你的眼里，我很不堪，是吗？”既然她已经知道了，他也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放我离开吧！皇上，”她求他放过自己。

“不，我不会放手的，你死了这条心吧！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妻！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的看着你投入别人的怀抱吗？”一想到她心里想着别人，他的心被嫉妒蒙蔽了。

“我不爱你呀！后宫那么多爱你的女人，你又何必非要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她冷冷的说，不理会他的疯狂。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爱我？我是那么的爱你，爱的那么痛苦，四年里，不管你做什么事，我都放任不管，只要你开心就好。在你面前，我不是皇帝，只是一个深爱你的男人。悠，你一定不知道，你对我的影响力有多大，你的一个微笑就能让我高兴好几天，一个冰冷的眼神就会让我体会到深陷地狱的感觉，我为

Chapter_2

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希望你能爱我，哪怕只有一点点，而你却无动于衷，无视我对你做的一切，你为什么不爱我？”看着她美丽的脸，他心痛的厉害。

“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同样，不爱也没有理由，不爱就是不爱。对你，我没有办法心动，即使你对我再好也没用。”她不想留给他希望，硬着头皮说出令人心碎的话。

“那月明呢？你爱他吗？”他急切的想知道。

童悠无语，而她的沉默也让北皇真一误会了，他不能忍受她的心中有别人，即使那个人是月明，也不可以。他紧紧拥住她，仿佛想把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我不行吗？就算只有一天，就算只有一小时，我可以为了你抛弃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你哭泣的，也绝不会让你觉得悲伤，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什么都答应你，悠！”他在她耳边低语，诱哄她答应他的要求。

“不，我要离开。”她的语气坚决。

“为什么要拒绝？我这般求你，你还是拒绝，纳兰童悠，你太无情了，你究竟有没有心啊？”他再也控制不住怒气，将她推倒在桌上，杯子摔在地上，清脆的声音令人心惊！

“夫人，”月舞担心的问道，他们怎么了？

“滚，全给朕滚！”愤怒的厉声道。

“皇上，你失态了，放我下去。”她故做镇定的说，他变的冷厉可怕，与平常的他判若两人，这样的他是危险的。

他抚着她绝美的脸，低头吻住了他渴望已久的唇，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甜美，轻吻许久，他抬起头看着她，冰冷的眼眸没有一丝温度，冷冷的看着他，就算得到她的身体，也还是得不到她的心啊，俯下身，他抵着她的额头，轻声叹道：“你太无情了，我在你心中什么都不是吧！连恨我都不屑，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

他抱起她走向床边，与她和衣躺下，揽她入怀，感受她的温暖，“我不会强迫你的，我只是想，像这样抱着你，幻想着你也是爱我的。”

童悠被他话里的绝望吓到了，他真的爱到无法自拔了吗？看来，她对他欠下的情债，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他看着她的睡颜，如果刚才不顾一切的要了她，也只会让她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吧！这四年里，他有的是机会得到她，可他更想得到她的心呀！他压抑着那颗爱她的心，默默的守着她，对她的宠，对她的爱都只是为了有一天她能爱上自己，所以他等待，等她长大，等她能明白自己的心意，可是多年的痴心也只是换来她无情的离去，这叫他情何以堪？

北皇真一和童悠一夜未睡，两个人都想着自己的心思，直到早朝的时间到了，他才依依不舍的放开她，看着令自己痴迷的容颜，他低头吻了她光洁的额头，“愿你的梦中有我！”然后轻轻起身，离开了她。她睁开眼，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不禁有些难受，她不想看见他这样。

月舞看见童悠靠坐在床上，“夫人，你们？”

“这是你该问的吗？”她看着月舞，她对她好，不代表自己什么事情都要向她报备。

“月舞只是担心你，昨晚，皇上好象很生气，”她小声的说，如果她和皇上真的发生了什么，那她也就别在这个世上混了，王爷不会放过自己的。

“没什么，”语气缓和了一些。

“对了，七皇子在外面，你要见他吗？”

“让他等一会儿，”一夜未眠的她此刻一定很憔悴，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这个样子。

倚靠在树边的月夜看着不远处的如枫时，清澈的眸闪过一丝令人难懂的光芒，他就是守在姐姐身边的如枫，还有那个月舞，他们和那

个人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的人出现在姐姐身边？

“月夜，”童悠一脸笑意的看着月夜，仿佛昨夜的不愉快根本没有发生过。

“姐姐，”月夜暂时忘掉困惑，跑到童悠身边，抱着她的腰，笑眯眯的看着她。她没事了吗？

“今天不用去御书房吗？”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

“我向夫子请了假，来看你，姐姐不难过了吧！”

“谢谢你，月夜。”拍了拍他可爱的脸。

“姐姐，你一定不知道吧！昨夜宫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呢！”他拉过童悠，让她坐在摇椅上。

“怎么有趣呢？”她问。

他们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中，忽略了如枫清秀的脸上一闪而过的复杂神情，夫人看月夜的眼神温柔的令人嫉妒。

下朝后回‘琉璃宫’的北皇真一意外的看见童悠站在殿外，她在等他吗？

“我们谈谈，好吗？”她的内心做好了决定，想要跟他说。

“在这里吗？”他看着她。

“不，去‘静湖’吧！那里比较安静。”她第一次主动拉着他的手，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

他的心跳加快，任她牵着自己的手，两人来到湖边，童悠坐在灰色光滑的岩石上，将脚浸入水里，好冰！紫色的水晶浸在水里，闪着柔和的光。

“只要留在你身边，你什么都答应，是吗？”她仰起脸，阳光下的笑容让人感到舒服，令人难忘。

“是的。”他坐在她身边，她要说什么呢？

“请你给我一年时间，好吗？”她说出了她的决定。

他不解的看着她，“给我一年的时间，让我过我想要的生活，一年以后，我会回来，我会努力的去爱你，成为你名副其实的妻子。”他根

本不可能放开自己，而她也不可能放弃她想要过的生活。与其这样，他和她都各退让一步，他放她一年自由，她给他想要的爱情！

“给你一年的自由，你真的愿意爱我吗？那我会给你想要的。”他欣喜的看着她。这么多年都等了，他不在乎再多等一年。

“我会努力的。”清风拂过她飞扬的长发，湖面也泛起阵阵涟漪。

北皇真一心中溢满柔情，他微笑着，任狂喜的感觉淹没他，并沉浸其中。

看着他温柔的笑，她的心中不由自主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可是很快就被她抛到九霄云外了。然而，她并不知道，他此刻温柔的笑容竟然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

童悠终于理解自古以来的皇帝为什么喜欢微服私访了？与宫里的庄重沉闷相比，这外面的世界的确精彩有趣。几日前告别皇上后，她的自由之旅便开始了，一路上有月舞，如枫的陪伴，三人先前紧张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而那些不愉快的过往好象没发生过，他们的关系又回到了从前。

三人一行来到‘火云’国第二大城市——月城，在两人的陪伴保护下，童悠来到了繁华热闹的月城市中心，集市上人头攒动，热闹详和，街头摊位上的商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童悠像个孩子似的从一个摊位走到另一个摊位，饶有兴趣的看着那些民间小玩意，看的高兴了，就买了下来，准备回去后细细把玩。不知不觉，三人已经逛了一上午了，看见前面不远处的酒楼，他们才感觉肚子饿了，于是三人在人们惊艳的眼光中步入酒楼，伙计见三位气质非凡，穿着尊贵，就知他们非富即贵，立刻谄媚的上前招呼，把他们带入最好的包间。

打发走伙计后，月舞接过童悠摘下的面纱，“想不到月城如此繁华，看来传闻是真的了。”

“这里自有一番风情，”童悠看着窗外的景色。

“你在看什么？”月舞瞧她望着窗外出神。

“新鲜出炉的‘卖身葬父’，”小女孩的无助与绝望，她看的真切。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北皇真一，自己又会如何呢？会像那个孩子一样吗？或是更惨？

月舞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只见对面街上围着一群人，那个跪在地上的女孩是那群人眼中的焦点，是个秀美乖巧的女孩，想必长大以后也会成为一个令人迷醉的美人，只要五十两银子就可以把她买回家，如此便宜的‘好事情’谁不抢着做，价格也一波一波的朝上涨。那些口水都快要流出来的大善人们不怀好意的看着女孩，露骨的眼神吓的女孩脸色惨白，不敢抬头，瘦弱的身子在风中瑟瑟发抖，一旁看热闹的平民百姓摇头叹气，看来又有一个好女孩要落入火坑了。

就当一位才大气粗，长的惨不忍睹的胖子叫嚣银子增加到五百两时，原本与他竞价的人们面面相觑，五百两买一个小丫头回去，太不值了，有五百两到妓院里，什么姑娘不能找。算了，就让那个死胖子得意去吧！正当胖子高兴的想扶起女孩时，一个清脆明亮的声音凭空想起。

“慢着，人，我们要了，一千两。”众人看向声音来源处，原来是她呀！到处网罗美人的绫子姑娘，‘夕月楼’的总管。

“什么？她可是我先买的。”胖子急了。

“又没立下字据，况且你银子还没付，人家小姑娘愿不愿意，还的打个问号呢？”清丽秀美的她一身绿衣，亲和的像邻家的大姐姐，实在不像落入风尘的女子。

“再怎么不愿意，她跟着我，总强过跟你回去当妓女好，”胖子当然认得她，他可是‘夕月楼’的常客。想起那里，他又开始想入非非了。

“小姑娘，你愿意跟我回去吗？”不理会胖子，绫子蹲下来，笑容可鞠的看着女孩，啧啧！她还真是越来越佩服自己了，在街上随便逛逛，都能找到如此秀美的人，看来最近运气不错，主子应该会好好赏自己的吧！一想到赏赐，她不禁暗自窃笑。

小女孩害怕且厌恶的看着胖子，又看向绫子，温和的大姐姐，虽然笑的有些奇怪。就算落入青楼，也比跟着胖子好，至少大姐姐不让她感到害怕。她怯怯的伸出手，指向绫子，“我跟她走！”

“看到了吧！她愿意到‘夕月楼’去，走吧！小姑娘。”绫子不屑的看着胖子。他以为自己是谁，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的一副什么尊容？想要这么单纯的小姑娘做他的第十八房小妾，做梦去吧！她要回去交代，自今天起，胖子被列入黑名单，拒绝他进入‘夕月楼’。

看着胖子吃憋的模样，众人都很不给面子的大笑，宁愿入青楼，也不愿跟他走，他这个脸可真是丢到家了，胖子黑着一张脸，恨恨的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清高什么，还不是回去当妓女，只要有银子，他就不信得不到她。

“落入青楼也比被那胖子蹂躏的好，”月舞说，那死胖子令人反胃。

“那胖子，如若他不是长的很抱歉，胖的令人心生畏惧，而是生的英俊儒雅，风流倜傥，她会很听话的跟着走甚至暗自窃喜吧！”童悠收回视线，那个绫子，那样的笑容，真让她想到了某一个人呢！

月舞没想到童悠会讲出这样的话，她一时想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人终究是肤浅的，同样包藏祸心，不怀好意，如果长的丑陋，表情再猥琐一些，心里一定会有所戒备，早闪了！可只要模样生的好，就会让人轻易的卸下防备，从而毫无戒心的跳进别人早已布好的局。不过，这也难怪，美丽的事物总是迷惑着人们的视线的。”童悠转着手中的筷子。

“夫人，你！”月舞看着夫人，她真的很特别，连说出的话都与众不同。

“落入青楼也比被那胖子蹂躏的好？能好到哪？青楼不是慈善机构，她所要付出的代价会让她后悔今天的选择，她今后遇到的人与胖

子相比，只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她不从，到时她心里的那个救命恩人还会带着这副亲善的微笑对待她吗？”

“那她还是选择胖子吧！虽然丑到令人反胃，但至少不用天天接客，”月舞的想法转的很快，一想到妓院那些浓妆艳抹，衣料少的可怜的女子，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可她选择了青楼，”童悠瞥了一眼月舞。

“那她可惨了，”

“不尽然，如果今后她出落的艳冠群芳，那么她就有机会成为花魁，男人心中的尤物，成为某个有权势或有钱人的专宠，到时还有谁敢打她的主意；如果她今后没有傲人的相貌，那她一定要有智慧，自古以来，那些文人雅士跑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风月场所，有着过人的才情才会吸引那些人的注意，从而成为他们心中的才女；如果她既没相貌也没智慧，那她一定要有温柔似水的性情，有的男人不一定需要他的女人长的有多美，也不一定需要多聪明，他只是需要女人绝对的服从，来满足他的征服欲。”童悠的话令月舞彻底呆掉，令人震惊的话语。

“夫人，你好象特别了解这些？”她迟疑的问着。

“我是不是很有当老鸨的潜质？”她轻笑出声，开一家妓院，这个想法不错。

月舞点了点头，想到了什么，又很快摇头，样子有趣可笑。

此时，伙计出现在门口，当他想开口时，看见坐在窗边的童悠，刚才有面纱遮着，看不清她的脸，但从身段来看，一定是个美人。而现在看着她绝美的容颜，他都紧张的说不出话了，只顾楞在那儿。

“你知道夕月楼吗？”她开口问到。

“哦，那个，夕月楼可是我们月城最大的妓院，也是最特别的，恐怕放眼火云国，也找不出第二家。去过一次，终身难忘！”想到那天在那里看到的舞蹈，天，他又要流鼻血了。

“终身难忘？”有多难忘呢？她还真想去看看它到底有何不同？

夕月楼

夕月楼位于月城的市中心，豪华，奢侈，以不足形容它了。比起京都的醉月楼，它恐怕怯泄□□□薏患鞍桑⊥□埔恍腥□嗽诠媚锶惹榈恼泻粝虏饺胂υ侣ァ?font color='#eefaee'>的502e4a16930e414107ee22

“远道而来的公子爷，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我们这可是，”一身紫衣，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笑嘻嘻的走过来，当她看清童悠的容貌后，竟说不出话来。眼前的少年太漂亮了，她活到这么大，还从没看过如此俊俏的人呢！

“你们有什么服务？”少年般打扮的童悠打量起楼内的布局，偌大的大厅中央搭着圆形的舞台，舞台周围的桌子早就坐满了人，二楼的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他们想看什么呢?

“我，我们的服务种类可是应有尽有，公子需要什么样的姑娘呢?妖艳？纯情？冰山美女？或是天真可爱？”恐怕这里的姑娘没一个比的过他，再美的姑娘看见他以后都会自惭形秽。

“你们的特色是什么？他们想看什么？”童悠笑了笑。

“您是从别的城过来的吧！我们夕月楼最大的特色就是歌舞表演，每个姑娘的舞技都是出类拔萃，所唱的歌可是楼主填词谱曲的，这些人都是夕月楼的常客，他们都是来看表演的。”提起楼主，她可是从心里佩服她，想当年夕月楼可没这么红，也就属于二流妓院，生意也就那么着了，自她来以后，夕月楼的生意可是蒸蒸日上，天天门庭若市，月城的妓院都只能望夕月兴叹。

月舞拿了一锭银子给紫衣女子，示意她安排一个好位子。

女子开心的接过银子，热情的将他们带入二楼包厢内，居高临下，看的真切。

“公子，若看中舞台上的姑娘，可以出价买下她，她会伺候你一个晚上。我们这的姑娘可都是温柔体贴，您定会满意的。”女子暧昧的看着童悠，今天被他看上的姑娘一定会乐晕的吧！

打发走女子，月舞忍不住了，“夫人，被皇上知道你来妓院，那。”不要说王爷了，皇上知道了，他们也不要混了。

“你不说，他也不会知道。”不理会她的唠叨。

“可是，”

“就算被他知道了，他也不会怎样。好了，难得出来一趟，你就别罗嗦了。”童悠不耐烦的说，早知道就不带她出来了。

月舞只好闭上嘴，保持缄默。此时，楼下一阵哗然，看来，今天的好戏要开场了。

一阵美妙的音乐想起，十来位年轻美丽的女子飘然上台，轻沙薄衫，身材曼妙，舞姿婀娜，举手投足都勾人心魂，更令人惊叹的是舞台中央的巨型莲花也欣然盛开，当中端坐着一位白衣佳人，纤纤玉手拨动着琴弦，缓缓唱道：“

半冷半暖秋天

熨贴在你身边

静静看着流光飞舞

那风中一片片红叶

惹心中一片绵绵

半醉半醒之间

再忍笑眼千千

就让我像云中飘雪

用冰清轻轻吻人脸

带出一波一浪的缠绵

留人间多少爱

迎浮生千重变

跟有情人 做快乐事

别问是劫是缘

像柳丝像春风 伴着你过春天

就让你埋首烟波里

放出心中一切狂热 抱一身春雨绵绵 ”

————————《流光飞舞》 陈淑桦

一曲终了，四周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众人才回过神来，叫好声响彻一片，惊叹于女子们的舞技，更沉醉于白衣女子的歌声中。

刚喝下的花茶还没滑入喉咙，就喷了出来。童悠睁大美眸看着台下的白衣女子，不会吧！又出现一个穿越时空的？那女子美亦美，可她感觉不出女子身上的现代气息。

“夫人，你没事吧，”月舞递过锦帕。

“查一下，夕月楼的主人是谁？”接过锦帕，她优雅的拭干嘴角的水，丝毫不见刚才的狼狈。

“公子，您看中哪位姑娘了？”紫衣女子扭着细腰晃了进来。

“白衣女子，”

“公子，您真是好眼光。飘雪可是我们夕月楼的头牌，可惜她是卖艺不卖身，您看？”

“这是一千两，买下她一个时辰，既然卖艺不卖身，那我也不会勉强，”

“公子可真是大方，我这就叫飘雪上来陪您。”女子笑的脸上的粉都险些落下。

当飘雪走进奢华的房间后，温婉的行了礼，抬头看向童悠。向来平静的心因那张绝美的脸而漏跳了一拍，纯净的气质令人心生好感，飘雪柔声问道：“不知公子有何吩咐？”

“雪姑娘，你我不必拘礼，请坐！”童悠温和的说。

“谢公子。公子可是第一次来月城？”身后的一对年轻人应该是他的侍从吧！他的背景不简单。

“是的，刚才听姑娘唱的‘流光飞舞’，声音纯美，没有一丝杂质，很是动听。”她 不动声色的说，观察着她的反映。

果然，飘雪楞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公子，过奖了。您也知道这首歌的名字，这可是我们楼主最近才编排的歌曲呢！”流光飞舞是楼

主前日才告之她的，除了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每月更新的曲目都是严格保密的，除了歌者本人其她人一概不知，这样才显得神秘，吊足客人的胃口，生意才会红火，这可是楼主的生意经中的一条要则。他怎会知道？难道他和楼主认识？

“夕月楼的楼主是谁？”原来是楼主呀！她到要看看那个楼主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很荣幸有人这么关心我，”甜美的声音凭空响起，推门而进的女子一脸笑意，她的美丽有别与童悠空灵纯净的美，与之相对的是绝艳邪美，少女身穿华美的衣裙，及地的长发只是随意的挽起，几缕长发由额头垂下，不见颓乱，反而更显得神秘惊艳。

当两人看清对方的面容时，童悠站了起来，走到女子身边，给了她一个连百花都为之失色的笑容，“很高兴再次看见你，学姐。”

“同感！感谢上天，我终于有了同伴。”女子回以更灿烂的笑。

夕月楼

夕月楼的后苑别有洞天，小桥流水，香草满园，另起的一座阁楼幽雅别致，令人心旷疋?br>

“开妓院，也真亏你想的出来，看来你的理想还是变相的实现了，怎么样？当老鸨的滋味如何？”童悠丝笑非笑的看着坐在阳台上的娜萝。

“没什么感觉？如果你想尝试，我可以让你过过瘾。”她笑了笑，她这个小学妹还真是和以前一样，对什么都好奇。

“算了吧！我没你那么狠，毫无愧心的去赚女人的皮肉钱。”摇了摇头。

“那就可以狠下心去伤害爱你的男人，恋，不，现在应该叫你纳兰童悠了。夕月楼的女人们没有一个是被逼的，或许刚开始不愿意，可到后来，她们都乐于这份职业，”她可是不屑于逼良为娼的。

“为什么？”

“女人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也只是一个玩物，或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等着她们的是被人挑选，任人摆布的的命运，一个女人想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是很困难的！堕入青楼的女子大多是家境贫寒，或是家道中落，没有哪个女人生来就愿意做妓女的，可现实逼的她们无法选择，清白在饥饿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想生存下去，就要出卖灵肉，那是获得金钱最有效的捷径；有些女人不愿意向命运低头，拼命反抗，可你一旦给了她安定，富足的生活后，她就不会再想回到那个连三餐都不饱，少衣缺被的日子了，于是，所谓的自甘堕落便开始了。当然也会出现几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贞节烈女。我并不强迫那些不愿意的女人，她们可以选择来夕月楼，也可以不屑。夕月楼的姑娘，我给她们选择客人的权利，这是我给她们最大的恩惠。”娜萝看了一眼童悠，出身豪门的童悠没有受过一点苦，就算莫名其妙的掉到古代，也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呢！

“是啊，同样是做妓女，在你这就可以双向选择，对客人可以说‘NO’。难怪月城的妓院里的头牌都给你挖过来了，想必，待遇也很丰厚吧！说不定，遇到了有缘人，你还会给人家一大笔嫁妆？省的哪天被人踹了还没钱安家。”童悠把玩着手中的茶杯。

“知我者童悠也，还是你了解我。”得意的笑了。

“那些女人可真是对你感激涕零呢！”没好气的说。

“对于那些女人，我从没感到过愧疚，我得到想要的银子，她们得到想要的荣华，彼此互不亏欠；而你，可以毫不顾忌的伤害那些爱你的男人，而且无动于衷！童悠，你比我狠！”

“爱终究有一天会变成不爱，厌恶，憎恨，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童悠走到她的身边，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阳台上。

“那不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童悠，你会后悔的。”娜萝警告她，做为朋友，她有义务提醒她，别犯下这辈子都不能宽恕的罪！什么都可以亏欠，情债却不能欠下，那可是这辈子都还不清的。

“谢谢你的忠言，娜萝，我邀请你去京都开第二家夕月楼，有没有兴趣？”不去想那些烦人的事情。

“你的地盘，你做主，我荣幸之至！”

接下来的几日里，童悠和娜萝一直腻在一起，亲密的令绫子嫉妒不已，她从没看过楼主对哪个人和颜悦色过，而对童悠，她宠着她，给予她想要的一切，恐怕童悠想要天上的月亮，楼主也会毫不犹豫的为她取得，她不懂楼主为什么要对她那么好。

“我说学姐呀，你的魅力可真是无穷大呀！”童悠当然知道夕月楼的总管绫子对她的怨恨。

“怎说？”递给她一杯香气四溢的花茶。

“绫子姑娘对我们的关系好象很关心，老实交代，是不是给过她什么承诺？”娜萝邪美异常，个性冷绝，有女子被吸引也很正常。

“你是不是耽美看多了？我身上有哪一点让你觉得我是GL，”差点把口中的茶喷出来。

“绫子看你的眼神不一样，你不会不知道吧？”不是她多心，她总觉的怪怪的。

“那是她的问题，行了，你别八卦了，还是烦烦你自己吧！月城城主将会在明日庆贺他儿子的生辰，夕月楼的歌舞表演是其中的重头戏，要不要去见见你的老情人。”娜萝诡异的笑了，她到想看看童悠见到雷凯会有什么反应。

“当然要去，四年未见，我还真是有点想他了。他儿子有三岁了吧！”雷凯，怜妃的哥哥，若他看见自己会是惊喜，还是无动于衷呢？

“当年他借助老城主的力量报了家仇，他的才智与胆识，深得老城主的赏识，不久就将城主之位传给了他，童悠，听说他的夫人可是月城第一美人呢！”

“干我何事？娜萝，你什么意思？”看了她一眼。

“没什么意思，就这么放过他，是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这就是我来月城的原因，提供点意见，怎么报复才算是彻底呢？”遇见她是额外的收获。

“当年心爱的女人落入风尘，成为勾人心魂的花魁，不知他会做何感想？”如果童悠出现在舞台上，一定会轰动整个月城的，那她夕月楼的生意不就更加红火。

“两个字，拒绝！”童悠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他还不值得她这样做。

“那直接去见他，看他如何反应。”可惜了那个不错的点子。

“没创意。”

“那就打出你‘火云’皇后，一国之母的旗号，让他直接跪在你面前忏悔得了。”

“不刺激。”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满意。你想怎么样？”娜萝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我要让他活在痛苦的深渊中，这一世都别想获得救赎！”嘴角漾起的笑意令人不安！

月城行宫

大殿上灯火通明，夕月楼的姑娘们轻歌曼舞，撩人心魂，绚烂夺目的烟花映红了半边臁T鲁浅侵骼卓□馄□绶5.淖□诟吒叩谋ψ□希□:莱鲋诘乃□桥□悦枪刈5.慕沟悖□土□υ侣サ奈杓□且睬椴蛔越□亩嗫戳怂□秆邸？上B□□□涞难垌□⑽匆蛟诔∨□悦前□降难凵穸□幸凰炕汉停□炊□□永淠□□□性幼偶感聿荒头场?font color='#EEFAEE'>的2bcab9d935d219641434683dd9d18a03

他应该感到开心，应该感到满足，现在的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忠诚可靠的属下，美丽温柔的妻子，聪慧可爱的孩子，他应该是这里最幸福的人，可为什么心里没有这些应该有的感觉，反而空荡荡的，看着大殿上欢笑的人们，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开怀的笑了。他的心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爹爹，抱抱！”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他身边。淘气的神情，嘴角的笑意，令他想起了一个人，那时的她最喜欢腻在自己的怀里，可爱的模样令他着迷。

“爹爹，”看见父亲并不理会自己，他又拽了拽父亲的衣袖。

“灏儿，”雷凯回过神来，抱起了儿子，看见妻子南宫婷笑吟吟的看着自己。他看了她一眼，并没有说话，见此，南宫婷星眸黯然，他还是不愿意理会自己，就算为他生了孩子，他还是这么冷淡。难道，他还不能忘了那个孩子吗?

“灏儿，过来，别烦你爹。”她示意女仆将雷灏抱回来。

此时，殿下一阵喧哗，三个俊朗非凡的男子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雷凯吃惊的看着他们，火云国‘雪城’，‘云城’，‘雾城’三大城主怎会不约而同的出现在这里，他并没有邀请他们呀！疑惑归疑惑，他走到三人面前，“三位城主远道而来，雷凯真是荣幸之至。”

“雷城主，我们贸然前来，真是失礼！”云城城主原彻礼貌的说道。

四人一阵寒暄过后，三位城主被请入上席，人们打量起这三个身份尊贵的人物，传说中‘雪城’城主凌炎冷静沉稳，气质高雅；‘雾城’城主龙傲，心机深沉，是个难以猜测的人；‘云城’城主原彻气质谦和，仁慈宽厚。今日得见，果真如传闻中的那般优秀！

“早就听闻月城的夕月楼与众不同，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如此美妙的舞蹈还真难得一见呀，不能常常看到，还真是可惜呢！雷城主，我有个不情之请，可否将夕月楼的楼主借给在下，”龙傲说道。

“我是没有意见，不过，还得问过楼主，毕竟她才是夕月楼的主人。来人，请娜姑娘上来。”初次见到娜萝时，惊讶于她的年轻，可见过几次面以后，他就发现她是个不简单的女子，惊世骇俗的做法令他有时都不能接受，不过她大胆的做法每次都能收到奇效，否则，夕月楼的名声也不会大到连三位城主都知晓。

不一会儿，娜萝来到大殿上，美丽妖娆的她一出现就引来阵阵叹息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妩媚的女人！

“听说大人想邀我去雾城，娜萝先谢过大人。”她感觉不出龙傲对夕月楼的兴趣，也清楚的看见眼前三个人的眼里并没有惊艳的眼神，他们对自己也没有丝毫的兴趣，有趣，那他们来是为了什么呢？

“娜姑娘，没有人能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雷凯说道。言下之意，你不愿意去也没关系，他和她虽不熟悉，但他有义务保护他月城的人。

“如果娜姑娘不愿意，本城主也不会强人所难，不过，我还是要向你借一个人。”龙傲富有磁性的声音听在娜萝耳里，很是刺耳。

“什么人？”就知道他有别的目的。

“听说，夕月楼前两日来了一位倾国倾城的佳人，”龙傲笑了，可眼中一点笑意都没有。

大人的消息还真是灵通，不过，那位佳人不是我夕月楼的人，而是我的朋友，如果大人想要她的话不仅需要她本人的同意，而且还要经过一个人的准许。”原来他们的目的是童悠，这下可有趣了，如果雷凯知道龙傲想要的人就是童悠的话，会怎样呢？会不会冲冠一怒为红颜？

“谁的准许？”众人好奇那个人是谁？

“如果她本人同意了，而且雷城主也同意了，我想她会随你去雾城的，”她的笑包藏阴谋。

“为什么？”雷凯也奇怪，为什么要经过自己的同意？他和她的朋友认识吗？就算认识，也应该轮不到他来同意吧！

“因为她是纳兰童悠，四年前的小悠，”够震撼了吧！脸已经黑掉了！真是难看。

“她在哪里？”不，他再也不会让她轻易的离开了，即便要与龙傲为敌，为了她，自己可以不惜一切。因为他再也不要回到没有她的日子了。

“夕月别苑！”他们是该了断这一切了，凭心而论，当年的背叛也在情理之中，童悠太爱完美了，她眼中容不的一粒沙子。看的出来，雷凯还在爱着她，可她呢？恐怕早已云淡风清了吧！

南宫婷心碎的看着丈夫又因为那个女人而离开，今天是他们孩子的生辰呀！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下他们母子，去找别的女人，让他们母子成为别人的笑料。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洞房花烛夜被那个孩子破坏了，她的丈夫丢下新婚妻子，陪了那个孩子一夜，任凭自己独坐床头枯等了一夜，泪也流了一夜。下人同情的眼神，姐妹们讽刺的眼神几乎令她崩溃！四年了，她毫不容易才忘掉的噩梦，如今又回来了！

“失望吗？大人！”娜萝走到龙傲面前，讽刺之意溢于言表。

“可也让雷凯知道她回来了，也省的你挖空心思让他们该以怎样的方式重逢。不是吗？”龙傲不怒反笑，笑她的自以为是。

“你，你到底想做什么？”既然大家都明白一点什么，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放心好了，我们没有恶意，也只是好奇能让四王爷魂不守舍的女子到底是怎样的人？”原彻笑了笑。三年前他们就知道四王爷有了心爱之人，他为了她改变了许多，原本对权势的漠然之心在一夕之间开始变的可怕，贪婪！他到了最混乱的南部，一呆就是三年，凭借着残酷，冷血和无情，他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疆土，在那里他就是至高无上的王！他们这些儿时的玩伴惊讶于他的转变，对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女子充满了好奇心，究竟什么样的女子可以迷惑住一个本没有心的四王爷呢？听闻她离开了皇宫，他们也就来到了这里，想见见她！

“你们满意吗？”没好气的说，他们还真好意思说出来。

“我们还没有见到。”原彻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他就知道会被眼前的女子取笑，其实他觉得很丢人，三个大男人跟踪一个小女孩！要是被小四知道了，他们，嘿嘿！不能再想了，反正下场肯定很凄惨！

“想见她也可以，一人五千两银子！”赚钱的机会来了，童悠对不起了，不过她会分她一半的！

夕月楼别苑

一段二胡拉揍声从别苑深处传来，悠扬动听，令人不由自主的停下脚步，侧耳倾听！

“

离开 人离了心不开

等待 等成迫不及待

不在 是现在不在 或永远不再

越爱 越怕 坠落悬崖

难捱 自从寂寞以来 青苔把泪眼都覆盖

心海 已心如死海 浪花再不开

尘埃 却又惹来澎湃

长相思 长几个夜晚

长相思 不如长相伴 若拥抱时光太少

太短 青春多荒凉

长相思 长不过天长

长相思 太长心不安

怕就怕春光灿烂成遗憾

意难忘(怕就怕春光灿烂到最后 只剩意难忘) ”

--------《长相思》 SHE

童悠一身白衣，坐在小溪里的岩石上悠闲的拉着二胡，长裙轻滑入水，长发迎风飘扬，露出白玉般绝美的脸庞，柔和的阳光洒落在她身上，此刻的她有一种令人落泪的美丽！

一曲终了，她放下二胡，无奈的笑了笑，站起身来，该回去了！可是岩石太滑，就在她失去平衡快要滑进水里的时候，一个强而有力的手拉住了她，随即将她拥入怀里！

“谢谢你，如枫！”她抬起笑颜，可就在她看向对方时，笑容僵住了！

“小悠！”雷凯饱含深情的喊着她的名。

“放手。”冷冷的看着他。早知道是他救自己的，她宁可落入水里。

“小悠，你”惊讶于她的疏远。

她推开他，径直走回去。当她走到小桥上的时候，“我知道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违背承诺，小悠，原谅我！”

童悠停下脚步，可她并没有回头，雷凯来到她身边，与她面对面，“我后悔了，悠！我以为自己可以忘了你，可以不再爱你，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错了，这四年的每个日日夜夜，我都想念你，想念你的笑容，想念你的声音，想念你淘气的神情！悠，我爱你！”

“可我已经不爱你了！”看着他的眼睛，她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着。

“不，我不相信！悠，你是在气我的吧，”他不相信她说的。

“你听清楚了，我不爱你！雷凯，雷城主！”

“为什么？”看着她的眼神，他知道她并不是故意气自己才讲不爱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竟然为我为什么？呵呵，雷凯，你以为爱是什么？是你无聊寂寞时候的消遣吗？以你现在的身份，你够资格说这句话吗？”真可笑。

“四年前，我没有能力保护你，可是现在，我已经是城主了，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分开了。”

“那你妻子，孩子呢？你打算怎么做？”童悠看见他的面色有些难看，他应该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吧！她跟他回去，也只能如四年前一样做他的妾！四年了，他只是明白了他爱她，可还不是不懂她究竟要的是什么？所以他没有资格再说爱她。

“我，南宫婷不会是我们之间的障碍的，所以。”他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只能是妾，是吗？雷凯，你真可笑！如果我答应你，四年前就不会离开！从你答应要娶南宫婷为妻的那一刻，你就失去了爱我的资格，而我，也不屑于要拥有你的爱情。”

“你真的那么在乎名分吗？好，我给你，你跟我回去，我立刻休掉南宫婷，娶你为妻！”罢了，她想怎样就怎样，他不要她再离开了。

“呵呵，呵呵，名分，你以为我要的只是名分吗？”她笑了，笑他的自以为是，也笑自己曾经的愚蠢，竟然曾为他心动过。

“那你要什么？”他什么都可以给她。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离开你吗？为了南宫婷吗？不，不是因为她！”

“那你为了什么？”

“为了你心中的权力。在权力和我之间，你已经做好了选择，为了权力，你可以出卖自己，去娶不爱的女人；为了权力，你可以毫不留情的抛下我；为了权力，你口中的山盟海誓可以转眼间消失的无影无踪。那时的我何其渺小，就算这面容再美，再怎么吸引人，还是没有权势的魅力大，因为我不能给你权力，不能给你金钱，而南宫婷可以，所以你并不是为了她而抛弃我的，而是为了权势！我的离开并没有引起你太多的注意吧！你以为只是任性，或是故意这么做要引起你的注意，可你没想到我一走就四年，四年的时间真的很快，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家仇也报了，妻子孩子都有了。你满足了吗？不，你还是没有满足，这时候你想到了我，一个你还没有得到的女人，一个只有在你寂寞空虚的时候才能想起的女人，你以为你爱我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爱吗？”童悠讽刺的说。

“不，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是真的爱你，我承认刚开始是被权力迷惑住了，忽视了你的存在，也让你伤了心，可这并不能代表我对你的爱就是不真实的，你离开以后，我是想过忘记你，可我做不到，

爱你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你并不是我寂寞无聊时候的消遣，也不是只有寂寞空虚的时候才会想起的女人，你是我心爱的人！”他认真的说，她是误会他了，他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不堪呀！

“四年前，你为了权力而舍弃了爱情，四年后，当你站在权力之巅，俯视众生，并享受着权力带给你的荣耀与尊贵时，你可以为了爱情舍弃权力吗？”他能吗？

“我，”两者不能全部拥有吗？

“不能舍弃，是吗？在你的心中，我并不是最重要的，就算你爱我是真的，那又如何呢？”

“究竟怎样，你才会去爱？”

“他爱我胜过自己时，我也亦同样对他。”她要的是惟一，带不得半点瑕疵。

“童悠，你爱过我吗？”他真的不了解她，此刻站在眼前的人真的是那个爱笑，淘气的小悠吗？

“你曾经是我想嫁的人，”她平静的说。

“是我先放弃的，我错过了这一生最心爱的女人，悠！原谅我吧！”他知道他们不可能在一起了，还奢求什么呢？至少让她原谅他吧！

“不，我是不会原谅你的，是你打破了我对爱情美好的幻想，让我从此对爱情产生了质疑，原来爱情是经不住诱惑的。不论有多少人说爱我，我都不敢在相信了，因为我害怕前一刻还信誓旦旦的说爱我，下一秒就可以不要我，与其这样我宁愿不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两人无语，只是看着对方。

此时，娜萝带着三位城主来到别苑，打破了沉默。

“小悠，我来介绍一下，这三位是凌炎，龙傲，原彻。”雷凯的脸色很不好看，可怜呢！

“各位不用多礼，”娜萝说，言下之意，你们就不用三跪九叩了。

“见过夫人，”三位恭谨的行了礼，果然如传闻中的俊美无双，小四的眼光还真不一般呐！

“你们好！”三个俊朗非凡的男子，各有千秋。

“雷城主，在你走后，宫里传了话，我想你应该赶紧回去，”龙傲漫不经心的说着。

雷凯无奈离开，童悠径直走到花园凉亭，悠闲的坐在石凳上，轻啜了一口清茶，冰冷的目光扫向一旁的四个人。

“雾城城主龙傲，见过皇后娘娘。”

“云城城主原彻，见过皇后娘娘。”

“雪城城主凌炎，见过皇后娘娘。”三个人单膝跪下行礼。

“起来吧！三位城主不必多礼。”童悠看了一眼娜萝，娜萝心虚的笑了笑。

“谢娘娘，”

“三位城主来此有何事？”童悠问。

“还不是为了一睹你的风采，三位可是仰慕你已久了，”娜萝走到童悠背后，拥住她，在她耳边低语。

“少犯贫！”童悠没好气的说，眼前的三位可是火云的传奇，她虽然没有见过他们，可有关于他们的事，她还是听了不少。娜萝说的理由，无法令她信服。

“娜姑娘说的是事实，我们三位的确仰慕娘娘已久，来此也只是为了见娘娘一面。”龙傲看着童悠，她的确有魅惑人心的资本。

“我的魅力有这么大吗？”童悠自嘲的笑了。

“夫人，七殿下的飞鸽传书。”月舞看了一眼龙傲，他们来此做什么，王爷知道吗？

“既然三位城主是来看我的，那现在也看过了，你们也请回去吧！”童悠站起来，接过月舞手上的纸条。

“臣等恭送娘娘！”三人行礼。

看着童悠离去的背影，娜萝笑了笑，“满意你们看到的吗？”

“看来，那万两银子没有白花。她是个难得的美人！”龙傲站起来，坐在石凳上。

“倾国倾城！”原彻赞同同伴的意见。

“可她的心却在黑暗中哭泣！”凌炎的话让两人不解。

娜萝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凌炎，他怎能看穿童悠的内心？看着他平静无波的眼神，她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世人皆称雾城城主龙傲心思难测，而眼前这个优雅冷静的男子比之龙傲，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而他们口中的四王爷与童悠又有什么关系呢？

雷凯回到行宫后，接到下人禀告，四皇子将会在明日到达月城，原因不明。雷凯百思不得其解，他与四皇子之间毫无来往，四皇子为什么会到月城？还有三位城主莫名的到访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听说四皇子和三位城主关系密切，当年这三座南部的城池主人并不是他们，直到叛军作乱，三座城失守，四皇子到南部平叛，三人因立下赫赫战功，皇上特将三城恩赐于他们。四皇子在南部的铁血统治，他虽没有亲眼所见，可他也听过不少有关于四皇子的传闻。现在的南部就是他的天下，那里的百姓视他如神明，虽然他手段严酷不近人情，可就在他这样的治理下，南部的混乱局势得到了控制，百姓原来颠沛流离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各行各业也日益繁荣。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和三位城主的到来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深夜 夕月楼

童悠和娜萝坐在花园凉亭中，一齐赏月，品茶聊天，悠然自得。

“今后有什么打算？真的在外游荡一年，然后回去做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吗？童悠，我不信你会妥协。”坐在摇椅上的娜萝看着趴睡在自己膝上的童悠。

“不妥协又能怎样？皇上能放过我吗？如果早一点遇见你就好了，娜萝你说我该怎么办？”她失神的看着不远处的花。

“爱情是不能勉强的，你说实话，你爱皇上吗？”把玩着悠美丽的长发，真是柔顺！

“爱？皇上？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宠我，放纵我的任性，而我接受他给予的一切，却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心安理得吗？我还真佩服皇上，他没有被你搞疯掉，还真是一个奇迹！”

“娜萝，我想回家！我想哥哥了！”那个视她如宝，爱她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哥哥呀！此刻的他在做些什么呢？会不会忘了她！

“我怀念他的笑！为什么只想哥哥，你老爹对你的宠溺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皇上与你老爹比的话，可真是小巫见大巫，我从没见过他对你发过脾气，宠爱之心令我都嫉妒，我老爹可没这么好。只会对我吹胡子瞪眼！”童悠的老爹可真是男人中的极品，俊美多金，童悠的美就是最好的证明，她从没见过有哪个父亲与儿子站在一起时，不象父子，到像兄弟的，童悠他们家的就是如此，有一次童悠的父亲去学校开家长会，当众人得知他竟然是悠的父亲时，惊讶的模样令她现在想起来都觉的有趣。谁会想到看起来年轻的他竟然是个十四岁女孩的爹。惊讶过后，在场的女性还是被他优雅的气质，绅士般的风度，温柔体贴的神情所吸引，也不顾自己的已婚身份，芳心暗许，可惜他的眼中只有童悠的存在，无视各位女性的媚眼传情。

“你喜欢我老爹吗？”嫉妒？虽然知道老爹的魅力无限大，但娜萝也喜欢他是不是有点夸张。

“拜托！我可没有恋父情节，再说你老爹情妇何其多，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成为他最后一任，”白了她一眼，也真亏她能说的出来。

“他的心从没在哪个女人身上停留过太长时间，我母亲亦是如此，痴恋他一生，也还是得不到他的心，就连一句承诺都没有，最后郁郁而终，可悲！恐怕这辈子也不会有女人能得到他的心了。”对于母亲的痴心，她从来都是嗤之以鼻，在母亲身上，她看到了无奈，痛苦，绝望，所以小小年纪的她虽不懂爱情，却知道不能轻易的爱上一个人，更不能轻易的交出自己的心。

“那不一定，童悠！至少对你，他还是？算了。”意识到自己说多了，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怎么了？”她抬起头，不解的看着娜萝。

“你就像小说里的魔物，美丽而危险！爱上你，是痛苦而甜蜜的！”娜萝复杂的看着她。就算她再危险，那些爱她的人都会不惜一切去接近她，即使会触动天理而被罚下地狱！也还是会毫不忧郁的爱着她！

两人一阵沉默，童悠看着她，想从她眼里看出一些端倪出来，可她隐藏的太好，童悠猜不透她的心思，只得轻叹一声，“你究竟隐瞒了什么？”

“你不知道比较好，好了，已经很晚了，我也要去补眠了，缺觉可是美容的天敌，别胡思乱想了，快回去睡吧！”揉了揉她的发，娜萝起身离去，她不会让她知道那个秘密的！也许这个秘密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逐渐遗忘吧！

童悠没有回房，而是坐在娜萝的摇椅上，看着天上的月亮出神，自己真的别无选择了吗?

月城行宫

当雷凯看见四皇子北皇绝时，他还是楞住了，虽然早听闻四皇子是个绝色美少年，内囊延凶急福□□缃窦□耍□□故蔷□扔谒幕首拥娜菝玻□□故堑谝淮慰吹饺绱艘□鄣娜耍□□牢匏□牧沉钊四岩酝□常□绱嗣赖娜苏娴挠肽歉龃□胖胁腥涛耷榈娜耸峭□桓鋈寺穑?font color='#EEFAEE'>的4734ba6f3de83d86

“雷凯见过四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起来吧！”北皇绝看着眼前这个俊郎的男子，他就是悠爱的那个人吗？一股怒气油然而升，可脸上的神情还是那么冷凝，不可接近。

“谢殿下，不知殿下到月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本王是来接王后的，”他没有说皇后，而是王后，在他心中，她就是他惟一的王后。

“皇后娘娘来到月城了吗？”他奇怪这么大的事情自己竟然不知道。

“凌炎他们已经去接她了，相信不久你就能见到她了。”他这次来，是来带走她的。

此时，下人禀告三位城主来了，雷凯有些好奇的看着来人，当他看见童悠的时候，他怔住了，皇后？小悠？不，这怎么可能？他不信。

北皇绝看见龙傲似笑非笑的神情时，他不悦的皱了皱眉，扫向他们的目光更加冷凝，可他看见他朝思慕想的人时，一向冰冷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笑意，他的悠啊！走下大殿，来到她身旁，“我来接你回宫。”几日不见，她出落的更美了，天知道他要有多大的定力，才能控制住自己不去抱她。

“皇上没有告诉你，我一年后才会回宫吗？”当龙傲告诉自己四皇子在月城行宫等她时，她就觉得奇怪，可一想到当雷凯知道自己的身份时，该是如何的惊诧！她就毫不犹豫的来了。

“我知道，可你不得不回宫。”

“为什么？”难道他后悔了？不，这么多年他都等了，他不会在乎这一年的。可又有什么理由让她非回宫不可呢？

“父皇驾崩了！”这句话惊的在场的人都傻了！

一阵沉默，大厅安静的连众人的呼吸声都听的清楚，泪沿着眼角划过白皙的脸庞滴落在光洁的大理石地上，童悠失神的看着眼前的男子，那个宠她胜过一切的皇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满脸笑意的皇上已经不会再看见了吗？

“再也看不见他了吗？”声音沙哑的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是她发出的。

“是。你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了，”他不会让她有机会见到北皇真一的，即使死去。

“你不用接我回宫了。既然皇上已经不在了，我也没有必要回去了，”这算是上天给她的恩赐吗？她解脱了不是吗？她该高兴的，可为什么她会有种痛彻心扉的感觉？为什么泪水止不住呢？

“跟我回去吧！”她眼中的泪水刺痛了他的心。

“不！”

下一秒钟，童悠在人们的惊呼声中被拉进了北皇绝的怀里，

“我不想听见你说‘不’，我再也无法忍受你的疏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想抱着她。

众人惊鄂的看着眼前的两人，天啊！这算什么？皇上刚驾崩，这边就上演一出皇后与皇子之间的感情戏，这也太大胆了吧！

“放开我！”冰冷的声音从他的怀里传出来。

“我说过，我回来就是为了要回水晶，而你就是我的水晶，你曾经问我想要什么？我告诉你，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你。”他深情的告白并没有打动她的心。

“我不爱你，”又一个说爱她的人，多可笑！

“因为他吗？”北皇绝看向雷凯，嫉妒让他的心已经彻底扭曲。在这个世界上谁阻挡他得到纳兰童悠，他就杀谁!北皇真一阻止不了,雷凯更阻止不了,即使他是她爱着的人!

“不，我谁都不爱。请你放过我。”他想要干什么，看着他眼里骤起的杀意，她的心开始不安。

“杀了他！”北皇绝看向如枫，他要他杀了雷凯。

“不，你不可以。如枫，你不能。”童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死，即使他曾经伤害过她，打破了她对爱情的幻想，即使她想报复他，让他痛苦一辈子，可是她不愿看到他死去，在自己的眼前的死去。

如枫的眼神绝望悲哀，杀了夫人爱着的人，她一辈子，不，恐怕生生世世都不会原谅自己了，四王爷，你够狠！

雷凯怎么能乖乖就范，他唤着侍卫准备反抗！可惜月城早已被四王爷的人占领了，雷凯也只剩下几个贴身护卫了，很快，雷凯被如枫看出了破绽，桄榔一声，雷凯的剑被挑了出去，如枫的剑抵在了他的眉心。

“不，你不能杀他。如枫，你不能。”使劲推开北皇绝，她要阻止悲剧的发生。

“好好看着他是怎么死在如枫的剑下的，”北皇绝拉住她，在她耳边温柔的说着。他要她彻底死心。

“不，王爷，我求你，放过他，我求你，我跟你回宫，我会跟你回去，只求你别杀他。”她绝望的跪了下来，只求他别杀雷凯，她不想有人因她而死啊！即使那个人不是雷凯。

“啧啧！还说不爱，你紧张的神情出卖了自己，你为了他求我，我从未见你求过人，你却为了那种人跪下来求我，他有什么好，他比我还爱你吗？”他摇晃着她的身子，他不能忍受她还爱着他的事实，不能，他的心此刻充满了怨恨与嫉妒。

“我什么都答应你，什么都答应。”

“太晚了，他必须死！”他拉起跪在地上的童悠，抱着她，一手抬起她的下颚，逼她看着雷凯。

雷凯看着他心爱的人，原来死亡离自己是如此的近，他不怕死，只怕再也见不到童悠了，看着童悠为了自己抛开自尊，跪下来求四王爷，他也该知足了。此时如枫的剑没入了胸部，“不————”童悠闭上了眼睛，“如果你想让他的尸体喂狗，就闭着眼睛吧！”北皇绝在她耳边低语，她的黑眸惊惧的睁开，只见趴在地上的雷凯浑身是血，他吃力的想爬到她的身边。每挪动一步，地上就留下刺目的鲜血。

“悠，你原谅我吗？”雷凯想得到她的原谅！

童悠含泪点头。

“这辈子你爱过我吗？”他的泪悄然滑落，还差一步了！他就快要到她的身边了，可是他也已经没有力气了，上天啊，求你了！请别让

他现在就死去，他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跟她说。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伸出左手想抓住她的衣裙。

她点了点头，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咳咳，我是真的，真的，爱。”话还没说完，他的手便无力的垂了下来，永远的停止了呼吸。

如枫木然的看着这一切！他的心也死了！

童悠捂住脸失声痛哭！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崩溃了，晕到在北皇绝的怀里！

“这就是你爱她的方式吗？这样只会把她逼疯，你的爱太残酷！”一直冷眼旁观的凌炎讽刺的看着北皇绝，他已经疯了！童悠已经被他拖进了地狱！

京都 皇宫 御花园

再次回到生活了四年的地方，却已是物逝人非了！童悠自那天起再也不说话了，只是静静的坐在湖边看着天空，好象这个世界上已没有她值得关心的事情了，北皇绝心痛的看着她日益消沉，却丝毫没有办法！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月舞叹了一口气，“姐姐，今天好点了吗？”月夜来看童悠了，她再也不理他了，四哥带她回来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空洞无神的目光，毫无生气的神情让他难受。

“还是这个样子。殿下，你跟她说一会话吧！”月舞离开，只留下他们两人在一起。

“姐姐，你为什么不说话了？是因为四哥吗？”月夜看着她，四哥做的太过分了！姐姐就像变了一个人。

“唉！我知道你很气四哥，可是你并不知道四哥他有多爱你，如果你知道了，你心里应该会好受一点吧！”看着她无动于衷的表情，月夜难过的想哭呢！他坐在草坪上，看着碧蓝的湖水，开始说道：“四哥的出生其实并不受欢迎，他母妃是个野心极大的女人，一心想要登上后位，她的自私，贪婪让人厌恶，所以宫里的人都讨厌她，恨巫极巫，

他也被讨厌着，他的母亲并不把他当儿子看，他只是她登上后位，讨好父皇的工具罢了。不管宫里的人如何对他，母亲如何的忽视他，他都丝毫不在意，也莫不关心，只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渐渐的，他的才华，他的睿智一一展现出来，父皇开始注意到他的存在了，他要栽培四哥，让他可以成为一代明君！可他并不关心皇位，也不在乎，任何事情他都漠然对待，父皇为他的冷情而头痛！他实在是太冷了！任何想接近他的人都会被他冻伤，除了龙傲他们三个人，他没有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时，也都是他们先开口，否则他从来不会主动说话。他们都说他是千年不化的冰山，这个世界上也不会出现融化他的人了。可是后来，你出现了，四哥爱上了你，他想要得到你，为了你，对权势漠然视之的他开始了权力之争，为了你，他不惜一切来到混乱的南部，为你打造一个新的王国，为了你，他不惜背负叛逆弑父之罪。姐姐，我是该恨他的，因为他让我失去了父亲，可是我根本恨不起来，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姐姐，他爱你胜过生命！”没有人会比四哥更爱姐姐的！

“他的爱我要不起！”童悠缓缓的说着。

“姐姐！”月夜惊喜的看着姐姐，她终于说话了。

“月夜，你不希望姐姐痛苦是吗？”

“是的，姐姐！”月夜点了点头，

“帮我离开吧！”离开这个令她窒息的地方。

月夜楞住了，“休想离开我，童悠。”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

月夜看到四哥原本俊美神采飞扬的容颜此刻惨白的看着他们，姐姐痛苦，他亦不好过啊！他们为什么不能相爱？这样两人也会少受些苦吧！

童悠看见他，像见了鬼一样，她躲在月夜的身后，不敢看他，北皇绝浑身一僵，她怕他！心痛的厉害，这个世界上，他可以负尽天下人，但她是他惟一不会去伤害的人，他也可以像父皇那样宠她，放纵

她的任性，也能像月明那样温柔的对她，只要她能爱他！可如今，她却害怕见到自己，在她眼里他什么都不是吗？甚至连月夜都比不上？

嫉妒，怒气，痛苦充斥着他的心，他拉过童悠，不顾她的挣扎将她带回‘静心宫’。

看着离去的两人，月夜叹了一口气，爱情使人疯狂！但愿自己的爱情不要这么刺激！

‘静心宫’

童悠蜷缩在床的角落，而北皇绝坐在床边，就这样静静的看着她，“看着我，”

童悠没有理会他，“看着我，好不好？”他托起她的头，将她的脸捧在掌心，求着她，希望她能睁开眼睛看自己。

他在求她吗？语气如此的哀伤，童悠不由自主的睁开了眼睛，她怔住了，在他充满爱意的眼睛里，只有她的倒影，只有她一个人，不，别用这种眼神看着她。

“纳兰童悠，我爱了你很久了，三年前的相遇就注定我们要纠缠一辈子。你一定不知道我有多爱你，连我自己都不能想象。三年前的那一晚，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吧！知道吗？那个人是我，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来看你！你的容颜，你的发，你的身体，你的心都是属于我的，可你竟然对父皇笑的那么开心，那一刻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我想让你痛苦，让你不要对他笑。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我竟然亲手伤害了你，因为嫉妒！”他差点要了她的命，看着她了无生气的模样，他的心沉入谷底。

童悠使劲推开他，一心想要逃离他的身边，原来那个人是他，那充满恨意的眼神，那至今让她时常做噩梦的一剑，竟然是他，这个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人。他是恶魔，是来毁灭自己的恶魔，她要离开。

她还没有爬下床，就被北皇绝从身后抱住，他的手轻柔的抚着她美丽脸，而她的泪水滴落在他的手背上，她怕他呀！

“别怕！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为了不再伤害你，我逼着自己离开，去了南部，这三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我都思念着你，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可是我对你的爱日益加深，每夜看着你的画像，我才能入睡。童悠，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他亲吻着她的发。

“可是，我，我不爱你呀！啊，痛！”她哽咽的说，颈边传来的疼痛让她喊出了声，可怜的模样令人心疼。

“我已经不在乎你爱不爱我了，只要你能留在我的身边，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听到刚才的话，那会让我疯狂，三年前的那一幕我不想再让它发生，所以别试图激怒我，”他温柔的话语令童悠更加恐惧。

“悠，我爱你，”他吻干她脸上的泪水，然后轻吻她的唇，借由吻来传达他对她的爱意。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她实在受不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了，她挣扎着，反抗着，一心想要离开他，离开这里，只要看不见他就好！

然而她的挣扎却激起了北皇绝的狂热和欲望，他将她压在身下，轻松的将她抗拒的双手举过头顶压制住，他轻抚着她绝美的容颜，抗拒不了诱惑，他火热的吻落在她脖间滑嫩的肌肤上，并一寸寸下移，身上的衣服被扯落到腰际，柔软白皙的身子也曝露在空气中，北皇绝的黑眸变的深不可测，在她耳边诉说着爱意，“我爱你，悠！别离开我，你是我的，永远属于我，谁也不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不要，求你不要。”破碎的声音也阻止不了陷入疯狂的他。

他低头吻住了她的唇，他不想听到她说不，血从两人嘴边流出，也不知是他的还是她的，亦或是两人的。

不在预料中的疼痛让他松开了她，她推开了他，跌跌撞撞的跑向寝室门口，只要出了那道门槛，如枫就会来救她的吧！

可是，她衣裳不整的跑到温泉边，看见如枫就在不远处时，她扬起诚心期盼的笑容，紧张的心也因他的存在而松懈下来，脚一软，她跌倒在泉边。

“救我，如枫。”她伸出手向他求救。

而如枫面无表情的看着她，没有任何举动。

“他是不会救你的。你别奢望了。”身后的声音令她颤抖，为什么不救她？为什么？他是她的护卫呀！

“他不会违抗他的主子的，那夜他并不在醉月楼，而是在殿外，那夜他都没有救你，你又奢望他现在来救你吗？傻孩子，别再逃了！你逃不开了！”他抱起她，残忍的说着。

“为什么？为什么？”童悠也不挣扎了，她只是看着如枫，他说过要保护她的，可他却骗她，为什么？为什么要骗她？

如枫看着他们离去，哇的一口，血喷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衣襟。他说过要保护她，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痛苦，而他却什么都不能做。痛！他捂住心口，疼痛使他单手撑剑跪在地上，左手捂住了脸，血与泪透过指间滴落在沙土上。

粗重的喘息声与细碎的呻吟声逐渐平息，枕上披散的黑发交缠在一起，散落一地的衣服，宫内弥散着浓浓的欢爱气味，北皇绝哄着怀里的人安睡，累坏了的童悠沉沉睡去！望着她的睡颜他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满足！他不会让她离开了！

当童悠醒来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了，她艰难的坐起身，脚边的的凉意让她看到，不知何时，脚上的水晶环上连接了一条足够细长的水晶链，而水晶链的另一端被锁在了床柱上，她被他锁住了。她无力的笑了笑，怕她逃吗？这里全是他的人，她逃的掉吗？就算逃走了，她又能去哪呢？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可以信任了，如枫和月舞竟然是他的人，她却像个傻瓜一样信任他们，可到头来还是被他们出卖了，皇上和雷凯也死了，月明也下落不明，以北皇绝残忍的个性，他怎么会留月明一条命呢？还有谁能救她？还有谁可以信任呢？此刻的她好想回家呀！

一个月后‘静心宫’

童悠坐在温泉边的石阶上，看着天空，她已经成为北皇绝的禁脔了，夜夜的缠绵，禁锢的自由，她是他专属募伺□::凳裁窗□□□荒苊挥兴□□□怂□幌6磺校□□瞧□说模::□□靖芯醪坏剿□陌□猓□□□□牟皇前□□□强志澹∈裁词前□克□□揪筒欢□□□皇撬□褂□墓ぞ撸⊥□频睦嵛奚□尴 5. 穆湎拢□饩褪撬□陌□穑?font color='#EEFAEE'>的a516a87cfcaef229b342c437fe2b95f7

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她模糊的视线，他单膝跪下与她平视，看着她泪眼婆娑，他拿出锦帕温柔的擦干她的泪，“想离开吗？”柔和的声音令童悠的心莫名的平静下来。

“你想要什么？凌城主。”除了这个身子，她一无所有。

“爱情不是占有，我什么都不要，虽然渴望得到你的心，但我不想让你悲伤，也不想让你痛苦，我只希望你能幸福。娘娘。”凌炎笑了笑，她瘦了很多。

“我能相信你吗？”帮她解脱，又将她推入另一个陷阱？她该相信他吗？

“别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相信我一次，好吗？”看出了她的想法，凌炎真诚的看着她。

童悠看着他，站了起来，水晶链也因她的移动而发出声音，她缓缓解开自己的衣裳，露出白皙柔滑的身子，雪白的身躯上布满了青紫的吻痕，腹部那道可怕的伤口狰狞的出现在凌炎的眼前，“这个被他抱过的身子，你还要吗？”她颤抖的说着。她不相信他会不介意。

凌炎向来优雅沉着的面容首次崩溃，北皇绝那个混蛋！他竟然将她锁起来。他对童悠的伤害他一定不会饶恕他的！他捡起她的衣裳，帮她穿好，“我知道你的心被他伤的很重，也很难再接受我。所以直到你愿意为止，我都不会碰你，就算一辈子都不能碰你，我还是爱你！”这是他的承诺。

“凌恋儿是我的真名。”童悠的心因他的话而温暖。这是他们的第三次见面，他说爱她！她愿意相信！

“我们重新开始吧！跟我走吧！”她告诉了自己真实姓名，是不是代表他有希望呢！

童悠点点头，她愿意跟他离开，与他重新开始！

当凌炎斩断水晶链，准备带她离开时，如枫挡住了两人的去路，如枫眼神复杂的看着他们。

“如枫，我不想伤你，请你让开！”凌炎将童悠挡在身后。他不想杀人，可为了童悠，他愿意放弃坚持多年不随便杀人的原则！

如枫没有说话，他举剑便刺，招招致命！凌炎欣然应对，轻松化解他的招式，两个人的武功势均力敌，谁也讨不到半分便宜。如枫虚晃一招，退出战圈，他收回了剑，冷然说道：“你们走吧！”

凌炎别有深意的看了他一眼，然后带童悠离开！在童悠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请多保重！夫人。”如枫的话让她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再也没有回头，与凌炎离去！

“哥，你疯了，主子会杀了你的。”月舞想追上去却被如枫拦住了！

“再杀雷凯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生与死他都已经不在乎了，夫人，快逃吧！逃的越远越好，凌炎会好好保护你的，他也会让你幸福的，只要你幸福，那什么都不重要了！

一匹白马飞驰在森林小道上，迎面吹来的劲风吹的童悠几乎睁不开眼睛，她将头埋进凌炎的怀里，听着他的心跳，他的怀抱让她觉的温暖！

她的主动亲近让凌炎的心也暖了，他抱紧了她。可惜这温馨的一幕看在北皇绝的眼里却是刺眼至极！龙傲和原彻诡异的神情让他不安，他匆匆回静心宫，却发现童悠已经不见了。这都是凌炎搞的鬼，让龙傲和原彻拖住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带走悠。哼！他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的！凌炎，是你逼我杀你的！

北皇绝手持弓箭，瞄准了凌炎。离了弦的箭朝凌炎飞去，童悠的心没来由的慌乱起来，她抬起头却看见北皇绝的箭瞄准了凌炎，不，

她不能让他再伤害别人了，她奋力推开凌炎，独自承受了那致命的一箭！箭穿过了她的身体钉在了树上，童悠的长发飘散开来，迎风而舞，她的身子因外力的作用而被高高抛起，随后飘然落下，鲜红的血，在白衣上迅速蔓延开来！

“不——”凌炎撕心裂肺的声音令龙傲他们都觉得心痛！他抱起童悠，点住了她的穴道，让她服下回魂丹，护住她的心脉。

“你，没事吧！”她再也不要看到有人为她死了，她也想保护他呢！

“没事，我很好，”他真该死！没有好好保护她，却让她受了这么重的伤！

“没事就好，我也能保护你呢，咳咳，凌炎，带我离开！”童悠吃力的说着。

“我带你离开，别睡，求你别睡！跟我说话，求你了！”凌炎的泪滴在她的脸上。

“别哭，凌炎，我会难过的，我不睡，不睡！我告诉你我的事吧！”她缓缓的说着。

北皇绝茫然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他竟然再一次的亲手伤了她！伤了他最爱的人！

“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哥哥说我是个淘气，任性的孩子，从来都不会为别人着想，只想着自己开心就好，我很自私呢！我不能容忍别人的背叛，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不可以。这样的我你还要吗？”她感觉生命再一点一点的流逝。凌炎，别为她难过了，她不值得的！

“我要，不管你来自哪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要你，我只要你一个，所以别丢下我。”他抱着她来到了悬崖边。

“对不起，凌炎，不能陪你了，如果早一点遇到你就好了，你会是一个很好的丈夫的，真羡慕你未来的妻子！忘了我吧！”他们注定有缘无分了！

“不，没有别人，我的妻子只有你一个人，你死，我决不独活！”他坚定的说着。虽然他们只有三面之缘，可她在自己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他爱她至深！

“你真愿意和我一起死吗？”童悠看着凌炎！这个总是沉着冷静如神的少年，此刻却为她哭的像个孩子！她应该是幸运的吧！直到逝去，他都会陪着她，不让她孤单的吧！

“上天黄泉我都跟着你！”清朗俊雅的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仿佛能与少女共生死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

少女笑了，“如果真的有来世，我愿意成为你的妻！”

少年闻言紧紧搂住她，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第一次轻喊她的名，“恋儿，无论来世，我都会一直跟着你，生生世世，”

两人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跃下山崖，“不——”俊美如天神的少年绝望的呼喊也换不回两人，也跟着跳了下去。

“皇上！”空旷的山谷中回荡着侍卫们的呼声。

童悠看着手里的那碗药，夜夜的纠缠，恐怕腹中早已有了他的骨肉，她该留下这个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吗？看着镜中的自己，她苦涩的笑了，她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孩子一旦出世，就会成为北皇绝威胁自己的最好理由，不，她不能生下他。对不起，我不能留下你！抚着自己的小腹，她的泪滴在药碗里，闭上眼睛将药一饮而尽！

“你喝了什么？”北皇绝一进来就看见她含泪饮下碗里的黑色汤汁。

童悠不想理会他，腹部传来的阵阵痛楚让她无力再去应付他，此刻她只想睡去，睡了就可以忘记现在的痛苦，忘记他的存在！

“月舞，来人呀！”他看着她痛苦的皱着眉，腿间流出的血让他慌乱无措。

“王爷，啊，夫人！”月舞被吓到了，夫人她。

“她喝了什么？说。”她最好祈祷悠没事！

“夫人，她，她喝了堕胎药。”惨了，祸闯大了，她实在受不了夫人祈求的眼神，心一软就向御医要了堕胎药，她还自我安慰呢，万一夫人没怀上王爷的孩子，那药应该对夫人没什么影响吧，可是，夫人真的有了身孕，完了！王爷会杀了她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喝？你不知道它会要了你的命吗？”她恨他恨到连命都不要了吗？

“如果能离开你，什么都不重要了！”看着他受伤的眼神，她笑了！

“真的那么想离开吗？连孩子都不要了，连命都不要了吗？好，很好。既然第一个孩子没有了，那现在我要你给我第二个孩子！”她的笑深深的刺痛了他，要下地狱一起下吧！

他将她拉上床，撕扯着她的衣服，火热的嘴唇吻着她，他想将她揉进自己的身体，永远不放开！

“王爷，皇后小产了，不能，不能行房事！”一旁的太医焦急的说着，皇后的气息已经不稳了，如果再不救治，恐怕小命都会没有，到时等王爷清醒过来，他们也别想活下去！

“王爷，求你住手！夫人，她。”月舞跪了下来，夫人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王爷还这样对她，实在太过分了！

“滚，都滚出去！”此刻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的眼里只有她，只有她纳兰童悠的存在！

“王爷！”他们只得离开，怎么办？有谁来救救皇后，王爷已经失去理智了！

“这就是你的爱吗？”童悠冷冷的看着他，这就是他爱的表现吗？

望着她冰冷绝望的眼神，北皇绝的理智稍微清醒了，衣裳半褪的童悠面色苍白，眼角盈盈的泪光，整个人毫无生气，他又伤害她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之间除了争吵就是彼此伤害？他真的不想伤她的！无处宣泄的痛苦让他发了疯似的砸了寝宫内一切能砸的东西，‘劈里啪啦’的声音令在外面的人心惊胆跳！

“你休想离开我，这辈子注定要和我纠缠一生！童悠，别再激怒我了！”说完推开门，冲了出去。

月舞他们赶紧进去，顾不得一地的碎片，月舞看着童悠狼狈可怜的模样，再也忍不住了痛哭失声，“夫人，你这又是何苦？”

童悠无神的看向门口，谁来救她！她快要崩溃了！

北皇绝来到湖边，这里曾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碧兜暮□□镉吵隽送□频男α常□□唤□□榈那峄剑骸坝疲 ?font color='#EEFAEE'>的d6c651ddcd97183b2e40bc464231c962

他来到湖中央，想拥住她！

不料，幻影中的她笑意顿逝，冷凝的说：“如果能离开，什么都不重要了！”

“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那么爱你！爱的连命都不要了，你却不屑正眼看我，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他冲着天空大喊，溅起的湖水洒落在他身上，脸上的水也不知是湖水还是他的泪！

四王爷与皇后之间的事已经传遍了朝野上下，由于反对四王爷支持太子的人早已被除掉了，而现在的朝臣都是四王爷的心腹，所以并没有人站出来指责他们。北皇绝虽然还没有正式登基，但现在火云已在他的掌控之中了，他为童悠创造了一个新的王国，新的火云！他要所有的人都知道，纳兰童悠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北皇绝为了童悠十八岁的生日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他邀请了夕月楼的楼主娜萝，她的到来，悠会高兴的吧！

大殿上，夕月楼的舞者们尽情的表演着，婀娜的舞姿令人沉醉，可惜，在场的人都心不在焉的看着她们的舞蹈，他们今天的重点可是四王爷和皇后啊！传闻，王爷爱极了皇后，他们还真想看看一向冷酷的王爷为了爱会变成什么样？

童悠被北皇绝拥在怀里，还未康复的身子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她静静的靠在他胸前！北皇绝轻柔的托起她的小脸，无限眷恋的看着

她，“累了吗？”

童悠摇了摇头，她看向娜萝，娜萝则担心的看着她，他们之间的事情从龙傲那里她也听说了不少，可怜的童悠！那个四王爷看来是爱惨她了，可惜，他并不是悠喜欢的那一型，他们之间的情路难走啊！

“民女娜萝恭祝皇后娘娘与王爷百年好合！”娜萝举起酒杯站了起来。悠，忍耐吧！别在做无谓的反抗了，那只会让你更加痛苦，更不可能从他身边逃开！

“娜姑娘，谢谢你的祝福，我和悠会幸福的！悠不能喝酒，我替她喝了！”北皇绝因她的话心情愉悦！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王爷如此疼爱娘娘，可真是娘娘的福气呀！”娜萝很狗腿的巴结道，气的童悠差点没背过气去，她就是这么帮自己的吗?

第一个开始巴结，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众人都争先恐后的向北皇绝和童悠祝贺！场面极其热闹！

北皇绝没有理会他们，他只是看着童悠，他撩起她的额发，久久贴着那光洁白皙的前额！他的悠啊！

“很久没有听见你唱歌了，娜萝。”童悠缓缓的说着。连她都出卖她！

“很荣幸为皇后娘娘与王爷唱歌，问情应该很适合你们吧！”别瞪着她了，你以为她愿意这样做吗？她现在可是站在他的地盘，不低头不行啊！童悠，你别怪我！

“ 细雨飘，清风摇，凭借痴心般情长；皓雪落，黄河浊，任由他绝情心伤；放下吧，手中剑，我情愿；唤回了，心底情，宿命荆，为何要，孤独绕，你在世界另一边；对我的深情，怎能用只字片语，写得尽…写得尽，不贪求一个愿；又想起，你的脸，朝朝暮暮，漫漫人生路；时时刻刻，看到你的眼眸里，柔情似水；今生缘，来世再续，情何物，生死相许；如有你相伴，不羡鸳鸯不羡仙……情天动，青山中，阵风瞬息万里云；寻佳人，情难真，御剑踏破乱红尘；翱翔那，苍穹中，心不尽；纵横在，千年间，轮回转。为何让，寂寞长，我在

世界这一边；对你的思念，怎能用千言万语，说的清……说的清，只奢望一次醉；又想起，你的脸，寻寻觅觅，相逢在梦里；时时刻刻，看到你的眼眸里，缱绻万千；今生缘，来世再续，情何物，生死相许；如有你相伴，不羡鸳鸯不羡仙……”————《问情》

一曲终了，在场的人都还未回过神来，真是太有意境了，歌声美妙绝伦！真不愧是夕月楼的楼主呀！

“我累了，想回去了！”闭上眼睛，她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今天的宴会，娜萝的到来，她说的话，她的举动，就是为了让她清楚这个世界上她再也逃不开他的控制了！北皇绝，这一切都是在你的算计之中，是吗?

北皇绝抱起她，离开！众人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无不感叹，王爷对皇后的深情！那种温柔的眼神，怜爱的举动，无不时刻提醒着他们：皇后在王爷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一个美丽无双，一个俊美绝伦！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啊！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想的，在他们背后有一双充满嫉恨的眼睛看着他们离去。

“我不想回宫，”她不想回到那个冰冷的地方，然后再被他锁住。

两人来到了第一次相遇的湖边，北皇绝抱着她坐在湖边突起的岩石上，碧蓝的湖面因微风而返起阵阵涟漪，温柔的阳光洒落在两人身上，美丽耀眼的令人舍不得移开视线，害怕一眨眼，两个如神仙般的人就会消失不见了！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相遇？”她平静的说着。

“这应该是上天的安排吧！”他抚着她秀美的长发，他们如此安静的对话真的很少。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美丽的容颜也不复存在了，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他爱的恐怕也只是这副美丽的身躯吧！

“我也老了呀！到那个时候，你还会像现在这样恨我吗？”他笑了，她以为他的爱那么肤浅吗？她的一切他都爱着，爱让他疯狂！就

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爱她？只要想到她，只要见到她，他就觉的满足，就算失去一切，只要她在他的身边，那就够了！

“我们会相爱吗？”在经过这么多后，她会爱上他吗？真是可笑，他们之间连孩子都有过，现在却在这里讨论爱不爱？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好好珍惜你的，不会再让你受伤，不再让你痛苦，不再让你流泪！只要你肯爱我，什么我都可以放弃！包括皇位。”答应他吧！他真的很爱她！愿意为她放弃一切。

“你愿意给我自由吗？”除了自由，她什么都不要。

“不，除了这个，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一想到她会离开，他的心一阵不安！

“我们注定彼此憎恨！”他让她得不到渴望已久的自由，她会让他得不到他渴望的爱情。

“为什么不愿意给我爱？为什么连一次机会都不肯给我？为什么？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深刻的爱你，你感觉不到吗？童悠！回答我！”他眼神凌厉的看着她，再也控制不住怒火，猛烈的摇晃她。

“你的爱只会毁灭我，”她冰冷的话彻底浇灭了他心底仅存的一点希望了。原本还剩下一点理智的他此刻只想伤害她，让她痛苦，他将她拉下冰冷的湖水里，他拽着她游向湖底，化不开的痛苦，绝望，憎恨，爱在他心中扭成一团，看着她难受的模样，“痛苦吗？我要让你更加痛苦，”他将她狠狠的压在水底，如她所说，他将会彻底毁掉她！他得不到她的爱，别人也休想得到！恨吧！一心一意的恨吧！至少在她心中，她会一直记住他！就算他们之间只会彼此伤害，彼此憎恨，他们都会纠缠一生！就算下了地狱，他也会一直缠着她的！

静心宫 温泉

美丽的樱花树错落有致，点缀着偌大的温泉，清风拂过，片片樱花落入泉中，刈湃□□□蚓埠□□纯嗟陌□笊□痛□⑸□□唤□迷铝炼夹吆炝肆场?font color='#EEFAEE'>的28f0b864598a1291557bed248a998d

“不要了，求你，不要，”趴在温泉边的童悠哀求着北皇绝，她不是他泄欲的工具呀！

“说你爱我！悠，我要你说爱我，否则，我不会停的！”加重了力道，他在她耳边低语。

“不，”他总是这样，用卑劣的手段来逼自己说爱他。她再也不要让他得逞了，可是，身体上传来的快感让她快不能思考了！

“悠，乖！说你爱我。说完了，我就让你睡觉，好不好？”他轻轻啃咬着她的颈窝，手放肆的爱抚着她的每一寸肌肤。

“不要，你走开！走开！”她浑身颤抖，嘴里情不自禁的发出呻吟声，她热的快疯掉了。

“不乖哦！悠，”邪气的一笑，将她身子翻转过来，火热的唇吻上童悠，诱哄着她，让她坠入欲海里而不能自拔！

“爱我吗？”看着她意乱情迷的娇媚之姿，他更是欲火焚身，但他压抑着自己，只为听到那句话。

“爱！我爱你，求你别再折磨我了！”她还是臣服在他的身下了，她厌恶这样的自己。

北皇绝狂喜着，明知道这句话是假的，可是从她嘴里说出来，他还是自欺欺人的相信！

“悠，我爱你！”在最后的冲刺中，他向她吐露爱语。

一切平息后，童悠沉沉睡去，他抱起她走回寝室，看着静静睡在一旁的童悠，长发散落在枕上，还有几缕顽皮的发粘在那张让人怦然心动的恬美脸上，身上淡淡的幽香，芳甜而醉人，眉间淡淡的忧伤让他不舍！他是如此的迷恋她！也只有这个时候，她才会安静的呆在自己身边吧！如果她一辈子都这样沉睡，是不是不会离开他了呢！

月夜的出现令沉闷的‘静心宫’增添了一些欢笑，他想尽办法逗童悠开心，看着他温暖的笑容，童悠的冰冷的脸才有了几许笑意，正当月夜说的尽兴时，他的母妃兰妃闯了进来。

她柔美的脸因嫉妒而扭曲，她拉过月夜，尖锐的说：“月夜，你怎么能与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在一起呢？”她抢走了她的丈夫，现在又来抢她的儿子。

“兰妃！你大胆。”月舞看见夫人的脸惨白。

“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纳兰童悠，你为什么不去死？皇上因为你而死，你却勾搭上他的儿子，夜夜缠绵，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男人为什么都爱她？都会为她疯狂，皇上如此，四王爷更是如此！

“兰妃！”月舞加重了语气。

“母亲，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月夜尴尬的看着姐姐。

“让她说完！”童悠说着，是啊，她为什么不去死呢！

“像你这样的女人，皇上竟然视你为珍宝，你是怎么回抱他的？顶着皇后的头衔，却与皇子做出祸乱宫闱的事，现在，又来勾搭我的儿子，你太不知羞耻了！”兰妃将多年的怨恨全都宣泄出来。

“把她轰出去。”月舞急忙下令，夫人的神情有些不对劲。该死的兰妃！

“姐姐，我。”月夜为难的看着童悠，母亲太过分了，可她毕竟是他的母亲，如果四哥知道了，一定饶不了她！

“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他的！你和她走吧！”童悠挥了挥手，她现在只想一个人呆会儿，好好安静安静！

“夫人，你，”月舞担心的看着她。

“你下去吧！”她再也控制不住了，捂着脸哭了起来！不知羞耻？是啊？大殿上的那些口口声声祝福他们的人，有几个人是出于真心的呢？她在他们眼里一定是个无耻的女人吧！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或许她死了，一切都会平静下来，她也会解脱了吧！

“她叫你去死，你就去死啦！那北皇绝让你爱他，你为什么不爱他呢？”讽刺的声音让童悠猛的惊醒。

“相当初，你老爹那一家子人对你的态度可比兰妃还要恐怖，说出来的语言连我都受不了，我也没看见你掉过一滴泪，可现在，兰妃几

句无关痛痒的话就让你哭的欲罢不能，甚至还很听话的想去死，你怎么了？”娜萝走到她的身边，一脸可惜的模样。

“你来干什么？我以为你早就拿着北皇绝的赏钱过你幸福的日子去了呢？”想起那天的事，童悠还真不想给她好脸色看。

“拜托！你以为我是你吗？不管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你向他抛个媚眼，他还不乖乖俯首称臣。难道那天，我就应该要跳出来，大声斥责他，让他放了你，估计，下一秒，我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童悠，你想让我死吗？”娜萝的话让她的脸色不是那么的难看了。

“那你也不应该说那种话，你知道我听的有多难受吗？”她说。

“他让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我说出祝福你们的话，我说了，他也高兴了，我也能自由出入皇宫了，那句话的作用还是蛮大的。我觉的奇怪，你为什么

Chapter_3

不爱他？你知道外面有多少女人羡慕你吗？”她好奇的问着，就算北皇绝没有现在的地位，光他那副容貌也够让女人对他尖叫，为他疯狂了。可童悠竟然一点都不动心，那她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

“羡慕？你会爱上一个禁锢你自由，只是把你当成泄欲工具的人吗？”她冷笑，如果那也是爱的话，是不是逛妓院的男人都会爱上那些女人呢？如果是，那爱可真是博爱呢！

“对自己喜欢的人有欲望，那是正常的，更何况他是那么爱你！”说到他对她的爱，她还真是有点汗颜！太疯狂了！

“你是他的拥护者吗？”竟说些维护他的话。

“不是，好了，别在生我的气了，我也无能为力呀！毕竟还是要在他地盘上混呢！你不能尝试去爱他吗？”如果她能爱上他，那自己不就成为火云皇后第一闺中密友，到时她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一想到这她的眼睛变的异常闪亮。

“我现在看见他，就想躲，别再跟我提爱他，娜萝，你说我该怎么办？”她真的很无助。

“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原来的世界，可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悠，你试图对他好点，让他对你放松警惕，到那时找机会闪人呗！”很俗的招，可往往也是最有用的招！

“算了吧！如果让他知道我对他好，只是为了逃离他，那他会杀了我的，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恐怖！更何况，他是那么精明的人，我肯定会被他看穿的。不要，这招行不通。”她摇了摇头，欺骗他的后果不是自己能承担的起的。她不敢贸然尝试。

“女人一遇到爱情，智商就会变的很低，男人也一样！”她不信北皇绝能看的出来。人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就会变的失去理智，如果童悠对他好一点，他还不乐晕了头，哪还有什么美国时间去想事情的真伪。

“真的可以吗？”她还是怀疑。

“除了这个办法，你还能想到什么高招呢？别犹豫了，听我的，没错的。更何况，你也想救出太子吧！”

“他在哪里？”一提到北皇月明，童悠就激动了起来，他没死吗？如果没死，她一定要救他出来。

“后唐君主李煜什么待遇，他就什么待遇，他被北皇绝软禁在冷宫中，与他妻儿相依为命，凄惨度日。”她没想到四王爷会不杀他，是不是兄弟情在作祟？算了吧！如果他念旧情的话，皇上也不会那么早去见佛祖了。

“娜萝，你想办法见他一面，好吗？”她拉住她的手，她想知道他好不好？

“见一面容易，可是想救他出来，困难呢？你最近是不是又惹到北皇绝了，你家小四脾气暴烈，朝堂之上，没有不被他训斥过的，个个心惊胆寒，惟恐犯下错误被逮到而成为他的炮灰，他很有成为纣王第二的发展空间！悠，如果你对他好点，大臣们会感谢你的！天下苍生也会对你感激不尽的，救太子出来也应该会容易点的。”

“你为什么会知道的那么详细？”如果这里不是古代，她还真怀疑娜萝是不是在大殿上装了监控仪。

“你忠实的FANS告诉我的，”毫无形象的啃了一口苹果，渴死了！

“你别犯贫了。”她还真有心情开玩笑。

“凌炎，为了你，他留在了京都。想不通，你什么时候与他有过交往？”她很想厚着脸皮去问凌炎，可一看到他那张清秀文雅的脸，她就问不出口了，不是她不好意思去问，而是看着他那因担心童悠而黯淡的眼神，她实在是不想提到童悠这两个字，以免他更难受！谁能受得了心爱的女人躺在别的男人怀里。真是搞不清他是什么时候爱上童悠的，

“我只见过他两次，印象中他是个冷静从容的人，别的还真是想不出来。”那样的男子会爱上她吗？她什么时候变的这么受欢迎了。

“可是我感觉他好象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老实交代，你们以前是不是见过面。”她虽然相信一见钟情这个说法，可凌炎对童悠，好象爱了很久的样子。

“我很确定以前没有见过他，也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好了。你不要再八卦了，赶紧想办法见月明一面。”她想不了那么多了，凌炎对她来说也只是个陌生人，他爱不爱她，与她无关，而且，她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她解下手链交给娜萝，让她带给月明。

“真是无情！”替凌炎不值，想来，北皇绝和童悠两个人，一个冷血，一个无情，两人真的很速配！

更残夜静，童悠坐在凉亭中，披散着长发靠在柱子上，一阵清风吹过，薄纱披肩贴身飞舞，或浓或浅的褶纹在裙摆荡漾开来，一双白皙光滑的修长美腿清晰可见，那紫色的水晶环闪着神秘的光泽，攀在她那纤细的足踝上。她凝视着天上的月亮，陷入了沉思，睫毛下垂的几乎淹没了一对美眸，她端正的鼻子仿佛含着神秘，又显示着疗□妥愿海□□孟笙氲搅耸裁矗□燮た□话愕馁康靥□穑□ч夕脱弁□萌瞬蹲讲欢ā?font color='#EEFAEE'>的43feaeeecd7b2fe2ae2e26d917b6477d

“再想什么？”北皇绝不知何时站在凉亭的石阶上。

“最近为什么总是无故发脾气？”她决定尝试娜萝所说的办法。

“这是你对我的关心吗？”他走到她身边。

“你认为是就是吧！”让她对他微笑实在有点困难，她不自然的坐直了身子。

“怎么了？这么晚了还不睡？”看着她衣着单薄的靠在冰冷的柱子上，他将她揽入怀中，给她温暖。

“睡不着，”她闭上眼睛。

“等这阵子忙完了，我陪你出宫散散心。”他并不想囚禁她呀！是她逼他的。

“恩，”她没有拒绝他的提议，安静的靠在他的怀里。

北皇绝感到了一丝异样，平日里抱着她的时候，她都会闪躲，今天居然乖巧的依偎在他的怀里，而且还主动的和自己说话，他们之间如此平和安静的相处这还是第一次，她怎么了？莫非，她决定当他的王后了，一想到这个可能，他不禁欢喜起来，可是，一转念，他的理智再告诉自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不是个轻易妥协的人， 更何况为了离开他，她连命都不要了，今天却突然想通了，他该相信她一次吗？相信她真的会爱上他吗？还是她为了逃离他而故意对他好？看着怀中的童悠，他思绪万千，纳兰童悠，如果你是为了离开我而欺骗我，我会让你知道欺骗我的后果是如何的恐怖？所以，悠，千万不要骗我，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的！

此刻在京都的‘睿王府’里，也有一个人因为睡不着而在花园里徘徊。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的人看来不止一人呢？”娜萝走近，看见凌炎寂寞的站在那儿若有所思的看着天边的月亮。

“娜姑娘，”凌炎看了她一眼。

“再想她是吗？我今天见过她了？”她看着他，只见他脸带几分憔悴，浓浓的忧色锁在眉间，深深的哀伤凝于嘴角，显的更加清逸俊美！此刻的他应该比北皇绝更吸引女人吧！

“她好吗？”他脸色骤变，急切的问着。

“不好，”她再次确定凌炎爱着童悠，究竟什么时候呢？

“绝的爱会毁灭她，”凌炎冷笑道，知道她过的痛苦，可是如今从娜萝的嘴里说出来，他还是心痛的厉害，原来自己对她的爱已经深入骨髓，再也忘不了了。

“凌城主，如果换做是你，你会如何？就算她不爱你，你会放手吗？”她要知道答案，因为她要知道他凌炎究竟是不是童悠的救赎者？

“只要能在她身边，看着她，听她说话，就够了！”他淡淡的说着，可眼中的深情不容质疑。

“你，究竟什么时候爱上她的？”她迟疑了一下，可还是问了出来。

“三年前，”立于浓浓夜色下的他，迎着凄清的夜风，心头的沉重又添了几分。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好奇心，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了吧！

“可童悠并不认识你。”她困惑了。

“绝的转变令我们吃惊，我们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可以让冷血的他疯狂到不惜背负叛逆之罪也要得到。龙傲偷到了绝视若珍宝的画像，从见到画像的那一刻，我的心就再也不属于自己了。”画中的她在水中嬉戏，那张未施粉黛、却绮丽无双的脸，在阳光的照耀下令人心跳加速，怦然心动！那淘气、可爱的模样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深处。

“你爱的只是画中的她，你确定现实中的童悠如你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吗？”他的爱好象有点不太现实。

“她是个任性自私的孩子，眼里容不下一丝背叛！她总是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件事情，玩世不恭且漠然！对待爱她的男人，可以毫不犹豫的伤害，而且还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我说的对吗？”他缓缓的说着。

“你，”娜萝惊讶的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

“其实，她只是个怕受伤害的孩子，任性自私只是因为她缺乏安全感，害怕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她的人在下一刻无情的丢弃她，为了保护自己，她想到的只有伤害！可是，伤害是把双刃剑，伤害了别人的同时，也伤到了她自己。面对皇上，她的心惶恐而不安；对于月明，她内疚难堪；对于雷凯，她爱恨兼有；而对于如枫，他则是她这辈子欠的最多的人。不论她是个多无情的人，也只是个孩子而已，她的心背负不了那么多的痛！”他想尽一切得到她的消息，听着世人对她褒贬不一的看法，他为她心疼！而绝对她的占有与伤害，让她已经承受不了了，她快要崩溃了吧！

“没想到最了解她的不是我，也不是北皇绝，而是你。”娜萝自嘲般的笑了，眼前的男子看穿了童悠的心，恐怕童悠也没那么了解她自己吧！

“可面对她的痛苦，我却无能为力，什么都不能做，只得眼睁睁的看着她像失去水的花一样一天天枯萎。”他苦笑道。

“你可以的，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救她！只有你，才能真正带给童悠幸福！”娜萝看到了希望，凌炎将会是童悠的救赎天使！

接下来的日子里，童悠与北皇绝的关系缓和了不少，静心宫外经常能听到两人的欢声笑语，人们都感叹于宫里已经很久没有笑声了，王爷与皇后和好了吗？想来，王爷对皇后的宠真的令人羡慕，下朝后总是在第一时间来到皇后的身边，陪着她，宠着她！只要是娘娘想要的东西，王爷都会不惜一切为她得到，如果娘娘想要天上的月亮，他也会替她摘下的吧！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柔和的照在她脸上。童悠缓缓张开了眼睛，看了一眼身旁熟睡中的北皇绝，悄然下床，仅着一件单衣，来到殿外。熹微的晨光洒向大地，隐隐的几抹微云凝在天幕，十分恬淡宜人。可是此刻她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她要去见北皇月明。殊不知，当她转身背对北皇绝的时候，他早已睁开眼睛，表情阴沉的看着她离开。

当她绕过侍女，来到冷宫的时候，却在不远处停下来了，北皇月明站在那里，等着她！

两人谁都没有再上前移动一步，只是两眼相对，思想顿化作一片空白。

眼前这个憔悴，满头白发，面色苍白的男子真的是那个俊朗温柔的月明吗？她甚至不敢上前去确认。

她瘦了，可还是那样的美丽，想到自己此刻的模样，他自惭形秽的倒退了一步，掩上面容，他吓着她了吗？

童悠看着他羞愧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未语泪先流了下来。她拉下他的手，泪眼涟涟的看着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的发怎么会白了？告诉我，月明。”

“小悠，”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意，他拥住了她。如果可以，他真的想一辈子不让她看到自己此刻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可是想她的心还是让他答应了娜萝的要求，他还是来了。

“对不起，月明。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看着他因为自己而受苦，她的心难受的无法形容。皇上与雷凯因她而死，现在月明也饱受折磨，而这一切的祸根都是因为她！

“不，小悠，这不怪你，我从没有怪过你，能再次看到你，我就很满足了。”一阵揪心的痛席卷了月明的全身，他轻轻摩挲着她的发。

“月明，”听着他这么说，她更难受。

“啪啪啪啪！”清脆的掌声让两个人猛的一惊，北皇绝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们。此刻的他与平时的冷峻判若两人，嘴边的笑意让童悠害怕的躲入月明的怀里。

“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幕呀！你们还真是让人羡慕呢！”她的转变，她的笑容，她的柔情，都是一个骗局，他明知，却愿意沉沦！她利用了他对她的爱，却只是为了见北皇月明一面，在她心里他算什么？

“绝，放了她吧！她不属于这里！皇位，权势，你现在都拥有了，放了她吧！”月明说着。

“皇位？呵呵，那算什么？我只要她！悠，过来！”他平静的说着，伸出手，示意她到自己的身边。

“不，我再也不要回到你的身边。”童悠摇头，即然这层窗户纸被捅破了，也没必要继续虚伪下去了。

“你忘了雷城主的下场了吗？”他的话令童悠不安。

“你卑鄙！北皇绝，我受够了！我再也不要受你的控制了，”她推开月明，离他们远远的。

“为什么要反抗呢？我对你不好吗？还是我不够爱你？”北皇绝轻易的来到她的身边，托起她的脸，柔声问着。

“够了，够了，你不要再说了。”好恐怖的感觉！虽然动作轻柔，语气温柔，但他的眼神，仿佛要毁灭一切的眼神，她的心在颤抖！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那些天的温婉柔情，爱语缠绵，都是假的？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呵呵，明知是假的，我却自欺欺人的相信，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悠，你何时才会顺从我呢？是不是非要折断你的翅膀，你才会打消离开的念头，乖乖的留在我的身边，哪里也不去，谁也不想，只想着我一个人，只爱我一个人，是吗？”他无限深情的抚着她的容颜，白皙的脸上透出灵动的粉红，可爱秀气的鼻子微微凝了些汗珠儿，柔嫩的红唇让人无法抗拒，他低头吻住她的唇。

童悠抗拒着他，“悠，”他抵在她的唇边问着。

“不，不是的。”天，他的眼神闪过一丝嗜血的光芒，不，他不能这么做，一想到他真的会如他所说的那样，她拼命挣扎。

“后悔了吗？悠，我给过你机会的，你却不珍惜！”他亲吻着她纤细的手，仿若珍宝，下一刻，他却残忍的将她的手腕硬生生的折断。

“痛——！”锥心刺骨的疼痛扭曲了童悠的脸，她无力的倒在他的怀里，痛苦的呻吟着。

一旁的人都吓呆了，月明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你疯了吗？她是你最爱的人呀！你怎能这样对她。”他不是爱她的吗？

“痛吗？悠，比起我心中的痛，这些还不够呢？”他冷眼看着她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在她耳边低语。

“为什么？北皇绝，为什么要伤害她？”他奋力挣脱着钳制住自己的侍卫们，可无能无力。

“我要她知道我的痛苦！要她亲身体会！爱之深，恨之切。得不到而绝望的爱，就让她毁灭吧！”他抱起昏迷中的她，喃喃自语。

“疯了，都疯了！”月明因他的话而怔住，得不到就要毁灭！他的爱太残酷了！

如枫看着处在昏迷中，因疼痛而不住颤抖的童悠，王爷真的会毁掉她！若三年前的那晚是王爷失去理智而伤了她的话，那么对于现在的伤害，他却很清醒！

“我知道你很痛，忍着点，夫人。”他要为她接骨，否则疼痛会要了她的命的。

接骨的痛楚一阵阵袭向童悠，“痛，放手，好痛，哥，救我，救我，我要回家，回家。”

如枫心疼的看着再不断呓语的夫人，上天为什么要安排王爷和夫人相遇？他们之间只会彼此伤害，彼此折磨！直到被对方毁掉为止！

自那天后，童悠病了，她害怕所有接近她的人，不让任何人碰触她！只要一有人接近她，她就会忍不住尖叫，然后开始伤害自己，只要是锋利的东西她都会往自己的手腕上划去，就连发上的凤钗都会成为她伤害自己的利器。她再度被水晶链锁了起来，她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一切。

‘静心宫’

当龙傲走进静心宫时，楞住了：北皇绝斜靠在软塌上，看着手中的奏折，而童悠则趴睡在他的膝上，似乎睡着了！

“绝，”他轻呼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平静令他有些意外。

北皇绝看了一眼龙傲，“有事吗？”随后又将视线移到奏折上。

“你准备什么时候登基？我们待在京都的时间太长了，也该回去了！”龙傲说。

“就这几天吧！如果你们急着回去，我也不勉强你们。”

睡梦中的童悠被他们说话的声音吵醒了，见她缓缓睁开眼睛，北皇绝放下手中的奏折，温柔的笑了笑，“不睡了吗？”

她摇了摇头，转过身看向龙傲，一脸病容遮不住她的绝色美貌，散落腰际的青丝乌黑水亮，显的脸色更加苍白透明！清澈如水的双眸承载着说不清的哀伤，此刻的她别有一番风情！浑身上下无不散发着高贵典雅的纤柔气质，想必绝会更加为她疯狂了吧！

童悠看了他一会儿，抵挡不住困意又趴在他的腿上继续睡了！

“你给她吃了什么？”龙傲看出童悠的不对劲。前些日子他还听说她是如何歇斯底里的发疯，如今却安静的有些不正常。

“让她心神安定的药，”他吻了一下她的脸，然后冷凝的看着龙傲，这不关你的事！

“是‘噬心丹’，对吗？”龙傲担心的看着童悠。

“你疯了，那是禁药，一旦食用者服食过量，就会神情恍惚，再也清醒不过来。绝，你想让纳兰童悠一辈子不清不楚的生活吗？”龙傲真的想敲醒北皇绝，他的思维难道也不正常了吗?

“我们现在相处的很好，她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他只是不想她离开，不想听见她说不，不想看见她充满恨意的眼神，仅此而已！

“爱真的会让人疯狂至此吗？一个没有灵魂的美丽躯壳，你要的就是这样的结局吗？”龙傲痛心的看着好友，他不会再帮他害人了！他要救出童悠！

“只要她留在我的身边，什么都不重要了。”他笑了，只是那笑看在龙傲的眼里刺眼至极！

凌炎说的没错，北皇绝已经疯了！他正在把童悠拖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彻底毁灭！

二十一世纪 瑞士 因特拉肯的少女峰 Jungfraujoch Interlaken

瑞士的雪景世界闻名，其中位于伯尔尼高原地区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少女峰最为有名，她宛若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终年不化的积雪犹如她雪白的长裙，更使她在众多山峰中独树一帜。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著名的少女峰铁道（Jungfraujoch Railway）带领人们到达海拔3454米的欧洲最高的火车站--少女峰火车站。坐在舒适的全景列车里， 壮丽的景观尽收眼底：壮阔奇俏的冰雪风光，湍急的瀑布自山上飞流而下、观赏在瑞士生长的独特的美丽动植物，阿尔卑斯山青青的牧场、山涧的急流以及溪谷等，历经几百年形成的大自然的艺术杰作， 会更加激发旅游的热情。少女峰有欧洲屋脊之称，是全欧最高的山峰，早

在1996年这里就启用了欧洲最高的观景台及瑞士最高速的升降机，在海拔3571米的斯芬克斯观景台，人们可观赏到阿尔卑斯山壮观绚丽的全景图：有阿尔卑斯山中最长的冰川--阿莱奇冰川，那里有很多冰冻的大河，与岸边树林相映成趣而形成美丽的风景；有壮丽的阿尔卑斯山在伯尔尼州、瓦莱州及汝拉山脉地区的一部分。在天气晴朗的日子，甚至能看到远在法国境内的浮日山脉及远在德国境内的黑森林。刚进入五月，山间人来车往，到处是来此滑雪度假的人们，色彩缤纷的滑雪服，像鹰一样在雪地高坡自由翱翔。

透过水晶餐厅的落地玻璃窗，神野俊人阴沉的看着窗外的美景，哥哥的宝贝女儿已经失踪四天了，派出的搜索队毫无消息，今天也许和前几天一样，一无所获吧！如果再找不到她，她失踪的消息一定会传到神野俊介那里，到时他们都会为他女儿陪葬！可恶的神野佑希！什么地方不好去，非要来瑞士滑雪！她是不是觉得他很闲？没事陪她玩捉迷藏。她最好是真的失踪，如果让他发现她是耍自己的，他一定不饶她！

“神野先生，你要找的人有线索了。”一个外国人匆匆来到冰河餐厅。

“她在哪里？”他没有回头，缓缓的说着。

“已经被您的属下送往医院了，刚才有几位游客在阿莱奇冰河边沿的梅尔耶伦湖发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女孩很像你们要找的神野小姐，不过，”他迟疑了一下。

“不过什么？”他转身，冷冷的问道，那个小孩又在耍什么花招？

“那位小姐身受重伤，恐怕不行了！”眼前的这未瑞士商界的后起之秀真的如传闻中的那样阴沉、不可捉摸！仅仅几句话就让他有种深在冰河里的感觉！

“什么？重伤？”神野俊人的脸色变了，她搞什么？居然受了重伤！

“是的，浑身都是血！”他战战兢兢的说着，那个女孩如果能活下来，就是奇迹！

神野俊人脸色冷凝，失踪了四天的她如今却身受重伤！是谁伤她的？难道是家族里的人？不，这不可能！家族里的人是不会轻易违抗神野俊介的命令的，他们都清楚她可是俊介的宝贝！如果让他知道他的宝贝受伤了，他会怎样呢？真的很想知道呢？

瑞士 日内瓦

手术室里，专程从德国赶来的著名医生正在为神野佑希做着手术，神野俊人坐在走廊上的椅子上，刚抽完血的他脸色有些苍白，她的伤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重，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失血性休克了，他赶来正好为她提供血液，虽然医院有充足的备用血，但他坚持要输自己的血，他可不想看到她救回来后，又因为输血染上其他什么病！

“少爷，小小姐的伤不是普通的伤。”伊藤善之站在一旁说着，当时他真的被小小姐吓了一跳，白衣几乎被染成了红衣。

“为什么？”他皱了一下眉头。

“伤口被穿透了，应该是箭！还有她穿着的衣服很像中国古代的衣服，我们在梅尔耶伦湖发现她的时候，她被一个少年紧紧抱着，他们应该从高处掉落，那少年全身上下有不少处擦伤与骨折！”也多亏了那少年保护，否则小小姐会伤的更重！

“那个少年在哪里？”

“在重症监护病房，他的伤不是致命的伤，不过还在昏迷中，”

此时，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出来了，俊人走上前，“她没事吧！”

“神野先生，病人虽然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未度过危险期，而且她的求生意志很弱，如果她在今后三天还未醒来，那恐怕。”他摇了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出人意料的是俊人激动的揪着医生的领子喊到。

“抱歉，神野先生，我们无能为力。”

“混蛋！你不是胸外科的权威吗？这点伤也治不好吗？听着，如果她死了，我要你们全部陪葬！”他的语气森冷，放开了医生，径直离开，走进了监护病房。

“对不起，尼克，少爷他情绪不好。”伊藤善之看着好友，他没想到少爷听到小小姐会死的时候，情绪有这么激动，，在今天以前他一直以为少爷很希望她死，全族的人都知道少爷是最讨厌小小姐的，两人看对方不顺眼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他们一见面就会天雷地火的大吵一架，有一次甚至都要动手了，幸亏大少爷及时赶到把小小姐拉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现在，少爷反常的表现让他觉得不安。

“我能理解，他还算理智。喂，你家小姐怎么回事？伤的这么重？”他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不过，他总感觉神野俊人的话不是说的玩的！

“只有等她醒了，我们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他苦笑道，如果让大少爷知道了，天，他都不敢想了！

病房安静的只能听到呼吸机的声音，神野佑希静静的躺在床上，气管插管连接着呼吸机在辅助呼吸，四天前还活蹦乱跳，气的自己差点吐血的她现在竟然要靠一台机器才能维持正常的呼吸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不是希望她死的吗？他不是恨她入骨的吗？他不是一直在诅咒她的吗？可为什么现在连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为什么心里空空荡荡的？为什么？

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神情复杂的看着她。当视线停留在她的肩头时，他怔住了，那青紫的吻痕突兀的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拉高了她的衣袖，白皙的手臂上密布着青紫的吻痕，在这四天里她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少年会知道些什么呢？想到这里，他起身离开。

“少爷，小小姐怎么样了？”伊藤善之看见少爷推门走了出来。

“那个少年在哪里？”他要见那个人。

“少爷，”看着他脸色极度难看，伊藤善之担心的看着他。

两人来到凌炎的病房，虚弱的半靠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是一个清秀文雅的少年，他有着一张清俊的脸，线条柔美而不失英气，浑身上下无不散发着清新高贵的气质，虽然身上几乎缠满了绷带，但丝毫不减他优雅的风采。听见脚步声，他回头看向来人。

“你和神野佑希究竟怎么回事？”神野俊人不顾凌炎的伤势，揪过他的衣领，很没礼貌的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相对于他的无礼，凌炎冷静的说着。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陌生的人，陌生的语言，难道这就是恋的世界吗？他并没有惊慌，也没有太多的惊讶，平静的接受了自己穿越时空这个不可思议的现实！

“你和神野佑希究竟怎么回事？”他说的是中文，俊人重复了一遍，这小子平静的样子让他很不爽。

“神野佑希？是恋吗？她有没有脱离危险？”醒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找恋儿，可陌生的语言让他难以与他们交流，幸好有一个懂他语言的人告诉他，跟他一起的女孩正在抢救！他才安静的等着她的消息！

“没有，小子，是你伤害她的吗？”提到神野佑希，这小子的平静消失的无影无踪，看来，他的弱点就是她！

“我没有保护好她，我能见见她吗？”他想见到她，想知道她好不好？

“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她醒了会告诉你的，”告诉他自己是另一个时空的人，恐怕他会认为自己脑子有问题，他聪明的选择沉默。

“你，”没想到他会这么说的神野俊人气的说不出话来了，这小子跟那孩子一样，狡猾的令人厌恶！

“我想见她，”他淡淡的说着，语气不是哀求而是理所当然。

“如果她醒了，我会让她来见你，所以，小子，你耐心等待吧！”放开他，拍了拍他的肩膀，神野俊人似笑非笑的看着他，满意的

看到他的脸色顿变。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凌炎的眼眸黯然，现在自己行动受限，又在陌生的世界中，想见到她怕是很困难，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功力，并学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方法，他要在她醒来之前适应这个世界，他不想成为她的负担！也不要看见她厌恶的眼神！

勃利恩茨湖(BRIENZ□ERSEE)

勃利恩茨湖是全瑞士最洁净的湖，晶莹剔透，湖岸四周，被茂密的森林，狂野而陡峭的山崖，雷霆万钧的瀑布所环绕，因此也遮盖了枪声。

几个穿着黑色风衣的外国人用枪指着一对中年夫妇，“阿尔诺先生，我们的提议你是否接受呢？”为首的男子踢了踢倒在一旁痛苦不已的保镖。

“你做梦，休想让阿尔诺家族为你们黑帮贩毒，就算是死，我也不会答应的。”为了捍卫家族的荣誉，他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那就休怪我们无情了，阿尔诺先生，请替我向上帝问好！再见了！”那只好将他们送往天堂了！

阿尔诺夫妇绝望的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神的临近！可是等待了半天，也没有听到枪响，也没有等来身体上的剧痛，他们搞什么？杀人之前还要来段精神折磨吗？等待死亡可是很可怕的，难道现在都流行这种让人崩溃的死法？阿尔诺先生不耐烦的睁开了眼睛，想催促他们快点，可是当他睁开眼睛后楞住了，那几个黑衣人早已倒在地上，睁着难以置信的眼睛死去多时了！而致他们死地的凶器竟然是几片树叶，树叶割破了他们的颈动脉，一旁的保镖也瞪大了眼睛，神情茫然。

阿尔诺先生抬头看到了不远处，有一个少年立于瀑布边的岩石上，冷然的看着发生的这一切。

阿尔诺的妻子爱莲娜张大了眼睛，天哪！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耀眼的人呢！黑色的长及腰际的发随风飘舞，俊美绝伦的脸精致的如

瓷玉一般，冰晶似的黑眸深邃难明，他有种超越性别的美丽，如果不是那身极具中国古代特色的衣服，有那么一瞬间她竟真的以为眼前的少年是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天使呢！如果他是自己的孩子就好了，整天面对这样美丽的人，她会幸福的不知所以的！决定了！要把他带回去！

“谢谢你救了我们！”阿尔诺来到了少年的身边，这里没有别人，应该是眼前的孩子救他们的。

北皇绝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刚才发生的一切他看的清清楚楚，他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只是在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彼此的眼神中流露出对对方的眷恋之意时，他不由自主的出手救了他们！如果童悠也能像这个女人对他流露出那种眼神，就算死他也甘愿！

“老公，他好象听不懂我们说的话。”爱莲娜悄悄的说着。

“我也不会说汉语呀！怎么办？”书到用时方恨少，他真的后悔当初亚洲的语言都学了，就是没学汉语。

“我不管，你一定要说服他跟我们回去，他救了我们也，还是个美丽的孩子呢，老公，他是不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孩子呀！”他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孩子，上帝是不是听到她的祷告，让他及时的出现呢！

“爱莲娜，你也不问问他是否同意，别高兴的太早了。”真的不想扫妻子的兴致，那个孩子看起来好象很难搞定！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交流！

“喂，你们之中有谁会说汉语？”爱莲娜看了看倒在地上的保镖！

“夫人，我，我会一点。”一个伤势还算轻的男子举起了手。真的很感谢他有个中国女友，简单的交流应该没问题的吧！

“你告诉他，我们很感谢他，问他来自哪里？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最好没地方去。

男子传述了一遍，北皇绝想了一会，“我没有地方去，”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陌生的环境，陌生的

人，陌生的语言，童悠和凌炎也来到了这里吗？而他又该如何找到他们呢？

“我们想收养你，当我们的孩子，你愿意吗？”爱莲娜有些兴奋的说着。

北皇绝点了点头，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他可以利用他们找到纳兰童悠！这也是他救他们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谁？是谁在喊她？为什么声音如此熟悉？好黑，她什么都看不见，她在哪里？是谁在喊她？究竟是谁？好难受，身上的痛楚让她连睁开眼睛的气力都没有。脸上凉凉的，是泪吗？谁在哭？是那个在喊她的人吗？想睁开眼睛看看究竟是谁在哭呢？

神野俊人坐在她的病床上，两手撑在床沿，静静的看着她，已经过了三天了，她还未醒来，她真的会死吗？那个总是惹自己生气、任性、自负、骄傲的孩子真的会离开自己吗？人都是心口不一的吗？嘴里说着恨她，可心里呢？为什么这么恨她？为什么每次他们都会以激烈的争吵来收场呢？为什么在他听见医生说她没有希望时，他会那么激动，为什么现在会为了她落泪，那都是因为他爱她，不顾伦理道德的爱上了哥哥的女儿。当他明白最初的恨变成了爱的时候，他以为自己疯了，厌恶、憎恨、恐惧、痛苦这些都充斥着自己的心，他更加疏远她，甚至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来刺伤她，以此来掩盖对她的爱意，看着她充满恨意的眼神，他那早已堕入地狱的心才会觉得好过一些，因为他害怕会有一天自己会情不自禁流露出爱的眼神，与其得到她的轻视，不如就让她一直恨着自己，至少，在争吵中，她也投入了感情！他伤她越重，她就会越记的自己！他就是以如此卑微的方式再爱她！他错了吗？是他对她的爱容不得于天地之间吗？上天为了惩罚他的堕落，而要收回她的命吗？如果是这样，他会强忍着心痛，不再爱她，不再见她，不再念她，上天呀！请别带走她！求你了！

泪，无声无息的滑落，滴落在她的脸上！

“我以为神野家族的人都不会流泪呢？想不到最不可能的哭的人如今却落泪了！你吃错药了吗？”吃力的睁开眼睛，却看见一直讨厌自己的叔叔在哭！她这是在做梦吗？她不是和凌炎跳崖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叔叔在哭呢？他怎么可能哭呢？看见自己如此狼狈，他笑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对，一定是幻觉！

“是，我是吃错药了，否则才不会为你这小没良心的哭呢？”她竟然说他的真情流露是吃错药了，他真是要吐血了呢！

“我这是在哪里？”没做梦？那她回来了吗？她迟疑的问着。

“你搞什么？去滑雪却弄的一身伤，现在连记忆都成问题了吗？”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她是不是摔糊涂了。

“滑雪？”她记得在穿越时空来到火云之前，她是去滑雪的，却被人追杀，最后没办法跳下了少女峰，穿越时空来到了火云，原本十八岁的她莫名其妙的回到十四岁的模样，十四岁到十八岁这四个年头，她可是过了八次生日！等等，那她现在呢？在这个时代里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四年呢？可为什么神野俊人一点都不惊讶呢？

“对，七天前，你和我吵过架后就去少女峰滑雪了，一去不复返，三天前在梅尔耶伦湖边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你，还有一个少年。”如果她得了逆行性遗忘症，忘记了受伤经过和受伤前一段时间的事物，那他会很好心的提醒她的。

“现在是二零零几年？”冒着被他看成是白痴的危险，她还是问了。

“2002年5月16日，”他没好气的说。

“什么？2002年5月16日，”她在火云的四年在这个时代只过去了四天，而她现在也还是十八岁的模样，这太不可思议了！

“那你以为现在是哪一年？神野佑希，你给我说清楚。”面对她的苏醒，他也放心了，随之而来的又习惯性的板起了面孔。

“痛，我的头好痛，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好痛！”她抱着头难受的喊着。

“怎么了？”他见她难受的样子，慌了，赶紧按铃让医生进来。

“神野先生，神野小姐刚醒来，需要休息，你别在问她问题，以免刺激到她！”尼克为她检查了一番，做出了结论！

神野俊人看了一眼神野佑希，说了一句好好休息，就走了出去！

病房里只剩下童悠一个人，她笑了，真笨！她伤在身上，可没把脑子摔坏，就算痛也不会头痛呀！不过，能让他闭嘴，这一招还是蛮管用的！能骗到神野家族的狐狸，她还真是佩服自己呢！又笑了一会儿，直到伤口处传来的疼痛让她乖乖的止住笑意，可上扬的嘴角显示着她此刻愉悦的心情呢！安静下来后，她想了想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管他呢！重要的是她回来了，回到这个她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再也不要受到那个人的控制了，再也不用面对那么恐怖的人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她要重新开始！想到这里，她轻笑出声，对了，凌炎呢?

半个月后

清晨的阳光悄洒入帘，童悠，不，应该是神野佑希了吧！她悄悄溜出病房，准备去找凌炎，神野俊人以她养伤为名将她关在病房里，一步也不准她出去，她足足被关了半个月，天哪！她快要发霉了，于是，今天她乘他回公司参加重要的会议的机会，甩开监视她的特护，溜了出来。

医院真的好大呀！四周栽种着世界各地运送来的花草树木，把环境点缀得极为美丽，和煦的阳光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她停下脚步悠闲自得的欣赏起来，一段流利而优美的法语凭空响起，她好奇的看向声源处。

阳光下，一身白色休闲装的少年优雅的坐在喷泉边的椅子上，看着手中的‘中级法语’，黑色的扎成长辫的发垂在脑后，优美的眉下是半闭的眼，挺直的鼻，微抿的薄唇，光是侧脸就完美得令人心惊，她笑了！刚才到病房找他，不见他踪影，原来是在这儿充电呢！

她来到他身后，柔若无骨的双手遮住了他的眼睛，“能猜出我是谁吗？”她故意压低了声音。

凌炎扬起了嘴角，他转过身，拉住她，稍微一使劲将她揽入怀里，“伤好了吗？还如此淘气！”他温柔的摩挲着她的发。

“早就好了，你呢？”她笑着说。

“没什么，你的伤真的没事了吗？”他的视线移到她的胸口，绝的那一箭足以致她于死地的。神野俊人那苍白的脸色他看的真切，半个多月才能下床，足以想象她的伤有多重，幸好，上天怜惜，没让她离开他。可是那种差点失去挚爱的崩溃感觉，他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罗嗦，要不要我脱下衣服，让你检查一下！大人！”他还真是可爱呢！只是说说就让他脸红了，他真有趣！

“悠，”他有些尴尬的看着她！

“不要叫我悠了，还是叫我的真名吧！恋，”她像只懒散的小猫舒服的窝在主人的怀里。

“那神野佑希？”那也是她的名字吗？

“那不过是我在神野家族的一个代号而已，我讨厌那个名字。”提起神野这个姓氏，她就厌恶的想吐！

“怎么了？”明显的感到她的情绪低落。

“那是个庸俗而又老套的爱情故事，我母亲只是他众多情妇当中的一个，却也是最痴情的，不顾众人的反对，生下了我，一心一意的等着她爱的人，可是，他却不可能用同等，不，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感情来回报她！她最终郁郁而终！我憎恨那个家族里所有的人！”她淡淡的说着，可是母亲临终之前，却将她交给了那个人，并嘱咐她要成为他的好女儿！可笑！她没向他报复就已经不错了，还要成为他的好女儿？对此，她嗤之以鼻！这些事情她从来都是埋藏在心里，不愿意向任何人吐露半个字，可是却在他的怀抱里，她却很自然的说了出来。

“找到最真爱的人，就是幸运的人；”他不想她的心里充满了仇恨！

“如果那个最真爱的人并不爱他（她）呢？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找到真爱，”她冷冷的说着。

“是这些造成了你怯爱的原因吗？恋，你父母的爱情并不能代表你的爱情，”

“如果我不爱你，你会如何？”她想知道，如果终其一生她都没办法爱上他，他会像母亲那么的痴情，等她一辈子吗？

“只要你幸福，什么都不重要！”他毫不犹豫的说，可如果真的是这样，他真的会放手吗？真的会舍的吗？

“我是你的真爱吗？”她仰起头，看着他清澈的眸。

“是！”

“如果爱你，你就是幸运的人吗？”

“是！”

“你会给我幸福吗？”

“会！”

“你会给我自由吗？”这才是重点！

“不论你在哪里，只要你觉得累了，厌了，想回来了，而我的怀抱会永远为你敞开！”他亲温她的额头，给她承诺！

“许下我的一生，我愿意成为你的妻子！”她愿意相信他，因为从来没有人给过她温暖轻松的感觉，而在他的怀里，难过和悲伤的事，都不可思议的消失了，好温暖，好舒服哦！

“你和那个小子究竟是什么关系？”神野俊人脸色难看的看着正在玩着电脑游戏的凌恋儿。下午她偷溜出去见了那个叫凌炎的少年，他们的亲密让他很不舒服。

“你认为什么就是什么？还有，他叫凌炎，不叫那小子。”她头都没抬，一直盯着电脑屏幕，手也没闲着，点着鼠标。

‘啪’的一声，神野俊人将她的笔记本电脑扔到了一边，“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他生气了，她连正眼都不瞧自己一眼。

“你搞什么？索尼的笔记本很贵的，我可没钱再买一台。”她皱着眉头看着他，他干嘛这么关心她的事情。

“好象你这台也是我买的吧！”没好气的说，他走到一旁的沙发边，坐下。

“你送给我了，就是我的了。不过，我也不介意你再赔一台新的给我。”她无所谓的耸耸肩，反正他很有钱！

“别叉开话题，神野佑希。为什么会受那么重的伤？”

“四天前，被一帮人莫名追杀，跳崖，遇见凌炎，然后又遇到那些人，从山上跌了下来。好了，对此事，我就是这个答案，你别再问我了。”她很简洁的说完。跟他说穿越了时空，他信吗？说不准，借此良机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可不要下半辈子在那度过。

“那他跟你没关系了，充其量也就是你的救命恩人，”她还真会编，既然她不愿意说，他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真相的。

“对，是跟你没关系，叔叔！”

“神野佑希！你！好，很好，你说的对确实是与我无关，那你不介意我将你的事告诉你父亲吧！”他努力的使自己平静下来。

“叔叔，如果你将我的事告诉他，那也请别介意我将您哭的事情告诉神野家族的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的！”她来到他的身边，低下头在他耳边柔声细语。想想看，神野家族最自私、最有城府、最有地位，且最讨厌她的他竟然会为了她这个不受欢迎的人而哭时，他们将会有多震惊！到时，他将会成为家族最大的笑话！他苦心经营的形象，会很轻易的轰然倒塌！

“你以为你瞒的住吗？”让她看见他落泪，是他最大的失误！可他也不甘示弱的回了她一句，就算他不说，也会有人争先恐后的向他报备吧！

“我知道瞒不住，所以请你下个封口令！”她笑的很得意！虽然她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哭？不过，她也不想知道！

日内瓦的夜色是美丽迷人的，凌恋儿靠坐在阳台上，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日内瓦湖的大喷泉(Jet d’Eau），每年春天一到，就可以从日内瓦湖上看见一柱擎天的水柱，宛若鲸鱼喷出的水柱般，这就是日内瓦蔚为奇观的大喷泉，大喷泉每次可喷出高有140公尺，500公升喷水量的喷泉，是由130马力的电力推动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喷泉，其壮观景象，从日内瓦各地都可以望得见，因此，大喷泉也成了日内瓦最具代表性的景观，而夜色中的大喷泉更加吸引人的眼球，凌恋儿着迷的看着眼前的美景，如果时间在此刻停顿该有多好啊！她愿意永远沉浸在这种平静的幸福中！

一阵彩铃声打破了她的希望，她看了一眼被自己扔在床上的手机，并没有要去拿的意思！继续沉浸在她的思绪中，过了一会儿，烦人的铃声终于消失了！

“想什么呢？这么入神。”他敲了半天的门，也不见她来开，以为她出了什么事情，冒然闯进，却发现她坐在阳台上，床上的手机也懒的去接！

“很美的夜景，”见到凌炎，她笑了。

“比不过你的美！”此刻的她悠闲淡然，整个人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醉人风姿，当她向自己展开灿烂如花的笑容时，那种绝俗的美丽，让他为之屏息！

“你很会哄女孩子开心哦！老实交代，有多少女孩被你像这样称赞过。”她轻笑出声。

“你是第一个，也会是最后一个。”他将手机递给她，来了一条短信息。

她打开语音信箱，“如果你再不接电话，我就让你死的比猪头还难看！”恼羞成怒的声音让两人都楞住了！随后，两个人相视而笑，“比猪头还难看？真亏她能想的出来。”凌恋儿按着熟悉的号码，再不播给她，她真的会杀到瑞士来！

“悠夏，我是”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就开始发飚了，声音大的连凌炎都听的清清楚楚，她赶紧将手机远离自己的耳朵，以免被她的声音震聋！

“你终于知道接电话了，这些日子，我都打了不下千个电话了，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接？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你是不是在瑞士玩昏了头了，还是陷入爱河，忘了我们的存在了！凌恋儿，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你拐了一个阿豆仔回来，休怪我们将你驱逐出‘圣妮’高中。喂，你有没有在听？”

“我在听，大人！你还有什么指示？你慢慢说，要不要去喝口水再来训话。”她很好心的提醒她。

“废话，不用你提醒，我也要喝水了，小影，给我罐可乐。谢谢！喂，你现在在哪？”她变脸真的比翻书还快，她在叫轩辕影的时候，态度温和；对她，态度恶劣！

“我在日内瓦的医院，”她看着凌炎早已坐到一旁看起了书。

“你没事去医院做什么？恋，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担心的声音从地球的另一端传来，凌恋儿的心头一热！

“没什么，去滑雪的时候不慎扭伤了脚。对了，什么时候开学？”她不想让她们担心，也不准备告诉她们实情！

“九月份，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听见她说没事，她也就放心了！

“再过两个月吧！悠夏，我不在，你是不是很寂寞？很想我啊？”

“想你个头啦！没事早点回来，没什么了吧！我挂了啊！越洋电话很贵的！回来跟你报销！BYE BYE！”

“替我向小影问好！BYE BYE！”说完，凌恋儿走到凌炎身边，看他并不理会自己，她耸耸肩，抱着流氓兔跪坐在床上，静静的看着他。

他很有语言天赋，短短的时间内，他已经学会了法语，流利的程度不亚于当地的人，他努力的学习着现代的一切，聪明的他如今已渐

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了，可他并不感到满足，像海绵似的吸收着更先进的科学知识，他在现代也会成为一个不凡的人吧！清俊的容貌，优雅的气质，非凡的才能，冷静沉稳，这样的他却爱着自己，而在这个到处都是诱惑的世界中，他真的能从一而终吗?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当凌炎抬起头看向她的时候，她已经沉沉睡去，合上书，他将她放入温暖的被子里，并替她盖好，爱怜的吻了她的唇，然后起身离开，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凌恋儿拉住了他的手，“怎么了？”他回头，惊讶的看着她。

“别走，留下来陪我！”她此刻的神情就像个无依的小孩，惹人怜爱。

“你确定吗？”他将她的手拿开，抚着她的发。

她点了点头，凌炎温柔的笑了，替好掖好被子，关上了灯。随后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月光下，凌恋表情复杂的看着他清秀的脸，“睡吧！明天我们去大喷泉好吗？我可不想看到你黑着眼眶去玩！”他捏了她小巧的鼻子。

“那你呢？不睡吗？”她问的有些急切。

“明天我来做向导，所以现在要做足功课，免的明天因为准备不足而在你面前出糗！好了，快睡吧！”亲啄她的唇。

凌恋儿拉过他，给了他一个热情的吻，然后将被子往头上一蒙，再也不看他！

看着在被子里蜷成一团的她，凌炎怔住了，他抚着自己的唇，嘴边还留有她的幽香，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的吻自己呢！她让他感到了不同，这种不同给他带来无限喜悦和兴奋，一城之主的他，一直高高在上的他，居然感到了受宠若惊的滋味！他的恋啊！终于懂他的情意了吗！

当坐落在山顶的村庄还被白雪覆盖时，山脚下和城市却已是春风荡漾了。树木开始抽芽，积雪融化的江河在阳光下也美丽地闪耀着。凌恋儿与凌炎在充满中世纪气氛的小巷里悠然的散步。 山丘上的老城

区古朴典雅的建筑群与新城区现代化的楼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清晰地反映出这个中世纪古老的小城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都市辉煌历程。他们步行十几分钟穿过的老城区内，石子铺成的街道，窄窄弯弯地向前沿伸着，仿佛是一只默默伸出的手臂，要把人们带向上一个世纪的童话中。绿树掩映中，忽隐忽现的欧式建筑古朴凝重。街道两边挂着黄绿相间的圆形标牌的是古玩商店，建在莱蒙湖边的城市是日内瓦的新城区。市中心的商业区、住宅区整齐宽阔，布局合理。随处可见的公园内，古树参天，幽静美丽。无论是身置老城或新城中，无论是在郊区还是旅游点，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都是一个鲜花盛开，风景秀丽的美丽城市。

错落市内各处的露天咖啡座，是日内瓦最富人文气息的所在，高朋满座、人声沸腾，不要说是观光客疯狂热爱，就连当地人也不会错过与阳光亲密接触的好机会。凌恋儿喝着咖啡，微笑的看着坐在一边，却盯着自己看的小宝宝！那是个可爱的亚洲小宝宝，胖嘟嘟的小脸，让她有种想去捏的欲望！

抱着宝宝的少妇也发现了孩子正盯着一个美丽的女孩，真是有够丢脸的！她不好意思的朝那个女孩笑了笑，心里叹到，这样美丽的女孩的确有让人移不开视线的资本呢！

“美丽而又祥和的城市，想在这里定居吗？”凌炎看着她。

“这里虽然美，可毕竟不是我的家，而我的朋友也不在这里，这里也只是适合度假。”她淡然的说着。

“要回日本了吗？”他们的关系会被她父亲知道吧！

“不，那不是我的家！我也不想回去，”她摇了摇头。

“你真的要仇视他一辈子吗？恋，我希望你放下心中的恨，平静而轻松的生活。”他担心的说着。

“凌炎，我今天心情很好，请你别说这些让我心烦的事，好吗？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她的脸色变了，笑容从她脸上褪去，她不想谈这个问题。她站起来走了。

她这突然的举动让他更加担心她，她的父亲是她的禁忌吗？她真的如此恨他吗？

“对不起，恋，我不该提他的，别生我的气，好吗？”追上她，拉住了她。

“我没有生你的气，你别多心了。”

“如果没有生气，我们去莱蒙湖吧！”

她点了点头，算了，为了那个人而让她和凌炎闹情绪，实在是不值得！经历了这么多，她再也不会无故伤人了，更何况是爱她的凌炎呢！

他们来到莱蒙湖畔远望，看见环抱这座城市的阿尔卑斯山和汝拉山脉白雪皑皑的群峰--勃朗峰的雪顶，烟波浩淼的莱蒙湖，终年蓄满了高山雪水，清澈如镜。湖中，一把闪光的长剑直冲云天，喷出145米高的银色水柱，然后化为扇形细雨倾泻湖中，这便是具代表性的日内瓦人工喷泉。丽日晴天，宽阔的湖面上碧波荡漾，扬着彩帆的帆船，游船、游艇川流不息，天鹅、海鸥、野鸭成群、游荡嬉戏，生机盎然。莱蒙湖两岸有活水公园、玫瑰公园、英国公园、珍珠公园和植物园，园内古树参天，各种花卉争奇斗艳，游人可以免费到公园散步。湖滨小道两旁绿树浓荫，翠绿草坪中一无是处上是由鲜花组成各式图案的花坛。湖两岸的宾馆和山丘上鳞次栉比的各式豪华别墅倒映在水中。莱蒙湖的人工美与自然美相映生辉，无以伦比。

凌恋儿本来郁闷的心情因眼前的这一切而改变，她手中的数码摄象机不停的拍着湖边的景色，银铃般的笑声也感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美丽的少女，俊朗的少年，畅快的笑容，高贵的气质，使她和凌炎成为他们镜头前的主角。

晚上，日内瓦城及湖边高大建筑上的灯火齐灭，3国的焰火队从湖中长堤和两岸几个点放射出各式图案的焰火，覆盖了湖面的上空，耀眼夺目，与此同时，装有彩灯的游艇在湖上穿梭急驰，两岸山丘上升

起一堆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使莱蒙湖畔的夜景如同仙境一般，令观赏者如醉如痴。

“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凌恋儿一脸幸福的看着天空上绚烂夺目的烟花。

“我希望你每天都像这般快乐！无忧无虑的度过每一分钟！”从身后抱着她的凌炎温柔的说着。

“凌炎，我喜欢你带给我的幸福！”这样的幸福，这样的轻松，这样的如影随形，就是她一直想要的生活。

“知道吗？你的话让我欣喜若狂！”他轻柔的托起她的下巴，那种似乎这个世界上只有她存在的异常专注的目光，让她的心一暖。

“我喜欢你！”主动亲吻他的唇！她会爱上他的吧！

凌炎心动神摇，热烈的回吻她！

情到浓时，星空下的一对恋人如痴如醉，忘了天地间的一切！

凌炎从恋的病房走了出来，今天她玩的太累了，在回来的路上就睡了！她在莱蒙湖畔的告白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她的温柔，而这份温柔比得到全世界更令他眷恋！

他低着头想着心事，没有注意迎面而来的人，两个人擦肩而过！

“抱歉！”凌炎停下脚步，转身将掉落在地上的粉色玫瑰捡了起来，递给眼前的人。

“谢谢！”接过玫瑰，他礼貌的答谢！

凌炎看着眼前的男子，俊美的脸上架着一个银边眼镜，显的儒雅而有风度，一套简洁而奢华的阿曼尼西装更显得他英挺俊逸！优雅温和的神情令一旁的护士一脸沉醉！他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可是他却让凌炎感到了一种危险！

在凌炎的视线中，他走进了恋的房间！

月光下的她，抱着柔软的枕头睡的香甜，盖在身上的被子早已被踢到了一旁，宽松的睡衣露出了她白滑的香肩，散落的头发遮住了她

的脸，依稀见到她挂在嘴边淡淡的笑意。隐隐浮动的幽香，芳甜而醉人！

“你梦见了谁，这么开心？”他坐在她的床头，轻轻的拨开她的发，看着她恬美的睡颜，低声轻语。才不久，又出落的更美了！

他情不自禁的在她额上印上一个轻吻。

抬起头时却发现她正冷冷的看着自己，“请你离开！”

“那个少年是你的新玩具吗？”他没有理会她的冰冷！

“不关你的事，”她坐了起来，离他很远！

“怎么能不关我的事呢？他或许会成为我未来的女婿，恋？”她的疏远并没有使他不悦，语气更加温和，可眼中已出现了寒冷之意！

“如果你敢动他一下，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那种眼神，她再熟悉不过了！

“这是你的威胁吗？恋，”为了一个陌生人，她竟要反抗他！

“不是威胁，而是事实！”

“学会了爱，是吗？”他的恋长大了，终于恋爱了！

“是，所以请你别再打扰我的生活！没有你，我会过的很幸福！”她厌恶的看着他，他让她今天的心情变的很糟糕！

“是吗？没有我你会过的很幸福！我让你痛苦吗？”他苦笑道。

“我讨厌你，也不想看见你！”一见到他，她就想起母亲临终前绝望而眷恋的神情，至死，母亲都对他念念不忘，渴望着他能看她最后一眼，才八岁的她在陌生的国度寻找着他的踪影，一心想找到他，让他成全母亲最后的愿望。她清楚的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和他那美丽的不知第几任情妇共进晚餐，她请求他回去，可是他却惊讶的不知凌心是谁？真是好笑，痴恋他一辈子的母亲在他眼里竟然比陌生人还陌生。看着他们温馨的画面，再想起整天以泪洗面，苦苦等待的母亲，这就是爱情吗？这就是母亲不惜抛弃理想，背叛家人而追求的爱情吗？付出一切，得到的又是什么？难道人的一生中除了爱情，再也

没有别的了嘛！她昏昏沉沉走出餐厅，再也忍不住的吐了，连胆汁都吐了出来！从那一刻开始，她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眼泪！

“我知道你恨我，究竟怎样做，你才能不恨？”他叹了一口气！

“死去的母亲能活过来吗？恨你有什么用，浪费感情！我只是不想见到你！”他以为他很重要吗？值得她动用感情去恨他吗？

“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你为什么还不正眼看看我，我对你十多年的爱却比不上与你刚刚相识的男人，恋，这不公平。”他努力的平复自己的怒火，刚才看见那个少年，他的心里就已经很不舒服了，而她却为了那个少年一再对他恶言相向，从前不管她怎样不屑于自己，他都无所谓！可是他不能忍受她为了别的男人而反抗自己。

“你尽了什么最大的努力？高级的餐厅？还是昂贵的礼物？或是你伟大的父爱？你以为用钱就可以摆平一切吗？”再母亲死后，他再来做这一切，不觉得虚伪吗？

“我只是想对你好而已，我只是想看到你开开心心的样子，我只是想让你爱我，如果这样更让你痛苦，那么，我向你道歉。”她为什么总是误会他的心意。

“站在你的立场来看，这也许并不是你的错，而是我太不知好歹了，”是啊，神野家族高高在上的族长，却为了他众多子女中最不起眼的她而屈尊降贵，要她爱他，真是对她很厚爱了，而自己却不知足，还真是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了！

“恋，为什么不相信我对你？”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

“够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离对方远远的？或是我从来没有遇见你，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们装做彼此不认识，不好吗？”她不想听见他要说出的话，神情激动的喊了出来。

“不，没有如果，上天已经安排我们相遇了，”他拉住她的手，坚定的说着。

“你为什么要害死如同我生命一部分的母亲？为什么又要用这种方式来折磨我？”哭不出来而憋在心里的感觉让她难受的大喊，想甩开他的手，可是却被他拥进了怀里。

“跟我回日本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久违的拥抱让他满足的闭上了眼睛。

“别碰我！你走开！走开！”恋感觉阵阵凉意袭来，她厌恶的推开他，跌跌撞撞的爬下床，冲进了洗手间，关上了门，趴在水池边干呕了起来。他的碰触让她浑身起鸡皮疙瘩，胃像火烧一样难受。

神野俊介缓缓起身，森冷的月光下，他的脸俊美而严冷，比神野俊人多了几分深沉，少了几分戾气。他锐利的目光直盯着洗手间的门，他的碰触竟会引起她这么大的反应，看来自己太纵容她了，放任她在外面太久了！久到她已经把自己当鬼一样的躲了！

“咳，咳，”打开水龙头，胡乱的将水拍在脸上，不小心呛了一下。

看着镜中的狼狈的模样，她笑的怪异！都是因为这张脸，如果没有这张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过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了。她拿起一旁的香水瓶砸向镜中的自己，瓶子的碎片割伤了她的眉尾，血，一滴一滴的落下水中。

听见响声的神野俊介揣开了房门，就看见恋蜷缩在角落里，失神的看着他！血沿着她的眼角划过她的脸庞，一滴滴的滴向她宽松而雪白的睡衣上，眼睛无焦距的透过他看向虚无的远处！这样的她如花般绝美脆弱，让他心痛！不惜伤害自己，也要远离他吗?

病房门口，靠在墙上的凌炎低着头，看不清他的脸！

三个月后 法国 凡尔塞宫

举世闻名的凡尔塞宫位于巴黎西南18公里的凡尔塞镇。整个宫殿占地面积为110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11万平方米，园林面积为100万平方米。这座以香槟酒和奶油色砖石砌成的庞大宫殿，富丽奇巧，糜费考究。宫中有许多豪华的大厅，大厅的墙壁和柱子多用大理

石砌就，加之金漆彩绘的天花板，雕刻精美的木制家具，以及装饰用的贝壳、花饰及错综复杂的曲线等，完全是“洛可可式”的建筑装饰风格，给人以华美、铺张、过分考究的感觉。宫中最为富丽堂皇的殿堂要算著名的镜廊了。镜廊长73米，宽10.5米，高12.3米。左边与和平厅相连，右边与战争厅相接。拱顶上布满了描绘路易十四最初18年征战功绩的彩色绘画。吊灯、烛台与彩色大理石壁柱及镀金盔甲交相辉映；排列两旁的8座罗马皇帝丰耳雕像、8座古代天神整耳雕像及24支光芒闪烁的火炬，令人眼花缭乱。最为吸引人的，还是与长廊左侧面对花园而开的17扇巨大拱型窗门相对应的17面巨型镜子，这17面大镜子，每面均由483块镜片组成。

阿尔诺夫妇与各国游客一起，悠闲的走在镜廊中，欣赏着凡尔塞的奢华与美丽！

“从这边可以看到，成三角形环绕着正宫的大小特里亚农宫和一个幽静的小村子，他们可是流传着各自不同的传说哦！”一个金发女观光导游介绍着。

“很神秘吗？”一个年轻的男子好奇的问道。

“那当然！相传，建于1687年的大特里亚农宫是路易十四为自己所建的行宫，内设72个房间和舞厅，当时经常在此举行舞会和夜宴。小特里亚农宫建于1762年，据说是路易十五受大特里亚农宫的启发，为他宠爱的庞柏度夫人建造的。它的建筑风格典雅别致，于众不同，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的杰作。另据传说，那个幽静的小村子曾是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皇后生前最为倾心的住所。 这座宏伟宫殿的前身不过是路易十三用于狩猎的一座小小的城堡，建于1623年，砖石结构，普普通通。1631年，城堡进行过一次扩建，次后，路易十三便经常在这里居住、开会和阅兵。路易十四继位以后，于1661年开始大兴土木，始建凡尔塞宫，这中间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661年8月17日这一天，在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富凯的府邸沃勒维孔特宫举行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晚会。这个晚会甚至被载入了史册。晚会的东道主富凯是个

野心勃勃、贪赃枉法的家伙，在他任财政总监的8年期间，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了大量钱财。他打算以此将他原有的住宅改建成一座漂亮的府邸。他请来了建筑师勒沃、园艺师勒诺特尔及画师勒布伦，用不到4年的时间便将原有的住宅变成了一座在当时来说称得上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宫殿。加之富凯酷爱搜集艺术珍品、名贵字画及各种古董、地毯、家具等，这些东西将沃勒维孔特宫装饰得更加富丽堂皇。这座漂亮的殿堂吸引了各国的君臣显贵，纷纷来此一饱眼福，连太阳王也决定到此一览 。8月17日这天，参加晚会的有路易十四国王、王太后、亲王、侯爵及宫廷中所有要人。然而，“太阳王”的光辉所照之处未必皆福。沃勒维孔特宫的堂皇、精美及应有尽有，招致了太阳王的妒嫉。晚会过后一个月，路易十四派人逮捕了富凯并查抄了沃宫的全部设计图纸、文件及大批珍贵物品，同时，国王也没有忘记接收沃勒维孔特宫的建筑大师们----勒沃、勒诺特尔和勒布伦，令他们为自己建造一座比沃宫更为雄伟、壮观，更为豪华、辉煌的宫殿。正是这个著名的晚会，富凯招罪身亡，而凡尔塞宫却由此诞生。 同年，凡尔塞宫正式破土，到1689年，工程才全部竣工，前后历时共28年，动用了4万多名建筑人员。1682年，宫殿尚未完工时，路易十四便将政府从巴黎迁到了凡尔塞宫。从此，凡尔塞宫中欢宴、晚会、狩猎、郊游终日不绝。到1789年凡尔塞宫100周年时，其奢侈糜费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7月14日的法国大革命，迫使路易十六于1790年逃回巴黎，此后凡尔塞宫便冷落起来，并数遭劫难。1837年，路易．菲利浦决定重修凡尔塞宫，并将这座帝王的宫殿改建成为历史博物馆。 各位，还有什么疑问吗？”她停下脚步，微笑的看着他们。

“我们可以自己活动了吗？”一位游客说，真是迫不及待的想去四处游览。

“当然可以！不过，我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大多旅客都只懂往镜廊及皇宫内博物馆挤，其实凡尔赛宫的园林景观也非常吸引，尤其是不同大小的喷泉及沿途修剪整齐的花花草草，当然也少不得那些雕像。

帝苑的面积非常大，如果要行完一圈，非用全日时间不可；不过，在园内租单车，小汽车和自行车都会随时为各位服务的。带上生果、面包、肉酱，便可到帝苑进行一顿快乐的野餐了。 好了，我今天的观光解说到此就结束了，祝你们旅途愉快！”她善意的提醒着游客！

游客们怀着高涨的情绪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旅程，爱莲娜四处张望着，阿尔诺先生不解的看着妻子。

“你在找什么？”

“儿子不见了，你没有发现吗？”光顾着沉醉在历史的神秘中，等回过神来时，儿子已经不见了。

“他是一个成年人，不会走丢的。”有些无奈的看着妻子，自从他们收养了救过自己的少年后，妻子整个心思全都花在了那个孩子身上，为他请来了最好的语言老师，给他最优质的环境！不过，这个孩子也的确出色，从听不懂意大利语，到现在可以很流利的说出，他学的很轻松！他的才华在渐渐展露，自己生意上的事情他都能处理的很好，看来，他的事业有人继承了！不过，妻子也太宠他了，现在自己在家里也只能算是二等公民了！真是嫉妒呀！

“可他毕竟第一次来法国，又长的那么漂亮！现在变态那么多，万一！”她真的很担心！

“别忘了我们的命可是他救回来的，还有，你千万别再他面前说漂亮这个词，你没看出来这个词对他来说是个禁忌吗！”上个对他说漂亮的人如今还在医院躺着呢！

“废话，我当然知道，我又没在他面前说，好了，你别跟我叉，都是你不好，你快去给我找啦！”当她是白痴吗！她那宝贝儿子最痛恨别人赞叹他的容貌！

“是，”无奈的说着，反正他现在没有发言权，说什么都会被她骂！他无力的看向窗外！

“我叫你去找，你干嘛站在发呆！”真想踢他一脚。

“不用找了，他在那边！”他指向窗外！

望不见尽头的两行古树，腑瞰着绿色的草坪，绿色的湖水。千姿百态的大小雕像或静立在林荫道边，或沐浴于喷水池中。大小花坛一畦一样，青青的小松树被有条理地一律剪成圆锥形，布局匀称、有条不紊。而他们要找的人正坐在喷水池边悠闲的晒日光浴呢！

Dolce & Gabbana 最新款的休闲装，不拘礼节的白色衬衫，浅色的牛仔裤使他的身材更加俊美！而一顶白色‘耐克’的帽子却遮住了他大半个脸，低着头忙着手中的笔记本电脑。沐浴在阳光下的他神秘而魅惑！路过的游客都会忍不住多看他几眼！

“他真的不爱说话，也不爱玩！你不觉得他太孤单了吗？”爱莲娜担心的看着他，来法国游玩，就是为了让他远离工作，让他放松心情！她一直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拼命？为了钱吗？好象也不是，经过这几个月的相处，她也了解他的个性。冷漠而淡然，对什么都不是太在乎，也没有什么能引起他太多的关注！可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总要有个理由，不是吗？对钱，对权力，甚至对女人都不感兴趣，难道他是天生的工作狂？

“作为家族的领导者来说，这些都是优点！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太缺乏感情了！”虽然他很希望那个孩子能以工作为重，可是他并不想看到绝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没有感情，没有笑容，甚至没有欲望！

“如果他恋爱了，会不会改变呢？”她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或许吧！”他耸耸肩，可也别抱太大的希望！他总觉得绝心里有事情，一次和夫人从外面参加完宴会回来，经过他的房间，听见他痛苦的呓语声，当然他们也听不懂就是了！不过，‘悠’这个字，他们还是听清楚了，应该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吧！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能让他如此刻骨铭心呢！看着妻子笑的灿烂，他实在是不想泼她冷水！

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快半年了，可还是没有她的消息！阿尔诺夫妇对他确实很好，所以他也会帮他们打理好阿尔诺家族的生意，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报答吧！不过，在这个世界上金钱与权力更加重要，想要找到他们，他就一定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财富！他要在

较短的时间内成为意大利贵族阿尔诺家族的领导者，并且要将阿尔诺家族的印记扩张整个欧洲！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离自己并不远，就在欧洲！北皇绝打开了‘图片收藏’，屏幕上出现了童悠在湖中娇美可爱的倩影，他的悠啊！情不自禁的抚着她的脸。

此时，耳边传来了叫骂声和急促的脚步声，“站住，小子，你竟敢偷我的钱，让我逮到，你就完了！”几个游客追赶着他们口中的小偷！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拉着一个女孩没命的跑着，只顾着看后面的人，没有注意到前面喷水池边还坐着一个人，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女孩撞翻了绝手中的笔记本电脑，电脑掉在地上，随后黑屏！女孩慌张的看向绝，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后面的游客也赶了上来，喘的厉害，“该死的！你们还真是跑的够快，累死了！小子，把包还给我们吧！”一位游客拉过少年，扯下他身上的包！

少年挣扎着，恨恨的看着那些人，没有说话！

“还好捉到他们了，要不然我参加国际摄影节的展品就要与我说再见了！”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包，还好，他的数码相机还在！

“他们怎么办？要不要送到警察局？”

“抱歉！我可没时间，要送你去送吧！我还得继续拍摄呢！”拿着相机的游客耸耸肩！

“那好吧！小子，今天算你走运，如果下次再让我们看见你，你就没这么好运了！”说完，便离开了，这点小小的插曲一点都没有影响到他们拍摄的心情，继续他们的拍摄之旅了！

少年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一屁股坐在地上，没好气的朝妹妹喊到：“你搞什么？差点就跑掉了，都是因为你，我们今天又要挨饿了！”

“对不起，我，哥哥，那个，我。”她示意他看地上的笔记本电脑，这下惨了，他们哪有钱去赔？

“我应该把你丢掉！”尽给他添乱，他看着坐在池边的人，装什么酷呀！带帽子就很帅吗？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是这幅德行！没事耍帅！

北皇绝捡起电脑，起身离开，并没有理会他们！

“喂，你不要我们赔吗？”少年跳起来，冲到他的面前！

“你们赔的起吗？连温饱都成问题，我又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他冷冷的说着。

“你，对，你说的没错，我们是没钱赔给你，不过，我们可以为你做事，来抵掉欠下的债务，如何？先生。”对于绝的轻视，他感到生气，也很无奈！他以为他愿意偷别人东西吗？可他们别无它法！既然他们还不起，就当他的仆人来抵债！

“我不需要仆人。”绕过他，绝径直离开！

少年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诡异的笑了，他越是看不起自己，他就越赖定他了，当有钱人家的仆人，总比在外面当小偷要好吧！更何况，妹妹总不能一直都跟着自己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吧！他们是跟定他了！

“老公，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爱莲娜说着。

“怎么了？”阿尔诺津津有味的吃着妻子做的美食。

“那边的两个孩子好象跟着我们很久了，从绝回来后，他们就一直跟在后面。而且他们好象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那个少年可是极度营养不良，真是可怜！”爱莲娜边说边看着他们。

“是吗？绝，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弄坏了我的电脑，没钱赔，却要做我的仆人。”点着手中的PDA，屏幕太小，可现在笔记本不能用，他只能将就用了。

“什么？仆人。为什么？”爱莲娜惊讶的睁大了眼睛。

“他们应该是孤儿吧！”绝喝了一口纯净水，用余光瞥了一眼那个少年。

“天，好可怜！老公，我们庄园不是缺人手吗？让他们试试吧！”那个小女孩真的好可爱，长大以后肯定会迷死好多男孩子的。如

果加以好好调教，倒是有资本成为绝的宠物的！她要那个女孩来安抚绝那颗孤寂的心灵。

“这样不太好吧！爱莲娜。”阿尔诺为难的说着。

“有什么不好？上帝教导我们要仁慈，”板起脸孔看着丈夫。

“好吧，好吧，我没有意见。绝，你呢？”把问题甩给他，如果他不同意，爱莲娜也不会说什么。

“我也没有意见。”那个小子对他应该有用吧！

“好，三票通过，就这么决定了！”她高兴的站起来，走到女孩和少年面前。

“你们愿意跟我们去意大利吗？”

“愿意，夫人！”少年点点头，他怎么觉得眼前温和的夫人笑的有点古怪！

“很好，不过，我有话要说清楚，你的妹妹是我送给儿子的礼物，她会成为他的宠物。你，愿意吗？”她看向女孩，恩，近看她更美，耀眼柔顺的金发，如爱情海般幽蓝的眼睛，长而卷的眼睫毛，白皙润滑的皮肤，柔软的身体，用再挑剔的眼光来看，她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少女！的确很适合她那冷漠的儿子。

“我，”女孩犹豫的看着爱莲娜，又看看哥哥。

“夫人，她愿意。”即使沦为有钱人的玩物，也比在外面瞎混强！至少他们可以为她提供富有的物质生活，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你愿意吗？”她不勉强任何人，她也不例外！

“我，我，愿意！”女孩怯怯的点了点头。哥哥为她选择，应该没错吧！殊不知她今天的选择会让她痛苦一辈子，她即将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很好！今后，你就是阿尔诺家的小姐。而你，我们也不会亏待的！”她笑了！心情真是好呢！

“你母亲要把那个女孩送给你，”知妻莫如他怎么会不知她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她的愿望会实现吗？

“我不需要。”他抬起头，淡然的说着。

“那个女孩的确美，不心动吗？”不远处的妻子向自己挥手，她高兴的忘形了！

“我不介意将她送给你。”他笑了笑。

“算了吧！你母亲会杀了我的。我可无福消受，说真的，你究竟要什么样的女孩？”他很好奇儿子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我已经有妻子了，”他的话让阿尔诺差点被口水呛死。

“什么？有妻子了？那她现在在哪里？我们为什么没有听你说过，她长的是不是很美？那爱莲娜不是乱来吗？”

“你们又没有问过。她失踪了，她是我这一生的挚爱！没有什么比她更重要，甚至我的生命！”提起他心爱的女人，他冰冷的声音趋于缓和，虽然帽子遮住了他的脸，可是阿尔诺还是看见他嘴角扬起的笑容。

“你们为什么会分开？”既然这么爱她，为什么又会分开呢？

“我伤害了她，”他苦涩的说着，伤她的同时，他亦不好过！

“孩子，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了什么而伤害对方，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找到真爱！在爱情的世界里，要学会宽容，退让，甚至放手！”

“可我却做不到放手，我不能没有她，不能！”如果能放手，他和她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她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忘不了，却得不到的感觉让他为她疯狂！

阿尔诺第一次看到绝如此激动，看来那个女孩就是他的致命弱点！他还真想看看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让绝如此迷恋。

中国 A省S市 圣妮高中

圣妮高中座落在市中心的黄金地带，是一所贵族学校，就读的都是家境富裕的孩子，奢华的制服往往令别校的学生羡慕不已！

恋站在校门口，好象过了几个世纪了！又回来了，正准备进去，一个熟悉的身影晃入眼帘，“嘿！恋，你终于回来了，也不通知我们。”望月悠夏看见好友，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搂住她。

“给你们一个意外的惊喜，怎么样？是不是很高兴？”她开心的笑了。

“你在欧洲玩的那么高兴，早就把我们忘了吧！”悠夏拉着她走进校园。

“怎么会呢？你们交代的东西，我可是跑遍了瑞士才买到的，怎么感谢我呢？”

“请你大吃一顿吧！”

“下午放学在门口等我，我为你介绍一个人。”恋说着，三个月前神野俊介为了凌炎的事来到瑞士，她不惜违抗他也要留住凌炎，最后的代价就是高中毕业后回日本！而凌炎也要在三年之内有所成就，否则就没有娶她的资格，她知道这是神野俊介的底限，所以她也没反对。她将凌炎带回国，让他到哥哥的企业，重新开始！她相信他的能力！

“哦，有情况了是吗？喂，先透露一下吗？”恋真的恋爱了吗？

“三个字，他很帅！”

“很期待哦！中午一起吃饭吧！我去找你！好了，快进去吧！”悠夏将好友推进了高三（2）班的教室。她为她高兴。

一进教室，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呆呆的看着恋走了进来。

坐在位子上的恋看着大家都盯着她看，“怎么了？我有什么不对吗？”

“天啊！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你失踪了呢！”回过神来的同学都围到了她的身边。

“没那么夸张吧！只是一个暑假而已，”

“恋，你更漂亮了也，说，是不是恋爱了？”很值得怀疑！

“对呀，美的令人窒息。”

“谁会得到‘圣妮’公主的心呢？想必也是一个极品级的吧！”

“够了，够了，请你们安静下来，好不好？我才回来，不必这样拷问吧！”她实在受不了他们了。

“我们只是好奇吗？”

此时，铃声响了，老师也走了进来，当他看见恋的时候，楞住了，这个漂亮的女孩，是他们班的吗？

“老师，上课了，”

“哦，那个，坐在第三排的同学，你是2班的吗？”原谅他是今年才分来的，班上的人他是有些搞不清楚，可是如果他见过她，他应该记得呀！

“当然了，她可是我们‘圣妮’的公主呢！老师，你很逊哦！”

“可是自从开学以来，我都没有见过她，已经快半个月了，这样可是要被退学的。”他扶了扶往下滑的眼镜。

“我一直在国外，校长那边，我也向他请过假了，你不知道，可能是他们没有告诉你吧！”恋站了起来，礼貌的回答着。

“是这样呀！你请坐吧！”不好意思的脸红了，看来是他没搞清楚状况。

一个上午的课很快就结束了，恋和悠夏来到学校附近的肯德基，点了两份套餐，坐在窗前。

“你变了，”悠夏看着她。

“是吗？改变了多少呢？”玩着手中的吸管，她扬起嘴角。

“以前的你太过压抑了，只知道恨，从不会有真心的笑容，而现在，你的笑容畅快而轻松，是什么改变了你？是那个人吗？”

“或许吧！他的存在使我感到温馨，和他在一起，从不会感到压力，痛苦和伤害都消失了，只觉得周围温暖！这就是爱吗？”她不确定，小影告诉自己，在心爱的人面前会心跳加速，总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看。可在凌炎面前她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你确定对他是男女之爱，而不是兄妹之间的感情，恋，别把这两种感情混为一谈。”

“我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她只能确定自己不能伤害凌炎。

“算了，不要再想这么高深的问题了，顺其自然吧！对了，这几个月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她不想让她们知道，也不想让她们担心。

“别骗我了，如果没什么，你哥哥凌然会四处找你吗？”

“真的没有什么，我去瑞士以后，因为凌炎的事情，他将我关了起来，”她看着悠夏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着。

“为什么又放你出来，他不是容易妥协的人，是不是你答应他什么了？”说到神野俊介，她就觉得他可怕，温柔的背后却是残忍的无情。

“毕业后，回日本，继承家业！而凌炎必须在三年之内达到他的标准，否则，他不会让我和凌炎再见面。”她答应了，她只得答应，她和凌炎现在还违抗不了他。

“他疯了吗，继承家业？没继承之前，你就已经被他们家族的人伤害过好多次了，一旦他放出风去让你继承神野家族的族长之位，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你的。他想干嘛，想害死你吗？”悠夏激动的说。

“我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他，”她心情有些郁闷。

“爱情让你的智商变低了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答应他的要求后，你就给了他机会，一年以后回去日本，做他的傀儡族长吗？家族的人会想尽办法来刺杀你，到时，你哪都去不了，只得乖乖的回到他的身边，寻求他的庇护，而他会想办法控制你的自由，让你飞不出他为你精心设计的牢笼，而凌炎，他也会不择手段的阻止他的成功，让他一无所有，三年后，凌炎也达不到他的标准，只有滚蛋。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他沉府之深超过任何人的想象！她所说的也只可能猜对了一小部分。

“当我是白痴吗？你以为我没想过这些，可是不答应，我们连百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我不会按着他的剧本演完这出戏的。”她冷笑道。

“你哥哥凌然会帮你的吧！虽然你们不是亲兄妹，但他对你真的很好。”凌然的父亲只有凌心这么一个妹妹，可是她却为了爱情最后郁郁

而终，凌然的父亲恨极了神野家的人，他从小就向恋灌输向神野家族复仇的思想，让她的童年都是在仇恨中度过的，而凌然就是恋童年中唯一的光芒。

“他是继承了他老爸对我母亲好的优良传统，不过他火暴的脾气要改改了，否则小影真的会把他揣掉。”凌然是个好哥哥，也是她惟一的亲人了。

“也只有小影的冷静才可以制的住他，他们的感情又增进了不少。你的愿望恐怕是实现不了了。”

“离毕业不到一年了，我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多了，凌炎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就可以与他抗衡，所以我想借助你家族的力量，可以吗？”现在唯一能依靠的也只有哥哥和悠夏了。

“傻瓜，我能不帮你吗？别露出这么可怜兮兮的表情，你会让我难过的没心情吃东西的。好了，我和小影可是发过誓的要保护你的。”悠夏揉了揉她的发，温柔的笑了。

圣妮’高中

晴朗的午后、湛蓝的天空飘着几朵雪白云絮，和煦的微风徐徐吹来，轻拂在脸上，让人昏昏欲睡，恋靠在在悠夏的腿上，手里的书悄然滑落，她闭上眼睛，沉沉睡去。站在不远处的小影不解的看着悠夏，“她最近经常这样，特别爱睡。”悠夏轻声说道。

“究竟怎么了？有去医院吗？”小影担心的问。

“她不愿意去，说是熬夜看书才会这样，可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是啊，她现在可是过着猪一般的生活，吃了睡，睡了又吃，待会醒了，肯定又要找东西吃了，又不是孕妇。”等等，她不会是？可这怎么可能呢？

“别告诉我你想的也是那种可能性，”看见小影的神情，她就知道她和自己想到一起去了。

“可能吗？”她摇摇头，在恋遇见凌炎之前，恋对那些爱慕她的男孩都是不屑一顾，冷漠对待。如果她真的怀孕了，那孩子会是凌炎的吗？

Chapter_4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浪漫的气氛总是会让人失去理智，更何况，凌炎对她极好，她感动之余，以身相许，也不是不可能。”

“第一种解释，我勉强接受。可你说的第二种，告诉我，你自己还相信？”

“算了，我们别瞎猜了。如果不是，我们说的都是废话！别没事找事了。对了，下午的家长会，凌然会来是吧。我很久没见他了，小影，我有一个不错的建议，你老爸也别来了，就让凌然以你未婚夫的身份出席吧！”悠夏开玩笑的说着。

“你去买块豆腐撞墙吧！我发现你最近真的很三八也，有这个空闲时间，请你去找一个男朋友，别没事老在我面前晃。”白了她一眼。

悠夏耸耸肩，不在乎的笑了笑，让她找男朋友？还不如直接杀了她算了！她可是立志要做单身贵族的！没有羁绊，没有牵挂，没有争吵，一个人多自在！她可不要被人管着！

下午的家长会，凌然并没有出现，而神野俊介的到来引起‘圣妮’高中不小的骚动，虽然‘圣妮’是一所贵族学校，有钱人的孩子也不在少数，可是真正到达千万级别的人也没几个，特别是在校门口连停了三辆BMW跑车，当从那辆极其拉风的白色跑车下来一位男子时，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高贵俊美的容貌、不怒而威的尊贵气息、优雅的风度，只消一眼，便知道他是个高高在上的王者，让人不由自主的臣服在他的魅力之下。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竟然是恋的父亲！

“恋，他真的是你的父亲吗？好有气质。”某花痴的眼睛已经成鸡心状了。

“好有风度。”

“他真的结婚了吗？天啊，他竟然是恋的父亲。”

“真是帅的太没天理了。”

“如果我也有怎么年轻俊美的父亲，就好了。”

谁也没发现恋阴沉着脸看着她的教室，“好了，好了，你们还在上体育课，众位回魂罗。”体育老师拍拍手，让大家安静下来，今天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众人才心不甘情不愿的集中，准备测试八百米。

他为什么要来破坏她好不容易才平静的心，为什么要打扰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要破坏她愉悦的心情？为什么要出现在学校？为什么？他总是出人意料的闯进她的生活里，让她猜不透他下一步究竟要做什么？她看不透他，也不了解他，当初想要报复的心情已经消磨殆劲，她不想在陪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此刻的她只想躲他远远的，永远也不要看见他！心情糟的喘不过气了，跑步中的恋吃力的呼吸着，步子也越来越慢，她停了下来，弯下身子，苍白的脸色，急促的喘息声，让她看起来极其虚弱。她抬起头，看向天空中的太阳，刺眼的令人想吐，就像那个人！下一刻，她晕倒在地上，周围的惊呼声与喊声，她都听不见了，只听的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声，在陷入昏迷前，她依稀看见那张令她要崩溃的俊脸正担心的看着自己，放手，放开她！她不要见到他！可是她已经无力反抗，只得让自己陷入无尽的黑暗中！

当恋醒来的时候，发现凌炎坐在一旁看着自己。

“我在哪里？”打量着陌生的环境，她疑惑的问着。

“在医院里，恋。他送你来的，五分钟前刚走。”他知道她不愿意提及神野俊介。

“真要感谢上帝，没在五分钟前醒来。好了，现在可以回家了吗？”她掀开被子，准备下床。

“恋，你没发现吗？”凌炎阻止她下床，神色有些不对劲。

“发现什么？”她不解，这样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优雅的神情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悲伤和痛苦。

“你要做母亲了。”他拉着她的手，气力之大，让她感到疼痛，可是他的话已经让她暂时忘记了痛，她怔住了！

“恋，说话，别将自己封闭起来，跟我说话，”

“我以为已经摆脱他了，可是，现在，哦，不，”她茫然的看着凌炎，在看看自己，然后捂住了自己的脸。

“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孩子的错。”凌炎将她的手拿开，托起她的头，看着她。

“我知道，可是一想到我怀的是他的孩子，我就受不了，我该怎么办？可不可以不要他，可不可以？”她激动的说着。

“你的身体已经不能承受，一旦拿掉他，你将终身不孕。恋，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一辈子呀！况且，你已经有四个多月的身孕了，太危险了，我不能承受失去你的危险，我不能。”一想到她的腹中正孕育着绝的孩子，他就嫉妒的发狂，可是一想到要失去她，他宁愿她生下孩子，尽管这也让他痛苦万分。

“天呐，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她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也知道了，恋。”神野俊介知道后，没有说一句话，面无表情，冷静的可怕。

“他会以为是你的，他没说什么吗？”她头痛的厉害。

“没有。我不了解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她站了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内心也做了一个决定。

“凌炎，我们结婚吧！”她回头看着他。

“为什么？”他惊讶的看着她。

“或许这个孩子来的正是时候，他可以让我们顺理成章的在一起，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不是吗？凌炎，你愿意成为我孩子的父亲吗？”如果凌炎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爱她，他就应该不会介意。

“只要是你的孩子，我会将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爱。如果你怀疑，我们可以一辈子只要一个孩子，他是最初，也是最后！”凌炎不容质疑的说着。

“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他当做是你的孩子，你就是他的父亲！”她没有看错他！或许这辈子陪伴她一生的就是凌炎了，如果雷凯让她对爱情失去了信心，而凌炎的出现，又让她对爱情重拾信心。

夜，深了！繁华喧闹的都市终于安静了下来，无际的天空缀满了一闪一闪的星星，透过酒店的玻璃窗，神野俊介凝视着美丽的夜景，轻旋着手里的酒杯，好象在想着什么。

怀孕了，真是让他震惊呢！他的宝贝就要当母亲了，这是她对他的报复吗？此时，‘铃---铃----’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想跟你谈谈。”冷漠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

“你在哪里？恋。”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他，他想见她。

“酒店大堂，你有空吗？父亲。”她微笑的看着凌炎，让他别担心。

“上来吧，恋，跟你一样，我将彻夜不眠了。”父亲这个词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吗？

那个凌炎也在她身边吗？他们真的那么相爱吗？他有比自己还疼爱恋吗？有吗？“啪”的一声，杯子被捏破了，碎片刺破了他的手，汩汩的渗出血来，可他全然不觉，他起身，走到吧台，倒了一杯橙汁，随后放了一片药丸，药丸快速溶解在橙汁中，他看着杯中的液体，嘴角诡异的笑让他此刻看上去很危险。

当恋跨进房门，看见神野俊介正坐在吧台边，一脸祥和的看着她，只是他手上刺眼的血让她极不舒服。

“你的凌炎也来了吗？”他示意她过去。

“是，他在等我一起回去。”她走了过去，坐在他身边。

“你想跟我说什么？”他递给她那杯橙汁。

“我想跟凌炎结婚，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然后呢？你们幸福的度过后半生吗？恋，我们之前的契约自动失效了吗？”他笑了，想得到他的祝福？不，他又怎会让她与别的男人站在教堂里接受众人的祝福，他不允许。

“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你希望他跟我一样，做一个没人要的私生子吗？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开始，得不到爱，得不到一个孩子应有的一切，我只是母亲想留住你的工具，看见我，她就会想到你，然后歇斯底里的哭闹，舅舅仇恨的眼神让我常常做噩梦，她的世界只有你的存在，为你而活，为你而生，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爱情就是一切吗？如果不爱她，又何必去招惹她，看她为你疯狂的样子，你感到很高兴，很满足，是吗？我讨厌看见她哭闹的丑态，憎恨你无情的游戏人间，这样的你们为什么要生下我？为什么？一想到我的孩子会走我走过的路，我就害怕的想去死。你真的想看到我去死吗？”她淡然的说着，他有什么资格要她爱他。

“不，别拿死来威胁我，我会答应你们结婚，可是，没有婚礼，也没有祝福，你愿意吗？”他用没受伤的手爱怜的抚着她的脸。

她点了点头，别过脸，躲过了他的碰触，喝下冰冷的橙汁，想平复紧张的情绪。天知道，单独面对他，她要有多大的勇气。他的温柔和怜爱让她害怕！

“我的事业只有你能继承，所以，定期回日本吧，我会将家族的生意陆续交到你手上。”她的闪躲让他的手停留在半空中，他苦笑着收回。

“不，我只想过平凡简单的生活。”她抬头看着他。

“这由不得你，恋。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你，但你必须回日本做神野家族未来的族长。”他不容她拒绝。

“好吧，这件事，我会回去考虑，我该回去了，谢谢你的果汁，很好喝！”她起身，走向门口。

当她想拉开门，出去的时候，一阵眩晕让她停下脚步，她靠在墙上，头晕的厉害，好难受！就在她支持不住跌坐在地上的时候，神野俊介来到她的身边，“你给我喝了什么？”她无力的闭上眼睛，好想睡。

“只是一杯普通的果汁。恋，你累了吗？是不是想睡了？别回去了。在这睡吧！我会派人好好照顾你的。”他抱起她，走向奢华的床边，将她轻轻放在上面。

“不，我想回家，你让凌炎来接我。”睡意越来越浓，她已经睁不开眼睛了。

“别说话了，快睡吧！”他哄着她，看她沉沉睡去，原本柔和的脸瞬间冰冷，又是凌炎，你连在梦中都舍不得他吗？

当大堂经理王小姐告知凌炎，他要等的女孩已经睡下了，请他明天再来接她时，他无视于酒店保安的阻拦，来到了总统套房门口，想将恋带走，可是神野家的保镖拦住了他的去路，“抱歉，凌先生，神野小姐已经入睡了，请别打扰她，”

凌炎没有理会他们，想硬闯，可就在此时，门开了，“这么晚了，你们在吵什么？”神野俊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很明显的他刚从床上起来，黑眸略带恼意，凌乱的黑发披散在赤裸的上身，这么真实又性感的神野俊介，是平时很难见到的，让随后赶到的酒店大堂经理惶恐又羞涩但又情不自禁的看着他。

“对不起，神野先生。他，”保镖们惶恐的低下头，不敢看他。

“算了，你们下去吧，”看到凌炎，他打发走不相干的人。

“为什么？”凌炎看着他，恋是他的女儿呀！

“该问为什么的应该是我，是你抢走了我的宝贝。”他笑了笑，心痛了吗？他可知道当他听到医生说恋怀孕的时候，他的心，痛的都麻痹了吗！

“恋会恨你一辈子的。”凌炎在此刻真的想杀了眼前的人。

“她恨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不在乎她再多恨我一些，你应该庆幸，我只能拥有她一夜，可你呢，她许诺了一生给你，”

“这是她自愿的吗？”凌炎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尽量平静的问。

“当然，这就是我同意你们结婚，她要付出的代价。”看见凌炎痛苦的倒退了一步，他的心情出奇的舒畅！

“我希望你不要对她说你来过，她要我保密的，”神野俊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恶劣的又说了一句。

“你为什么骗他？你和小小姐根本没什么？”坐在床边的娇小可爱的女孩不解的问他。

“我高兴，这不关你的事，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恋，让她平安的生下孩子。”接过她递来的衬衫，随意的套上，冷冷的说。

“你以为我爱管，还不是为你和小小姐好，是不是嫌她对你的恨还不够多？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他们两个人明明相爱，可你，啊！痛！”还没说完，就被神野俊介单手掐住了脖子。

“我再说一遍，我的事不用你管，还有我不想再听见‘他们相爱’这四个字，否则，我会很不介意的将你送往天堂。记住了？”阴冷的说完，他将她丢开，然后温柔的吻了恋的唇，起身离开！

“咳，咳，咳，知道了，天，下手还真重，都紫了。”她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看着熟睡中的恋，叹了一口气。可怜的恋！被这样喜怒无常的人喜欢着，还真是有够倒霉！

清晨的阳光照在恋的身上，像丝绸般明亮动人，她缓缓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女孩正笑眯眯的看着自己，“你醒了，恋。我做了好多好吃的，你和小宝宝都要加强营养哦！”

“小爱，你怎么会在这里？”她惊讶的看着她，管家的女儿小爱为什么会出现在她眼前。

“奉族长的命令，来照料你的起居生活，顺便监视你们。”小爱拉她起来，将她推到浴室，催促她沐浴。

“就知道你的出现没好事，你大学不念了吗？让你当我的全职保姆，是不是太浪费了？”泡在浴缸里的恋没好气的说。

“能照顾你，可是我的荣幸呢！”

“少来了，是不是他许诺了你什么？高级的跑车？奢侈的欧洲十日游？还是本世纪无敌美少年？”

“抱歉，猜错了。我要的是自主的婚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老头，一向奉主子的命令视若生命，姐姐悲惨的婚姻就是我未来的写照，为了自己的将来，我要先发制人，”

“你姐姐怎么了？”她好奇的问着，那个温柔的大美人怎么了？

“已经成怨妇了，他老公整日泡在PUB，也不管她。”小爱说着。

“对了，我昨夜没回去，凌炎有没有来找我？”

“我来的时候看到他了，那个翩翩少年呀，恋，他就是你孩子的父亲吗？真是让人嫉妒哦，酒店经理告知过他了，他今天会来接你回去。”她面不改色的撒着谎。

“我昨天为什么会晕倒？”她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你忘了你有低血压的病史吗？现在又怀孕了，又不好好休息，当然会复发了，以后要注意了。”小爱递过衣服，很自然的说着。

当恋和小爱出现在大堂的时候，凌炎将她抱在怀里，“你怎么了？凌炎。”

“你没事吧！”凌炎担心的问着，她真的会像神野俊介所说的那样是自愿的吗？

“没事，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没睡好，是吗？”她抚过他的脸。

“没什么，我们回去吧！”凌炎拉着她离开酒店，现在他只想带她离开这个令他都要窒息的地方。

“痛，凌炎，你究竟怎么了？”甩开他的手，她不解的看着他。

“你昨晚是在他的房间，是吗？”他控制不住，还是问了出来。

“对，怎么了？”这又怎么了？小爱一直陪着自己。

“没什么，我们走吧！”听见她的话，他的心沉入谷底，脸色惨白，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你当我白痴吗？”他是不是以为她很好骗。

“昨晚，你和他一直在一起，是吗？”凌炎艰难的说着。

恋先是有些茫然，可她在看到他痛苦不已的眼神时，想到他的不对劲时，她明白了，怒火烧痛了她的心，她抬手甩了凌炎一记耳光。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无耻吗？”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么想她的，哼，她和神野俊介？真是可笑，就算她再下贱，也不会和有血缘关系的人上床。

“如果让我知道你为了结婚的事而心甘情愿，杀了我都不会同意结婚的。”他用手背擦去嘴角的血迹，恨恨的说着。

“谁告诉你我和他上床了？还是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他衣衫不整的出现，说的那些话，和你的一夜未归难道不能证明吗？”嫉妒蒙蔽了他的心智和眼睛。

“他说你就相信，你看见我和他在床上了吗？我就这么不被你信任吗？还是在你眼里，我就是个随便的女人。”她痛心的看着眼前的男子，爱她？就是这么爱的吗？

“先让我不信任你的人是你自己，”她和神野俊介之间的暧昧已经快要把他逼疯了，她以为他不知道吗？他可以不在意绝，可以不在意绝的孩子，甚至她一辈子都无法爱上他，他都可以接受，可是她不该骗自己，还这么一脸无辜，这会让他感觉是自己错了，是自己伤害了她。

“信任？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任吗？去相信你无法相信的，这就是真正的信任。凌炎，知道吗？今天我很想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可是，现在，我们完了！”什么爱？什么爱她胜过一切？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做不到，还谈什么爱情，谈什么未来！她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退后然后离开！

“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恋从小就缺乏安全感，你无法信任她，就是对她最大的伤害。感情的世界容不得猜忌，侮辱，想要她爱你，就必须有耐心，还有宽容，可怜的凌炎！你之前做的都很好，只差一步，你就可以得到她了！可是嫉妒，误会让你前功尽弃！”这么点误会就让他们轻易的分开，他们之间的感情果真如神野俊介想的那样，一点都不稳定，否则也不会让他轻易破坏！小爱叹了一口气。

神野俊介一脸笑意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恋啊，这可不是他逼他们分开的，而是你自己的决定！凌炎抬起头看到神野俊介讽刺的看着自己时，他就知道自己被算计了，该死！他误会她了！

恋拉开车门，想进去，就被凌炎拉住了，“对不起，恋，是我误会你了。我不该那样说，不该伤害你。”他苦涩的说着，神野俊介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分开。

“你没听见我刚才说的吗？我们已经完了。”现在她不想看见他。

“不，我没有答应，我不是故意的，恋！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他带走你，一想到你会和他回日本，我就紧张的不知所措，我害怕失去你，在你面前我总是小心翼翼，压抑着自己的嫉妒，怕伤害你，可今天我还是伤了你，对不起！对不起！恋！原谅我！”凌炎抱着她乞求着，不让她离开。

“是我让你不安的，是我让你无法信任，是吗？”他的彷徨，他的无奈，他的嫉妒都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给过他明确的承诺，她不应该怪他的，她也有责任，不是吗？

“你总是让我患得患失，”他哀伤的看着她。

“别在误会我了，你知道我刚才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跟你说话吗！如果过去我让你不安和害怕了，我向你道歉！今后，我会好好爱你，不会再让你感到彷徨了，相对的，你不能再这样误会我了，”她抚上他的脸，笑了。算了，他们分开最得意的就是那个人了，她不能让他得逞！

“恋。”得到她的谅解与承诺，沉入谷底的心又活跃了起来，他再也不会误会她了！

小爱偷偷的看了一眼冰冷的神野俊介，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又和好了，而且感情要比以前好了很多，这还要多谢他呢！误会可以让人们分开，可也可以让彼此的感情更加牢固！不过，恋和凌炎的情路还是难走呀！面对未来，前面还有更多的磨难等着他们，今天的又算的上什么呢！

五个月后

恋预产期提前了，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宝宝，粉嫩的小脸、樱红的小嘴、胖乎乎的身子让人怜爱不已。

“恋，你的宝贝好可爱呀！给我当儿子，好不好？”小影逗着恋怀中的宝宝。

“别垂涎别人的，你和凌然生一个吧！”悠夏将她推到旁边，摸着他的小脸，好软呀！

“他对我笑呢？”小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的说着。

“少在这边丢人了，他根本看不见你，”小爱看白痴一样看着这群人，狂受不了他们，恋在产房待产的时候，他们紧张的好象自己在生一样，有点建设性好不好，只知道走来走去，走廊都快被他们磨通了，见了护士就上去问恋好不好，吓的那些护士都躲着他们走。现场唯一镇静的只剩她一个了，不过，她也差点被这些人烦疯掉！他们的智商现在都是负的二百，一群白痴！

“你好象很有经验？”悠夏不服气的看着小爱。

小爱不理会她，将宝宝抱走，“宝宝，我们去洗澡罗。”

“恋，你还好吧！”生孩子好象都挺可怕的，那么凄惨的叫声她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了，悠夏担心的看着她。

“没事，让你们担心了！”刚生产后的她极其虚弱，可也很幸福的靠在凌炎怀里，如果没有凌炎的陪伴，她根本没有勇气生下宝宝。

“恋，宝宝的名字有没有想好？”凌然看着妹妹。

“这么胖，就叫小猪好了。”小影的提议遭到众人的冷眼，真亏她想的出来。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悠夏白了她一眼。

“恋已经给宝宝起了名字了，叫凌凡，”凌炎与恋相视而笑，他们希望宝宝能过着平凡的生活。

“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凡小子的干妈，小影，不准跟我抢。”悠夏满意的看着小影不甘心的神情。

“好了，好了，恋需要休息，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去吧！”小爱抱着香喷喷的宝宝回到病房，开始赶人。

“恋，你好好休息吧！我们明天再来看你。”众人看时间也不早了，陆续离开。

小爱将宝宝还给恋，“一家三口好好培养感情吧！我不打扰你们了，”小爱微笑的看着他们，很幸福的感觉！但愿时光永远停留在此刻。

“谢谢你，小爱。”凌炎温柔的笑了笑，害的小爱的心一阵猛跳，真是的，她对帅哥就是没有免疫力。

轻柔的抚摩着宝宝的小脸，恋的内心一阵感动，这就是做母亲的感觉吗?

“人真的很奇怪呢！一想到宝宝是他的孩子，我就想拿掉他，可是现在看着宝宝，我的内心好温暖，想给他最好的，想让他得到一切想要的，想好好爱他，他是我的孩子呢！”恋吻着宝宝的小手，宝宝因母亲的碰触也甜甜的笑了，高兴的晃着他肥嘟嘟的小手小脚。

“他很高兴呢！”凌炎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小的宝宝，也被他吸引住了，真的好奇妙！

“你在想什么呢？我的宝贝！”恋抱起儿子，贴着他的小脸，喃喃自语。

天空一片蔚蓝，万里不见一抹微云，澄静宜人。一辆拉风的现代跑车停在一幢幽静的别墅门前，一身休闲打扮的悠夏从车子上拖了好几个大袋子下来，凌家的仆人赶紧接过她的袋子，请她进来。

“累死了，恋，我买了好多玩具，够宝宝玩一阵子的吧！”悠夏走到恋的身边，坐在翠绿的草坪上，逗宝宝玩。

“悠夏，别再买了，玩具都堆在储藏室了，”恋拿下耳机，递给她一杯水。

“宝宝不喜欢吗？”悠夏好奇的看着凌凡的一举一动，真有趣！

“他对你买的画册感兴趣，每天要翻一遍，才能睡觉。凌炎说他有艺术家的气质。”看着儿子在纸上乱画一气，她不懂他在画什么。

“是吗？那凡小子可要加油罗，”揉了揉他柔软的发，悠夏笑着看着恋，日子过的真快，宝宝都快满周岁了，恋产后恢复的很快，凌炎的呵护与宠爱，让她无比的幸福，也更美了！高领的粉色毛衣，米白色的休闲裤，更显得她婀娜纤细。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采吗？”

“两个字，无聊！想到还要在那里待上四年，我就头痛。”悠夏皱着眉头说。

“想不想出国留学？哥哥决定将在欧洲设立分公司，”

“你们会去吗？那很好，我也想出去看看，你们什么时候走？”悠夏眼前一亮，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就在这个月底吧！哥哥已经替我在瑞士酒店管理学院注册过了，”凌凡爬到恋的身边，抱着她的腿，想让她抱他，恋温柔的将他抱到怀里，喂他喝水。

“‘BLUE SKY’的经营权，凌然交给你了，是吗？”BLUE SKY 在国内可是排的上名的五星级酒店，也是凌家的家族产业之一。

“是的，哥哥已经在瑞士看好了地，准备建立‘BLUE SKY’分店，他将瑞士的经营权交给了凌炎。”

“我可以入股吗？”她也该好好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了。

“当然。”谁会嫌资本多呢！

“你儿子是不是猪转世？又睡了。”凌凡在恋的怀里打起了瞌睡。

“你小时侯也这样，”没好气的白了她一眼，抱起凌凡进屋。

悠夏耸耸肩，做了母亲后的恋总是以孩子为中心，她太宠他了，她知道恋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像她以前那样没人疼，没人爱，所以现在加倍的呵护宝宝，不想宝宝留下灰色的童年记忆，她要让宝宝健康的成长，不想让他心里留下阴影。她好不容易才得到平静而幸福的生

活，希望上天再也不要折磨她了，就让恋像现在这样快乐的过一辈子吧！

两年后

意大利，一个非常美丽的半岛国家，既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同时又是当袷澜缱罘4.锏钠叽蠊ひ倒□□弧R獯罄□乩砦恢糜旁剑□□蛞巳恕K□新□さ暮0断撸□邪籽┌òǖ陌6.□八股剑□兴埔□□□□牟ê印⑻ú□樱□忻髦榘闫骄踩缇档暮□矗□兄┳胪□频乃耐ò舜锏奶□贰9.□罚□形奘□姆苫□　8.劭凇18.胪贰6□□恰笆澜绲酃□锥肌?---罗马，一座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古城，它的神秘让人们更加向往。

罗马 阿尔诺庄园

这是一座美丽的庄园，通往别墅的的路边，是一片片格局优雅，精雕细琢的花坛和草坪。花园设计自然天成，古树参天，流水潺潺，鲜花盛开，在花园的尽头，是一座美丽的喷泉，水池的中央是一组根据希腊海神的故事塑造的雕塑，一个金发少女此刻正坐在喷泉边等着她的心上人。时间过的真快呀，她和哥哥被阿尔诺夫人带回来，已经快有四年了。哥哥乔伊跟在少爷身边，成为了他的属下。而自己呢，她只是少爷的宠物而已，夫人教会她如何成为一位淑女，美丽可爱，温柔体贴，柔顺可人，可这些都留不住少爷的心，他从来都不会用正眼瞧自己，甚至跟她说话。其实，她应该庆幸的，少爷不喜欢她，她就不用成为他的玩物了，可是，她管不住自己的心，她爱上了他！他的俊美，他的冷漠，他的才华，他的一切，都让她深深的着迷，而不可自拔！哥哥说她傻，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可她也没办法呀！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此时，一辆黑色的法拉力飞驰而来，在她身边停下，一身黑色西装的北皇绝走了下来，径直走向屋内，没看她一眼。

乔伊同情的看着妹妹伤心的样子，傻丫头！他已经告戒她很多次了，可是她还是赔上了一颗心。

“雪儿，我给你带礼物了。”乔伊拍了拍了妹妹的肩膀，想让她振作起来！

“谢谢！”她并不感兴趣，一想到少爷刚才冷漠的态度，她就难过的想哭。

“别伤心了，至少他没带别的女孩回来，你还是有机会的。”他叹了一口气，他对她真的不抱希望了，无药可救了。

“真的吗？你们去米兰的时候，他也没有和别的女孩约会吗？”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当然，他的私生活一向检点，从来不跟女人约会，”有的时候他都怀疑少爷是不是性取向有问题，可是，当他无意中瞥见少爷电脑里的一张图片的时候，他才打消了那个可笑的念头，也彻底明白了妹妹根本没戏。

“你没骗我，乔伊。”雪儿的心又活了，她高兴的吻了哥哥，然后回房，准备打扮美美的，让少爷注意到她。

看着妹妹高兴的样子，他的脸垮了下来，上帝！原谅他的欺骗！他根本不敢告诉妹妹，少爷早就有心上人了，根本不可能爱上她，他害怕她知道真相会受不了，所以一直没说。天知道要瞒到什么时候才算到头，少爷一直在寻找那个女孩。如果少爷找到那个女孩，妹妹的美梦也就该醒了。

“爱莲娜，你当初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站在落地窗前的阿尔诺先生看着他们兄妹。

“谁知道绝那么痴心？你有没有看过那女孩的照片？”爱莲娜好奇的说,被绝喜欢的女孩应该也不简单吧!

“没有，我还没那么八卦，爱莲娜，你劝劝雪儿吧！或者是将她送走。你要眼睁睁的看着她沉迷于无望的爱情中吗？”阿尔诺先生建议。

“我不甘心嘛！即使绝再喜欢那个女孩，可那个女孩现在也不在他身边，我不相信他对雪儿一点都不动心。不行，我要试试，否则我不甘心。”她站了起来，准备出去。

“你又想干什么？我拜托你理智一点，好不好？”他无奈的看着妻子，她真的是闲的没事干吗？

“安啦！不用担心，我自有分寸。”她摆了摆手。

对她的保证，他无语，只求上帝保佑绝了！不要让妻子再捅出什么大篓子出来。

夜幕低垂，几缕黑云掩住了一轮弯月

梦中的北皇绝痛苦的呓语着，“不，悠，不要，不------。”

从失去童悠的噩梦中惊醒的绝，靠坐在床上，喘息着，冷凝的双眸此刻载满了哀伤和痛苦，他还是找不到她，他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花了快四年的时间，来找她！可她就像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毫无消息，轻叹一声，翻身下床，他来到了花园内。

雪儿，本想进入绝的房间，诱惑他的，可是却在花园看见了她要找的人，他立于浓浓夜色下，迎着清冷的夜风，浑身皆散发着孤傲的气势和冷冷的疏离感。 看着他完美的侧脸，雪儿呆住了，泪水滑过他俊美的脸，消失在草坪中，一向冷酷无情的少爷竟然在哭！

她呆立在那儿，怔怔的看着绝。看着他痛苦，她的心也跟着在痛，她不要看见他如此难过，她想去安慰他，正准备上前，就被一个人捂住了嘴，不顾她的挣扎将她抱回房间，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的绝并没有发现这一段小插曲。

“你干什么？乔伊，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能单独面对他，你为什么要破坏？”雪儿推开哥哥，生气的朝他大喊。

“我破坏？我是在救你，如果让他知道你看见他哭，他会放过你吗？都快四年了，你还不清楚他是什么的人吗？醒醒吧！雪儿，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他对她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陷入爱河的女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我们为什么不可能在一起？他没有女朋友，我又那么喜欢他，夫人也同意了，虽然他现在不喜欢我，可是我相信只要我真心对他，他总有一天会爱上我的，”雪儿认真的说着。

“他根本不可能爱上你，”他没好气的说，他真的受够妹妹这种愚蠢而又不切实际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了心爱的人了，而且那个女孩是个世间少有的美人，”如果告诉妹妹能让她清醒的话，他宁愿冒着失去她的危险。

“不可能，你骗我的，对不对？为了让我死心，故意骗我的，”她先是一楞，随即笑了起来。

“骗你有糖吃吗？”她中毒太深。

“可你下午还告诉我他没有和任何女人约会，”雪儿的笑消失了，哥哥的表情很严肃，看来不像是假的。

“对，他是不和任何女人约会，那是因为他爱那个女孩，在他眼里任何女人都比不上那个女孩，也包括你，雪儿，他是不是从来都没用正眼看过你？”看着她越来越惨白的脸，他知道事实让她难以接受。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她难受的看着哥哥。

“为了让你清醒，雪儿，放弃吧！你真的以为夫人会让你和少爷在一起吗？你忘了当初夫人说的话了吗？你只是她送给少爷的宠物，就算你跟了他，夫人也不会让你成为阿尔诺家族未来的女主人，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希望妹妹能看清事实，少爷没有给她机会，就是不让她有希望，或许在别人看来少爷的冷酷对一个爱他的女孩来说是很残忍，可是如果不爱她还要和她在一起，那不是更残忍吗？

“太迟了，哥哥，我已经无法自拔了，就算不能和他在一起，只要每天都能看着他，我也甘愿，我爱他呀！”雪儿无奈的说着，她根本就忘不了他。

乔伊看她这个样子，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算了，感情的事他想拦也拦不住，如果雪儿愿意，他也没办法！

瑞士

凌家前院的美丽草坪上，一大一小的身影出现在凌炎的视线中，那是一个美得让人屏息的人儿，凝脂一般的雪肤细滑无瑕，长长的睫毛遮住了那双水亮澄澈的眸子，一张紧闭的檀香小口润红剔透，而枕在她腿上的宝宝则是漂亮的惊人！他简直就是绝小时侯的翻版，可是在大家的呵护下，他过着快乐而单纯的生活，他的个性应该不会像绝那样极端了吧！

“老爸，”凌凡睁开了眼睛，看见父亲正笑着看着他们，他高兴的冲进父亲的怀里。

“嘘，别吵醒你妈妈。”抱起凌凡，凌炎小声的说着，几日不见，他又重了几斤。

“哦，老爸。你有没有从法国带礼物给我？”凌凡虽然压低了声音，可仍然掩饰不住兴奋的情绪。

“SONY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儿子，怎么样？还满意吗？”凌炎捏了捏他的鼻子。

“喜欢，谢谢老爸！”凌凡笑的灿烂！

“那我的礼物呢？炎，你偏心哦，”充满笑意的声音让父子俩看向声源处。

“被我们吵醒了吗？”放下凌凡，他俯下身亲吻她的唇。

“没有，你不是要明天才回来的吗？法国的事情结束了吗？”她被他拉了起来，双手抱住他的腰。

“想你了，恋！”凌炎将她散落的发撂到耳后，深情的看着她。

“法国的金发美女没有迷住你吗？”

“在我眼里，你是最美的！有没有想我？”他拥着她的肩膀，一齐走回主屋。凌凡看着他们把自己晾在一边，也不生气，只是静静的看着他们浓情蜜意，你侬我侬！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所以他希望他们能一直这样幸福下去，那他也会跟着幸福快乐！

夜深了，恋身着一袭白色睡衣，慢慢的走到阳台上，看着日内瓦上空灿烂夺目的烟花，她笑了！此刻的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们已经在瑞士定居两年了，‘BLUE SKY’在凌炎的经营下也走上了轨道，他们的酒店还被世界观光协会评为欧洲最佳酒店，而她的学业也很顺利，她已经提前拿到了学士学位，现在正在攻读硕士学位，她准备毕业后回到神野家族，接替族长之位，这也是当初神野俊介答应他们结婚唯一的条件！她以为神野家的人都会持反对意见，尤其是神野俊人，他应该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可是，他没有。对于她接替族长之位，他表现的淡然，不认同也不反对！她不了解他！也没空研究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至于儿子凌凡，他的心智与年龄不成正比，他的言语与行为不像同龄的孩子，在别的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时候，他只是静静的在自己身旁看着书；在别的孩子吵着闹着要去儿童乐园玩的时候，他只要去参观博物馆；这孩子安静的几乎会让人忘了他的存在，他的个性越来越像凌炎了，优雅宁静，聪慧礼貌，悠夏说他俨然一个小绅士！

“在想什么？想的这么出神，”凌炎从浴室走了出来，看这满脸笑意的妻子，轻声问到。

“谢谢你将小凡教导的这么出色，”凌炎待小凡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她真的很感谢他！

“他不仅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孩子呢！你忘了我们是夫妻了吗？别再对我说出如此客气的话了，我会生气的！”他故做生气状。

“凌炎，我今天有没有说爱你？”他的话让她的眼中泛出了泪光，他总是对她这么好，这么体贴，想让她不爱他也难。

“没有呢！”他动情的拥住她，深吻着她的发，才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他想她心都痛了，爱！越来越深，也越来越痴了！

“我爱你，我想让你一辈子都陪在我身边，”她靠在他的怀里，甜甜的笑了！他是她这一生无悔的选择！

凌炎将她轻轻的抱起，走到雪白诱人的床边，“恋，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看着她绝美的容颜，凌炎忍不住低下头吻住他渴望已久的唇。

他的温柔与体贴让恋觉得她在他眼里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她的柔顺与回应也让凌炎觉得她是爱他的，虽然心爱的人在自己的怀里，可是他总觉得不安，恋真的会一辈子不离开自己吗？他撩开她的额发，贴上她光洁白皙的前额，爱怜的吻着她的眼睛，“你已经属于我了，答应我，这辈子再也不离开我！

恋看着他无比认真的眼神，“傻瓜，我们在神父面前宣过誓了，一辈子不离不弃，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凌炎轻轻托起她的小脸，“再说一遍，你爱我，无论未来怎样艰难，无论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无论何时，你都会一辈子待在我身边，是吗？”

恋将他拉进自己的怀里，温柔的说：“我爱你！凌炎，无论在哪里，你都是我这辈子最珍爱的人，永远待在你身边，做你的好妻子，做一个好母亲，凌炎，给我孩子吧！”她想生下他的孩子，以回报他对她的爱！

怜惜的爱抚，火热的爱语，室内的温度越来越高，相纠缠在一起的身体也越贴越紧，窗外的月亮也害羞的躲进云层！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多情！

日内瓦国际机场

再过几日就是‘BLUE SKY’周年庆，凌然和小影从米兰飞往瑞士，凌炎与恋在机场内等待着许久未见的亲人。凌炎的俊朗与恋的绝美，最重要的是两人不经意间所流露出对彼此的爱恋，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

“等忙过这阵子，我们去度假吧！”恋靠坐在凌炎的身边。

“想去哪里？”凌炎微笑的看着她，这两年他们是聚少离多，他忙着饭店的事情，经常飞来飞去；而恋为了提前毕业，也全身心的投入

到学业中去，他们有时忙的甚至几个月见不到，现在酒店也走上了正轨，恋也毕业了，他们应该好好轻松一下了。

“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还有丹麦，我都想去。”好困，她支起右手撑着下巴，一夜的温存让她累的都不想睁开眼睛，凌炎本不想让她来的，可是小影一定要自己去接她！她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她也很想在第一时间看到小影，所以她还是来了，只是现在她累的直想睡觉。

“我们来个欧洲十日游，好吗？”

恋点了点头，忍不住别过头去打了个哈欠。

“怎么了，很困吗？”看着她昏昏欲睡的可爱样子，凌炎忍不住轻笑，他揉了揉她柔滑的黑发。

“都是你，不让我睡。”打掉他的手，恋白了他一眼，不知节制的被他要了一个晚上，不管她怎么哀求，他都不放过她，讨厌！现在好了，她是累的要死，可他呢！嫉恨地看着神清气爽的凌炎，为什么他就像没事的人一样，反而被动的她这么疲惫，真不公平。

“谁叫你这么诱人呢？你的美丽总是让我无法自持！”凌炎将她揽入怀中。

“凌炎，你很恶劣也，”他的甜言蜜语让她的嘴角微微上扬，依偎在他怀里，温暖的胸膛让她安心的睡去。

抚过她散在颊边的发丝，看着她靠在自己怀里美丽的睡颜，他轻吻她的额头，沉浸在拥有她的喜悦中。

“老公，那一对好甜蜜啊！不知道我们的儿子何时也能像那个俊秀的孩子一样找到他所爱的人。”爱莲娜感慨的说着，他们刚从米兰飞日内瓦的飞机上下来，就被大厅里这对情人的容貌与气质所吸引。他们的甜蜜，让她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绝。

“你还不明白吗？绝是个痴心的孩子，他所认定的女孩根本不可能是雪儿，你这么做只是在浪费时间，”阿尔诺先生只要一找到机会，就会劝妻子放弃她那可笑的送做堆计划。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我已经让雪儿做他的贴身秘书了，两人相处时间长了，绝会喜欢美丽温柔的雪儿的。”爱莲娜根本不理会丈夫的劝告。

阿尔诺看着妻子自信满满的样子，也实在不好说什么。他看着不远处的那对情人，只有两情相悦，才可能像他们那样甜蜜醉人！绝和雪儿？他们可能吗?

“老公，那跟他们说话的不是我们在飞机上认识的一对吗？”爱莲娜刚想离开，就看见他们在飞机上刚刚认识的上官影与那个美丽的女孩亲热的抱在一起。

阿尔诺先生看见了凌然满脸笑意的捏了捏女孩的鼻子，女孩不服气的踢了一脚他，然后拉着上官影离开。

“亚洲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没有气质嘛！看来传闻真的不可信，我接触的亚洲人还是蛮优秀的，特别是绝！”提起儿子，她感到骄傲！当初他们带回他时，家族的人都嘲笑他们带回了一个花瓶，根本不相信绝可以将家族的生意扩大。可不到四年，绝就将阿尔诺家族的印记扩张整个欧洲，如果以前提起阿尔诺家族，那只是意大利罗马一个世袭贵族而已，而现在，阿尔诺这个名字，在意大利，在欧洲，已与权势财富、高贵荣耀画上了等号，举凡政界，商界，娱乐行业，地产业，处处可见绝为了阿尔诺家族刻划的成就。绝已经成为意大利传奇式的人物了！可是他却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否则他的绝世容貌定会在社交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那个叫凌然的男子，也很不错，年纪轻轻也已经是欧洲最佳酒店‘BLUE SKY’的执行总裁了，和绝有的一拼了。”在飞机上认识的男子可还真是不简单呢！

“BLUE SKY？很浪漫的名字，我们就去那儿吧，去感受一下欧洲最佳的酒店的品质，怎么样？老公。”爱莲娜兴奋的说着。

阿尔诺先生点了点头，她都已经做出了决定了，自己反对也没用。

‘ BLUE SKY’

‘BLUE SKY’位于日内瓦的郊区，依山伴水，风景迷人，是个度假的好地方，酒店并不奢华，简洁别致的建筑风格清新宜人，让入住的客人舒适，感觉就像家一般的自在和温暖是‘BLUE SKY ’的服务理念，所以酒店的客房都是温馨而有家居气氛的，繁忙的欧洲旅行途中，躲进酒店休息三五天，犹如进入世外仙境，所谓的仙境，在步入酒店房间，透过阳台门看见平静美丽的湖光山色，就能真正地领会它的含义。

而今天对于酒店来说，及具意义，为了酒店的一周年庆，凌炎邀请了商界与政府的重要人士，当然酒店的客人也在邀请之列。盛大的宴会在执行总裁凌然的出现后才正式开始，众职员列队向尊贵的客人们致意：“欢迎光临！”

作为总裁的凌然致词过后，他请总经理凌炎上来向大家致词。

“各位女士和先生们，首先我要代表酒店感谢你们的光临。一年以前，这里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山村，如今已是欧洲的最佳饭店，这全都是这段时间员工们一起辛苦努力的功劳，当然还有各位尊贵的客人们的支持。这份荣耀我们的酒店一直会保持下去的----------”

小影和凌然在凌炎致词时，不约而同的看向一旁的恋，她的丈夫真的很优秀，多金而俊秀，优雅的举止让在场的女士与小姐爱慕的视线自凌炎出现后，就一直没有移开，而恋对于这些女人对她丈夫的爱慕眼神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平静的看着他。

“但是，我今天要感谢的最重要的人，就是我的妻子—凌恋。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我不会像现在这么成功，她就是我的光。”凌炎温柔的看着恋，伸出了左手，示意她到自己的身边。

在众人好奇与惊艳的视线中，恋站了起来，一袭宝蓝色的礼服显示出她娇好的身材，玉容精致如画，眼眸顾盼生辉，她面露微笑来到凌炎身边，将纤细的手放在他的手上，然后两人相视而笑，流露出对

彼此的依恋与爱，让许多人情不自禁的鼓掌，为这对天造地设的一对喝彩！

“他们很般配，”灯光照在两人身上折射出温柔的金色光芒，让他产生了幻觉，他仿佛看见从凌炎的背后延伸出一对白色的翅膀，围绕在恋的身边，温暖而安心。眼前的一对夫妻耀眼的令人不敢直视，可也美的让人舍不得离开视线，他从没有看过如此美的画面，阿尔诺先生不禁拿出手机将他们照了下来。这一刻的完美或许多年以后他都不会再见到了，所以他要将美好的回忆永远收藏起来。

“从你口中说出，我还真是惊讶呢！”爱莲娜看着他。

爱情并不是单方面的，两情相悦才会如此幸福，”他别有深意的说着。

“是吗？”爱莲娜并不相信丈夫这套说辞，她看向凌炎和他的妻子，那个女孩看凌炎的眼神太过清澄，她真的爱他吗？

阿尔诺庄园

推开庄重的正门，走过奢华的大厅，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在书房前站定。

“少爷，”乔伊恭敬的敲着门。

“进来吧！”随着冰冷却清雅的声音传来，乔伊走进了屋内。

柔和的光透过落地窗洒落一室，整个室内明亮和温暖。绝直挺的身影映入乔伊的眼帘，他站在书柜前，查阅资料。

“法国那边怎么样了？”合上书，他看了一眼乔伊。

“我们看中巴黎的那家酒店，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他们以高出我们两倍的价钱来收购。我查了一下，收购人是来自中国的凌氏集团，执行总裁凌然目前在瑞士。”乔伊把凌然的资料递给绝，他以为这次可以成功收购法莱萨酒店，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了凌氏集团，虽然他早就知道凌氏集团是众多竞争者之一，可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能有多少竞争力，他轻视了他们，结果，这次的案子他失败了！一向追求完美的少爷容不得一丝瑕疵。上次搞砸了一个大

案子的家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接受冰天雪地的考验去了，这次他可完蛋了！

翻看了一下手中的资料，绝冷冷的笑了，他走到沙发边，优雅的坐了下来，“你的功课做的太少了，同时也太低估了对手的实力，高估了自己。”没有温度的语气让乔伊吓的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少爷越是表现的平静，他内心越是恐慌！

“是，这次是我的责任！”他偷偷的瞄了一眼少爷，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想不想拆了凌氏？”绝看着他局促不安的神情就觉得很有趣。

“什么？拆了凌氏？”少爷在开玩笑吗？就算这次收购失败了，对于阿尔诺家族的生意可是半分影响也没有啊！如果说影响的话，也只是他丢了家族的脸，输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大陆企业。少爷不会是想报复吧？可这又不太可能，以往比这次案子大的并购如果收购失败了，少爷也没说要拆了人家公司，少爷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我考虑将生意拓展到亚洲，收购凌氏的案子，我交给你去做，立刻搜集凌氏集团的数据资料，由分公司开始，收购集团股票，将流入市面上的股份以及海外投资股份全部收购，并切断他们的资金来源，通知银行政要，彻底冻结凌氏名下所有的动产及不动产，以防止它抵押借贷，收购至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时停手，我们要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然后入主凌氏，取得经营权，等我们在亚洲站稳脚跟后，将剩下的股票收回，我要凌氏成为家族在亚洲的子公司。”

绝的话让乔伊松了一口气，他不用去西伯利亚了。原来少爷是想在亚洲发展，先取得凌氏的经营权，等时机成熟后，再将剩下的股份回收，到那个时候凌然也完成了他的使命，可以滚蛋了！

“这次我不会再失败了。”乔伊保证着，凌然那个混蛋，让自己丢脸，还差点被流放，他不会放过他的。

“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如果这次你再失败了，我想那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同事会很欢迎你的陪伴的。”绝站了起来，经过他的身边时说着，

看着他瞬间惨白的脸，绝觉得心情很好，嘴角微微上扬。

“是，少爷。”

“等一下，少爷，我，我，我。”乔伊喊住了欲离去的绝，可是看着他清冷的神情，他又犹豫了，不知该说还是不该说。

“你想说什么？”

“我想问少爷，对于雪儿，你究竟是什么想法？”豁出去了，他一口气说完，然后小心翼翼的看着他。他前辈子肯定是欠雪儿太多，这辈子他来偿还了。

“她是母亲选给我的，却不是我想要的女人。”说完，绝推开门，抬头看见雪儿含着泪看着他，身子再不停的颤抖，一副随时要晕倒的样子。如此柔弱，却得不到绝的半点怜惜，他看了她一眼，准备离开。

“我不行吗？让我代替你心中的女人，哪怕只是影子，哪怕你一辈子都不爱我，我真的不行吗？”雪儿的话并没有让绝停住脚步，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痛哭失声。

“为什么？为什么你从来不用正眼看我？我真的很爱你，为了配上你，夫人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要远远的看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为什么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为什么？”雪儿绝望的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绝停住里脚步，他转过身，看着满脸泪痕的雪儿，不带一丝感情的说着：“我的爱情只有一次。”

雪儿跪坐在地上，眼睁睁的看着他无情的离去，是呀，他的爱情只有一次，她也何尝不是呢？这辈子她再也不会爱上别人了！为什么上天要安排他们相遇呢？那个女孩对他真的很重要吗？那又为什么离开他呢？她想得到绝，想陪伴他一生，究竟怎么做才能留下他呢？

乔伊为了不被流放西伯利亚，这次的案子特拼命。当凌然他们知道的时候，流入市面上的股份都已经被收购了，所以凌氏企业很有可能落入阿尔诺财团。

现在凌然和妹妹凌恋儿名下共有百分之三十九的股份，他们得再确保百分之十二的股份才有可能稳住经营权，凌炎努力的寻找股东名单，并以三倍的价格得到了他们手里的百分之七的股份，现在也只剩下的百分之五的股份了。

“哥，为什么不告诉我剩下百分之五股份的持有者是谁？如果那百分之五再被收购，我们连经营权都保不住了，”恋不懂凌然为什么不说。

“你不需要知道，恋，剩下的事情凌炎会去处理的。”凌然回避着妹妹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有事满着我？凌炎，告诉我？”恋扯了扯丈夫的衣服。

凌炎摇了摇头，他不能说，如果让恋去求那个人，甚至因为那个人而受到伤害，那他宁愿失去饭店，失去所有。

“小影，”恋看向好友，希望她能说出来。

小影为难的看了一眼凌然，“我知道本不应该说出来，可是我不想看见你苦心经营的企业在一夕之间轰然倒塌，抱歉，凌然。恋，最后的百分之五的股份拥有者就是你的父亲——神野俊介。而且他们明天就要签定股权让渡书了。”不好意思，凌炎，她必须说出来，否则凌然就会失去所有。

恋不敢置信的看着他们，“为了这个理由，你们准备让饭店消失吗？哥，为了我而让凌氏易主，你真的甘心吗？”他们为了她究竟还要牺牲多少？

“恋，我们不想让你去求他，我知道你根本不想见到那个人，所以我。”凌然苦涩的说，她好不容易才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不想因为公司而让她不情愿的去面对那个人。

“所以你就放弃了，是吗？哥，我不再是小孩子了，你也不要什么事情都挡在前面，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了。”她不会让他们失去凌氏的，一定不会。她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你去哪儿，恋？”凌炎拉住了她。

“日本。”

“我跟你一起去，”凌炎担心的看着她。

“谢谢你，凌炎，你留在这里帮我哥吧！别担心我，我会处理好一切的。照顾好小凡！”吻过他的脸颊，她头也不回的离开，直奔机场而去。

“我知道你很担心她，不想让她去见那个人。放心吧！他不会为难的她的，毕竟这么多年，他从未真正意义上的伤过她，”他伤害的全是她身边的人，以次逼她回到他的身边，这一次也不例外吧！小影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的看着凌炎。

“我会等她回来！”

日本 东京 神野财团

乔伊看着神野财团的社长神野俊介，十七岁时就登上了日本最有权势的家族--神野家族族长的宝座，他有着贵族子弟少有的温和与清雅，但如果有人认为他软弱无能或者只是一个台面上的傀儡，那他一定没有见过他在商界的冷酷无情，他总是在微笑着的同时让你感到已经在地狱的最深处了。而他的风流韵事也同样吸引着众人的眼球，他身边总是围绕着不同的美女，吸引女人的不仅仅因为他的财富，还有他俊美的外表，今日一见果真如传闻般有魅力，他俊逸的侧面，尤其是他架在鼻梁上那副银边眼镜，那副眼镜意外地柔和了他原先淡然的气质，添了几分平易近人的感觉。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这次的合作很愉快，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再次合作，”神野俊介将手中的协议递给了乔伊，微笑着。

“我很期待，谢”他的话还没说完，会议室的大门就被推开了。 众人惊诧的回头看向门口，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贸然闯进来?

一个漂亮的女子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抱歉，社长，我拦不住她，”秘书战战兢兢的说着。

眼前的女孩，乌黑柔亮的长发闪着耀眼的光泽，牛奶般白皙的肌肤，黑水晶般的瞳孔，罕见的绝艳清丽的美貌令众人失神，简洁的香奈尔夏装，更显得她高贵迷人。

恋走向神野俊介，她拿起桌上的资料，迅速的翻阅着，这不仅仅有股权让渡书，还有瑞士的‘BLUE SKY’的经营权让渡协议，她从心底冷了起来，没想到连最后的希望他都不留给自己。

“为什么？为什么再害死母亲后，你又要来伤害我惟一的亲人？我已经答应了你的要求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此刻她真的很恨母亲，为什么要生下她？为什么要她受他的折磨？

神野俊介挥了挥手，示意众人离开。伊藤广之将怔住的乔伊礼貌的请了出去，会议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惟一的亲人？恋，你的话真让我伤心呢！”他从不承认凌家的人是她的亲人。她的亲人也只有他。

“回答我！”她不想在这里听他废话。

“恋，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你害怕吗？”神野俊介温柔的声音此刻听在她的耳里，宛如地狱传来的鬼魅之声。

她的脸色瞬间惨白，她努力的保持着镇定，不想泄露心底的恐惧。

“怎么可能不害怕呢？你只有三岁，却被关在没有一丝亮光的地下室，安静的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或者是蟑螂、不，也许是老鼠的声音。”他的话让她陷入了回忆，那时的她拼命的求着舅舅，不要将她关起来，她会乖乖的待在角落里，再也不会打扰母亲，可是不管她怎样哀求，舅舅还是狠心的将她锁在了那个让她窒息的地方，如果可以她这辈子都不想再提起这件事情。

“无论你怎么喊叫，无论你如何哀求，没有人来救你，甚至没有人发现你失踪了，哭累了的你满脸泪痕在恐惧和绝望中沉沉睡去，那时的你希望这只是一个梦，是吗？”

“别说了，你别说了。”她捂住耳朵，想摆脱脑海里的画面，为什么他要揭开她的伤疤？这么多年了，她甚至以为自己可以忘记，可是今天他的提及，让她感到伤口裂开了，并且痛彻心扉。

“你的母亲是你父亲害死的，是他让你失去了母爱，是他夺走了你的童年，是他残忍的伤害了你母亲，如果不是因为他，你母亲不会郁郁而终，如果不是因为他，你也不会过的这么悲惨，所以，为了你母亲，你要报复，你□倜鹉愕母盖住Ｕ庑┗霸谀阈睦锲鹱饔昧耍□锹穑克□裕□阒两穸疾豢显□挛遥□两窕购拮盼遥□钦庋□穆穑苛怠！彼□裕□枞坏母盖赘盟溃□枋戏窍□Ｐ豢伞?br>

“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

“你原谅他了吗？恋，还是你认为他说的对，”

“是，他说的对，是你害死了我母亲，是你使我的童年暗淡无光，当别的孩子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我只能远远的躲在角落里偷偷的看着母亲，还要小心的不被她发现，如果她看见了我的脸，就会想起你，她好不容易平静的心又会在瞬间崩溃，看着他唯一的妹妹因为爱情而歇斯底里的哭闹，舅舅他把全部的怒气发泄在我的身上，他把我关起来，不让任何人接近我，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只能听见蟑螂和老鼠在地上爬的声音，我拼命的喊着，可是没人理我。你要我爱你，你有资格吗？在我快要死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需要你这个父亲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如果不是凌然，我早就死了，是他带我离开了那个令人崩溃的地方，是他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了我希望，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爱。”她看着他，眼泪不曾掉落，在他面前，她是不会掉一滴眼泪的。

“凌然在偿还他父亲欠下的债吗？可惜，如果让他知道是谁害死他父亲的，他还会这么保护你吗？”神野俊介淡然的笑了，凌家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即使是凌然。

“你什么意思？”不安在心底慢慢的扩散。

“早在三年前，凌氏就该消失了，可是有人用他的命换回了公司。”他怡然自得的坐在椅子上，看着她。

“是你逼舅舅的？是你害死他的？”她不敢置信的看着他。

“在那样对待你之后，你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他吗？我给过他机会，生命与凌氏，他只能选择一样。”

恋看着他淡然的样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将手中的文件砸向神野俊介，文件从他身上掉落，散了一地。

“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怎么可以？凌然是那么的疼爱我，你却害死了他的父亲，你让我今后如何再去面对他？为什么连最后的幸福你都要将它夺走？”她难受的捂住胸口，退后了一步。如果让凌然知道他最疼爱的妹妹竟然是神野俊介害死他父亲的理由时，他会怎样看自己呢？还会像现在这样保护她吗？

“所以，回来吧！在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我会给你一切。”他来到她身边，抬起她透明苍白的脸，低声说着。

“我是你肆意伤害别人的理由吗？在你眼里，我真的那么重要吗？我想要的你都会给我吗？”她颤抖着说着，此刻他看起来是那么的危险。

“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将她拥进怀里，他抚着她美丽的长发。

“如果我消失了，你就不会再伤害别人了，是吗？”呓语般的声音。

“其实我想要的并不多，我只是想平静的生活下去，和丈夫、孩子、亲人在一起感受家的温暖，我要的也只有这些。可为什么连这些要求我都得不到，为什么你要这么折磨我？为什么身边的人都会因为我而受到伤害？为什么你不能放过我？为什么？”她的眼神空洞，从他身上滑落，无力的蹲在地上。

“回到我身边真的有这么困难吗？这么痛苦吗？”一阵痛楚袭来，让他皱起了眉，她的话也伤到了自己，心，痛的已经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总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人都要伤害我？北皇绝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你们都一样，我讨厌看见你们，如果可能，我希望你们永远消失。”她慢慢站了起来，厌恶的看着他，然后她转身离开。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神野俊介温和的神情变的冷凝可怕，她比他想象的要坚强，是受的伤害还不够多吗？还有，北皇绝又是谁？

走出神野财团的恋站在街边看着匆忙而过的行人，竟不知要去哪里？铃------铃------手机响了起来，像把恋从幻境惊醒。

“喂，是我。我没事，别担心了。”她强打精神听着电话。

“你别难过了，我已经知道了，失去就失去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你别太自责了。”电话那端的凌然安慰着妹妹，虽然一时还接受不了凌氏易主的事实，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受，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

“哥，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好抱歉，对不起，”她捂住脸，不想让别人看到她此刻比哭还难看的神情。

“怎么了？恋，出了什么事情？”凌然担心的问着，她的声音不对劲。

“没有，我很好，没什么事情我挂了。”按上结束键，她害怕听到哥哥的担心的声音，那样只会让自己更加难以面对他。

拦了一辆出租车，她现在只想回酒店，趴在床上睡个几天几夜，把这些烦人的事情都忘掉。

恋回到酒店时，当她看到那熟悉的身影从大厅走出来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呆住了，凌凡看见母亲，高兴的冲到她面前，拉着她的手，“妈妈，我和老爸来接你回家。”

她蹲下身子，看着儿子稚气的小脸，泪水再也控制不住的滑落，“你在等妈妈吗？”

他的小手抹去她的泪，亲了恋的脸颊，“妈妈怎么哭了？是小凡惹你生气了吗？”

“小凡是妈妈的宝贝，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只是太高兴了，”恋笑了，亲了亲他的小脸。郁闷的心情随着儿子的出现而一扫阴霾。

凌炎走向妻子，恋站了起来，她含泪和他相对，他安慰的朝她微笑着。

“我和儿子来接你回家。”

恋喜悦的投入他怀中，然后紧紧地抱住他，凌炎也同样的回拥她，“没事了，恋。”他不住的轻声在她耳畔细语，他很抱歉让她一个人去面对那个人。

“凌炎，带我回家，我要回去。”她难过的哽咽着，只有他在自己身边，她才会平静而安心。

“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面对那个人了，我们回家，立刻就回去。”他向她保证。

看到相拥的一对情侣，乔伊的脸色苍白，天啊！世界上真的有如此相象的人吗？还是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少爷要找的女子？他是否要向少爷提及此事呢？还是为了妹妹决口不提？

罗马 阿尔诺庄园

当阿尔诺先生推开书房的门时，就看见偌大的书房内，绝坐在书桌前查阅着文件。

“抱歉，我以为你去米兰了，我想要找一本书。”他对自己没有敲门就闯了进来的行为感到抱歉，是谁告诉他绝去米兰了？真是的，害他在绝面前表现的很没礼貌。

“已经取消了。您要找什么书？”丢下手中的文件，他起身走到书柜边。

“有关旅游方面的书，你母亲准备去世界各地游玩。对了，我听说你获得了凌氏企业的经营权。”

“是的，这本书可以吗？”绝将书递给了他，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谢谢！我想应该可以吧！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法莱萨酒店而想报复一下凌然吗？”眼前这个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孩子，在四年前就已经稳稳端坐在阿儿诺财团的最高层了，他有着年青人少有的冷静和才华，俊美的外表令世人沉醉，而在这绝世的容貌下却有着令人胆颤的无情及残忍。许多人就是被他的外貌所欺，低估了对手，才会落得惨败的下场。绝的冷酷令自己汗颜，他成功的背后有着多少人的血泪，他一概置之不理，即使被收购的对象是辛苦经营数年的公司，他也绝不手下留情，正因为如此，家族的印记才会遍及整个欧洲。

“您认识凌然吗？”

“在飞机上认识的，他是个很有前途的年青人，而且他旗下的‘ＢＬＵＥ　ＳＫＹ’也很有品质。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毕竟，凌氏是个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虽然知道在商场上，难免不出现这样的并购案，可他还是为凌然可惜。

“就是因为他很有发展潜力，我才会选择他做为家族在亚洲的发展起点。”他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一向都这么无情吗？”轻叹一声，阿尔诺先生不禁有些感慨。

“或许吧！”他的语气没有一丝感情。

此时，雪儿敲门，端着红茶走了进来，放下杯子，她幽怨而又迷恋的看了一眼绝。

“你爱的女孩找到了吗？”在雪儿转身的时候，阿尔诺先生有些好奇的问着，他真想看看绝在所爱的人面前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冰冷无情？

“没有。”提及童悠，绝冷凝的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

看到绝怔住的神情，还有雪儿流着泪跑出去的样子，他不禁摇了摇头，情字伤人啊！

雪儿伤心的从书房里跑了出来，少爷真的那么爱那个女孩吗？自己所做的一切他都不屑看一眼吗？

“雪儿，你怎么了？”爱莲娜看着她在大厅里暗自落泪，觉得有些奇怪。

“没什么，夫人。”雪儿看夫人从楼梯上走下来，赶紧抹去眼泪，故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没事就好，对了，你有没有看见老爷？”她坐在沙发上，喝了一口伯爵茶。

“他在少爷的书房里，”

“最近，你和绝的关系怎么样？”爱莲娜看了一眼她。

“还是那样，少爷都没有用正眼看过我。”她低下了头，不想让夫人看见她沮丧的脸。

“绝这个孩子真是的，到底什么样的女子能让他如此迷恋？”爱莲娜有些不甘心的说着。她看着雪儿可怜兮兮的样子，就觉得头痛，绝真是的，放着可爱温柔的女子不要，非要等那个女孩，真是的。

“不管他了。雪儿，这次我们在瑞士拍了好多美丽的景色呢！”爱莲娜开启了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了图片收藏。一幅幅美丽的景色呈现在雪儿的眼前，就当她们欣赏着这异国风景的时候，一幅特殊的画面吸引了雪儿的注意。

“很美吧！也很甜蜜的一对的，是吗？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美的女子，高贵而圣洁，美丽不可方物。啧啧，上帝真的是太厚爱她了，给了她绝色的容貌，又赐给了她幸福美满的婚姻，真是让人羡慕呢！”爱莲娜将图片放大，认真的看着。

画面中的女子黑若绸缎的长发，柔顺而有光泽，亮若星子的黑眸柔情万千，温润粉色的唇微向上扬着，露出暖暖的笑意。一袭宝蓝色的礼服更显示出她的清丽、娇柔与华美。而她身边的男子也同样出色不凡，俊朗秀雅，和女子很般配。而吸引雪儿注意力的并不只两人脱俗的外表，男子对女子爱恋的眼神就让雪儿羡慕不已，宛若天使般守护着他爱的女孩，令人感动！那女子是多么的幸福呀！如果少爷能以那男子百分之一的眼神看她，那她也就满足了！

“你们在看什么呢？”与绝一同从书房里出来的阿尔诺先生看着她们好象在研究什么。

“那个叫凌炎的年轻人与他的妻子，你忘了是你拍下来的吗？”爱莲娜看见他们走了过来，笑着说着。

“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拍摄技术还是挺不错的，效果挺好的。绝，你也来看看吧！这个美丽的女孩有你爱的人漂亮吗？我想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比凌然的妹妹还要漂亮的人了吧！”阿尔诺先生将笔记本电脑转向了绝，侃侃而谈，却没发现一向冰冷无表情的绝在见到女孩的一瞬间，脸色骤变，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危险而张狂的邪气，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不对劲。

“她在哪里？”冰冷彻骨的声音令人不寒而栗。纳兰童悠，为什么你会爱上凌炎？为什么？

“你怎么了？绝，”爱莲娜担心的看着绝，她从没有看过他如此可怕的神情。

“这个女孩和身边的男子究竟在哪里？告诉我，”谁都看的出他在极力的控制住自己的怒气，紧握的左手泄露了他的情绪。

“他们在瑞士，绝，为什么这么激动？难道这个女孩就是你要找的人？”阿尔诺先生猜测着，绝的神情太过诡异了，如果她就是他爱的人，那事情真的复杂了。

没有理会他们，绝径直离去，他要找到他们，要亲口问她，为什么选择凌炎也不要爱她？他的心此刻在滴血，他是那么的爱她！爱的胜予生命，爱的不顾一切。可是现在，他却恨她恨的要同归于尽！

“他们已经结婚了，”看来他猜的没错，那个女孩就是绝口中的爱人。可是，如果真是那样，那为什么女孩还要和别的男子结婚？是绝的一相情愿吗？

绝停住了脚步，谁也看不到他此刻的神情，而血从他一直紧握住的左手悄然滑落，滴在洁白的大理石地上，刺眼而又异常的妖冶。他

缓缓的转过身，露出了一个冷厉邪妄的笑容，“那又怎样？即使毁掉她，我也不会让别人得到她，我以生命起誓！”

瑞士‘BLUE SKY’

当凌然看见阿尔诺财团执行总裁菲力克斯．阿尔诺的时候，他怔住了,吃惊的望着眼前这个年轻而俊美非常的男子，无论男人、女人他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物，完美得就像是神精心打造的绝世的艺术品。只是，那张超越性别的美丽脸上挂着一副和他年龄极为不相称的冰冷和锐利的神情。比起神野俊介，他的眼神更加锐利，白皙脸庞上没有任何瑕疵，男性魅力以及天生具有的王者气质，使他在一般人之中特别显眼。然后，让他吃惊的是凌凡酷似菲力克斯．阿尔诺的外表让他迷惑了！

“凌先生，我们的提议你是否同意呢？”乔伊说完，见凌然不语，提醒着他。少爷准备请凌然出任‘BLUE SKY’的总经理。

“为什么？相信以阿尔诺财团的实力应该会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暂时回魂，他不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们已经得到了凌氏的经营权，他也就没利用的价值了，他们为什么还要自己出任‘BLUE SKY’的总经理?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BLUE SKY’就被世界观光协会评为‘欧洲最佳酒店’，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出任总经理了。”一直坐在沙发上没有说话的菲力克斯．阿尔诺（北皇绝）开口了。他就是悠的哥哥吧！

“那我想‘BLUE SKY’的前任总经理凌炎应该比我更合适，”凌然看见菲力克斯．阿尔诺的眼里因他提及凌炎时而有了一丝波动，随后消失，又恢复了平静和冷淡。

“我希望你考虑一下，你可以三天以后给我答复。我很希望你可以成为财团的合作伙伴！”绝将手中的资料递给了他。

“谢谢你的邀请，我会好好考虑的。再见！”接过合作义项书，凌然点了点头，然后离开。

“少爷，这是您要的资料！”见凌然离去，乔伊将传真过来的资料递给了绝，在他回到庄园的时候，看见妹妹绝望的神情、老爷和夫人无奈的样子，最重要的是大厅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上的画面，他明白了。少爷还是找到那个女孩了，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他们一大早就从罗马飞到了日内瓦，在次期间，少爷让洛克负责查找有关于那个女孩的一切资料。

看着少爷冰冷的样子，他实在是有些不安，跟随少爷这么久，他从来没有见过少爷这个样子，虽然此刻很平静，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他总觉得这是毁灭前的宁静，还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呢！

“去‘小天使’幼稚园。”绝的语气有些激动，拿着资料冲出门外，他要去确定一件事情。

“是，少爷。”乔伊不解的看着少爷，为什么要去幼稚园？这和那女孩有关系吗？少爷的神情说不出来的紧张和诡异。

‘小天使’幼稚园

当一身白色休闲装，带着棒球帽的凌凡出现在幼稚园门口的时候，看见今天接他的并不是凯西阿姨而是凌炎和恋的时候，他高兴的挥了挥小手，一路小跑，来到父母身边。

“妈妈，”凌凡扑到母亲怀里，撒起了娇。

“今天的小凡真的很帅气呢！”恋蹲了下来，将他的棒球帽摘了下来，一张漂亮的过分的小脸呈现在阳光下。

“妈妈喜欢吗？”

“当然喜欢，这个世界上，你妈最爱的就是你了。”凌炎微笑的看着他们。

“我也最爱妈妈了，”凌凡的脸因高兴而变的夺目耀眼。在凌凡心中，最爱的人就是妈妈了，她又漂亮又温柔，高雅的气质就像女神似的。全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很羡慕他呢！

“小子，你知道什么是爱吗？”恋和凌炎一人一边牵起他的小手，悠闲的走在寂静而美丽的回家路上。

“就像老爸对妈妈那样，”他的话惹的两人一阵轻笑，真是童言无忌。

“傻小子，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如果所爱的人受伤了，你会感到心疼；他（她）悲伤的时候，你也会跟着悲伤；他（她）高兴的时候，你也会跟着高兴；即使远远的看着他（她），你也会感到幸福！”凌炎说着。

“你的话小凡能听懂吗？对他来说太深奥了，”恋摇了摇头，看向儿子，他却很认真的倾听着凌炎的话。

“小凡高兴的时候，妈妈会微笑；小凡伤心的时候，妈妈会难过；小凡受伤的时候，妈妈会很着急，也会心疼，这就是妈妈对你的爱，小凡一天一天地长大，妈妈对你的爱也会越来越深，”恋揉了揉他闪亮柔顺的发，与凌炎相视而笑。

沉浸在幸福中的一家三口并没有注意到停在不远处黑色奔驰车。

天呐！那个小孩简直就是少爷的翻版，再白痴的人都能看出来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如果那个孩子真的是少爷的儿子，那为什么凌恋会和凌炎结婚呢？乔伊偷瞄了一眼绝，而绝此刻的表情却平静的让人匪夷所思，难道他不想现在就下车去与那个女孩相认吗？

“回酒店。”绝冷冷的一句话让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乔伊猛然惊醒。他诧异的看了少爷一眼，然后默默的启动车子。

车窗缓缓地关上了，坐在黑色奔驰车里的绝与恋迎面而过！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和乐融融的样子，绝冷酷的嘴角微微上扬，猜不透他究竟再想些什么？

凌宅

“你说什么？菲力克斯．阿尔诺要你出任‘BLUE SKY’的总经理，为什么？”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不解的看着哥哥。

“如果我知道原因，就不会到你这里来了。”凌然苦笑着。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他，哥，你的话很奇怪。”

“你真的不认识菲力克斯．阿尔诺吗？”凌然认真而严肃的问着，这件事情太诡异了，小凡那酷似菲力克斯．阿尔诺的容貌令他不安，小凡真的会是凌炎的孩子吗?

“不认识，我很确定。怎么了？”哥哥的神情令她不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凌炎，关于总经理一事，你认为该如何处理才得当？”他没有将心中的疑问说出来，恋从一开始就坚持小凡就是凌炎的儿子，问她，她会说吗？或许，等到菲力克斯．阿尔诺与恋相见，事情的真相才会水落石出。

“这是个很不错的提议，我支持你出任总经理一职，”凌炎淡然一笑。

“虽然不知道那个总裁要做什么？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BLUE SKY’，哥，我和凌炎的意见是一致的。”恋觉得哥哥说的话留了半句，他没有说实话，那个总裁究竟是谁呢?

“可是这总经理的位置原来可是凌炎的，我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凌然摇了摇头，虽然他并不想离开他亲手打造的饭店，可是他要顾及到凌炎的感受。

“你不用担心，过去的两年，一直忙着饭店的事情，我和恋总是聚少离多，相处的时间少之又少，失去了总经理的职位，可是却能换回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不感到遗憾，只是，恋，你会嫌弃自己的丈夫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吗？”凌炎看着妻子美丽的脸，心中不免有些担心，她会跟自己平淡的过完一生吗?

“我不羡慕那些前呼后拥的感觉，也不想拥有奢华的生活，也不希冀得到太多的财富，我只想和你还有小凡平凡的生活在一起，”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在经历过这么多以后，她早已领悟到平淡是真。曾经，她拥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她并不感到幸福；她曾拥有过富可敌国的财富，数之不去的珍宝让人眼花，可她并

不感到快乐；她也曾拥有过令人羡慕的爱情，热烈的爱情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只想一心飞离那个豪华的牢笼。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她牺牲了太多人的感受、感情、甚至生命，在有太多的人为她死去的时候，她才明白梦想是很美好，可是现实原来是那么的残酷。为了一己之私，却有太多的生命消逝，如果所要追求的梦想，要在此前提下才能实现，那她得到了，又真的会幸福吗？在明白了这些后，她的心变的平静而淡然，现在的她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守在自己爱的人身边，因为有凌炎和小凡的世界里，她是快乐幸福的，未来怎样？她看不到，也预测不了，即使她的未来路上充满了荆棘与磨难，可只要此刻幸福，一切就都不重要了。

此时，北皇绝独自坐在阳台，看着夜间美丽的月色，虽然经过了四年的时间，当他再次看到她的时候，他的心还是那么的悸动，对她的爱与思念如潮水般涌入心房，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她的爱呢？恐怕终其一身，这个想法都不会被实现。可是，爱、越深切，恨也就越深沉，加倍的恨意充斥着他的心，爱恨这两重折磨如火焰般燃烧着他。他为她所做的一切，她为什么都不正眼看一下，他就这么令她感到厌烦吗？得不到她的爱，就让她恨他吧，至少恨比爱来的要强烈，恨着他的同时，她也动用了感情，不是吗？在他残酷的凌虐下，她身心皆受重创，伤了她的同时，他的心里就好过了吗？他的痛苦就少了吗？不，他会更痛！痛苦、悔恨、忧伤煎熬着他，明知自己正在慢慢失去她，但是已经释放的感情令他无法再回头了，他就这么无情的伤害着她，两个人彼此折磨着对方！直到凌炎的出现，昔日的朋友也爱上了她，为了她不惜背叛自己，而她竟也轻易的随他离开，他们知道他当时有多愤怒吗？可是在这愤怒的背后，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丝庆幸，如果不是凌炎的出现，现在她早就已经被他毁掉了！想起她那哀伤的双眸，他的心，痛苦的无法自持。

“whisky。”乔伊递给绝一杯威士忌。

“Thanks！”绝接过酒杯。

“那个漂亮的女孩是你爱越生命般的女子吗？”随意拉了一张椅子在绝的身边坐下，此刻的他们不是主仆的关系，也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只是朋友。

“乔伊，你认为爱情是什么？”绝摇曳着手中的酒杯。

“爱情？一见钟情，互相爱慕。难道你的爱情不是这样的吗？”差不多就这样了吧！为什么突然问这种问题？

“我的爱情？是啊，当我爱上她的时候，我才十八岁，而她也只有十五岁，还是个孩子呢！爱情真的很可笑，当你对它不屑一顾，漠然视之的时候，它却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来临，并为之疯狂！”他自嘲的笑了起来。

“咳、咳、”乔伊因为吃惊而将刚喝下还没滑入喉咙的酒给喷了出来。十五岁的孩子？天呐，他的爱情还真是漫长。

绝看了他一眼，“被酒呛到的滋味不好受吧！”

“还好，”他尴尬的笑了笑，真是丢脸。

绝见他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他还真是一个活宝！

“既然那么爱她，那为什么会分开呢？而且，她还和别的男人结婚，”乔伊脱口而出的话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为什么要问这种敏感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气氛很好，他就有点忘乎所以了，而且今天的少爷跟往常不一样，他好象也想要说些什么，只是他刚才问的那些话，少爷会愿意说吗？

“得不到却又放不下的爱情，对她的爱与恨让我失去了理智，她几乎快要被我的嫉妒与愤怒给毁掉，是我亲手将她的翅膀折断，是我破坏了她的梦想，是我毁掉了她的幸福，让她活在痛苦的深渊中，看着她痛苦，我知道自己应该离她远点，为了她的幸福，我应该在她面前消失，可是，我根本做不到，失去了她，我仿若身在地狱。就是这种因为害怕失去而越来越变本加厉的伤害，最终还是失去了她。”谈起那段过往，绝的脸色阴郁而苍白。

“两个人彼此折磨的着对方，不如分开。尽管痛苦，但时间可以让一切淡化，你不能试着遗忘她吗？况且你们也已经分开了四年了，她也结婚了。你为什么不能放下心结，彻底放手呢？最重要的是她可能并不愿意回到你的身边，你们之间已经GAME OVER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为什么不能看透呢？非要实现那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可是他也不禁好奇那个女孩为什么不爱少爷？除去财富，就光凭少爷那张漂亮的过分的脸，就足以让女生前仆后继的了，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要少爷呢？

“问题是------我能忘得掉她吗？”他以为他不想忘记她吗！可是分离的时间越长，他对她的思念就越深，为什么他总是魂不守舍的想着她呢？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你究竟有多爱她？”乔伊打量着他。

“得不到而绝望的爱情，原本想毁灭她，可是我错了，当她跳下悬崖的那一刻，才真正明白，即使再恨她，再想毁灭她，可我并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她一丝气息的世界里。乔伊，你问我有多爱她？恐怕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有多爱她，她是我这辈子唯一爱的女人。”绝因谈及恋，平日里严峻的脸上流露出少见的温柔。

“既然这样，那就再度拥有她。”看着少爷的神情，他也彻底明白了：少爷这辈子都要沉迷于她了。跟着他这四年的时间里，他从没有看过少爷沉迷于哪个女孩子，原来在他心中早就已经有了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爱人。人生短短数十年，他们却分离了四年，今后他和她之间又有几个四年可以等待呢？

“所以我一定要把她赢回来，即使失去一切。”绝俊美的脸在柔和的月光下显得异常的妖冶，看得乔伊不寒而栗，他究竟要做什么？

图恩湖边，宁静而精致，清风徐来，荡起千层碧波，万点晶莹，蓝天和白云都将自己最美丽的身影留给了这片水域，一切显得是那么的幽静宜人。神野俊人斜靠在湖边突起的岩石上，翻阅着手中的相册。那是神野佑希年少时的留念，记录着她中学时代的点点滴滴：开

心时甜美的微笑；得意时高傲的神情；生气时冷漠的眼神；任性时淘气的笑容----------。这些他亲自拍下的照片是她留给他的唯一纪念，时光匆匆而过，他们已经有三年没见面了，他并没有刻意去打听她的消息，也只是偶尔从伊藤善之那里听到有关于她和神野俊介的事情，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无望的爱吗？看着她那笑容灿烂的容颜，他不禁轻叹了一口气，这张迷惑世人的脸为何总是令他心痛？

“原来你在这里，我找你半天了。”伊藤善之从远处走了过来，看他脸色苍白，就知道出事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他吃惊于他的惊慌失措。

“凌凡被夫人派人绑架了。”伊藤善之将刚得到的消息告知他。

“长谷川绫子？”他皱起了眉头，那个女人想要干什么？想拿孩子来威胁神野佑希吗？

“是的，她买通了意大利黑手党的杀手，”伊藤善之说着，看着少爷手中的相册，他不禁为少爷感到难过，在小小姐结婚的时候，少爷心中的痛一点都不亚于神野俊介。

“他知道了吗？”他的这句话或许多问了。过去的伤害，只要不真正威胁到神野佑希的安全，神野俊介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Chapter_5

，放任着族人对她及周围的人的伤害，以此逼她回到他的身边，对此游戏他一直都乐此不疲。这次又轮到她的儿子了吗?

果然，伊藤善之点了点头。

“她知道孩子被谁绑架了吗？”此刻他最担心的就是佑希了，凌凡可是她的一切呀！

“目前还不知道，凌氏被收购以后，阿尔诺财团的执行总裁任命凌然出任‘BLUE SKY’的总经理，今天会在‘BLUE SKY’举行饭店总经理任命人事令的发布会，而后会有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小小姐和凌炎已经到了会场，我联络不到她，”他打了N通的手机，可都不在服务区。

“去‘BLUE SKY’，”神野俊人合上相册，想见到她的渴望折磨着他的心，他早已压抑不住对她的思念，尽管知道她永远都不会属于自己，尽管明白她对他只有冷眼而不会有微笑，但他现在只想见她一面，只想看着她的脸，只想听她说话的声音，只想寻找她的样子，他对她仅此而已！

正如伊藤善之所言，当凌凡随凯西走出幼稚园的时候，他们便被人跟踪了，而跟踪他们的人还是没什么耐性的那一种，趁没人注意便飞快地出手，打晕了凯西，然后抱起毫无反抗能力的凌凡上了车，载他迅速离开现场。整件事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手法干净俐落。

长谷川绫子在看到凌凡的那一刻起，原本美丽的脸因为妒忌和仇恨而扭曲了，他就是那个贱人生下的孩子，如他母亲一样漂亮的令人憎恨！看见他的脸，就想起让她痛恨一生的女人，她可是神野家族的当家族母，神野俊介名媒正娶的夫人，却比不过他外面的女人生下的野种，最可恨的就是几个月前，他竟然要将族长之位让给神野佑希，这让她如何甘心！

“你是谁？”凌凡看着陌生的几个人，心中难免惧意。

“我是谁？那个贱人没有告诉过你吗？”她冷笑着。

凌凡不解看着她，旁边有一个年轻俏丽的女孩哼了一声，“那个贱人就是你母亲。”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允许你们说她坏话，”虽然听不懂贱人是什么意思，但从她们的神情和不屑的语气中，他知道那肯定不是一个好词。

“好人？你妈妈是好人？这可是我听过最可笑的话了，”那个女孩闻言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逸子，”长谷川绫子瞪了一眼女儿，这里可还是有外人在呢，她可别在这里给自己丢脸。

“你笑什么？笑的脸上的皱纹又增加了，本来就没有我妈漂亮，现在这一笑更不如她了，”似真非假的童言让逸子停住了笑，下一秒钟，

“你懂什么！”恼羞成怒，逸子一巴掌打向凌凡。

“啪”的一声之后，抵挡不住力道的凌凡被打得跌坐于地上。

“为什么打我？我又没说错。”忍住颊边火辣辣的疼痛，凌凡恨恨的看着她们，心中的愤怒渐渐超过了害怕，他一直都是被大家捧在手心里宠的，不要说打了，就连责骂的话也没人对他说过，这个女人竟敢甩他耳光。

“小子，你胆敢在给我说一遍？”逸子火大的问着，这个死小孩竟然将她和那个贱人相提并论，而且还不如那个女人，真是气死她了！

“说一遍怎么够，说一千遍，一万遍，都是这样，你就是不如我妈妈，你还没有我妈妈千分之一好呢？”讨厌的女人，这一巴掌他会还给她的。

“你，死小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啊！”嘴字还没说出来，逸子的脸就被一片树叶给划伤了，血沿着脸颊滴向地面，吓的她一阵尖叫。

周围的人顿时警戒了起来，那几位黑手党的杀手也都拿起了枪，准备随时贡献出他们的子弹。

“你们是不是最近闲着没事可做？还是认为组织已经没有前途了，你们要跳槽另谋生路？”一个充满笑意却又极具讽刺之意的声音凭空响起，随后一个娃娃脸的可爱少年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杰瑞？”绫子身边的几个黑手党成员大叫一声，没料到他们能有幸见到这位黑手党教父身边最有势力的心腹红人。

“走吧，你们几个，这里的事不是我们黑手党管得起的。”那个叫杰瑞的男人虽然满脸笑意，可扫视过那几个同为黑手党，但却成不了气候的小角色的眼神确是不容拒绝的。

“可我们已经收过她们的钱了。”为首的一个人大胆的开口，虽然害怕，可是金钱的魅力还是让他们甘心冒险。

“一百万美元？你们缺零用钱了吗？”真是世风日下，他们穷疯了吗？杰瑞摇了摇头，他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凌凡，怔住了，这个孩子？

“不是，我”还没解释完，杰瑞就打断了他们要说的话。

“菲力克斯，这个小孩不会是你儿子吧？”杰瑞诧异的说着。他叫他来救一个小孩，他以为会是菲力克斯朋友的孩子，却没想到竟然会是他的儿子。

此时，菲力克斯（北皇绝）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众人都怔住了，眼前的俊美男子和地上的孩子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漂亮的过分。绝冰冷的眼神在看到凌凡的时候有了一丝温度，可他红肿的小脸让绝的表情阴霾，他们竟敢伤他？

“五百万，我要那个女人破相。”抱起凌凡，在经过杰瑞身边时，绝冷酷的说着。

“如你所愿，你们还楞着干嘛，没听见有金主出五百万让那个女人毁容吗？”他幸灾乐祸的看着逸子瞬间惨白的脸。

几个人如梦初醒般的将视线从离去的绝身上移开，他们看向逸子，眼神变的残忍而嗜血，一步步走向她。

女人惨叫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拉风而奢侈的法拉力跑车启动了，凌凡安静的看着身边的人，他是他见过最冷漠的人，没有微笑，没有温度，也不说话。这个叔叔认识他吗?

“脸还痛吗？”虽然声音依然冷漠，可也流露出浓浓的关心之意。

凌凡摇了摇头，“你认识我吗？还是认识我妈妈？还有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他好奇的问着。

“去见你母亲。”

BLUE SKY

此时，发布会已经结束，盛大的庆祝活动在饭店职员的精心准备下开始了，音乐蒲锏匮葑嘧牛□心信□□谖璩乩雉嫒恍□□□漳谕叩囊咕盎□牢蘼住?font color='#EEFAEE'>的6da37dd3139aa4d9aa55b8d237ec

凌然握着酒杯，站在落地窗前，不知在看什么。

“在想什么？”上官影走到他的身边，今天的他有点特别，眉宇之间有着淡淡的忧伤。

“恋和凌炎呢？”他转身问到，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有种不详的预感，那个菲力克斯．阿尔诺和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会伤害到她吗?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吧！早晨起来，恋就感到不舒服，凌炎带她去医院了。所以要迟一些。”

门口起了一阵骚动，凌炎和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引起了众人的侧目。

恋一袭白色香奈儿礼服，水漾的双眸灵秀生动，秀气的鼻小巧惹人怜爱，黑瀑似的发直落腰际，与皓白胜雪的肤色同等摄人心魂，浑身上下无不散发着高贵典雅的纤柔气质，犹如天人。她微笑着挽着同样出色俊秀的凌炎，穿过人群，来到哥哥身边。

“笑的如此甜美，有什么喜事吗？”小影看着恋，她好象很高兴的样子，生病了还如此开心，真令人不解！

“如果身体不舒服，就不用来了，”凌然关心的问着。

“我没事，不舒服只是怀孕早期的症状，”恋看着他们怔住的样子就觉得很有趣，她有孩子了，他们有必要这么吃惊吗！

“你确定吗？”小影说完后就后悔了，这个问题真是太蠢了！

“恋已经在医院做过检查了，”凌炎的话中流露出做父亲的喜悦之情，虽然他一直都将凌凡当成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恋腹中正孕育着他的孩子，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也是他从未体会过的一种情感！

“恭喜你了！恋！”凌然由衷的为他们高兴！可他脑海里浮现出凌凡和菲力克斯．阿尔诺的模样又令他困惑。

“哥，你可是今天的主角呢！为什么这么沉默的站在角落里？”恋环视了四周，却发现今天来的客人大部分都是从未见过的女性，而且都在窃窃私语，不知在说什么。

“今天的主角可不是我，奇怪今天为什么来了这么多年轻的贵族名媛是吗？她们的目的可是阿尔诺财团的执行总裁菲力克斯．阿尔诺，他才是今天的男主角。”乔伊说过菲力克斯．阿尔诺会来参加庆祝活动，可到现在还没有到。

“那个人有这么大的魅力吗？”恋不禁有些好奇。

“事实胜于雄辩，你也看到了，这几天，酒店的入住率已经百分之九十了，这对于不是旅游旺季的春天来说已经就是一个奇迹了。”凌然苦笑着，真是讽刺！

“传闻，阿尔诺财团的执行总裁是个世间少有的俊美之人，他拥有俊美不凡的容貌、高贵冷漠的气质，富可敌国的财富，并一举掳获众多贵族千金及名媛淑女的芳心。身为阿尔诺财团的最高执行者，他更是许多少女想飞上枝头当凤凰的梦中情人，每一次他的现身，众家美女莫不使出浑身解数、争奇斗艳，只为博得他的青睐。可他却很少参加这种商业酒会，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菲力克斯．阿尔诺是出了名的厌恶出席公共场合，今晚他的即将出现，十足让许多人跌破眼镜。所以想要得到他垂青的贵族名媛们都要参加这次的酒会，给自己创造

机会。”小影说着，这可是她刚才无聊的时候，不小心从旁边那几个女孩那听到的。

“你什么时候变的如此八卦了？”恋不禁笑了出来，原来小影也很八卦呢！

“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菲力克斯．阿尔诺的丰功伟绩与辉煌，想听不见都很难。我就奇了怪了，那个人真的像传闻中的那么出色，不可接近吗！”她以为她爱听呀！

“四年前他接手了阿尔诺财团，时至今日，阿尔诺家族的印记已经遍布整个欧洲，恋，你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凌然说着。

“我没见过他，也没有听过他的事情，更不了解他，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不过，据传闻而言，他或许是个很有才华、极具个人魅力的家族领导者，也很可能是个标准的工作狂吧！四年的时间就有如此的成绩，他不简单！”

“他的确不简单，有如高高在上的君王，太多的光环照耀着他了，他可以得到一切，女人，财富，以及权力。财富与权力他都有了，可身边却没有能与他分享这一切的女人。”有财富与势力的人，她看的多了，可从来没有一个能像菲力克斯．阿尔诺那样引起小影的兴趣，他的身边为什么没有女人的出现？

“或许他遗失了所爱的女人，他要等她的归来。”凌炎的话令他们轻笑出声，他还真是浪漫呢！

“你看是谁来了？”越过小影，凌然看见了神野俊人和伊藤善之。

“怎么是他？”上官影奇怪的看着神野俊人，他和恋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可他为什么此刻会出现在这里？

恋子夜般的眸子在看到神野俊人的时候，闪过一丝诧异。

“我以为我们已经和解了，可在看到你冷漠的眼睛后，我不禁怀疑。”神野俊人看着她美丽的脸，她长大了！不再是任性淘气的小女孩了。

“你已经对族长之位释怀了吗？”他不是一直想要登上族长的宝座，才对自己恶言相象的吗？他真的就此甘心了吗？

“你父亲做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更改，”哥哥想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她会是例外吗？

“今天来此，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吗？”恋轻叹一声，他们多年的恩怨会在今天了结了吗？对他，不知是四年前看见他在自己的床边哭时，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她对他的恨意没有以前那么深了，看着与那个人相似的脸，她不禁想到，会不会有一天她不恨那个人了？会有那一天吗？

“为了让你了解我和解的诚意，我是来告诉你凌凡被长谷川翎子绑架了，”他还是忍不住多看她几眼，想将她此刻的模样印在脑海里，珍藏在内心深处。

“你说什么？小凡被绑架了，”恋闻言，脑海里一阵空白，心乱的不知所以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你为什么不阻止？”小影气愤的说着，那个女人真是讨厌。

“为了要挟佑希，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已经被绑架了。”看着凌炎将她拥入怀里，轻声安慰时，他苦涩的说着。那个可以拥佑希入怀的男人永远都不可能是他，明知这一点，却在真切的看到时，难以接受。

“他还那么小，那个女人还不知会怎样对付他？她那么恨我，一定不会放过小凡的，不行，我要去救他，我要确定他好不好？凌炎，你放开我好不好，我要去救孩子。”此刻的恋像失去了最珍爱的宝贝而脆弱易伤。她一想她的宝贝会受苦，她的心就像被撕裂般的痛苦。

“你冷静点，小凡不会有事的。恋，冷静点。”凌炎抱着她，不肯让她离去，她一定不知道她此刻的样子让人有多担心，他不能让她涉险。

“你让我怎么冷静，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女人有多残忍，她一定会想着办法折磨小凡的。我是母亲，我不能忍受孩子受那样的折磨与痛苦，凌炎，你不了解我此刻的心有多难受，你放开我，好不好？”虽然她没有哭，可是哽咽的声音令人心碎，孩子对于母亲来说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他们的争执引来了不少人的侧目，都很奇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了解，就是因为我了解，我才不能放开你，”就是因为恋太爱孩子了，那个女人才会抓住恋的弱点，以此来威胁恋，那个女人的目的并不是凌凡，她不会轻易毁掉小凡的。而恋如果就这样去的话，那危险的就是她了。

“不，你不了解的，因为他不是你的儿子，你又怎会了解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一说完，她捂住了嘴，看着凌炎受伤的眼神，她猛的清醒过来，她刚才说了什么呀！

凌炎放开了她，原来在她心中他从来都不是孩子的父亲吗？

“你说什么？恋，你刚才说了什么？”凌然知道她的情绪有些失控，可是刚才那句话，凌炎真的不是孩子的父亲吗？

“凌炎，我，我，”对不起，凌炎，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凌炎黯然神伤的看着她，包含着悲伤、失望、痛苦、不甘，不，别用这种眼神来看她，好象她已经重重的伤到他了。她不想这样的，她真的不想这样。

就在这气氛凝固紧张的时候，一个稚气的童音凭空响起，“妈妈，”

人群中一阵骚动，人们都议论着什么，恋转身，一个小小的身影就冲进了她的怀抱，“妈妈，小凡好害怕，以为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他闻着母亲身上的馨香，那颗不安的心也平静了下来。

“对不起，小凡，是妈妈不好，是妈妈让小凡受苦了，”她紧紧的抱着儿子小小的身子，诉说着她的歉意。

“妈妈，我喘不过气了。”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着想，他真的想永远被妈妈抱在怀里。

“对不起，小凡，你的脸怎么了？还痛不痛了？”她赶紧放开他，却发现他的小脸上有0K绷，心疼的亲吻他的小脸。

“有妈妈的吻，小凡就不痛了。”为什么老爸的脸看起来好可怕?

“谁救你出来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她问着。

“一个叔叔，”他指向身后的男子。

“谢谢你救。”恋站了起来，想对那个救了小凡的人说谢谢，可在她看清那个人的脸时，她怔住了，前尘往事缓缓涌上心头，关于眼前的男人，关于她经历的一切，她的爱、她的情、她的痛、她的恨、她受的伤------，她以为在任何一个时空都不可能看见他了，她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了他的脸，她以为这辈子的噩梦都已经结束了，她以为可以摆脱过去的阴影重新面对新的生活了，她以为她幸福的日子才刚开始，她以为-----。所有的以为都在看见他后幻灭了，穿越了另外一个时空，她和他又回到了原点。

穿过议论纷纷的人群，绝走到了恋的身边，“我们很久没有见了。”原本冰冷的神情在她的面前缓和了不少，可在场的人仍然能感受到他身上流露出的寒意。

“是啊，时间久的几乎将你遗忘！”她冷冷的笑了，上天真是讽刺呢！没想到是他救了小凡！腰部传来的温暖让她看向凌炎，此刻的他没有先前的痛苦神伤，而是温柔而坚定的看着她。

“我低估了你对恋的执著，可这并没有影响什么，我和她已经结婚了。”再次面对昔日的朋友，凌炎还是选择了背叛。

“你过的幸福吗？”绝看着她，这个他终其一生爱着的女人。

“如果没有你的出现，我会过的很幸福的。”恋努力的保持着平静，可微微颤抖的左手泄露了她的害怕，是的，她怕他！

“对于过去，我很抱歉！”提起过去这两个字，恋抓紧了凌炎的手，手劲之大让凌炎皱起了眉，他伤她伤到无法弥补了吗?

“是我听错了吗？一直高高在上的你，竟然向我道歉，凌炎，你听到他刚才说的话了吗？”恋不屑的看着他，抱歉？他的一句抱歉就可以抹杀过去的一切吗？

“如果凌炎能让你幸福，我可以放手。”绝的话让恋和凌炎楞住了。

“没有任何条件吗？”恋不相信他这么好心，他的眼神一点温度都没有，冷的令人发寒，这样的他真的会放手吗？

“凌凡，我要带走！”看向一旁的小凡，他的嘴角扬起残酷的微笑，儿子就是凌恋最致命的弱点。

“不，你休想带他走，”恋的脸色骤变。

“他是我的儿子，”绝冷冷的说着，他绝不允许他的孩子向另外一个男人叫爸爸。

“我绝不承认你是他的父亲，”自有孩子的那一天起，她一直企图说服自己孩子不是他的。

“你忘了在我的怀里，你是多么的快乐吗？你忘了我们曾经拥有的第一个孩子吗？这些你都忘了吗？”还没说完，一记清脆的耳光震惊了所有的人。

“无耻！”恋脸色通红的低斥着，并不是羞愧而是气愤，此刻她真想杀了他。

绝的脸偏向一侧，血从嘴角处溢出，一股甜甜的血腥味在口中蔓延开来，擦拭着嘴上的血渍，他阴沉的看着恋，她还真没手下留情呢！

众人都不敢置信的看着这一切，冷酷、高傲的菲力克斯．阿尔诺在被当众甩了一记耳光后，竟然没对她怎么样，这个女人在他心中究竟有着多高的地位？

“北皇绝，恋已经不再是纳蓝童悠，她现在是我的妻子，我不会让她再受伤害。我警告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你已经不是当初的四王爷了！”凌炎一向温和的脸变的严肃而认真，一家三口在众人惊诧的视

线中离开。在走到门口的时候，凌炎转身，“不管怎样，小凡都是我的孩子。我不会让你夺走他的。”

好，很好，凌炎，夺妻、夺子之恨，他总有一天要加倍的!

我需要你的解释。”一阵沉默后，凌然决定先开口。酒会上的闹剧真的让他受够了，那个菲力克斯．阿尔诺的出现让今天美好的夜晚变的一团糟，回到家后，谁也不愿多说一句话，恋蜷缩在沙发里，发着楞，而凌炎没有像以往那样与恋坐在一起，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脸色阴郁，不知在想什么。

“我累了，”她拒绝提起那个人的事情，此刻她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凌恋，我要知道真相，你们三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凌然火了，他真心的想要帮她，她却这幅爱理不理的样子。

“我说我累了，你没有听到吗？我现在不想说话，你们让我好好静一静。我的事不要你管。”本来心情就不是很好的恋也是一肚子火没处发，说话的声音不由自主的高了八度。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以为我爱管你，既然你不要我们管你，从今往后，你的事情我不会再插手。小影，我们走。”这个该死的孩子，竟然敢向他发火，他一直忍耐着她的任性，现在他忍够了，也不想继续忍下去了，他不会再管她了。

“可是，恋她？”小影有些迟疑，恋现在看起来好脆弱。

“你们烦不烦，要走快走，我不要看见你们，最好快点回中国去，我已经受够你们的唠叨了，”她将茶几上的杯子全都摔到了地上，一脸不耐烦的看了一眼哥哥，然后上了楼。

一声甩门的巨响让小影暂时回神，“真是不可理喻！”凌然气闷的将领带扯了下来，他真的快被她气死了。

关上门后的恋失神的靠在门板上，缓缓的滑落，跌坐在地上，快走吧，哥，离她越远越好！她不能在让北皇绝伤害她身边的人了，失去亲人的痛，她再也承受不起了！

不知过了多久，凌炎推开了门，在月光下，他将趴睡在床边的恋抱了起来，轻柔的放在床上，替她掖好被子，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恋睁开了眼睛，“你不留下吗？”

“今晚，我睡书房，”他迟疑了一下。

“你后悔了吗？”她看着他的背影，为什么要背对着自己？

“你累了，我们改天在谈吧！”他仿佛想逃避着什么，不想面对她。

“今天的事，我不是故意的，我。”她想要解释，可却被他打断了。

“够了，别在说了。凌恋，在你心中，我究竟算什么？是你生命中的挚爱还是路边的一块石头？”他转身面对她，语气绝望而讽刺。

“你是我生命中的挚爱，”她没有丝毫犹豫的说着，可是却换来他的冷笑。

“你真的爱过我吗？你以为无论怎样欺骗我，都无所谓？你以为无论对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会受伤，是吗？”这些年的等待却换不回她的真心，如果是从前，她的话一定会让自己开心很长时间，可是现在，他的心已经彻底凉透了。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我了。”她急了，她不想让他误解自己。

“是不是误会你自己最清楚，跟我在一起，你一定很累吧！如果是这样，我会放你自由。”说完，他拉开门径直离去。

听到车子启动的声音，恋将脸埋进枕头里，闭上眼睛，任泪水径自落下，他终究还是厌了吗？是啊，这样永无止尽的等待，如果换做是她，她早就因坚持不住而放弃了吧！童年的阴影让她不敢轻易相信爱情，穿越时空后遇到的两段感情又都是以失败而收场，一时之间她不得不怀疑爱情真的会长久吗？而凌炎的出现让她心里有了一丝希望，这些年他对她的爱，对她的好，还有对小凡的疼宠，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她真的很感激他为她做过的一切，时间久了，她对他的感情起了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开始关注他的一切，如果

几天没有看见他，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她就开始想他了；她常常会不睡觉，也要陪着他做完企划案，虽然很困，可是只要看着他，她就觉得满足；在饭店，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她会感到很骄傲；看着他的微笑，听着他温柔的声音，被拥进怀里的感觉让她觉得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她对他的感情是爱情吗？她一直都在逃避着自己的真实心意，直到现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她的心，痛的不能自己，仿佛全世界都背弃了自己，原来她是爱他的，只是她不原承认，因为她害怕受伤，害怕再次经历那段痛苦的过往，现在他要放弃了吗？为什么在他将要放弃的时候才真正明白她是爱他的？为什么？她的心此刻真的好痛，凌炎，你真的不要我了吗？真的要放弃她了吗？不，她不能就这样和他分开，她要告诉他，她爱他，真的爱上了他。

她勉强从床上爬了起来，可是腹部传来的剧痛让她险些跌下床，疼痛让她的脸色煞白，神志也有些模糊，额头上冒了许多虚汗，她虚弱的拉开了台灯，腿间的血让她清醒了许多，她的孩子，不，她不能失去孩子，此时一旁的电话响了起来，她挣扎着想去拿电话，可是腹部的阵痛让她已经消耗了太多的力气，她现在连说话都感到困难，她已经感觉身体里的小生命要消失了，不可以，那可是她和凌炎的孩子，他们不能失去孩子，恋努力的睁开眼睛，她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拿起了电话，“救我的孩子，救救他----------”

电话那端的北皇绝猛的一惊，她怎么了？为什么声音如此虚弱无力？

“悠，童悠，说话呀！”他担心的说着，刚才他看见凌炎开车疾驰而去，他原本想打电话问她考虑的怎么样了。

嘟--嘟--嘟--

绝推开车门，他的心极度的不安，敲开大门，“凌恋在哪里？”

“在二楼主卧房。”凯西第一次见到如此俊美的人，她不禁脱口而出。

在凯西的惊呼下，他直奔二楼主卧房，绝推开了房门，一身白衣的恋蜷缩在床上，脸上的泪痕未干，血沿着雪白的床单蜿蜒流下，滴进同样雪白的地毯，润红一片。

“天啊，夫人，这到底怎么了？”凯西看此情景呆住了。

绝心痛的抱起她，心跳狂乱的失去了节奏，他抱紧她，快速的走出凌宅。

“上帝，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几个小时前，她还好好的呢，怎么这会？”乔伊看着坐在后排的少爷和那个漂亮的女孩。

“闭嘴，去最近的医院。”他烦躁的看了一眼乔伊，她痛苦的呻吟声让他的心乱了。

“悠，睁开眼睛，悠，”他轻唤着她，不让她睡去。

白衣上刺眼的血红与她苍白的脸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的脸本来就白皙，此刻看上去有种透明易碎的脆弱感，曾经红润的唇现在毫无血色，双目紧闭的她呼吸轻而浅，如果不是他感到她微弱的呼吸声，他真的以为她连呼吸都停止了。

“悠，不要离开我，我不会在逼你了，也绝不会伤害你了，只要你能睁开眼睛，只要你能醒来，”一想到她的生命会随时消逝，恐惧占据了他的心，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这么害怕混乱过，

他真的不能没有她！他等了她那么久，久到以为这一生都不会遇到她了，却要在这个时候失去她。

他不允许。

当神野俊人从手术室走出来时，看见菲力克斯．阿尔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他低着头，看不清他的脸，站在一旁的伊藤善之和乔伊走上前。

“少爷，你没事吧？”刚抽完血的他脸色有些苍白，伊藤善之担心的问着。半个小时前，他们接到了阿尔诺先生的电话，小小姐在医院里，需要输血，可是血库里没有Rh阴性血，小小姐急需少爷的血液。

“没事，”他摇了摇头，走到一旁的椅子边坐了下来。

一阵死寂的沉默后，手术室的灯灭了，绝站了起来，面色冷凝的问着医生。

“她究竟怎么了？”她腿间的血让他想起他们失去的第一个孩子，她真的怀了凌炎的孩子了吗?

“令夫人此次怀孕是宫外孕，导致了她的大出血，孩子也流掉了。不过，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已经转入病房了。”医生误会了绝和恋的关系，眼前的男人对妻子的爱真是让他汗颜！当他抱着女孩来到医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被吓到了，他的脸上、白色的衬衫上沾着女孩的鲜血，表情痛苦而狰狞，恐怖的像来自地狱的魔鬼：“救活她，否则你就等着陪葬！”他当时就有种身在地狱深处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年轻的人，却全身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气质呢？不过，他还是很欣赏他对妻子的深情的。

“谢谢你！”绝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他转身想去病房看悠。

“菲力克斯．阿尔诺，我需要你的解释。”神野俊人叫住了他。他想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此刻你最该问的人是凌炎，”他冷冷的说着，该死的凌炎，你就是这样爱她的吗？这样的他凭什么指责自己?

神野俊人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眼前的年轻人、凌炎还有神野佑希三个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

绝坐在床边，他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唇边，亲吻着。几乎是难以察觉地，她微微蹙起眉心，他伸手掠过她额际的碎发，来到她绝美的脸颊，轻轻地抚着，而后爱怜的抚平了她皱着的眉，十八岁遇见她的时候，他从没有想过他们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看着她苍白的脸，绝轻叹了一声，是他错了吗？是他不该强求这份不属于自己的爱情吗?

“悠！天已经亮了，该起床了。”他沙哑地低喃。虽然医生说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她至今未曾张开眼，他知道她现在需要休息，可是他仍期盼着她睁开眼告诉他她没事，这短暂的几个小时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分分秒秒都是等待的折磨。

“我知道你恨我，对于过去，我真的很抱歉，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可是嫉妒的恨意让我失去了理智，直到你跳崖，我才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是我亲手将你推离了自己，而且越来越远。这辈子你都不会回到我的身边了吗？悠，我是真的爱你，你不会知道我爱了你多长时间，自那年湖边的相遇，你的身影就被我珍藏在心底。你曾经问我想要什么？那时的我并没有回答，现在我要告诉你，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你，我只想和你说话，只想看见你的微笑，只想一直抱着你，只想让你成为我孩子的母亲，只想跟你一起生活，过一辈子。为了得到你，不论有多困难，不管要耍多少手段，杀多少人，不管最后我会背负何等的罪名，我都不在乎，只要你愿意爱我。我以为在为你付出这么多以后，你也会爱上我，可我错了，爱情并不是一相情愿的自以为是。我对你的爱，变成了负担、恐惧、压力，甚至绝望。如果当时我能及时收手，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是吗？悠，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他神情憔悴的看着她，脸上闪过痛楚。

“悠，知道我现在心中最渴望什么吗？”他温柔地抚着她白皙的脸庞。“时间能回到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我最想看到当年你淘气的微笑，甚至有些任性的跟我说‘偷看别人是不好的行为哦！’如果时光能永远停留在那一段，该有多好啊！那时的我们没有对彼此的折磨、没有憎恨、没有杀戮、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绝望，只有给彼此留下的好印象。纳兰童悠，你是我这一生中惟一爱过的女人，我不想你继续痛苦下去了，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如果你真的爱凌炎，那我会让你们在一起。”他痛苦的闭上眼睛，知道自己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心从此就掉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了。可是，如果悠因他的放手而得到幸福，那他宁愿让自己在地狱里沉沦！

悠静静的躺在床上，泪水沿着眼角悄然滑落，她的手微微动了一下。

绝整个人震了一下，把她的手紧紧的攥在手里，“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悠，睁开眼睛看看我。”

悠慢慢费力的睁开眼睛，一张憔悴焦急的脸出现在她眼前，是他！在那个满是白色的梦中，一直都有一个人在对她说话，原来是他呀！看着自己的手被他紧紧的握着，她很想甩开他的手，可是稍微一移动，她就觉得自己疲惫万分，浑身都疼的厉害。

“放开我，”她无力的说着。

“对不起，我只是担心你！”他轻轻的放下了她的手。

“我的孩子呢？”她想起先前自己的晕倒，对了，孩子。

“你为什么不说话？孩子呢，我的孩子呢？”见他不语，恋的心开始不安起来。

绝还是沉默着，恋急了，她扯住了他的衣袖，“说话呀！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还可以再次拥有。”他淡淡的说着。

一阵沉默。

“都是因为你，北皇绝，你为什么要出现？为什么要出现？为什么要在我快要忘记你的时候出现？我已经很累了，很倦了，再也经不起任何折磨了，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我恨你，恨你！”她挣扎着坐了起来，拿起一旁的枕头朝他砸去。

绝任她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和痛苦，看着她这么激动，他心疼的将她连人带被抱进怀里，“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你恨我，怨我，你今天的所有的痛苦都是我造成的，可是我爱你呀！别这么对我，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

“你的心也会痛吗？有多痛？月明的白发、北皇真一的死、眼睁睁的看着雷凯死去，而什么都不能做，那种痛，你了解吗？而你现在却跟我说心痛，”她哽咽的指责他。过去的一切他都忘了吗？无谓的杀戮、伤害都是因为他。

“悠，拜托你，不要这样对我，我已经后悔了。”他哀求着她，如果这背子注定得不到她的爱，那他也只想得到她的原谅。

“那你要我怎样对你？温柔的顺从？还是甜美的微笑？”他就这么容易得到原谅吗？“你以为说出后悔两个子就可以抹杀过去的一切了吗？”她愤怒的说着。

她的指控让他心碎，“我只是想好好的爱你，如果因为这样而带给你痛苦，让你受伤害，那么，我向你道歉！”

“你的道歉还真是让我感激的快要流泪了呢。或许站在你的角度，一句道歉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还是不相信我。”绝急了。

“够了，够了，请你离开吧！”她不想再提起过去了。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真心爱你的吗？”他几乎是喊出这句话。

“你爱我是事实，那又怎样？你的爱已经伤害了太多的人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放弃呢？你难道要看着我们永远这样彼此折磨着而得不到解脱，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想，为什么要逼着我恨你？我已经失去太多了，你放了我吧！”泪水在也挡不住的冲出她的眼眶，她哀伤的看着眼前渐渐模糊的绝。

“对不起，悠，让你这么痛苦！我不想的，我真的不想的。从今以后，我不会在伤害你了，我会如你所愿放了你，让你和凌炎在一起，我不会在逼你了。我已经不奢望你会爱我了，求你原谅我，原谅我过去所犯下的罪！”他伸出手，抹去了她的泪水。

“你真的？”她不禁有些怀疑。

“是的，等凌炎回来后，我就离开瑞士，回意大利，自此我都不会出现在你们夫妻眼前。这是我的承诺。”他的心在滴血，如果可以让她原谅他，他情愿忍痛放手，让她去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嫉妒的狂焰早已烧痛了凌炎的心，BMW如离弦之箭，在黑暗中疾驰而过，卷起一道劲风。不知过了多久，凌炎在一家PUB停了下来，他烦躁的扯开了领带，此刻的他需要酒精来麻醉自己。

“小爱，那边有一个极品帅哥呢。”一个穿着时尚的女孩看着那个俊雅的男子，芳心暗动。自他一进门来，她就注意到他了，只是他的

心情好象不是很好，一杯接一杯的喝着，他是来买醉的吗?

小爱随着好友的目光看过去，是他！这么晚了，他来这里做什么?

“你喜欢上他了吗？”小爱问着。

“好象心动了，”和子着迷的看着让她心动的男子，他的忧郁吸引了她。

“最好别爱上他。”小爱很好心的提醒到。

“为什么？”和子不解的看着小爱。

“因为他是我家小小姐的丈夫，并且对她一往情深，忠贞不二。你呀！根本没戏。”

“什么？神野佑希的丈夫？”和子惊诧的看着小爱，她没开玩笑吧！

“是的，他就是小小姐不惜违抗族长命令也一心想嫁的人。好了，和子，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改天再约你出来玩。”她笑着跟好友告别，心中有太多的疑问要问凌炎了。

凌炎的出现吸引了不少女人的目光，俊逸的外表，温和的气质，更重要的是他忧郁的神情，打动了女人们的心，此刻的他需要安慰！

在打发走搭讪的女人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凌炎身后响起，“这么晚了，你舍得心爱的妻子在家独守空闺吗？”

“小爱。”虽然喝了很多的酒，但还不至于认不出眼前的女人是妻子的好友。

“你们吵架了吗？”难得看见一向温柔的凌炎如此颓废。

凌炎无语，小爱了然的笑了笑，“她终于将你逼到不得不放弃的地步了吗？”

凌炎仍然没有说话，他不想在别人面前提起他和恋的事情，就算她是恋的好友。

“虽然不了解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时因为你不了解她的过去。”他没有说话，就代表他默认了。

“过去？”凌炎有些不解的看着小爱。

“这里的气氛不适合谈那些悲伤的话题，”小爱提议他们出去谈。

凌炎沉默的和小爱走出了PUB，开车来到了日内瓦湖边，湖中，一把闪光的长剑直冲云天，喷出145米高的银色水柱，然后化为扇形细雨倾泻湖中，壮观而美丽。

“你也知道，凌恋的母亲很爱族长，在凌恋的眼里，母亲的痴心与父亲的风流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虽小，但也知道不能轻易付出感情。自她母亲死后，族长出人意料的将她接回了日本，等小影再次看到她的时候，已经是四年后了。她们都不知道在这四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她也从不愿提起。你们虽然结婚了，她也没向你提起那段过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小爱陷入了回忆中。

“她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也从来没有爱过他，那些爱语是她对他的敷衍，不是吗？而他却一直相信，并深信不疑。

“你错了，她不说，是因为那段过往对她来说太残忍了，她不愿再次忍受那样锥心的痛了。”

“为什么？”她父亲对她极好，又怎么会让她受伤害？

“她原来不是这样的，虽然母亲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很大，同父异母的兄长和姐姐对她也不好，甚至藐视她的存在，可她依然愿意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人会爱她，疼她的。至少她的父亲对她就很好，他们原来也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关系紧张，那时的小小姐很喜欢族长，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尽管先前有多恨他，可他毕竟是她的父亲，而他又极其宠爱她，给予她想要的一切，一向缺少父爱，不，应该是缺乏爱的孩子在一夕之间得到了她想要的关爱，这对她来说是多么幸福而开心的事情。她变的活泼而开朗，朋友也逐渐多了起来，可是在这幸福的背后，有多少人因为她的得宠而仇恨她的存在。有太多的人想让她消失了，一桩又一桩的阴谋，一次又一次的‘意外’让她失去了笑容，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爱的机会。为了不再让周围的朋友因她受伤害，她开始疏远她们，一个活泼的孩子又开始变的沉闷起来，而且更加忧

郁，内向，她不太爱说话了，也不愿意笑了，只是静静的待在父亲身边。阴谋与伤害让她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家庭老师郁子小姐，另一个就是她的父亲。可是因为一件意外，让她从此特别痛恨背叛，并准备用一生的时间来恨他的父亲。”

“什么意外？”没有想到恋恨她的父亲并不是因为她母亲的事情。

“恋每年的八月份都会回日本一趟，她是去看望一个人。”说起那个人，小爱的眼眶不禁红了。

“她从来不愿意跟我说起她要去看望谁？”他苦涩的说。他就这么不被她信任吗？

“她是去看望我哥哥伊藤羽贺。”

“他们？”那个男人对于她一定很重要吧！否则她不会踏上那个她一辈子都不想回去的地方。

“不用露出这么凄惨的表情，我哥他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了，因为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提起哥哥，她的心仍然和当年一样痛。

“什么？他？”凌炎很惊讶。

“在家族里，真正打心眼里喜欢恋的人屈指可数，哥哥就是其中之一。他像照顾妹妹一样关心着她，让她想起了凌然。在恋变的郁郁寡欢后，哥哥是第一个让恋想微笑的人。他们的感情很好，好的让我嫉妒。可你也别误会了，他们之间只是兄妹的情谊，哥哥有爱的人了，就是郁子姐姐。哥哥很爱她，可以为她付出一切，甚至生命！郁子是个很温柔的女人，对于恋来说，她就像姐姐。可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一个她视为姐姐的人却在结婚的前一夜爬上了她父亲的床。”那个女人毁掉了哥哥的一生，也让恋明白了一切。

“为什么要让恋看见这一切？他难道是故意的？”凌炎皱起了眉。

“是，他的确是故意的，故意让哥哥看到，好让他痛不欲生，可是他却失策了，恋想要参加哥哥的婚礼，她跑去找族长，却无意间撞到了那不堪的一幕。也从郁子口中得知，之前种种阴谋都是在族长的授意下才得以进行，他们的胆大妄为都是因为身后有他的支持。他痛恨

有人抢走恋的注意力，看着她对别人笑，他就有种毁灭一切的欲望。他想锁住她美丽的笑容，只想让她为他一个人笑。所以他纵容着那些人伤害着她的朋友，让她在外面撞的头破血流，心生畏惧，然后再以温柔包容之心呵护她，让她心生眷恋，觉得只有在他的身边她才会幸福。而他精心策划的这一切都被郁子那个愚蠢的女人说破了，因为她嫉妒恋，在族长的心中，没有人能代替恋。”她痛恨那个女人。

“她不爱你哥哥吗？”

“爱哥哥？现在听来，都觉得恶心。她原来就暗恋着族长，他的一挑拨，就让她主动投进了族长的怀抱。恋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我哥哥更不能接受，他和郁子大吵了一架，却因为族长的身份不能对他怎么样，他失魂落魄的冒着大雨跑了出去，因为太伤心了，没有看见疾驶而来的车子，就这样，随后追出来的恋眼睁睁的看着哥哥被车子撞倒，血从哥哥的身体里不断的流出来，怎么也止不住。我在医院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像个冰娃娃一样无声无息，雨水淋湿了她的衣服，衣服上，脸上，手上都沾满了哥哥的血，哥哥在到医院没几分钟后就没有呼吸了。族长想带走她，可她根本无动于衷，只是呆呆的看着手术室的大门。你能想象的出当时她是多么的无助和茫然吗！自己的父亲和最喜欢的姐姐伤害了她一向视为哥哥的人，而她自己也是凶手，间接害死了神野羽贺。”这么多年来，恋没有忘记那段过去，在欢笑的背后，她的心又是怎样的备受煎熬呢?

“他们彻底决裂了。”凌炎看着日内瓦湖的大喷泉，语气复杂的说着。

“自那一刻起，恋不在和他父亲说话，她回国了。而每年的八月份，她都会回日本看望我哥哥，可能是对哥哥的亏欠，她对我一直都很好，所以我不喜欢她痛苦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小爱笑了笑。

“你不恨她吗？”是恋间接害死了她的哥哥，她难道一点怨言都没有吗?

“说不曾恨过，好象有点虚伪。可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最可怜的是她。她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她害怕在爱了之后，在知道什么叫做幸福后，她爱的人会像哥哥那样突然消失，那样，她会疯掉。凌炎，恋是个喜恶分明的人，她不会跟自己讨厌的人在一起的。虽然她对你的感情或许没有你对她的深，可我相信她还是爱你的。你不该怀疑她的心，那会让她受不了的。”在她冷漠的背后藏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凌炎真诚的说着，他太心急了，太想知道自己在她心里究竟有多重要，却忘了恋是个感情内敛的人。

“不客气，我希望你们幸福。好了，这么晚了，再不回去，你的宝贝会胡思乱想的。不介意请我去你家做客吧！”

“很荣幸，她看见你会很高兴的。”凌炎也释然的笑了笑，他的心情没有先前那么郁闷了。

当他们走进大门的时候，发现屋内灯火通明却没有人在，在二楼的主卧房里，那雪白床单以及地毯上的血迹让他们怔住了。

当凌炎赶到医院的时候，凌凡见到父亲后，冲到他的怀里，再也忍不住的哭了，“老爸，妈妈身上好多血，怎么也停不下来，我好害怕，妈妈会不会不要小凡了？”在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后，待他睡眼惺忪的出现在客厅，看见下午那个救自己的叔叔抱着浑身是血的妈妈时，他被吓到了。凯西阿姨不放心将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将他带到了医院。

“不，你妈妈不会丢下我们的。她是最爱你的母亲，不会舍弃你的。乖，跟凯西阿姨回家，好吗？”凌炎蹲下身子，哄着小凡，虽然语气平静，可他的内心早已焦躁不安了，在打电话给凯西后，才得知恋因为宫外孕大出血被送到了医院，当时他的心就快要崩溃了。

“不要，我要等妈妈一起回家。”小凡拒绝父亲的提议。

“小凡，你妈妈最舍不得你了，你看你，一夜没有睡觉，被你妈知道，肯定心疼死了。小凡不想醇□□压□难□樱□锹穑俊毙“□α诵Γ□□嗔巳

嗔撕⒆拥姆ⅲ□潞偷乃底拧Ｕ飧銎□恋男∧泻⒆苁侨萌松岵坏茫□鹚盗悼醇□□丝痰哪Ｑ□嵝奶郏□土□约憾挤挪幌滤□?font color='#EEFAEE'>的85d8ce590ad8

“小凡不要妈妈难过。”他摇了摇头。

“这就对了，小凡乖乖的跟凯西阿姨回去，美美的睡上一觉，等你醒了，会看见妈妈守在你的床边的。”小爱继续诱哄着。

“醒了以后，就会看见妈妈吗？”小凡看着凌炎，他要他的承诺。

“会的，小凡。”凌炎站起身将儿子交给了凯西。

“等一下，”小凡从凯西身上挣扎着下来。

“怎么了，小凡？”小爱不解的看着他的举动。

“我要跟叔叔说再见。”说完，他转身向病房跑去。

“凌先生，送夫人到医院的是阿尔诺先生，”凯西迟疑了一下，小凡太像那位俊美冷漠的先生了。他抱起夫人时所流露出的爱意与怜惜，让她动容。

凌炎在听到那个人的名字时，整个人都震了一下。是他！

凌凡小心翼翼的推开病房的门，他看到叔叔坐在床边，而母亲静静的躺在床上，柔美的脸此刻毫无生气，苍白而透明。

北皇绝的手指划过她精致美丽的五官，他几乎是将恋的脸庞捧在手心里，痴痴的看着她，想将她的美丽永远隽刻在自己的心中，周围隐隐浮动的暗香，芳甜而醉人，她挂在嘴角的淡淡忧伤，让他心疼，他抵住她的额头，因为她的存在他感到了温暖。可一想到即将要离开她，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吻上她柔软的唇瓣，长久的思念在吻上她的瞬间轻易溃堤，他的想念与爱意已经无法用言语清楚表达出，只有借助这最原始的表达方式传递着他对她的爱，他是真的爱她呀！可是这爱到头来却是伤她最深，不忍看她落泪，不忍看她痛苦，不忍看她悲伤，或许最重要的是不想看到她在见到自己时眼里的恐惧和恨意，那眼神会将他的心撕裂！所以他要放她离开了！泪，从一向冷酷的眸中滑落，滴在了恋的脸上，滑向两人的嘴角，苦涩的滋味在口中散

开！你会不会忘了我？悠，我知道你恨我，可是请你别忘了我，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爱你胜过一切的男人在等你，即使那个男人曾经深深的伤害过你，可他不是故意的，只是因为太爱你了。对你的亏欠，他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弥补。对不起，让你伤心了！

小爱看着眼前的一切，她楞住了，亲吻着恋的男人浑身上下散发着哀伤绝望的气息，她甚至可以感受到他那颗爱着恋的心是多么的沉重。这个男人对恋的爱或许比任何一个爱她的人来说都刻骨铭心吧！

凌炎冷冷的看着北皇绝，“你闹够了吗？北皇绝，放开恋。”

感受到众人不友善的视线，绝将沉睡中的恋安顿好，他缓缓的转身，原来的柔情在顷刻间变的冷酷无情，冰冷刺骨的眼神让小爱和乔伊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一步，好可怕的眼神！

“这就是你对她的爱吗？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绝不伤害她的行为吗？凌炎，你该死！”想其先前浑身是血的悠，他心中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

“我不想在恋和孩子面前跟你吵，换个地方吧！”看了一眼恋，凌炎叹了一口气，对于北皇绝的话，他无力反驳，是他的猜忌与不信任伤害了恋，也让他失去了孩子。

北皇绝看了一眼站在角落里的凌凡，冰冷的心稍微动了一下，下一秒，他径直离去，到外面去等凌炎，他们两个人要来个最后的了断。

“他是小凡的？”小爱有些疑惑。小凡简直就是那个男人的翻版。

“如你所想，拜托你照顾一下小凡。”他们有太多的恩怨要了解了。

看着站在阳光下的北皇绝，凌炎心中有种莫名的感伤，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啊！可如今，却成为了敌人！

“我们，曾经是朋友，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可现在，却彼此憎恨！凌炎，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绝的声音虽然冷漠，可是也夹杂着难以说出的矛盾。

“因为恋。我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凌炎苦涩的笑了。爱情真的很残忍！

“对，因为我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可是，是我先开始的，是我先爱上了她，为了她，我倾尽所有，没有人会比我更爱她了，那三年里，每夜只有看着她的画像才能入睡的折磨，你难道没有看见吗？我对她的爱，没有人比你更清楚！可你却做了什么，你从我的身边将她夺走了，你夺走了我生命中唯一的希望，凌炎，你为什么要背叛我？”绝充满恨意的眼神也激怒了凌炎。

“是，你对她的爱，我是比谁都清楚，我是应该帮你得到她。在你伤害她之前，我也确实是这么想的，你是我这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而她也是我最爱的女人，虽然心有不甘，可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幸福。我会将那份爱意，永远珍藏在心底。可是，我错了，爱情不是一相情愿的，就算你再爱她，又如何？她爱你吗？更何况，你根本就不懂得珍惜，在你那么伤了她以后，你让我如何对你口中的爱信服，在被你毁掉之前，我要带他远离你，绝，你和她的开始本来就是错误的，所以结局也不可能完美。”凌炎的话说到了他的痛处，绝的眼神变的嗜杀而恐怖。

他知道悠不爱自己，可是他决不能容忍这句话从凌炎口中说出，那他长久以来的爱恋在悠的心中又算什么，难道在他们的眼里，他的爱情就这么廉价，不值一提吗？悠，脑海里浮现出她伤心的模样，让他肃杀的神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力感与痛楚。

“开始本来就是错误的，所以结局不可能完美？凌炎，在她的眼里，我就是那么不堪的人吗？”今天的这个结局，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得到她的爱的竟然是眼前的男子，他就是悠最后的选择吗？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自己最好的朋友？那样会让他的心更痛，曾经为她做过的一切，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可笑。

“你是她的梦魇，”虽然他不想绝再来打扰他们的生活，可是他并不想看到绝此刻的模样，仿佛什么都没有了！

一阵沉默，北皇绝笑了，笑的苍凉，笑的痛心，现在的他已经无法形容心中的感受究竟是痛、是怨、是恨还是不舍，从湖边相遇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沉沦了，这份爱费尽了他的心神，然而他甘愿背负所有的罪换来的爱却依旧毫无理由的叛离了他，悠眼中的无情宛如针扎在心口那般，伤口虽小，可却时时刻刻让他绞痛难耐。当一个人爱得越深越浓烈，却因为得不到，而将满腔的爱意瞬间转化为恨时，他几乎将她毁灭！现在，当爱恨沉淀下来后，他已经痛的漠然，心头空荡荡的，深藏在心底的悲哀让他笑的更显凄凉！

他一生中的希望，唯一的光，碎了！

他美丽的梦也该醒了！

此刻，意识又回到了黑暗的世界，被冰冷层层裹住，不会再有人将他融化了，而那颗在地狱深处备受煎熬的心将会纠缠他一生！

“少爷！”因为担心，乔伊和小爱在湖边找到了两个人，他并没有看到血腥的场面，可是眼前的一切却更令人震撼！

绝的发在风中微微拂动，掩住了半边脸，肩因笑而颤抖着，和煦的阳光照在绝的身上，让人看不清他的脸，可是他的笑声，却让乔伊以为少爷在哭，乔伊连忙走上前去，却在看清他面容的一刹那停住了脚步，英挺眉毛下一双闪烁着晶莹寒光的眼眸，冷的彻底，线条俊美的脸上那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令人望而生畏，此刻的他浑身上下皆散发着与之前相比，更孤傲的气势和冷冷的疏离感。

“凌炎，我将我最钟爱的宝贝交给了你，你要好好爱她！”代他好好的爱她。他要放她自由，放她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绝，你。”凌炎惊讶于他的言语，他真的会放弃吗？放弃他视之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女人吗？

“我和悠的感情错过了，这一生也就错过了。不想让她哭了，只想让她幸福，只是让她幸福的人从来都不是我，过去不曾是，未来也不

可能是。”绝淡然的说着，可心仍然在滴血。

“你去哪里？”看他转身离去，凌炎叫住了他。

“我要回去了，除非她愿意，我都不会出现在她的眼前了，请你告诉她：不管我在哪里，我都爱她，即使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她，看不到她的脸，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我都会把她珍藏在心底！”他没有转身，因为他不想看见凌炎怜悯的眼神。

“你该庆幸，他放弃了恋！”小爱看着绝离去的背影，不禁有些感叹！他究竟有多爱恋呢？爱到放弃，这之间痛苦的挣扎可想而之。

“我该高兴他的放弃，可是此刻的心情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不管谁退出，三个人都是痛苦的！”凌炎苦涩的笑了，三个人的痛苦，究竟能痛到何时！

“他走了。”凌炎走进了病房。

靠坐在窗边的恋回头看向凌炎，“孩子没有了！”

他无语，看着她眼里的寂寞，他默默的将她拥进怀里，心疼的抚着她的长发。

“不想要的孩子如影随形的跟着我，而想要的孩子却留不下来，我一直都是想要拥有的却得不到。”恋闭上了眼睛，汲取他身上的温暖。

“对不起，我。”凌炎紧紧的搂住她。

“凌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相遇呢？”她感伤的开口问他，“你跟我-------还有北皇绝，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相遇呢？”

凌炎将她散落在脸上的发丝拨开，却发现她的泪早已无声无息的滑落，不舍的抹去她的泪。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再多的歉意也弥补不了她心中的创伤，究竟怎么做才能让她摆脱心中的阴影。

“可以吗？”她问的有些迟疑。因为爱上了他，所以她害怕拒绝！

“可以，我们重新开始，没有猜忌，没有嫉妒，没有伤害。恋，我爱你！”她眼中的怯意让他心痛，是他让她变成这样的吗？即使绝那样伤害了她后，她都没有露出那样即期待又害怕的眼神。

“我也爱你，凌炎。我是真的爱你！没有言不由衷，没有一丝不甘愿，我爱你胜过一切。你相信我吗？”一直不愿承认的感情如今终于说了出来。

“相信，恋，我相信。”凌炎笑了，再度将她拥入怀里，他怜爱的吻着她的脸，让她的头亲昵的靠在自己的颈间，他想永远的像这样抱着她。

相拥在一起沉醉在美好的感情中的两个人并没有注意到门口那个小小的身影。

日本 东京

一辆保时捷跑车在夜色中疾驶而过，卷过一道劲风。

神野家族的仆人在见到车子时，立刻将大门打开，任其驶入，穿过一片浓密的樱花园，车在幽雅、寂静的别墅前停了下来。

“他在哪里？”从车上走下的神野俊人问着。

“族长在道场，”仆人恭敬的说。

当神野俊人来到道场时，看见哥哥正站在那若有所思的看着天边的月亮，那张原本温柔俊美的脸庞，此刻漆黑的双眸中闪烁着淡淡的魔性，薄薄的唇红如血，缓缓的抿紧，被扯开的领带丢弃在脚边，半敞开的黑色衬衫内露出性感的胸膛，散落在肩上的发丝在风中微微拂动，他浑身散发着一股冷傲又邪魅的气息，有如鬼魅般的妖异，这才是真正的神野俊介，隐藏在温和优雅外表下的他其实是个残酷阴冷的男子。

俊人沉默的站在门口，他在等！等哥哥先开口！

此时，一阵女人吵闹的声音打扰了这诡异的气氛，长谷川绫子拉着女儿闯进了道场。

“俊介，你那宝贝女儿做的好事，”长谷川绫子咬牙切齿的说道，女儿逸子的脸被毁了，他难道一点都不心痛吗？

“谁给了你权利，可以随意进来？”因思绪被打断，俊介不悦的看着她们。

“我没权利吗？我是你的妻子呀！在你心中，究竟是我重要，还是那个贱人重要？”长谷川绫子激动的说着，多年来想问的话终于说了出来。

“对我而言，你什么都不是，夫人，请注意你的措辞，她可是神野家族下一任的族长。”他冷哼了一声，嘴角上扬的轻蔑笑意刺痛了绫子的心。

“我决不认同，既然你需要女儿坐族长之位，那逸子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她高傲的说，她决不允许那个贱人回来。

“就凭她现在的这张脸？”他瞥了一眼逸子，这张缠满纱布的脸如何能和他那最珍爱的宝贝相比。

逸子因父亲的话，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她最崇拜的父亲竟然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在他眼里，她就这么没地位吗？从小到大，为了能引起父亲的注意，她竭尽所能，做好每一件事情，希望得到他的赞赏。可是，不管她怎么努力，怎么讨好，父亲的微笑和温柔从来不曾为她展现，他的爱，他的关心，他的温柔都给了那个女人。为什么？为什么？

“神野佑希在你心中真的那么重要吗？可你知不知道，你心中完美的宝贝其实是个荡妇，怀着别人的孩子却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口口声声爱的男人却要背叛，她跟她妈一样贱。”可恶的是，喜欢那个贱人的男人为什么都那么出色俊秀？

“你在说一遍，恩？”俊介走近绫子身旁，带着恶魔般的微笑。

“她是-------”一股寒意悄然爬上她的背部，她警觉的退后了一步，可是一只手早已伸了过来，掐住她的颈。

“啊-----！”绫子不敢置信的看着丈夫俊美的脸，快要窒息的感觉让她更加痛恨那个女人。

“我警告过你，不准用那污秽的词来叫我的宝贝，为什么不听？你以为是我的妻子就可以不听我的命令吗？听清楚了，我可以给你今天的地位，也可以在瞬间让你一无所有，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他慢

慢收紧了力道，带着看似漫不经心的微笑，但眼里却闪着危险的光芒。

“不-----不要----。”绫子挣扎着，她不要死，逐渐加深的力道与靠近的冷酷眼眸中那抹狂乱的杀意，是她蓦然明白他是认真的，他是真的想杀了自己，为什么？她只是说了那两个字啊？她也罪不致死呀！

“爸，求你放开妈妈，爸，求你了。”逸子被吓住了，他真的会杀了母亲吗？神野佑希说都说不得吗？她的心好痛。

神野俊介像没听见一样，每加重一份力道，绫子也就离死亡更进了一步。

“你究竟再在意什么？”神野俊人冷眼看着眼前的闹剧，他可没无聊到非要在这边观看弑妻表演。

他冰冷的语气让俊介手上的力道自然而然的减轻，脸色青紫，已呈死相的绫子身子软瘫的滑落到地上，捡回一条命。

“妈，你没事吧？妈。”逸子赶紧扶起母亲。

“咳-----你-----你-----，咳，难道你-------，不，这不---可能，你疯了吗？”刚从鬼门关绕了一圈的绫子忽然领悟到一件事情，这么多年的宠爱和呵护，竟是因为他爱？不，这太疯狂了。

“明白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了吗？那就以后不要再打扰她，”轻笑出声，真迟钝，到现在才知道他对神野佑希究竟抱着什么样的感情。

伊藤广之示意仆人将瘫坐在地上的母女带走，“不-------，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她是你的女儿呀？”她可以不在乎他爱上任何女人，只除了她，除了那个女人。

远去的声音不甘而凄凉，让人听的极度不舒服，“把她关起来，今后我不要听到她再说出一个字，”

“是，族长。”广之鞠了个九十度的躬退出门外。

“我的心意，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俊美无双的脸上带著一股邪恶却又足以令天下女子昏迷的性感笑容，他这个心思缜密、冷静深沉，只是在遇到恋后脾气变的火暴的弟弟究竟还知道多少？

“伊藤羽贺出车祸的那晚，”那晚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被血水和雨水浸透了的佑希像鬼一样站在大厅的中央，充满恨意的看着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郁子和俊介，所有的在场的人都在猜测着神野佑希会不会歇斯底里的吵闹时，她已经拿起桌上的水果刀向哥哥刺过去，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躲开，刀刺进了他的肩部，深的可见骨。在人们以为族长一定会惩罚她的时候，哥哥只是轻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究竟怎样才能让你心中的怨恨消失？’，‘我要那个女人为羽贺哥哥守一辈子寡，’说完那句话她就上了楼，留下脸色苍白的郁子。

“你看见了什么？”笑容自脸上逐渐消失，取而带之的是冰冷。

“告白。”他原本是要上楼去嘲笑她的，却无意中看到了那一幕：神野俊介正吻着熟睡中的佑希，那份温柔是他从未见到过的。

“为什么没有说出来？”这个一向以打击佑希为乐的弟弟又怎么会不抓住那次机会？他看向俊人。

“我不会背叛你。”他不能让哥哥知道那个秘密。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带她回来。”他看不出俊人有什么异常。

“我不能带她回来，”她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幸福不能让神野俊介破坏了。

“为什么？”他挑高了眉，不悦的看着他。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阿尔诺财团的执行总裁菲力克斯是凌凡的亲身父亲，我不希望两大家族因为她而起冲突，阿尔诺财团在欧洲的地位不容小觑，我已经调查过了，意大利黑手党的新一代的继任者就是得到了他的支持，他和黑手党的关系，就像我们与‘黑冥’一样，虽然‘黑冥’是日本第一黑帮，可是一旦起冲突，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赢他们。”他不想让她回来，这些也是原因之一。

“他和她是怎么认识的？”他并不关心谁输谁赢，他只在乎她是都可以回到自己身边。

“这是谜，菲力克斯的资料被封存了，我查不到。”不过佑希好象并不愿意见到他，那记耳光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个叫菲力克斯的小子，我还真想看看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冷笑，转身抽出了木架上的武士刀，缓缓地用手指轻抚刀锋。

“他很爱佑希，他流露出的情感会让人以为没有人比他更爱她了。”那样深刻的爱令人难忘。

“啪---”神野俊介用手中的刀劈开了木架，他缓缓的转过身，“没有人比他更爱她了？是吗？你知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心情等她长大的？那两个小子有什么资格将她夺走，我要他们因此而付出代价。”

清冷的月光洒落在他身上，温雅俊秀的侧脸被噬人的阴影吞没，盯着俊人的寒瞳严峻而犀利，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冷凝之气。

过了一个星期，恋出院回到了家中，但体力回复较慢，容易疲倦，而且注意力涣散，老是在半夜惊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痴痴的看着窗外发呆。更糟糕的是，她开始厌食，强迫她吃下的东西在下一秒钟就全都吐了出来，她只能靠静脉营养来补充她需要的养分，恋的主治大夫告诉凌炎，她是得了抑郁症，最好去看心理医生。可是恋不敢饨哟ッ吧□耍□□衷谔盅岢鋈ィ□幌胍桓鋈司簿驳拇□牛□□嘶航庖估锼□蛔拧□滋焱吠吹闹⒆矗□悼□即蠹亮康某园裁咭□□柩仔耐吹目醋潘□ソャ俱蚕氯ィ□□荒苋靡┗倭怂□K□□□囊┗怀闪宋□□兀□糜葡呐阕潘□□蝗盟□□悸蚁搿?br>

凌炎把她抱到屋外，让她吸点新鲜空气。

护士为她挂起了点滴，安排妥当后，同情的看了她一眼，然后静静的离开。

凌炎将薄毯盖在她身上，看着她安静得有如搪瓷娃娃般苍白、易碎、无生命力，她还是忘不了过去吗？

“你去忙吧，凌炎，我来照顾她。”悠夏走过来，拍了拍他，几个月不见，她做梦也没想到恋会变成这样，凌炎的痛心，无奈，她都看在眼里，究竟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让她要自我毁灭？

“谢谢，恋就拜托给你了。”凌炎轻叹了一口气，小凡一直吵着要见母亲，他一直都以她身体没有好当借口，不让他见她，因为恋现在害怕看到他那张与绝相似的脸。他怕她会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伤害小凡。

“恋，在想什么？”抚着她的脸，悠夏轻轻的说着。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她无力的笑了笑，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整个人像做梦一样总是恍恍惚惚的，过去、现在的事情总是缠绕着自己，所有的片段和细节压的她快喘不过气来了，有时她都快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过去还是现在。

“你这个样子真的令人担心，恋，你和那个人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他真的伤你伤的这么重吗？”关于恋和那个人的事情她也听说了，可是他给自己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十恶不赦呀，相反，他对她的爱让自己都有些羡慕。

“他杀了很多人。”

“为什么？”她不禁有些好奇。

“他说因为爱我，”她的记忆回到了过去，神情有些恍惚。

“爱你又怎么会伤害你呢？”她并没有留意到恋眼中的浮现出的恐惧。

“你怎么了，恋，看着我，你动动眼珠，看着我呀！”她的沉默，让悠夏抬头看向恋，这才发现了恋的不对劲，摇晃着她的身子，想将她摇醒，自己真是该死，不该因为好奇心问她有关那个人的事情，那是她的禁忌呀！

“不，不要，不要，好痛，我好痛，”恋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觉，北皇绝无限深情的吻着她，在她耳边轻柔的说着‘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悠，你何时才会顺从我呢？是不是非要折断你的翅膀，你才会打消离开的念头，乖乖的留在我的身边，哪里也不去，谁也不想，只想着我一个，只爱我一个人。’

可下一秒钟，他却残忍的将自己的手腕硬生生的折断，‘后悔了吗？悠，我给过你机会的，你却不珍惜’。

画面一转，‘痛吗？悠，比起我心中的痛，这些还不够呢？’他冷眼看着她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在她耳边低语。

恋痛苦不已，她捧着脑袋尖叫：“走开，走开，求你走开。”

“你振作点，我去拿药，你等我。”看着她不停的颤抖，悠夏知道她的病又发作了。

“不要，走开，你走开，”她想极力甩开纠缠着的那个人，拔掉手上的针头，不顾一切的向湖边跑去，后面仿佛有鬼魅再追赶她。

因为体力不济，她跌跌撞撞的跑到湖边时，再也撑不住了，跪坐在湖水里，冰凉的寒意让她稍微清醒了一点，她怎么会在这里？想要站起来，却感到四肢无力。

“妈妈，你怎么了？”在湖边玩耍的小凡又惊又喜的看着妈妈，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她了，妈妈的病还没有好吗？看来，老爸没有骗他，只是他们为什么不让他见妈妈？

“小凡，”看见儿子，她才猛然惊醒，她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她都快忘记她有个儿子了，自己究竟怎么了？总是昏昏沉沉的。

“妈妈，你的身体还没有好吗？老爸又不让我去看你，妈妈你有没有想我呀，妈，你在看什么？”看着母亲盯着自己看，他有些莫名其妙。

“为什么你跟他如此的相似？为什么他总是阴魂不散的跟着我？为什么？是不是一起死了，就可以不用那么痛苦了？”意识又开始不清了，小凡那张脸与那个人的脸重叠起来，她拉起儿子的手，走向湖里。

“妈，你在干什么？妈，”意识到母亲正拉着他走进湖里，他挣扎着，母亲的神情让他害怕。

“恋，你疯了吗？”悠夏远远的看见她拉着小凡正一步一步的走入湖水，湖水已经没过小凡的下半身了，她吓的赶紧冲过去，紧紧抱住

失了魂的恋。

看着她竟然要带着儿子一起自杀，悠夏扬起手来‘啪’地一巴掌打在了恋的脸上，她要她清醒一点。

恋挨了结结实实的一记耳光，她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和小凡竟然立在水里，而悠夏一脸惧色，不由的又害怕又慌张：“我在干什么？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要自杀，带着小凡。”悠夏没好气的说着。

“你说什么，自杀？”她不敢置信的看着害怕不已的儿子。她做了什么，竟然要带小凡一起去自杀，内疚、自责、恐慌让她的心在此刻乱的无法形容，她只得抱着儿子小小的身子，“对不起，小凡，妈妈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

小凡看着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妈妈、妈妈，妈妈……”他不停的唤着恋，用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宣泄他的思念和害怕，他以为妈妈不要他了。

“你们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她会变成这个样子？连小凡，她都舍得伤害吗？”悠夏激动的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刚才真的被恋的举动吓到了，如果她没有及时的发现，那后果，天哪！她都不感想象。

“如果她的心结没有解开，她还会继续这样下去的。她无法面对过去，伤害太深了。”凌炎苦涩的笑了，虽然绝放手了，可是恋仍然无法释怀，看见小凡的脸，她就会想起绝，那过去的一切都会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在她的眼前，杀戮、仇恨、情伤、痛苦、绝望这一切的一切都压的她喘不过气来。

“什么伤害？我不懂，你们三个什么时候认识的？为什么会纠缠在一起？既然她不爱那个人，又为什么会怀了他的孩子？还有，又为什么会嫁给你？凌炎，我真的很困惑。”悠夏被他们三个的关系都搞糊涂了。

“抱歉，悠夏，我真的无法解释我们的过去，我只能告诉你，我很爱她！”他不想让她知道，是因为不想将她牵扯进去。

“算了，既然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只是，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她有些担心，毕竟恋现在的情况真的很糟。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让她早日摆脱心理上的阴影，我考虑过了，想带她回国静养，对她的心情可能会有帮助。”

“那小凡呢？一起回去吗？既然她不想看见他，我可以把他带回美国，等恋的病好点后，再让小凡回去。”她可以将他照顾的很好，一想到可以和可爱的小凡一起生活，她就觉得很高兴。

“谢谢你，悠夏！我要将小凡还给绝，到了新的环境，他会很快忘却恋带给他的伤害，我不想小凡的心里留下阴影，”他不能让恋再伤害小凡了，如果有一天恋的病好了，她知道自己对小凡做过那么残忍的事后，她会受不了的。

“你确定这么做，会给小凡带来幸福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让他知道你不是他的亲身父亲，他是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他愿意去吗？毕竟，那遥远的意大利并没有陪伴他长大的你和恋呀！他会接受这个事实吗？”她不赞同他的想法，先不说那个人是否会真心疼爱小凡，如果孩子不接受，那会很痛苦的。

“我知道这个决定或许对凌凡很残忍，虽然暂时看不见恋，却总比待在她身边受伤害好，我不希望，有一天恋在小凡的眼里变成了恐惧和憎恨，更何况，绝是他的亲身父亲，父子之间血缘的羁绊是割舍不了的。”做这个决定的同时，他的心里也很不好受，毕竟小凡是他一手带大的，三年的父子情是很难磨灭的。可是，为了小凡的将来，他必须要将他送回去，而绝什么都没有了，小凡的到来会让他好受一点吧！

“希望你今天的决定将来不会后悔，”她叹了口气，做出这个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又是难以成眠的夜晚。

已经凌晨两点了，她望着天花板许久，却仍是一点睡意也没有。

“怎么了，又睡不着了吗？”推开房门进来的凌炎看见妻子睁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

恋没有理会他，转过身子，背对着凌炎。

“头又痛了吗？我给你揉揉，好吗？”他坐在床沿，拉着她的手。

可恋仍然一动不动的看着窗外，“丫头，今天究竟怎么了？看见我不高兴吗？恩？”他双手撑在她身体两侧，低下头看着她，却发现她的泪水早已滑落，将枕头都浸湿了。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值得吗？”她泪眼婆娑的看着他，别用那种眼神看她，那会让她更加难受。

“傻孩子，为什么这么想？别哭了，眼睛都肿了。”凌炎笑了笑，抬起她的小脸，吻上她的眼睛，温柔的令人心疼。

“凌炎，我。”她想要说些什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明天再说，好吗？你今天累了，需要休息了，睡吧！我会在你身边。”他吻上她的唇，阻止她说下去，然后将她揽入怀里，把自己的下颚紧贴在她秀丽的长发上，轻拍着她的背，哄她入睡。

他温热的气息不断地袭击着她的思想，听着他强而有力的规律心跳声，恋感到了安心，终于抵挡不住睡意沉沉睡去。

看着她的睡颜，他轻叹了一声，即使在睡梦中，她那难以舒缓的细致眉宇间仍浮现出淡淡的忧愁。月光下的她更显苍白，这些日子的折磨让她神情空渺，身心皆受重创，一直深藏心底的梦魇如今全被释放了出来，真的难以平复那噬人的伤痛吗？

意大利 阿尔诺庄园

欣赏过庄园美景的杰瑞在洛克的陪同下准备去绝的书房，在路上，杰瑞好奇的问道：“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很颓废？或是意志消沉？”

“抱歉，先生，您很难看到刚才说的这些，少爷仍然和过去一样。”只不过更不爱说话了，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天边的月亮，

一看就是一整晚，这样的他看来真的很孤寂！

“是吗？真想看看那个死小子为爱疯狂的样子，真是可惜。”冷漠的菲力克斯在爱情面前还能保持他一贯的冰冷吗？

“先生，到了。”礼貌的敲了两下门后，洛克推开了书房的门，请杰瑞进去。

站在落地窗前的绝听到洛克的声音后，转身看向来人。

杰瑞本来想调侃他几句的，却在看见绝时，收回了想要说的话，俊美的脸庞淡漠无表情，寂寥清冷的一双眼仿佛载着万年寒冰，没有一点温度，他比过去更加难以接近了。虽然没有看到他一蹶不振的模样，也没有看到他头发凌乱，衣衫不整，胡须数日未刮的落魄样，可他给自己的感觉就是绝望、人生毫无意义，那女孩对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索亚让我代他向你问好，”他又恢复了平日里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很不客气的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打量着书房的布局，真是够奢华！

“谢谢，”冷冷的说完后，绝走到书柜前，随意找了一本书，开始翻看。

“我说菲力克斯，你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见他根本将自己当成隐形人，杰瑞不禁悲愤指控。

闻言，清冷眸光缓缓转至他的脸上，“你最近很闲吗？”如果没事就快滚出他的视线。

太过分了！认识这冷冰冰的家伙也快有四年年了，两人也算是老熟识，怎么他对他还是这么冷淡？真是太无情了！刚想念叨他几句，却无意中看见桌上的镜框，照片上美丽而优雅的女子一袭白色洋装，依靠在爱情海上的古城墙上，水漾的双眸含着淡淡的笑意，显得格外的灵秀生动，娇美的鼻小巧惹人怜爱，不点而朱的红唇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乌黑柔亮的长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泽。看来，他还

没有对她忘情，杰瑞笑了，看似最冰冷无情的人却也是最痴情的一个，不得不佩服他的耐心和对爱的忠贞度。

“不想知道那个女孩的近况吗？”满意的看着菲力克斯的脸色巨变，果然，她就是他最致命的弱点。

绝没有开口，只是盯着杰瑞看，那眼神看的杰瑞的心底发毛，他只能故做轻松，以微笑来掩饰他的紧张，可直到他的脸笑僵了，绝都没有说话。

此时，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杰瑞拿起桌上的电话，递给绝，“那个，电话。”拜托，别在看他了，他都要笑的抽筋了。

“喂，你好！”移开视线，绝接过了杰瑞手中的电话。

“我是凌炎！”电话那端的凌炎站在阳台上，看着花园中的恋正静静的躺在软榻上，凯西陪着她。

两分钟的沉默后，“她好吗？”

“恋得了抑郁症，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绝皱起了眉。

“她不能面对过去，现在看见小凡就会让她想起一切，”

“是因为我，对吗？”他是不是要感谢凌炎没有直接指责他才是害悠的罪魁祸首，看见儿子就会想起一切？其实就是看见儿子的脸就会想起他对她的伤害，在她的心中，他就是梦魇，不是吗？他一直都很清楚的，可为什么心还是这么的痛？

“我要带她回国了，小凡，会回到你的身边。我已经拜托恋的好友望月悠夏将小凡送到意大利，你去接他吧！”小凡临走之前哭的眼睛都肿了，将自己锁在房间内不愿出来，他不要离开母亲，悠夏哄了他好一会儿都没有用，最后还是骗他等妈妈身体好了，就接他回去，他这才乖乖的打开房门，嘟着小嘴，不情不愿的去机场了。在小凡转身的那一刻，他真想抱起他，不让他离开，对这个孩子，他投下的感情不比恋少，可是为了小凡的将来和恋，他只得忍痛将他送走。

“几点的飞机？”绝的语气有点激动，甚至有些无措。

“下午两点到达罗马国际机场，绝，请你好好照顾小凡，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凌炎说完后，按下了结束键，默默的看着远方，小凡应该快到罗马了吧！

放下手中的电话，绝拿起外套冲了出去，“喂，菲力克斯，你去哪儿？等等我。”杰瑞一脸茫然的看着好友的举动，什么时候看到过他这么激动过？好奇心让他也跟了上去。

罗马国际机场

站在川流不息的人潮里，绝的俊美以及天生的王者之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女性爱慕的视线居多，由于绝很少在重要的商业酒会露面，因此见过他的人少之又少，但是还是有人认出了眼前这个年轻冷峻的男子就是意大利商业界的王者--阿尔诺财团执行总裁菲力克斯·阿尔诺，意大利传奇式的人物，女人心目中最想嫁的青年才俊，男人眼中最嫉妒也是最羡慕的成功者。

“我看我们还是到贵宾室去等吧！”杰瑞看着那些女人们的眼神，很好心的提议道。唉！上帝真是不公平！瞧菲力克斯那张高贵俊美的脸简直完美的就是一种罪过，冷酷的寒瞳、俊挺的鼻梁、性感而冷漠的双唇，还有那抹尊贵的英挺与冷峻内敛的气质，和不经意流露的优雅气息，总是迷得这些女人无论年龄，无论国籍，统统都忘却了矜持，毫不掩饰眼中的好感和爱意，双眼直勾勾的看向他，甚至拿起了手机一阵猛拍。只可惜，这样的他却爱上了永远得不到的女人。

绝看了一眼杰瑞，虽然没有说话，但还是和他走进了贵宾室，因为这些女人们的眼神令他厌恶，现在他只想早点见到孩子，那个身上流着悠一半血的孩子。

“他母亲同意了吗？”上次在瑞士救的小男孩就是菲力克斯的儿子，而后在‘BLUE SKY’发生的事情，他虽然去迟了，但他也看出了一些端倪，那个女孩还真不是普通的恨菲力克斯，那记耳光真的令人震撼！而更令人震惊的却是被甩耳光的那个人竟然平静的匪夷所思，还

真不像那个冷酷无情且有时也残忍的令自己都自叹不如的菲力克斯，同时他也知道了那个女孩在他心中的地位。如果不是黑手党出面摆平了那群记者和报社，那么第二天，菲力克斯被甩耳光的照片就会出现在意大利的大街小巷，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而那些反对他的家族成员就会借此来羞辱他，当然了，菲力克斯不会给那些人开口的机会的，但这毕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从那个女孩的态度来看，她怎么可能甘愿把小孩还给他?

“她不知道，”

“为什么？”杰瑞不解。

“你会不知道吗？杰瑞，你派去的人难道没有监视到吗？是凌炎的保护工作做的太好了，还是你的人太没用了？”瞥了他一眼，绝冷冷的笑了，他当他白痴吗?

“呵呵，还是没瞒过你，那你也知道她最近不是很好了？”杰瑞楞了一下，但也只是二秒钟，随后他笑了笑，真是的，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不，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凌炎的这通电话，他根本就不知道她生病的事。杰瑞派人监视他们，他知道他们没有恶意，只是出于好奇，而且也可以暗中保护他们，因此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不知道。他没有向杰瑞询问起凌炎和悠的生活近况，是因为他一直以为没有了他的出现，悠会和凌炎过的很幸福。

“自她从医院回来后，就一直不对劲，总是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恍惚到她刚做过的事情可以在瞬间忘记，至于凌炎为什么把孩子还给你，我还真不太清楚，只不过，可能与那件事有关。”他猜测到。

“什么事情？”绝脸色有些难看，她病的这么厉害，凌炎到底是怎么照顾她的?

“她拉着凌凡走进湖里，但被她的好友拦住了。”他知道他的话会让菲力克斯的脸更难看。

“这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做了。”果不其然，绝的脸沉了下来，恨他狠的连孩子都不要了吗？这让他不禁想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让她给毁掉了，这次又轮到凌凡了吗？到底是谁无情呢？

“你什么意思？”好象他都已经习惯她这么做了。

“我可以拒绝回答吗？”绝不想谈及过去，他看向玻璃窗外的候机大厅，却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小小身影，先前的郁闷一扫而空，冷漠的嘴角泛起淡淡的笑意。

“当然了，喂，你在看什么？”谁敢逼他说不想说的话，他在看什么，而且还笑了，顺着他的视线，杰瑞透过玻璃窗看见了答案。

“小凡，你说一句话，好吧好吧，不说话也行，笑一下，总可以了吧！”天啊，她真的要被这个小鬼给折腾死，一路上他不仅是一个字都不说，连表情都没有，不哭、不笑、也不闹，就拿着一本像册翻过来看过去的，还时不时的露出令她看不懂的眼神，这孩子平时太乖巧听话了，也就让她忘了一个孩子该有的任性。

凌凡不理会悠夏，走到离他最近的椅子坐了下来，继续翻着像册，悠夏看着小凡，她发现自己在他面前真的很无力，他根本就当她不存在，她无奈的走到他身边，蹲了下来，捧起他的小脸，“小子，我现在很生气，”可连半秒都维持不到的严肃在看到他冰冷的眼神后，她就宣告投降了，这小子什么时候变的这么酷了。

“天啊，我究竟要怎样你才能开口说话？我知道你妈不要你这件事让你很难受，可”她一时心急，把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当她看到小凡一脸受伤的样子，她就后悔了，唉，什

Chapter_6

么话不好说就偏要提这个。

“您说错了，我妈没有不要我，等她病好了就会来接我。小阿姨，请您下次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妈听了会不高兴的。”小凡认真的说道了，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可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光芒又让她迷惑了，这样的他，她忽然觉得有些古怪，甚至陌生。

“对不起，是小阿姨说错了，我下次不会这么说了。”揉了揉他的头发，悠夏道歉道。

“我妈会想我吗？”他嘟起了小嘴，老爸说最多几个月就会来接他，可他还是怕妈妈忘了他。当所有的人都以为至多一年，凌凡就会回到恋的身边时，殊不知诡异莫测的命运已经开始悄悄的运转了，不久发生的事情会以最残酷的方式毫不留情的伤害了这个年仅三岁的孩子，让他的童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当凌凡再次看见他母亲时已经是十三年以后的事了。

“当然了，你妈妈是那么的疼爱你。不仅你妈妈会想你、你老爸、舅舅、小阿姨、还有小爱阿姨、凯西婶婶都会想念可爱的小凡的。”刚才一定是她看错了，这么可爱天真的孩子不可能有那么复杂的眼神的。

“你好，望月小姐，我是北皇绝。我来接凌凡。”低沉好听的声音在悠夏身后响起，她站了起来，当她看见北皇绝的时候，楞住了。她知道他是小凡的亲身父亲，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相似，小凡简直就是他的翻版，只消一眼，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们是父子。可是，这么美的人会是伤害恋的那个人吗?

“望月小姐？”见她不语，只是盯着绝看，杰瑞好心的叫着她的名字，因为绝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你好，阿尔诺先生，”回过神来的悠夏不好意思的说，真是有够丢脸的，她总是对漂亮的脸蛋没有免疫力。

“叔叔，你是来接我的吗？”凌凡看着绝，老爸说过来接他的就是上次救他的叔叔，虽然离开妈妈，心里有些不高兴，可一想到是叔叔，他还蛮开心的。

“你最近好吗？”抱起儿子，绝边走边问道，对儿子的关心之情溢于言表。

小凡摇了摇头，神色黯然。

绝见儿子的头低了下来，知道他想悠了，揉了揉他的头发。

小凡因为父亲的碰触，眼眶不禁红了，他现在好想在叔叔怀里大哭一场，以此来宣泄自己的难过与委屈。

望月和杰瑞看着他们的背影，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你在感慨什么？”悠夏好奇的问着，她感叹是觉得凌凡说的没错，父子之间血缘的羁绊是割舍不了的。

“看惯了他的无情与冷漠，还真不习惯他温情的一面。”杰瑞耸了耸肩，这样的他反而觉得陌生。

小凡的到来使得阿尔诺夫妇又惊又喜，爱莲娜很早就盼望能早日抱上孙子，而小凡的到来正好满足了她的愿望，他的乖巧、听话让他们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孩子，把他当作手心里的宝贝疼宠，不惜任何代价都要给予他想要的一切，就怕他一个不高兴从此不理会他们。相比之阿尔诺夫妇对小凡的爱，绝就显得有些冷漠了，除了一天三餐，在饭桌上的短暂交谈外，小凡几乎看不见绝的身影，绝照旧忙着公司的事，而小凡也玩的快忘了绝的存在，两个人像是不同世界里的人、各自生活的愉快！只是，当家里的仆人发现小少爷开着灯趴在书桌上睡着了，想要将他抱到床上时，偶尔少爷也会出现，会将小凡抱到床上，帮他掖好被子，并交代他们夜里多起来看看小凡是不是又踢被子了，虽然少爷的话不多，但他们也能感受到他对小凡的关心。夏去秋来，凌凡在罗马也生活了三个多月了，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在幼稚园里认识了许多小朋友，很受小女生们的欢迎，按杰瑞的说法，他跟他老爸一样，生来就是祸害女性的。

“雪儿，有没有看见小凡？”爱莲娜走下楼梯，问着正在准备早餐的雪儿，一大早房间就没人，他会跑到哪里去？

“没有，他不在房间吗？”雪儿摇了摇头，提起那个孩子，她的神情不禁有些复杂，刚看见凌凡的那会儿，她的心几乎要死去了，那个女人竟然生下了少爷的孩子，虽然那个女人没有跟他回来，可这孩子的到来会让少爷时时刻刻都能想起她，那自己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走进少爷的心，她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但还是忍不住有些讨厌凌凡；可时间长了，厌恶的心因凌凡的乖巧、懂事、聪明而逐渐改变，现在看见那孩子，她也想像夫人和老爷那样疼爱他，她已经搞不清自己的心了。

“会去哪里了？”爱莲娜皱起了眉，这两天小凡有些不对劲，他总是不停的在问他母亲什么时候来接他，他们也不好回答，只得含糊的说快了快了。

“爱莲娜，怎么了？”看着妻子一脸无措的神情，阿尔诺先生关心的问着。

“小凡不见了，房间里没有人。”

“会不会去花园了？别担心，他不会跑远的。”他安抚着妻子。

“我已经叫人去找了，可是现在还没找到，”她怎么能不担心，小凡可是自己的心头肉，她现在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的母亲永远不要接他回去。

“绝知道了吗？”他陪妻子坐在沙发上。

“还没来得及告诉他，”爱莲娜不敢想象小凡不见了，绝会怎样，虽然平日里，绝很少和小凡说话，可他眼里的关心并不比他们少。

此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雪儿拿起了电话，“喂，你好！”

“是雪儿吗？”电话那端的乔伊无奈的看着正坐在沙发上的凌凡。

“哥哥，有什么事吗？”听见熟悉的声音，雪儿问着。

“告诉夫人，小少爷在公司里，和少爷在一起，请他们不用担心了。我还有事，先挂了！”一大早，当他和少爷准备出门的时候，小凡

也不知打哪冒出来的，站在少爷身前，说了一句：“我要妈妈！”少爷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将他抱起来，带到了公司，当公司里的职员看见他抱着一个漂亮的小孩时，全都呆掉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都安静的可怕，职员们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的有趣模样惹的乔伊差点当场笑倒。

“哥，喂，”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让雪儿无奈的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夫人，哥哥打电话来说小凡和少爷在一起，请你们不用担心了。”

“小凡怎么会在绝那里？”爱莲娜不解的看着丈夫。

“他们父子之间是要好好联络联络感情了，”只能这么解释了，绝对孩子显得有些冷漠！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问候，绝几乎不和小凡说话，他有的时候真的不理解绝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要妈妈。”小凡嘟着小嘴很不满的说，他可从来没有离开母亲这么长时间。所有的人都骗他妈妈快来接他了，可是他等了一天又一天，妈妈的影子他都没见着，他再也不要这样等下去了。

“你的出现对她的病没有好处。”绝淡淡的说着，这几个月杰瑞会定期报告悠的状况，在凌炎精心的呵护下，悠的病情已经好转了，药已经不在吃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她已经不会在做噩梦了。

“为什么？”小凡更不满了，说的好象妈妈的病都是因为他的存在。

“你还想被丢进湖里吗？”停下手中的笔，绝抬起头看向小凡。

“不要，”他赶紧摇了摇头，随即低下了头，想起那次可怕的记忆，他小小的肩膀不禁微微的颤抖着，乔伊为难的看着绝，他就不能婉转一些吗！非要这么直白，他还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呀！

看着儿子苍白的小脸，他叹了一口气，他所有的罪都延续到了小凡的身上！

放下文案，绝走到沙发边，蹲了下来，抬起他的小脸，“等你妈妈病情好一些了，我带你去找她好吗？”

“真的？”忍住快要落下的眼泪，凌凡哽咽的说着。

“别再哭了，你妈看见了会心疼的，”绝接过乔伊递过来的面纸，温和的擦去他的泪水。

“我妈还会心疼我吗？”他问的迟疑。

“当然了，你可是她的宝贝，她最爱的就是你。”绝笑了，虽然悠恨自己，但她还是为他生下了小凡，并且很爱他，这很可能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接受他的给予。如果当年那个还未出世就夭折的孩子能够活下来，那他们之间还会不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

“不是，不是，我不是她的宝贝，宝宝才是的。”小凡闻言忽然激动起来。

“小凡，你母亲很爱你，”绝不解的看着儿子，他怎么了?

“你们都骗我，我妈根本就不喜欢我，她喜欢的是肚子里的宝宝，我是她不想要的孩子，宝宝才是她想要拥有的。她不来接我是不是不要我了？”声音越来越小，泪也落的更凶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有多害怕，母亲的那番话让他噩梦连连，而每次在噩梦中醒来的他都发现妈妈不在身边，这让他心中的恐惧更深。

“你听谁说的？”绝皱起了眉，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是我妈亲口说的，‘不想要的孩子如影随形的跟着我，而想要的孩子却留不下来，我一直都是想要拥有的却得不到’，妈妈为什么不要我了？我一直都很乖啊，不管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我都不会违逆她，因为我知道妈妈喜欢乖巧的小孩，为了能成为妈妈的好孩子，我已经很努力的去做了，在宝宝出现以前，我一直很确定妈妈最喜欢的只有我一个，可是那天早晨妈妈对着肚子里的宝宝温柔的神情和呢喃让我好难受，我喊她，她都没有听见，宝宝抢走了她所有的注意力，所以我讨厌他，他最好死掉，这样就再也没有人能夺走我的母爱

了，而现在宝宝没有了，可她为什么还要那么喜欢已经消失掉的宝宝而不要我了？”他真的很不解，妈妈为什么不要自己了？

乔伊听着小凡的话差点要晕倒，这是四岁孩子该说出的话吗？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可是他的弟弟或妹妹呀，他竟然希望他（她）死掉，天哪！他是不是在做梦呢，乔伊狠掐了一下自己的脸，传来的痛楚让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正生活在现实里，而不是大白天做白日梦。

绝没有说话，静静的看着小凡，小凡眼中的恨意是那么的明显，太像过去的他了，这个孩子对悠来说究竟是福还是另外一个劫难呢？

中国 A省S市 圣妮高中

此时正值国庆，学校已经放假了，偌大的校园在落日的映衬下显得宁静而安详， 清风缓缓吹过，泛斓穆湟端娣缍□桑□崆崞□搅柩缀土档乃闹埽□缓蠓咨⒅恋孛妗?font color='#EEFAEE'>的07c5807d0d927dc

“怀念那段年少轻狂的高中时代吗？”凌炎拉着恋的手，走在校园的小路上。

“年少轻狂？拜托！我可没那么疯狂，”恋笑了笑，想起过去的那些事情，现在觉得都很幼稚。

“深夜跑去飚车、泡吧；在你去瑞士滑雪之前气走了N多任老师；还有，”

“够了，够了，你从哪听的这些？”恋有些不好意思了，虽然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为她做的那些事情感到羞耻过，可是在凌炎的面前，她不想让他知道她的过去。

“只要在圣妮高中呆过的人有谁不知道你的丰功伟绩，恋，那时你快乐吗？”凌炎停了下来，侧过身面对她。

“快乐？应该是快乐的吧！至少在飚车的时候我可以暂时忘记孤单和痛苦，凌炎，我是坏孩子吗？”她深吸口气抬起头，看着他。

“你只是太寂寞了，我知道过去对你来说是一场解不开的心结，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坠入另外一个时空的过往，你都是想忘而忘不了。恋，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虽然痛苦，但是你也艰难的走了过来，为

什么还要沉溺于那些虚无的梦境？敞开你的心扉好好的看一看现在，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的未来，而不管未来等待着我们的是哪种命运，我都会一直陪着你，永远的陪在你身边。”凌炎坚定的看着恋，温柔的将她随风起舞的碎发拨到耳后。

“凌炎，你说的对，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不该像个傻瓜一样沉溺于那些虚无的梦境，谢谢你一直陪着我，对那些痛苦的过去我现在已经不害怕了。”她很高兴凌炎眼中的那份温柔一直都没有改变。

“真的？你真的这么想吗？”

“恩！我现在不感到寂寞无助了，因为有你在我的身边，凌炎，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不管怎样，你都是我在火云最大的收获。”她朝他笑着点头，一切想开后，身心都豁然开朗，轻松了许多。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在火云，你还有怀念的人吗？”揉了揉她的发，凌炎笑了。

“皇上是个好人，是我辜负了他，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她挽住他的手，举步继续往前走，多年的疑惑今天终于问了出来。

“是怜妃，雷凯的妹妹。”

“是她？这怎么可能？她爱他呀！”她摇了摇头，她一直都以为是那个人，没想到却是那个最不可能的女人。

“爱的越深，恨也就越深，她在两人的茶中下了毒。在我们去月城的前一晚，皇上就驾崩了。”怜妃趴在皇上身上的样子，至今他还记忆由新。他也没有想到那么柔弱的女性如此的刚烈，得不到的就要毁灭。

“你也在？”

“对，是绝召我们入京的，在皇上驾崩的那晚，他就发动了宫变，废掉了北皇月明，他下令杀掉所有违逆他的朝臣，并要诛灭怜妃九族。这场宫变干净利落、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来，他的残忍、冷酷震慑了所有的人。疑惑，是吗？从怜妃下毒、皇上驾崩到废掉太子、诛九族，这一切都巧的令人怀疑。事实也确实如此，怜妃的毒药是绝给

的，所以后来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恋，他真的很爱你。”凌炎不得不感慨绝的爱是那么的深刻，只不过他用错了方式，将恋渐渐的推离他的身边，如果他换了一种方式，恋最终会爱上谁，那真的很难说。

“以爱之名伤害别人，甚至生命，那样的爱对我来说真的很恐怖。或许他真的很爱我，可是一想到他的无情，我就害怕。”她从来没有想过要爱上他，一心只想逃离，而在这场你追我逃的过程中，她并没有遗失了自己的心，这辈子恐怕都不可能再爱上他了吧！

“我和原彻他们一直都没有想过绝会爱上谁，他一直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也不太爱说话，如果不是我们三个儿时的玩伴，他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小时候，龙傲的妹妹因为碰了绝的衣袖而被他踹进了湖里，龙傲气的不和绝说话，也不允许我们和他说话。一个月，整整一个月，他都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最后还是龙傲主动和解了。这样的他会真的会去爱吗？我们都难以想象。直到你的出现，那晚他告诉我们他的决定，他会为了你打造一个新的王国。你知道我们当时是多么的震惊吗？在南部的那三年里的每个夜晚，他都会喝的酩酊大醉，然后看着你的画像才能入睡，当谈及你时所流露出的温柔与感情让龙傲都差点晕倒过。恋，宫里的事情是复杂的，你的任意妄为、肆意捉弄大臣和妃子，你以为凭着皇上的宠爱就能相安无事吗？有些事情，就算是皇上，也不一定能够摆平，所以许多危险都是绝暗中替你除去了，他杀了所有欲对你不利的人，还记得丽贵妃吗？”凌炎想要告诉她不知道的事情。

“他的母妃。”听着这些她从未知晓的事情，她的心有些乱了。

“丽妃见你如此受宠，嫉妒、不甘、愤怒让她痛下杀心，她买通了宫中的御膳房的总管，在你的菜里下毒，但被月舞用银针试了出来，绝知道了他的母亲对你已经有了杀心。”

“不，他不会那么做的，她是他母亲呀！”难道丽妃的死与他有关？不，他怎么可以？

“那本该在你盘子里的毒药却出现在了丽妃的汤里，她临死之前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远在南部的绝知道丽妃的死讯时，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真不该对她动杀心的！就算是母亲，也不能原谅！’”那天原彻第一次以异样的眼神看向他们儿时的伙伴。

“他疯了吗？”恋睁大了眼睛，错愕的看着凌炎。

“不，他并没有疯，只是他的眼中只有你的存在。你会成为宫中最不可得罪的人，并不是因为有了皇上的保护，而是绝，他曾经告诉我，为了你的微笑，他可以杀尽天下所有的人。我一直都很确定他对你的爱无人能及，他会好好的对你，可是，我错了，因为他对你的爱让我忘了他的残忍，因为得不到而想要毁灭，他几乎要毁掉你。不是不爱你，而是太爱你了，他太想将自己的情感全部都奉献给你，只是你并没有接受他的爱，这让他的爱瞬间变的毫无价值，而他又太年轻了，不知如何适当的表达他当时的情感，而你一味的拒绝让他所有的爱都变成双倍的恨意，伤害成了双刃剑，毁灭你的同时也在毁灭他自己，因为，爱太深了。”伤的越深，爱就越无法割舍。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恋停下脚步，她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些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他很爱你，他曾经为你做过的事情，我想让你知道。因为我不希望你后悔！”他一直都很清楚恋对绝的意义，可他还是从绝那里夺走了他的光，但他从未后悔过，所以他也不要恋在一味的恨着绝的同时而不知道他为她做过的一切，这样对绝太不公平了！

一阵沉默，恋缓缓开口，“你觉得亏欠他了吗？”

“不，我只是不安，在你知道他为你做了这么多以后，你还会一如既往的恨他，或是？”爱这个字比他想象中的更难以说出口。

“爱他，是吗？”恋叹了一口气，他对自己就这么没信心吗？

“我是不是很懦弱？”凌炎苦笑着，不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而是绝为她付出太多、太多，如果恋转身离开，他又有什么资格去留住她呢？

“真搞不清楚是你傻，还是我自己傻。凌炎，在知道这些后，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可这并不能抵消他手中的血腥，在经历过这么多后我也不可能再去爱他，而时间，是忘却仇恨的最好良药，或许有一天我不会再恨他，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会亲口告诉他，谢谢他对我多年的爱，我很抱歉曾经也伤害了他。”凌炎的话让她心中的恨消散了不少，伤她的同时，他更痛苦，曾经他眼中的绝望与哀伤，她都刻意的忽视不见，是不愿看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自己都弄不清。

“他听见你这番话，一定会很高兴的。”揽着她的肩膀，凌炎感慨的说，他希望绝也能幸福，毕竟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恋，凌恋。天哪，真的是你。”一位带着眼镜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学长，你怎么会在这里？”恋惊喜的看着他，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司徒青，他对她来说亦师亦友，最重要的是每学期的期末考试，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她才得以低空飞过，她总是开玩笑的说他是教书育人的人才，想不到今天能在这里遇见。

“大学毕业后，回来教书。你呢？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竟然消失了，而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可是找了你很久呢？”司徒青很意外在这里看见许久未见的小学妹，当年那个稚气、任性的女孩如今已经长大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高贵纤柔的优雅气质，而她身边俊秀的男子又是谁呢？

“我去了瑞士，凌炎，这位是我高中时的学长---司徒青；学长，这是我的丈夫---凌炎。”

“你结婚了？”吃惊的口气令恋轻笑出声。

“有这么不可思议吗？学长，”恋笑着看向凌炎。

“你好！”凌炎伸出手，礼貌的向他问好。

“你好！”在知晓眼前这个男子竟然就是凌恋的丈夫时，司徒青开始重新审视起凌炎。

“学长，学校放假了，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她好奇的问着。

“我现在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刚好要出去，对了，晚上有你们高三（2）班的同学聚会，萧洁邀请了我，你的出现一定会让他们很高兴的。”

“同学聚会？我好久没有见他们了，真想他们呀！”一想到能见到多年未见的同学，恋的脸上漾起甜美的笑意。

PUB

多年未见的好友此刻的出现令在场的人都开心的忘乎所以了，凌炎看着被大家拉到一旁聊天的妻子，俊朗斯文的脸上满是宠爱的笑意。

一阵嬉笑打闹过后，“恋，这么多年不跟我们联系，真的很过分呢！大家说要怎么样惩罚她呢？”班长萧洁站了起来，不怀好意的看了恋一眼。

“罚她唱歌吧！这么多年没有听她唱歌了，还真蛮怀念的。”

“对，就让恋唱歌吧，”

大家也跟着起哄，恋被萧洁推到舞台上，她笑的有点无奈，这群人，真是的！在众人的哄闹中，她拿起了话筒，一阵悠扬舒缓的音乐弥散到了每一个角落：

爱总忽然退潮 心慌乱触礁
沉没在深海里 看海面闪耀
但回忆像水草 紧紧的缠绕
梦才温热眼角 就冰冷掉
努力越过风暴 向着未来飘
我们才会遇到 感动的拥抱
你总是能知道 我的坚强剩多少
给我最刚好的依靠
你手心的太阳 只轻放在我背上
委屈就能笑着落泪 被释放
在手心的太阳 黑暗里特别明亮

让远路好像 是一种分享
而不是漫长…
让眼睛看不到 嫉妒的燃烧
让耳朵听不到 谎言的吵闹
在没有人相信 爱能永恒那一秒
我们正坚定的微笑
你手心的太阳 有种安定的力量
就算世界再乱我也不心慌
我手心的太阳 或许只像个月亮
却用所有爱 为你投射我 最暖的光芒
你手心的太阳 只轻放在我背上
委屈就能笑着落泪 被释放
在手心的太阳 黑暗里特别明亮
让远路好像 是一种分享…
你手心的太阳 有种安定的力量
就算世界再乱我也不心慌
我手心的太阳 或许只像个月亮…
却用所有爱 为你投射我
最暖的光芒…
----------《手心的太阳》张韶涵

司徒青看着凌炎的眼神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凌恋的身上，眼前这个清秀文雅的年轻人气度不凡，隐隐透出一种贵气，微微扬起的嘴角透出掩不住的笑意，那双含情的双眸正热切的看着台上的女孩，他们应该很相爱吧！彼此流露出的感情，让他觉得凌恋此刻的幸福！

一曲终了，恋走到凌炎身边，投入早已为她敞开的怀抱，“喜欢我为你唱的歌吗？”

“这是我听到最好的歌声，”吻上她的前额，他含笑看着心爱的女人。

众人看着这甜蜜的一对，都献上了最真诚的祝福和最美好的话语！在这最幸福的时刻，谁都不会想到几小时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所有的人的命运！

闹了一夜的高三（2）班的男孩女孩们凌晨才踏出PUB，恋和凌炎下榻的酒店就在前面不远处，她想和凌炎走回去，车也不及着开回去，正巧萧洁刚拿到驾照，看到恋的保时捷，很想尝试开开跑车的感觉，于是恋将钥匙交给了她。

恋挽着凌炎走在回去的路上，萧洁开着保时捷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她探出头来，向恋比了个胜利的手势，“你的车真的很不错！”

“那就多开几天吧！”恋笑着向她挥手回应着。

“谢啦！”萧洁也挥了挥手，表示感谢！车子顺着坡道向前驶去。

“今天玩的高兴吗？”凌炎问着。

“恩，疯过头了，想睡觉了。你呢？”她揉了揉眼睛。

“我。”还没说完，‘轰-----’的一声，一股只有爆炸才能产生的汽浪向他们袭来，凌炎本能将她压在身下。

不远处的保时捷火光冲天，在风中猛烈的燃烧着，爆炸后的碎片四散落地。

待火光和烟雾散开后，凌炎慢慢的将她放开，恋神智恍惚的睁开眼，看见凌炎额上流着血，紧张的问着，“你没事吧！”

“没事，一点小伤而已，你呢？”他摇了摇头，身上传来的痛楚让他皱起了眉，胸口闷闷的，心脏无法负荷的刺痛让他在下一秒无法抑制的吐了好几口血。

血溅到了恋的脸上，她慌忙用手捂住他的嘴，不想再看见他吐血了，可是凌炎不停的在咳着，血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染红了两人的衣服。

“你没事吧！”拉下她的手，他要得到她肯定的回答。

“我没事，没事，一点伤都没有，傻瓜，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泪再也忍不住了，她哽咽着。

“没事就好，”他朝她笑了笑，即使染血，他对她的笑永远是那么的温柔。

凌炎在恋的搀扶下，吃力的站了起来，抬起头时，却发现对面树上藏了一个人，而他手中的枪枝瞄准器的红光已经准确地对准了恋。

而当恋发现那个举枪的黑影时，身体已经被扑倒，枪响，一切只在瞬间。

恋手腕上的玉镯碎了，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芒！

“不------”

意大利 阿尔诺庄庄园

绝站在阳台上看着小凡在花园里与他在幼稚园结识的小朋友玩耍，冰冷的嘴角扬起淡淡的笑意。

“小凡的心情最近好了许多，”阿尔诺先生从屋里倒了一杯葡萄酒拿给绝。

“谢谢，”绝接过那杯酒。

“你母亲很为你的婚事操心，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爱莲娜已经不只一次在他耳边唠叨绝什么时候要结婚。

“想要结婚的女人，是我孩子的母亲。”绝摇曳着手中的酒杯。

楞了一会儿的阿尔诺先生才明白绝想要结婚的女人是谁，不禁叹了口气，“真的不能放弃吗？”

“不能，也不想。”他摇了摇头。

阿尔诺先生耸了耸肩，对于绝，他真的是无能为力，算了，随他去吧！他拍了拍绝的肩膀，离开了阳台，却在经过桌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绝，你的电话。”电话那端的声音很慌张。

绝看了一眼小凡后，将那杯还未喝下的酒放在了阳台上，却在转身的瞬间听见了清脆的声响，杯子裂开了，跌落到地上，杯里的残液沿着地板一直流到绝的脚边，红的有些刺眼。

“喂，你好。”绝倚在桌边，看着那破碎的玻璃，心中的不安渐渐扩大。

“绝，我是杰瑞，”在听到绝冰冷的声音后，杰瑞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些，可又在下一秒莫名紧张起来，天那，如果让他知道他们没有保护好凌恋，他会不会杀了他?

“怎么了？”向来乐观的杰瑞为什么会如此的紧张？难道她出事了吗?

“那个，如果我说出来，你会不会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份上，不要杀我啊？”他试探的问着。

“十秒钟后，我听不到你要说的事，我保证你死的比谁都难看。”绝的声音更冷了，他可没时间陪他耍宝。

“不要。我说，你千万别动怒，你老婆和凌炎受到了阻击，不过，她没事。有事的是凌炎，他为了保护她，那个，”在杰瑞的心里，恋就是绝的妻子，他迟疑，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凌炎此刻的状况。

“他怎么了？”他的声音竟然有些颤抖。

“现在在医院抢救，他受了重伤，被爆炸后的冲击波震伤了内脏，但最致命的是穿过胸膛的那颗子弹。很抱歉，我没有保护好他们。”凌炎当场没有挂掉，还真是个奇迹，但也离死亡不远了，随时都有可能去见上帝。说不定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就已经跟这个世界SAY BYE BYE了！不过，他心中也有一个疑问，凌炎如果死了，绝会高兴还是难过，他真的很想知道。

“她现在还好吗？”看着桌上那张照片里的她，他的心一阵刺痛，如果凌炎死了，你的微笑还会有吗?

“打开电脑，你自己看吧！”重金买下的卫星在这个时候还真是蛮管用的，远在米兰的他通过卫星连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恋现在的情况，但是他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她此刻的样子，还是让绝自己感受吧！

此刻手术室的灯紧急闪烁着，几个黑衣男子站在一旁，而凌恋，白色毛衣、白色的裤子、鞋上、甚至脚上都有点点猩红的血迹，压抑的令人喘不过气来。她静静得坐在椅子上，低着头，长发遮住了她的脸，沾满鲜血的手再不停的颤抖着。

今井秀一看着恋，不禁皱起了眉头，当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枪已经响了，幸好凌炎替她挡住了那颗子弹，要不然他们都会跟着小小姐陪葬。在解决掉树上的杀手后，他们赶紧将凌炎送往神野家族在S市开设的日资医院，一切忙妥当后，这才发现小小姐的异常，她不哭，也不闹，什么情绪都没有的坐在那儿已经三个小时了，他上前跟她说话，她都好象没听见似的。社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如果让他看见她这样，天，他已经不敢想象了。

此时，手术室的红灯熄灭了，门被推了开来，送出来的是仍处于昏迷状态下的凌炎，那张毫无生气的惨白的脸让恋紧张地揪住了院长岩田光的衣领，干涩的问着："他，他有没有脱离危险？"

"那，那个，他现在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目前仍处于失血性休克，如果明天再不醒来，恐怕？"岩田光被恋的样子吓了一跳，但很快镇定下来，并有些担心的看着她，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的狼狈，就算伊藤羽贺死的时候，她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失了心魂！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啊？岩天，你不是医学界的权威吗？我求你救救他，求你了！"她睁大了眼睛，乞盼的眼神令岩田光有些不忍，他不敢告诉她，凌炎活下来的希望渺茫，现在也只是用机器来维持他的生命体征，一旦撤去，他的生命也随之消逝。

"我很抱歉！"他面色凝重的摇了摇头，他无能无力！

恋慢慢松开了他，看着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的凌炎，她跌坐在地上。

"恋，你还好吧！"电梯门开了，小爱快速走到恋的身边，她蹲了下来，小心翼翼的抬起她的脸。

恋的脸上沾着凌炎身上的鲜血，目光游离的看着小爱，张开口想说些什么，却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她感到胸口像有东西压着般的难受，凡是沾到血的地方都像火烧的痛苦，而她的心却又像跌入千年冰窖中，冰凉彻骨！喉咙甜甜的，再也按抑不住的液体从她口中咳出，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恋捂住嘴剧烈的咳着，鲜红的血从指缝间溢出，与已经凝固的血融合到了一起，滴落到光洁的大理石地上，溅起的血滴，落在了一双黑色皮鞋上。

神野俊人拉起了恋，掏出白色的锦帕，拭去她嘴角的血迹，“他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值得你为他吐血吗？

“是谁做的？”恋的眸中开始呈现出血光。

“逸子，”说完，伊藤善之将挣扎不已的逸子带到恋的面前，逸子充满恨意的看着恋，被迫跪了下来。

她居高临下的看着同父异母的姐姐那被毁掉的半张脸，恋抬起她的脸，“为什么要杀我？”

“我真后悔没有早点杀你。”做为长女，她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地位与荣誉，反倒是这个血统不纯正的贱人得到了一切。多年来母亲的泪水和愤怒让她挺而走险，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杀了她。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是如何对我的，你恨我、甚至杀我，我都不会计较。知道为什么吗？”她抚着那丑陋的侧脸，在她耳边低语。

她的碰触令逸子的心一阵震颤，她有些木然的看着恋，“为什么？”

“八岁的时候，初入陌生地方的我躲在树下暗自伤心，漫天飞舞的雪花覆住了一切，没有人在意我的走失，也没有人找我，就在我快要冻死的时候，你出现了，将我带了回去，还亲自照顾我。当你的手覆上我的额头时，那种柔软的感觉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温暖，从来就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过我，即使是母亲，也不曾！是你，让我心里升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九岁的时候，你为了保护我而挨了你母

亲的一鞭子，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还笑着跟我说没关系；十岁的时候，你骑着单车载着我去野外踏青，在山顶，你大声的说‘神野佑希永远都是神野逸子的好妹妹，不管佑希做错了什么，逸子都会原谅她！永远都不会舍弃她！”；十一岁的时候，你开始疏远我，不再关心我，不再朝我微笑，甚至不和我说话了，我很难过，却不悲伤，你眼中偶尔出现的担心让我觉得你还是会对我好的；十二岁的时候，你眼中的厌恶渐渐加深了，我没有想到那些恶毒的语言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趴在桌上哭了一夜；十六岁，当我再次踏进那扇门的时候，你甩了我一记耳光，让我滚出去，看着因仇恨而扭曲了的面孔，我觉得好悲哀；十八岁，在瑞士的雪山，你派人杀我，那一刻，你舍弃了我，也舍弃了誓言！二十二岁的今天，你杀我的决心依然这么强烈，而我，仍然是那句话，不管你怎样对我，我都不会计较，因为你是第一个给我温暖的人，是姐姐！可是看见我痛苦，这样你就会高兴了吗？”她抱着她，可记忆中的温暖已经消失殆尽了！

“痛失所爱的滋味如何？我就是要让你痛苦，让你崩溃，你根本不知道我和母亲是如何活在你的阴影之下的，你真的以为我会对你好吗？如果不是为了能让父亲多看我一眼，我真的很想把你丢进太平洋。对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句话都让我备受折磨，听着，我真的很讨厌你，今天你最好杀了我，否则，”逸子说出了多年来隐藏在心底的话语，她真的很恨恋，是她夺走了她的一切。

“到了这个时候，想杀我的念头还是没有消失过吗？就算小时候的温柔都是一场欺骗，你对我的好是有目的的，我都不在乎，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到我最重要的人？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可即使这样，我还是无法恨你。”她放开了逸子。

“既然无法恨，就让我离开！”不过，她不会领她这个情的，逸子站起来，走向电梯，就在电梯门开的那一瞬间，几个男子拦住了她的去路，并用枪指着她，“一旦走出这个门，你就会成为家族的通缉者，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方式都有权利杀了你！”

“想杀我？”逸子转身面对恋。

“今天放你离开，你还会再来杀我吗？”恋走到她的身边，与她平视！

“至死方休！”

“生命如此脆弱，你却不珍惜！是不是人到濒临死亡的时候，才意识到生的可贵？姐姐，我给过你机会的，可你却不屑，那好，与其让你死在那些污秽的人手里，我宁愿亲手杀了你！”恋倾身，在她耳边轻声细语！

话音刚落，三声闷闷的枪声传到了众人的耳里，逸子不敢置信的看着她，然后漠然的看向自己的腹部，那汩汩流出的鲜血才让她意识到恋开枪了，在惊愕与不信的短暂思绪中，她倒向了地面。

“你太累了，也该休息了！”丢下手里的枪，恋合上了逸子未闭上的眼睛！

在经过神野俊人身边的时候，他拉住了恋的手，她看了他一眼，“要我说谢谢吗？”

“不，我只是担心你！”

“放心，没有杀了神野俊介，我是不会死的！”甩开他的手，她头也不回的走进病房！

众人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都聪明的保持着沉默！

看着屏幕中凌恋的身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后，杰瑞立刻拨通了绝的电话。

“绝，你不去见她吗？在她最痛苦、脆弱的时候。”

“搜集神野家的全部资料，明天我要看到它，没别的事了，我先挂了！”

“你不会在开玩笑吧！一天的时间也，你想累死我！喂，喂”杰瑞看着被挂掉的电话，不禁哀嚎，天啊！他是交了什么损友。

合上电脑，绝靠坐在椅子上，原本平静的心此刻乱了，看见她失魂落魄的样子，他的一颗心早就飞到了她的身边，想将她抱在怀里，

给她温暖，给她安慰，可他不能，也不该，他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一挥掌，绝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连同其他文件一并扫落地面，双手用力槌向玻璃桌面，脆弱的玻璃应声碎裂。

听见响声的乔伊推开门，看到了满地的碎玻璃渣。

而绝，寂寞的站在窗边，那被碎玻璃划伤的手渗出滴滴的鲜血！

日本 东京 朝崎医院

朝崎风推开了病房的门，看见恋趴睡在床边，半个月过去了，他们用尽了办法，请来了世界各地的专家为他会诊，而她也不分昼夜的照顾着他的每一分需要，每天会跟他说上许多话，可躺在病床上的凌炎始终都没醒过来，他不知道族长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说出凌炎已经脑死亡的事实，还残忍的留给她一线希望！让她每天都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里！

拿起沙发上的薄被盖在她的身上，却惊醒了浅眠了恋。

“去休息吧！我来替你照顾他。”朝崎风看着日渐消瘦的恋，睡眠不足，再加上费尽了心神，她看上去很脆弱！

“不用了，我要呆在他的身边，如果他醒了，看不见我会着急的，”她摇了摇头。

“你有没有想过，他这辈子都不会醒来了！”他实在不忍心骗她，试探着问到。

“他不会抛下我的。他说过要永远陪在我身边，又怎么会骗我呢?朝崎，他会醒来的，一定会的，”低喃的声音，也不知是说给自己听的，还是说给别人听的，她痴痴的看着凌炎，什么时候你才会醒来呢?

“父亲请来了美国来的专家，你去跟他谈谈吧！”算了，与其说出来让她痛不欲生，还不如让她生活在希望中！

“朝崎，谢谢你，这些天麻烦你了！”恋站了起来，向他表达谢意！

“你我就别这么客气了，羽贺临死的时候嘱咐我照顾你，我不会让他失望的。”他笑了笑，和她一起走向院长办公室！

当他们准备敲门进去的时候，却意外的听见了神野俊介的声音。

“不告诉她真相，才能控制住她。”

“俊介，你做的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过问，也不会去插手，可是这次，你不觉得做的过分吗？”朝崎川很不满意的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好友。

“我做什么了，让你如此不满？”好笑的看着多年的好友，他发脾气还真是难得。

“你做过的事情，你自己又怎会不清楚？还需要我挑明吗？”年轻的时候，交友不慎，交到这么一位没心、没肺的朋友。

“愿闻其详！”

“逸子的事情是在你的默许下才得以进行的吧！在小希的车上装上炸弹还不够，又派人躲在暗处去阻击他们，你疯了吗？难道你真的想杀小希？”他居然还笑的出来！此刻，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了解他！

“我怎么会舍得杀她？我只是想让她回来。”

“回来？需要那样的代价吗？如果不是有人先上了那辆车，如果不是凌炎替她挡住了子弹，那今天躺在那里的就不会是凌炎了！俊介，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在赌凌炎是不是真的爱她，如果他有够爱她，就算自己死也不会让她受伤；如果他不够爱她，哼！”

“你就会杀了他，是吗？对于凌炎，不管他爱或不爱，都是只有死路一条！好吧！就算他必须死，那你又怎么保证在这场赌局中，小希不受伤。”他还想的真是周到，可在天衣无缝的计划中，总会有意外的发生，他难道就不担心小希的安危吗？

“如果没有人先上那辆车，自然会有人提醒他们车上有炸弹；而你以为只有一个狙击者吗？在瞄准小希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也瞄准

了凌炎，如果他没有救她，那个瞄准凌炎的人就会杀了他。”

“如果凌炎不救她，你又怎么能保证那颗飞向小希的子弹不会要了她的命？”

“朝崎，你忘了吗？她的心脏偏右，那颗子弹根本不会要了她的命！她至多会在床上躺上几个月！”神野俊介俊美的脸上浮现的微笑令人胆寒！

“你确定自己还清醒着吗？”朝崎不敢置信的看着他，眼前的男人还是他以前认识的神野俊介吗？

“再清醒不过了，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既然这么希望凌炎死，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告诉她凌炎根本就没有救了？还到处请专家，用最好的药物、最好的治疗设备，你知道她这半个月是怎么过的吗？天天守在他的床边，照顾着他，累了就趴在床边睡一会儿，可又很快被噩梦惊醒，风难道没告诉你这些吗？”

“我知道。”他的脸色沉了下去。

“你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折磨她，看她痛苦，你就舒服了吗？”

“我说过，不告诉她真相，是为了控制住她，只要凌炎在日本一天，只要她还想让他活过来，她就必须回到我的身边！”

“你真的很会利用人，就连一个快要死的人，你都利用的这么彻底，我真是不知该用什么词来赞美你了。”朝崎看了他一眼，他一直都不明白俊介为什么会对小希这么执着？难道只是为了让她继承族长之位吗？

门外的恋面无表情的转身，她想离开，却感到头晕，只能扶着墙向前走，没走几步，就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朝崎风见状赶紧将她抱起，趁父亲和族长没有发现之前，将她带回了病房。

从昏睡中醒来的恋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她看见朝崎风担心的看着自己。

“你没事吧！”

“他真的没有救了吗？”

“已经脑死亡了，只是身体还活着，如果没有维生的仪器，他跟死人没什么两样，”

一阵沉默后，恋挣扎着要下床，可因浑身无力又跌回了床上。“你身体还很虚弱，需要休息。”

“我只是想陪他最后一晚！”平静的声音令朝崎楞住了。

“你在说什么？”他没听错吧！她竟然这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让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真相。

“陪我丈夫最后一晚！你带我去吧！”

“我想和他说会儿话，”坐在床边的恋对站在一旁的风说着。

风迟疑了一下，他有点不放心，她太安静了，反而让人更加不安！

“别担心，我不会做傻事的。”她笑了一下，让他安心！

深深的看了她一眼后，风小心翼翼的带上房门，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看着门合上，恋将视线转到凌炎身上，白皙的手抚上那不再有血色的脸，那温柔的眼神、暖暖的笑意和清朗的声音，再也听不到、看不到了！

泪，滑落到凌炎的脸上！

“凌炎，未遇见你之前，我想爱人，也想被爱，但真实的世界里，到处都充满了陷阱、伤害，还有不实的谎言，使我不敢轻易的付出自己的感情，一旦感情受到挫折，我就会将自己的心藏起来，情愿伤害别人，也不愿让任何人看到伤到！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小女人，可是这样的我，你还当个宝贝。凌炎，你知道吗？在你温柔的注视下，我仿佛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幸福的人，是你，给了我一直想要的爱！你曾经说过，爱一个人，即使远远的看着，都会感到幸福！现在，我终于能理解它的含义了，就像这样，静静的看着你，我的心依然，依然觉得温暖。凌炎，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

了，而我，却带给了你无尽的伤害，就连生命，你都甘愿给我！”她含着泪看着心爱的人，一想到他会离开自己，她的情绪忽然激动了起来：

“凌炎，你这个大骗子，你说过要永远陪在我身边的，不管未来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命运，你都会陪我走过，可是现在，你却要抛下我一个人，让我孤零零的活在一个没有你的世界里吗？你好残忍，在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后，在我习惯了你的温柔、知道什么是幸福后，你却要离开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趴在他身上失声痛哭！

门外坐着的风听见她的哭声，轻叹了一口气！

当太阳从地平线升了起来，清晨的阳光悄洒入帘，照在恋那泪痕未干的脸上。

朝崎风轻柔的推开门，看见恋站在窗边，迎着晨曦，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那么难以接近！

“你还好吧？”

恋缓缓的转过身去，“如果有一天让你选择，我和神野俊介只能有一个人活下去，你会选择谁？”

“你！”他毫无犹豫的说着。

“因为伊藤羽贺吗？”

“或许吧！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这些天来，她的痛苦与哀伤，他看的真切！想要帮她的念头，不只是因为好友伊藤羽贺临终前的嘱托，更是为了她的幸福，她实在是太可怜了！

“羽贺他还说了什么？”

“他叫我告诉你，别老是被仇恨蒙蔽了眼睛，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的事物等着你的！”当他赶到神野家的时候，被门卫挡在了大门外！这句话迟到了八年！

“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恨谁！曾经表现出来的恨意只是虚伪的伪装，手指轻轻的一捅，就会看到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一面！而我也不想恨人，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全心全意的憎恨某一人，我只是

想跟心爱的人平平凡凡的度过一生。这个卑微的愿望看来这辈子都无法实现了，不想恨的人到头来还是要学着憎恨！如果他执意要我去恨他，那我就如他所愿，恨他直至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天。”恋走到床边，凝视着凌炎，仿佛要将他永远镌刻在自己的心底！

“那凌炎呢？”

“我要解除他的痛苦，让他永远的离开我！”恋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伸手关掉了他的氧气，关闭了他身上所有的静脉通路，最后一次吻上他温暖的唇。

心电监护仪上的红灯开始不停的闪烁着，刺耳的报警声不停的在嚣叫着，凌炎的心律、呼吸、血压慢慢趋于零，而心电图也趋于一条直线。

你终于还是离开了我！这一刻，我竟然没有了感觉，是不是痛过了头，心就麻痹了呢?

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爱，而跟你在一起的日子里，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从此，我的人、我的心，不再为任何人开启；

凌炎，我爱你！

风关掉了所有的维生仪器，病房又安静了下来！

“他走了！”也带走了她所有的感情，亲手结束爱人的生命，她究竟要承受多大的痛呀！

恋看着宛若睡着般的凌炎，“等这一切都结束后，我会去找你！”

“你要做什么？”风感到了不安！

“他毁了我的一生，我就要毁掉他耗尽心血才得来的家族荣誉！”

一月的葬礼

东京

白皑皑的雪花，随风飞舞，夹杂着冰冷的气息，飘落在人们的周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佑希，我们回去吧！”朝崎风撑着伞，看着一旁在雪中已经站了两个小时的神野佑希，这场雪下了一天一夜，墓园早已被厚厚的白雪所覆盖，让凌炎的葬礼显的庄严而沉重！

一袭黑色装扮的恋垂下了隐藏在墨镜后的眼睛，她将手中的数码摄象机轻轻的放在了墓碑旁，然后转身离开！

却在墓园的出口处遇见了意想不到的人！

站在雪中的北皇绝一身尊贵的阿曼尼西装，修长的身躯迎着清冷的风，冰冷的寒眸犹如这漫天飞舞的雪花，每看一眼只让人恍若掉入深不可测的寒潭，而那张迷惑世人的俊美脸庞，勿用置疑的吸引着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而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右手牵着的小男孩，精致如瓷玉般圆润的小脸在见到恋的那一刻，绽出惊喜的笑容，他甩开了父亲的手，冲到母亲身边，抱住了她的腿。

“妈，小凡好想你，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妈，你有没有想我啊！”浓浓的鼻音让在场的女性为之动容，望月和小影怜爱的看着小凡，但她们看到恋并没有将小凡抱起来时，心中不禁埋怨了恋几句，她难道感觉不出孩子想念她吗？就这么无动于衷的看着孩子吗？

感受到母亲的异样，小凡抬起了头，看见母亲毫无表情的看着自己，他有些慌了，“妈，你怎么了？为什么不理小凡了？小凡没有不乖啊，小凡一直都很听话，妈，你不要不理小凡。妈，你不要凌凡了吗？”

“对，我已经不要了你了！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再是你的母亲！”恋蹲下身子，与他平视。

“为什么？妈，为什么不要我了？”他不感置信的看着这个曾经爱他，宠他的母亲在一夕之见突然说不要他了。

“你一直都不是我想要拥有的孩子，看见你的脸，就会让我想起那段痛苦的经历，这样的你，我还会要吗？”她抚着他可爱的小脸，动作是那么的柔和，却残忍的说着这些让人绝望的话。

“我不是你想要的孩子，那宝宝就是你想要的吗？”那个曾经在梦中问了无数次的问题今天终于说了出来。

“对，他就是我想要的孩子，不管他是健康的还是残疾的，我都会疼爱他。”她笑了，却在看见儿子眼角的泪水，心，还是痛了！

“宝宝已经不在了，我现在是你唯一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爱我？”他乞求着母亲，不要抛弃他！

“因为你是北皇绝的孩子，我永远都不可能真心爱你，我对他的憎恨超过对你的爱！”

“那你为什么还要生下我？”如果你不要我，就不该让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一刻，我真的好恨你！母亲！

“为了我还能生下凌炎的小孩，我才会生下你！”恨吧！小凡，拿出你所有的恨意来，离我远远的，这样，你就不会因为回到我身边而受到那个人的伤害了吧！

“你骗我，你骗我，我不相信，不相信，”他推开了母亲，退了好几步，看着她！

“你混蛋！”凌然再也忍不住了，在众人的惊呼中，上前甩了妹妹一记耳光！在国内得知凌炎的事后，他和小影连夜赶到日本，参加凌炎的葬礼，却在停车场遇到了北皇绝父子一行人，他本来想好好安慰妹妹的，却没料到她会这么无情，连小凡都不要了。

下一秒钟，几个黑衣男子架住了凌然，伊藤广之甚至拿枪指向他。

摸着自己红肿的右脸，嘴角的血腥让恋阴沉的眯起眼。

“你竟然敢打我，凌然！没有人在伤了我之后而不付出代价的，就算是你，也不能饶恕！”她拉过他的领带，让他明白她有多愤怒！

“怎么？你还会杀了我不成，”他痛心的看着恋阴冷的表情，她变了！

“刚才你哪只手打了我，我就要你的那只手！凌然，你别怪我！”恋的话让望月和小影的脸变了色，她到底在说什么？

“恋，你疯了吗？他是你哥哥。”小影冲上前抓着她的衣袖，紧张的说着。

“曾经是，可现在对我来说，他和你们都只是陌生的人，还有，凌恋已经死了，我的名字是神野佑希！”

“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如此绝情，你忘了是谁在你最无助的时候给你温暖，给你亲情，给你爱了吗？”小影摇着头，她不相信恋会变成一个六亲不认的女人。

“我没忘，所以更加憎恨你，是你的父亲让我的童年灰暗无光，而你给我的温暖与爱和你父亲对我做的，你以为就能两清了吗？”她看着凌然。

“我以为你已经忘怀了？”想起过去父亲对她做过的事情，凌然原本愤怒的心平静了下来。

“忘怀？呵呵----------，你父亲和我母亲对我做过的一切，我都不会忘记，你知道舅舅他是怎么死的吗？”她在他耳边低语。

凌然怔住了！

“那个人让他在凌氏集团和生命中做出选择，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他选择了自杀。可现在，他的儿子还是未能保住他用生命换来的江山，真是讽刺呢！”

“为什么？”凌然的身体在颤抖着。

“他伤害了我！那个人为了我,要惩罚他，所以是我间接害死了他，这样的我，你还当妹妹一样疼爱吗？”松开他，她整了整他的领带，向他微笑着，可笑容里瞧不见一丝温度。

此时，几辆黑色奔驰车在他们周围停了下来，“车来了，我们走吧！”朝崎风轻轻的说着。

她看了一眼凌凡，然后转身离开！

在经过北皇绝身边的时候，他眼里的冰冷趋于缓和，“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站在你的身后！”

恋闻言，停下了脚步，但并没有回头，下一秒钟，朝崎风打开了车门，她坐了进去！车子随即启动，准备离开！

凌凡看着母亲美丽的侧脸离他越来越远，才意识到母亲要永远的离开他了，他再也忍不住的追了上去。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在跑到墓园门口的时候，他再也跑不动了，一个踉跄，摔倒在地！

“我讨厌你，我讨厌宝宝，我讨厌你们所有的人！”

得不到回应的凌凡看着远去的车子，欲落下的泪水硬是逼了回去。

是你不要我的，是你让我恨你的！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今天所做出的决定！

凌凡的眼中开始浮现出淡淡的魔性！

从车子后视镜里看着跌倒在地上的凌凡，朝崎风担心的说着：“你这又是何苦？”

“恨我总比受到他的伤害要好，我再也不能承受失去的痛苦了！”看着儿子狼狈的跌倒在地上，她失神的闭上了眼睛！

风无语的看着她，是啊！恨她总比受伤要好，她越是亲近、越是爱护的人，受到的伤也就越大！为了保护她爱的人，她必须要冷酷，无情！可是这样的她看上去真的很累！

亲手结束了凌炎的生命、舍弃了可爱的儿子、毫无留情的伤害了哥哥、拒绝了好友的关心！

这样，你就再也威胁不了我了吧！

神野俊介，你再也伤不到我了！

神野家

夜色之中，一辆银色捷豹停在了这幢传统日式建筑前，从车上走下一位黑衣男子，一道从额际延伸至嘴角的疤痕破坏了他那原本清秀的脸庞，在月光下显得更加森冷、恐怖！

早在门口等候的仆人，恭敬的行了礼。

“黑泽先生，社长等候您多时了！”

踏上古典风味的石阶，经过典雅别致的小桥流水，他们来到了主屋。

“社长，”

“新宿的事情怎么样了？”神野俊介坐在沙发上，看着‘黑冥’新一代领导人黑泽光，这个好友的儿子比自己任何一个儿子都要出色，他曾经很想将佑希嫁给光，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这个他亲手培养的孩子是唯一能配的上佑希的，可是天不随人愿，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在一起，他娶了自己的二女儿--神野欣。

“已经平息了。”

“你和欣儿怎么回事？这已经是她三个月中第二次回来了。”欣儿像她的母亲，是个极其温柔、体贴的女人，可却在感情上异常的固执，她不能容忍丈夫在外面养情人的事实，总是在光包养新的情妇后回家哭诉。

“我的情妇去了家里。”平静的说着，可他的眼里却闪出厌恶。

“管好你的情人，欣儿毕竟是神野家的二小姐。好了，你去看看她吧！我不希望今后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是，社长。”黑泽光礼貌的退出了主屋。

“黑泽先生，二小姐在西苑，请您跟我来。”仆人说着。

“我想自己走走。”打发走仆人后，黑泽光拉下了领带，不知为什么今天的月亮有点说不出来的诡异！他的心也不复平时的宁静！

穿过一片樱树园，面对美丽花景，他的心思早已远离。

当他停下脚步时，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自己六年未踏进的樱苑，而樱苑的灯竟然亮着。

更惊讶的是他看到了朝崎风走了出来，面对黑泽光，风也是一脸的惊讶！

“光，你怎么来了？”

“散步，你呢？”清冷的声音带着些须疑惑。

“佑希回来了！”难道他不知道?

听见‘佑希’这两个字，光，那向来没有感情的双眼此刻破天荒地染上另一种颜色。

“她还没睡，你去看看她吧！”拍了拍他的肩膀，风径直离去，他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了！

神野佑希穿着白色和服，跪坐在榻榻米上，优雅的沏着茶。

过了许久，熟悉的诡异之气渗进了茶香四溢的室内，她隐约觉得空气中似乎还存在着另一个气息，但是始终等不到有人开口的声音。

那种感觉熟悉而陌生，邪恶而又阴沉，双手端着墨绿色的茶壶，她缓缓的转过身，如水的美眸添上浓浓的惊愕意味！

“很久未见了！”如恶魔般的声音刺激着佑希的神经。

“匡啷……”茶壶悄然滚落至地上，拨洒的热茶烫红了她纤柔的手。

下一秒，她的身子被拉了起来，被带到浴室，他打开了水龙头，一股冰冷的寒意，减轻了她火热的疼痛。

木然的看着他替自己上药，就像小时候。

原本惊愕的眼神在他看向自己的时候变的陌生而冷漠。

再次重逢，印象中的她依旧不变，柔美白净的脸上只因刚才的疼痛而染上了淡淡的粉红，纤柔的气质、美丽的脸依然那么动人、令人折服；但她眉宇间却多了黑泽光从未见过的忧郁。

哀愁，盈满了她的双眼； 忧伤，盛满在她的眼底，以及现在见了他这般的陌生。

她还是没有原谅他吗?

抽出自己的手，她疏远的说着：“姐姐不在我这里。请你离开！”

“听风说，你回来了，我来看看你！”对她的疏远，他并不介意。

“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请你离开！我要休息了！”

“这几天手不要碰到水，要记得定时换药，你好好休息吧！我改天再来看你！”依然冷漠的声音却隐藏着不易察觉的关心。

看着他合上了房门离开后，佑希拿起桌上的茶杯用力砸向门，一想到他刚才的碰触，她再也忍不住的趴在榻榻米上干呕了半天！

当黎明的光芒刚刚照上樱苑瑰丽繁复的屋顶、樱花还凝结在冬天清晨乳白色的雾气中时，佑希已经靠着栏柱，无语地坐落在回廊上，面对一片美景，心思似已飘离。

此时，神野欣出现在她的眼前。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小希！”美丽、善良的欣儿看着久违的妹妹，善意而关切的问着。

“昨天！”她看了一眼姐姐，笑了笑。

“不走了，是吗？”她温柔的抚着妹妹的头发，在她身边坐下。自她结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小希了。

“我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她轻轻的将姐姐的手拿了下来，她不想让凌炎以外的人去碰她，那会让她很不舒服！

“你还在介意吗？对不起，小希，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不能没有他，我。”误以为她还在介意那件事，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你误会了，我没有介意，”她摇了摇头，她从没爱过那个人，何来介意之说！

“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不回来，我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在为当年的事情而再忏悔！小希，你能原谅我吗？”

“爱一个人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如果你一直都为当年的事而不能释怀，那你也大可不必，他对我来说，是哥哥！”只是，后来，他背叛了她对他的信任。

“真的吗？你真的不，不爱他吗？”有些紧张、有些忐忑，欣儿的手再颤抖着。

“我很爱我的丈夫，所以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爱别人。告诉我，你过的幸福吗？”当年，他曾向自己承诺过要给姐姐幸福。

闻言，欣儿的脸色有些难看，“还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没有学会撒谎！”一说谎话，她的脸色就会变的惨白，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白的近乎刺眼！

“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不只一个，我是不是很没用？”她低下了头。

“不，你只是太爱他了！”女人在爱情面前永远都是弱者。

“听小爱说，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要他？”如果是她的话，就算舍去性命，她都会把孩子留在身边。

“我对他没有太多的感情，留在身边也只是涂增烦恼。如果你喜欢孩子，你也可以生一个，相信，你的宝宝也会很漂亮的。”

“这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了。”提及孩子，欣儿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

“他只要一个孩子，而那个孩子却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说出来都怕小希笑话，自成婚以来，他极少在自己的房里过夜，这样她又怎样能怀上他的孩子。说起那个孩子，她真的有些不解，光让孩子叫他父亲，为此，她问过他孩子的来历，可他总是闭而不答。她怀疑，不，甚至肯定孩子是他情妇生下的，面对还在襁褓里的婴儿，她根本就狠不下心去恨，只得接受这个事实。光对他很严厉，甚至算的上苛刻，不过，她看的出来，光很看重他，将来会让他成为黑冥的新任社长，而有时光在看那个孩子的时候，她总觉得他是透过孩子在看另外一个人。

“你接受了？”如果爱一个人必须要学会包容，那究竟要委屈自己到什么时候呢？

“我不想离开他，小希。你一定不知道小时侯我是以怎样的心情去看你们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不管你怎么任性、怎么胡闹，他都会守护在你身边，所以当你们决裂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高兴的。”说起当年的心情，她现在觉得挺幼稚的。

佑希无语的看着神野欣，不禁内心叹道，当年做出的决定是对还是错呢？

就在两人各想着自己的心事时，神野俊介意外的出现在她们面前。

“爸，”欣儿有些紧张，每次看见父亲，她都有些害怕。

“你该回家了，欣儿。”打发走欣儿后，他看着佑希，看样子光昨晚来过了。

“我一直都不明白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和光如此的陌生，甚至敌视。他曾是你不惜违抗我的命令也要在一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黑泽光，没有一个人能配的上他美丽高贵的佑希；而就像自己儿子一样的光，虽然他的感情内敛，可他仍然能看的出光喜欢佑希。光的沉稳、冷峻和阴狠的手段足以让他安心的将佑希交给他。

可那一年夏天，光的脸上出现了那道可怕的伤痕！

什么都变了。

“你这么想知道吗？”冷冷的看了他一眼。

“我要知道当年你为什么不选择他？”

“我选不选择他，对你来说很重要吗？”她渐渐起疑。

“如果没有八年前的那场意外，你已经是他的妻子了。而现在，我要你嫁给他！”他以不容她拒绝的口气命令着。

“你做了那么多，逼着我回来，究竟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他？”逼她回来就只是为了让她嫁给黑泽光，他究竟在想些什么？

“为了光！”他的嘴角扬起诡异的笑容。

“为什么？”她想不透他这么做的理由。

“因为他就像另外一个我，他可以完成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梦想，可以拥有我永远得不到的女人，替我名正言顺的爱她！”他用手托起她的下巴，凝视着她，然后俯下头，在她的额上烙下他的吻。

“佑希，你明白了吗？我要你和他结婚，我要他好好的爱你，宠你一辈子！”

将油门踩到底，引擎的声音突然加剧，车子飞也似的冲出去，在黑夜的大街上呼啸而过，追求速度上的刺激使神野佑希烦躁的心情获

得暂时的解脱，迎面而来的劲风也让她混乱的思绪渐渐清晰。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心中的感觉，好象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不，她从来都没有拥有过，何来失去呢?

她麻木的驾驶着跑车，不知不觉中将车开到了海边。

推开车门，她向海边走去，坐在海边的岩石上！

海风带着几许凉意，她单薄的身子在黑夜里微微颤抖着。

八岁以前，我很想问母亲一个问题‘我的存在，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罪?’

如果是，那我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仅仅是留住那个男人的筹码吗?

如果筹码贬值了，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呢?

八岁以后，那个男人出现了！

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痴恋他一生的理由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父亲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他的权利，他的财富，他的俊美，他的高贵，他的温柔都会让女人们为他疯狂，连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的母亲在遇见他之后，都放弃了女性的矜持，不顾家庭的反对，都要和他在一起。

可这些女人都忽视了隐藏在他内心的无情与残忍！

我嘲笑这些女人的同时。

而那颗从小就缺乏爱的心一点一点的沉沦在他为我编织的温柔里。

他的呵护、他的宠溺，极大的满足了我那颗渴爱的心。

我就像一只吸血的水蛭，不断的从他那里索取爱，以此来满足我失去的亲情。

我也有了许多朋友，第一次感觉到有朋友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那一刻，我感到幸福！也早已忘却远在天国的母亲！

可是，他要我付出的却不是亲情！

我慌张、害怕、甚至感到窒息！

我开始疏远他、申请学校住宿，以此来逃避他紧追不舍的炙热眼神！

可是，我的朋友却一天一天的远离。

我就像一个扫把星，走到哪哪就倒霉、祸事连连！

渐渐的，我周围的朋友已经屈指可数了！

他用残忍的方式让我又回到了他身边。

抛下自尊。

我跪在他脚边。

祈求他放过我的朋友，

可他非但不停止，换来的：

是那黑色的雨夜，我失去了像哥哥一样的羽贺！

看着窗外的雨，我真的很想问上帝：

我的存在，是被神允许的吗?

如果我是所有人的罪，就请惩罚我一个人。

其他人是无辜的！

从那以后，我不再说话。

不说话，并不是对命运无言的抗议，

而是已经没有想说话的人了。

对我的无语，他震怒了！

对家族的人来说，他就是神！

没有人敢违逆他！

就算再怎么疼爱我，他还是不允许我反抗他！

一记耳光，打碎了我心中最后一丝亲情。

那时，我的身边只有黑泽光。

十四岁，我回到了哥哥身边。

那才是我真正的家！

看着望月和小影真心流露出来的笑容，

才发现微笑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我已忘记了怎么笑！
那些年，我一直都在寻找幸福，
可幸运女神并不眷顾我。
短暂的平静后，我回到了日本！
在羽贺的墓地，我遇见了黑泽光！
一个在我心中一直视为哥哥的人！
曾几何时，光对我已不再只是兄妹的关系，再也不是那么单纯。
永远忘不了那一晚……
惊恐、可怕、背叛……
对，是背叛。
他背叛了我对他的信任，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
他脸上那道丑陋的伤疤！
是我给他十九岁的生日礼物，
那晚，我不仅是失去了一个哥哥，
也失去了对人的信任！
自此，我开始冷眼看待这个世界。
不再付出感情，不再接受爱！
那些爱我的人因我的玩世不恭而受到伤害！
我却从不知愧疚！
直到凌炎的出现！
他救赎了我早已堕入地狱的心！
我的生命因他的存在而又有了色彩！
我满心盼望着他能陪我走完一生！
可是，在短暂的幸福后，
他还是离开了我！
或许，我前世做孽太多吧！
今生，必须为那些罪买单！
上天让他永远的离开了！

又剩下我一个人了！

事隔八年，

我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不是认命，不是妥协，更不是求饶！

如果上天为了惩罚我，而让我经历这么多苦痛，那我会欣然接受！

而他犯下的罪！

我会让他为此付出代价！

不管未来的命运如何，

就算要失去哥哥，失去好友，甚至可爱的儿子，

我都会亲手结束这一切！

拭目以待吧！

我们的战争才要开始！